



烽火

文学系列 04

天衣



CHYAN LING
赤焰冷◎著

今生共君行天下，
青春年少漫轻狂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听弦断，断那三千痴缠；坠花湮，湮没一朝风韵
【烽火】青春权谋言情
开山之作华丽终结

上册速掀热销狂潮

数百万花粉用销量证明超值等待

新浪、腾讯、搜狐数十家媒体

联袂强势推荐

全能人气作家

赤焰冷

再谱荣耀录

他自是年少，韶华倾负，
为她一笑间轮回甘堕，
此生不换。



天衣之白



CHIVANLENG

赤焰冷◎著

今生共君行天下，

青春年少漫轻狂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赤焰冷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作之合·下 / 赤焰冷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13-3912-0

I. ①天… II. ①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3088 号

天作之合 (下)

责任编辑 肖云峰
责任校对 范丽颖
特约编辑 曾状状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装帧设计 白咏明 梁旦旦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15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313-3912-0

定价: 16.8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8282222

第九章

误中圈套／001

第十章

双双自杀／035

第十一章

神秘绑架／067

第十二章

京城迷云／089

第十三章

皇宫遇险／111

第十四章

落入虎爪／133

目录





目录

第十五章

同室操戈 / 149

第十六章

惊天秘密 / 171

第十七章

黄雀在后 / 193

第十八章

一触即发 / 213

第十九章

困境之兽 / 231

尾声 / 249



【一】

山西巡抚的大牢很阴森，想着以前曾经关过红衣社的五个人，孔不二不由得向四周打量着。

巡抚现在更像是一条狗，因为受贿的把柄抓在孔不二手中，所以他对孔不二几乎是卑躬屈膝，到了审讯房，让孔不二坐好，自己才敢坐下。

孔有力也在，显然是巡抚为了显示自己公正，不藏私，才把管驻军的孔有力也请来了，看到自家兄弟，孔有力笑了笑，并没有说话。

那四箱银子，孔不二刚才看过，不管是银子底部的官印还是封箱的封条，确认是官银无误，上次他派人去火花山庄，那里已经人去楼空，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这笔赈灾银的影子。

“把犯人带来吧。”他说了一句，巡抚马上命人照办。

不一会儿，一个头发凌乱地遮住脸，看不出面目的瘦弱男子被带了上来，那过粗的镣铐捆住他的手脚，让他走得极慢，却很从容。

听巡抚说，他舍尽了多年的俸禄救县中受灾百姓，仍然不



001





够用，便向当地的财主借钱，遭到拒绝，一怒之下才带了县中百姓干出杀人夺财的事来。

孔不二听到借钱遭拒这种事，觉得自己与他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所以当狱卒嫌人犯走得慢，推了他一把，孔不二便喝了一声：“推什么推，不用跪，找张椅子给他坐。”

狱卒吓了一跳，连忙搬了旁边的一张椅子过来，让那人犯坐好。

“你抬起头来。”那人犯被一头乱发遮着脸。孔不二很想看看有这种胆量的人长什么样子。

那人依言抬起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来。那张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眼睛毫无怯意地看着孔不二道：“人是我杀的，煽动百姓抢劫的也是我，与我县中百姓无关，大人要治罪就治我的吧，我绝无怨言。”就算是为了灾民，带人聚众杀人抢劫，按本朝律例，罪不仅只在带领者身上，一千百姓也会被判为流寇，应该全部收监。显然他想一个人把罪扛下来。

到此时，孔不二已从惺惺相惜到对这个人很有好感了，不禁有些兴奋道：“你倒是很有骨气，叫什么？报上名来。”

那人似乎想了想，才道：“蔡忠。”

“说说看，你发现官银的情形。”

“小人带了几个人进了那财主家里，拿完东西要走时，在西院的柴房里发现了一个地窖，下去看时就发现了那四箱银子，并且银子上全都烙着官印，小人当时也管不了那么多，直接搬走了，但几天后因为有人偷拿了箱中的银子去用，才被发现的。”他口气很平静，脸上仍然没有什么表情，看上去有些僵硬，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孔有力忽然“咦”了一声。

兄弟俩本就很有默契，听到孔有力这么一声，孔不二转头看向他，却见孔有力一直盯着蔡忠的脸，似乎看出了什么端倪来。

孔不二心里动了一下，回头看向蔡忠，看上去他被动过刑，衣衫破烂，脸上身上都有伤口。脸上有伤，这就不可能啊，他心里想着，却听孔有力问道：“你是不是易过容？”

蔡忠怔了怔，脸上仍然没什么表情。

孔不二跳起来，跑到蔡忠面前，看了看他脸上的伤口，回头对孔有力道：“有伤口，如果戴了人皮面具，早露出破绽了。”

孔有力是学武之人，这方面远比孔不二懂得多，道：“不是人皮，而是一种易容膏，附在人脸上，与真人皮肤一样，不用特殊药水是绝不会被洗掉的。”

孔不二又转头再看蔡忠，见他眼睛垂着，脸上仍然什么表情也没有。

易容是江湖上的一种骗术，用来仿冒别人达到某种目的，但识得这种骗术的人一般很容易看出对方有没有易过容，孔不二只见过一次，是老哥的一个江湖朋友。如果换成平常百姓，就算觉得眼前的人表情僵硬，因为不识易容之术也未必会知道此人是易过容的，所以不知道此人是不是县令蔡忠。

他也不管现在自己是钦差身份，应该多少要有点当官的样子，直接伸手往蔡忠的脸上捏上去，口中问道：“你到底是何人？为何要冒充蔡忠？”

蔡忠似乎并不喜欢被人捏着脸，往旁边避了避，道：“小人就是蔡忠。”

“胡说，是蔡忠你还易什么容？给我老实交代。”孔不二的音量故意抬高了几分，又坐回椅子上，看着他。

蔡忠却干脆不答。

审讯房里一下子静了下来。

“老哥你可知道怎么洗掉这种易容膏？”孔不二现在对那易容膏很感兴趣，见蔡忠不说话，便盯着他的脸问孔有力。





孔有力的眉头皱了皱，似乎不太愿意说，但还是对旁边一个狱卒道：“想办法拿一盆人尿来，要热的。”

那狱卒反应不过来，呆呆地看着孔有力，孔不二却更来劲了，叫道：“快去，快去，自己尿一盆过来，不够的话，我这边有。”说着拍拍自己的肚子。

那狱卒这才回过神来，“哦”了一声，跌跌撞撞地去了。

孔不二显得很兴奋，看向蔡忠，见他眼中闪过痛苦之色，他不由得笑着对孔有力道：“老哥，你说的特殊药水原来指的是这个？”

孔有力却没他那么兴奋，道：“药水是有的，只是没有药水的话，人的尿也可以试试，但不一定会管用。”

不一会儿，一盆热腾腾的尿端了过来，一旁的巡抚忙用手捏住鼻子，孔不二却乐呵呵的，指着狱卒道：“去，用尿替他洗脸？”

“我？”狱卒惊恐地指着自己。

“废话，你的尿难道要别人洗啊？快去，快去。”孔不二挥着手。

狱卒没办法，看了一眼盆中的尿，将盆放在蔡忠面前，伸手挽起袖子，手慢慢地伸进了盆里。

这种情况，在场的人都捏起了鼻子，孔有力也皱起了眉，只有孔不二目不转睛地看着狱卒的动作。

蔡忠想挣扎，却被铁镣铐着，实在没办法，他狠狠地瞪了孔不二一眼，只能任那狱卒将尿涂在自己脸上。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不多时，蔡忠脸上的皮肤开始脱落，薄薄的一层脱下来，而那狱卒显然被吓到了，看着蔡忠的脸向后退了几步，蔡忠只是紧闭着眼睛。

“快去打清水来。”一旁的孔有力喊了一声。

狱卒愣愣地反应不过来，另一个狱卒先回过神来，奔出去

打水。

又用清水将蔡忠的脸洗净，蔡忠的真面目终于显现出来了。

众人看着他的脸，不由得都倒抽了一口冷气。

那是一张残脸，脸被严重烧伤，坑坑洼洼的，已不似人的脸，刚才那个替蔡忠洗脸的狱卒吓得叫了一声，跌坐在地上。

孔不二咽了口口水，站起来道：“妈的，难道还是易容的？”说着就要走上去看个清楚。

孔有力拦住他，盯着那张脸，道：“这回是真的。”

蔡忠却在这时笑了出来，整张脸也扭在一起，说不出的恐怖，看着孔不二道：“大人现在知道小人为何易容了，一场大火烧坏了我的脸，小人为了不吓到别人才易的容。”

孔不二有些反应不过来，皱眉紧盯着蔡忠的脸，很是失望，他本想易容总是为了掩盖什么，可能这张脸背后是个大阴谋，现在看来全不是这样。

他忽然没了再审下去的兴致，但又觉得这个人敢带人抢钱赈灾，颇让人敬佩，关在这里着实委屈了他，便看了看巡抚道：“这人我还要审，移交驻军府大牢吧！记得给他洗个澡，换身衣服再送来，不然臭死了。”

巡抚忙点头称是。

【二】

“易容？”

“是，小的亲眼看到的，听说是易容膏，用人尿一洗就掉了。”

“那么，洗掉易容膏又是何模样？”





“一张残脸，似乎是被火烧成那样的，已看不清面目了。”

“那人有没有说些什么？”

“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但后来却被姓孔的要去，关到他的驻军府大牢了。”

“嗯——”

阴暗的室内，有人裹着裘衣，捧着暖暖的手炉，每到冬天他总是特别怕冷，齐箴听着手下汇报，眼睛垂着，苍白的脸如此时外面融不化的雪。

“通知山西各点，注意各自辖区的情况，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来报，我不想再有这样的事发生。”真的是巧合吗？杀财主夺钱粮，真的是无意间发现那些官银的？且不管是不是巧合，他都要比原来更小心。

“是。”报告的人领命要走。

“等等。”齐箴却又唤住他。

“主人？”那人停住。

“她，如何？”

“她？”

“陈薇。”他不太习惯说这个名字，显得有些生疏。

“小人查过了，前几天还关在大牢里，现在已经被姓孔的接回去，听说已无性命之忧。”

“可知道她为何要刺杀孔有力？”

“小人，还没查出来。”

“那就再查。”

“是。”那人点头应着，正要走，忽然想到什么，又道，

“主人，还有一件事。”

“说。”

“姓孔的似乎派了个手下出城，做什么小人还没查到，但

今天那人却回来了，一回驻军府就晕了过去，身上有一把我们的火铳。”

齐箴听到“火铳”两个字，眼睛迅速地闪了闪：“现在还晕着吗？”

“是。”

“嗯，我知道了。”他想了想，才道，“这事你不用管了，想办法盯着孔不二，看他有什么举动马上来告诉我。”

“是。”

孔不二回到驻军府时，时候已经不早了，进了房，看到陈薇还未睡，靠在床上，手中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他吓了一跳，急道：“娘子，你拿着刀做什么？”

陈薇似乎在想些什么，听到孔不二的声音才回过神，放下匕首道：“没什么，只是在想些事。”然后忽然又想到什么，坐直身体冲孔不二道，“不二，可有我妹妹的下落？”

孔不二摇头，道：“我原以为如果她在太原，可能与熊家有关，不过一点线索也没有。”

陈薇眼神一黯，又靠坐在床上，她明明知道短短半天之内不可能找到小七，但她仍是失望，就当小七仍在京城，没什么的，没什么的，她对自己说着，然后抬头也对孔不二道：“没什么的，太原这么大，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找到的。”

孔不二知道她很失望，但他确实没有找到人，而且看来渺茫，但“渺茫”二字他不敢说，因为他分明很有自信地说过几天之内就能找到她妹妹的。

“你有没有好些？”他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陈薇，赶紧转移话题。

“躺了半天，好多了。”陈薇扶着床沿想下床来，被孔不二阻止，她抬眼看着孔不二，忽然觉得有个人问她冷暖，是否



舒服，是一件很容易让人沉迷的事，她伸手去抚摸孔不二这几天因为忙而来不及刮的胡楂儿，这才发现他瘦了很多，她一直只顾自己的情绪，顾着小七和陈家人，其实从未真正关心过孔不二，只因为她觉得自己迟早是要背叛孔不二的，她一直将他放在对立的一面，所以大部分时候是冷眼旁观的，想到这里，她不由得叹了口气。

孔不二坐在床边，将她拥过来：“你在叹什么气？”

陈薇闭上眼睛，手轻轻地圈住他的腰，道：“我在叹，不二，你瘦了很多。”

“是吗？”孔不二摸摸自己的下巴，又凑近陈薇，笑道，“那有没有变俊一点？”

陈薇笑：“变邋遢倒是真的。”

“那你是嫌我脏了？”他在她的唇上一下下地吻着，却一直不敢深吻，因为陈薇现在身体极差，他很怕，自己一吻下去就忍不住。

陈薇看着他眼里的笑意和每吻她一下时的神采，心里跟着暖起来，如果没有那个人，没有小七，也没有陈家人，只有他和她，是否就可以做一对平常的夫妻？

她有些放不开这个人了，她喜欢他的痞气，他的油腔滑调，包括现在脸上磨得她发痛的胡楂儿，但是她仍然不能对他敞开心扉。

她拉着孔不二躺下，头枕着他的手臂，两人默默对视着，她看着孔不二的喉结滚了滚，然后伸手将她抱过来，脸埋在她的发间就不动了，但气息微微地有些乱。

她知道那是什么，她把手伸进他的衣服里，在他腰间来回地抚摁，孔不二僵了僵，抓住她的手，道：“别这样。”

她的手却顺着他的臀往下滑去，道：“你想我吗？”

孔不二声音一哽，半天才道：“想，但你的身体不行。”

并将她的手拉出来，孔不二的手有些发颤，其实他们才新婚，这时候他真想时刻都抱着她，而且从上次他差点被烧死到现在他就再也没碰过她，此时夜深人静，就两人在床上，只一会儿他的脑中就开始乱想。不行，他想坐起来，觉得那股冲动直接往脑门儿蹿，让他有点头晕。

“我就用手，像第一次那样。”陈薇用手摁住他。

孔不二有些动心，看着她，陈薇的手就又顺势伸进他的衣服里。

她第一次这么主动，脸已通红，其实她并不用这么做，孔不二也没有要求，但，也许是觉得欠他的太多，他方才看着她时眼里难掩的渴望，让她觉得她可以让他快乐一些的，只要她做得到。

陈薇的手慢慢滑动，她闭上眼睛埋在孔不二的怀中，听着他的喘息声，轻声道：“你爹说你会是朝廷栋梁，我当时嗤之以鼻，因为我觉得你实在很丑，没有你大哥高大，也没有其他人家的孩子那样俊俏，所以我爹替我定下这门亲事，我是很不情愿的。”她说，睁开眼睛，看到孔不二也正看着她，她笑着伸出空着的手去抚摸他的脸，他张口含住她的手指，一根根地舔过，又忽然低哼一声，咬住她的掌心，用力地喘。

“那次你和太子他们溜出去玩，被我爹打手心，你替太子挨了三十下连吭都没吭一声，晚上还拿了专门为我抓的蝴蝶送我，也没提挨打的事，结果蝴蝶装在布袋里早已闷死了，我大哭一场，于是我爹以为你欺负我，又打了你二十下，你还是没吭一声。”她说，手上的动作也加快了。

孔不二听她轻声说着，用力地抱紧她，头埋在她的发间轻轻地喊：“薇薇，薇薇，你果然是薇薇。”然后忽然低下头找到陈薇的唇用力地吻住，唇舌交缠。

陈薇气息紊乱，任他吻着，她已经不配这个名字了，那是





她父亲起的，希望她是陈家的好女儿，而她早已玷污了这个名字。

激烈地吻，让她承受不住，她忍不住轻轻地咳了起来，孔不二这才放开她，看着她的脸，见她咳嗽得厉害，一只手伸到身下，握住她的手，迅速地滑动几下，草草了事。

“怎么样？”他轻拍着她的背。

“没事，”她咳出泪来，却在笑，“真没用，连这事都做不好。”

孔不二伸手替她理好有些凌乱的头发，道：“已经可以了。”说着拿过她的手替她擦去手上的东西，又放在嘴上亲了亲，“时候不早了，睡吧。”他有些后悔自己的冲动，不就是这档子事吗？怎么这么忍不住？他替陈薇盖好了被子，吹灭了灯，自己也躺好。

也许明天该睡大哥那边，他想。

黑暗中，陈薇靠过来，他不敢抱着她睡，怕睡着了会压到她，只是握住她的手，闭上眼睛睡觉。

快睡着时似乎听到陈薇说了句什么，他含糊地“嗯”了一声，翻个身继续睡。

陈薇说：“我是陈家的女儿，但我和我大哥现在和以后做的事都与我爹无关，你不要怪他。”

接下来，她一直没有睡，半炷香的时间后她叫孔不二的名字，孔不二已经睡熟了，并没有应声，他吻过她的唇，沾上了她唇上的迷药，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醒来。

她轻轻地坐起来，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下床后，自孔不二放在床边凳上的外衣里摸索了一番，找到他放在外衣夹层里的吹管，上次遇到暴民时她看他用过一次，她知道以孔不二的脾气，里面始终会存着一颗弹子，以备防身，她将管子放在自己怀中，又拿起之前的匕首以及狼皮披风，走到门口，自门口

的缝隙，借着院门口的一盏昏暗的灯看院门口的动静，果然不多时，有人来换陈锐的班。

看陈锐离开，她马上开门出去，她并不知道那截手指就是陈锐的，仍然以为那是小七的手指，如果小七在太原，那么这个时候他是不是会去看小七？如果跟着他是不是就能找到小七？

她回头看看床上的孔不二，如果能找到小七，她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如果找不到，她咬咬牙，他就与陈锐拼命，逼他交出小七。

夜晚的太原极冷，外面的冷气一吹，她打了个激灵，扶着墙定了定神，将吹管含在口中，才有些蹒跚地往院门口走去。

院门口新换的守卫看到她，叫了声“谁”，她不说话，快速往前走了几步，距离差不多时，对着那守卫猛地一吹，那守卫连哼也没来得及哼一声，跌倒在地上。

她吐掉吹管，扶着旁边的墙喘气，觉得眼冒金星，脑中想着陈锐就要走远，她用力吸了口气，出了院子。

外面的院子也有人在巡逻，陈薇极小心地跟了一段，已累得全身直冒冷汗，眼前有些模糊，她知道现在的身体状况在戒备森严的驻军府跟踪一个人绝对不理智，但想到小七，她咬了咬牙，跟上去。

驻军府的守卫都是住在驻军府的别院里，穿过大厅右边的一条走廊就是别院，陈锐不紧不慢地走过走廊，悄无声息，陈薇不敢靠太近，躲在一根柱子后面看他进了别院。

难道他真的准备去休息，不去看小七？陈薇有些失望，但仍然不死心，借着月光远远地看着。

陈锐在别院一整排最左边的房前停了停，那里把守着几个侍卫。





他向四周看了看，然后上前向那几个侍卫打招呼，不知说了些什么，几个侍卫同时走上来，以为只是随便聊几句，却只是眨眼之间，毫无预兆的，那几个侍卫同时倒地，竟没来得及发出任何声音。

陈薇远远地看着这一切，惊得有些反应不过来，他要做什么？

陈锐似乎对着那几个倒地的侍卫笑了笑，抬脚踢了踢其中一个侍卫几下，确定他没有知觉了，又向四周看了看，才跨过那几个侍卫推开那间屋子的门。

此时半夜，万籁俱静，陈薇听着那极轻的开门声，后背已沁出一片冷汗，她再笨也不会认为陈锐这是去见小七，屋里是谁？陈锐要做什么？

她看着他进屋，知道此时她不该再跟下去，但却又忍不住想知道他要做什么，毕竟那是陈锐，是好是坏都是与她有千丝万缕的人，她不由得想到那会不会又是另一个阴谋的开端？

那人慢慢地从柱子后面走出来，用力地吸了口气，然后向那间屋子走去，只是人还未走近，忽然听到有人叫了一声：“什么人？”

她一惊，然后看到陈锐从那间屋子里蹿了出来，一闪身就不见了。

一队巡逻兵冲向陈薇，他们并不是发现了陈锐，而是陈薇，陈薇知道自己跑不掉了，干脆站住不动，等那队巡逻兵看清她时，大吃一惊，叫道：“夫人？”

陈薇抬头看向巡逻兵，指着不远处的屋子，对着为首的那个人道：“屋里面有什么？”

几个巡逻兵顺着她所指的方向看过去，这才看到倒在屋门口的几个侍卫，更是大惊失色，冲了过去。

屋里是昏迷的老黑，巡逻兵冲进去时他几乎就要断气了，他的枕头掉在地上，显然是有人想拿枕头闷死他。

巡逻兵一口咬定他们只看到陈薇在场，而陈薇对此一言不发，并不争辩。

她的脸色很难看，坐在椅中闭着眼睛。

孔不二有些恼火，在一个时辰前他还认为陈薇已经慢慢地向他敞开心扉，觉得他们比以前更亲近，此时却发现根本没有起色，她就像个陌生人。

他今晚睡得死沉，是被大哥强推醒的，现在他知道，原来陈薇对他下了迷药，他忽然有些心灰意冷，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他要怎么办才好？他恨不得对着陈薇破口大骂，但看着她苍白的脸，心又软下来。

所以他只能在屋里来回地走，像丢了魂似的。

孔有力看着他这样走来走去，又看看旁边闭着眼睛的陈薇，以前女人对他这个兄弟来说，不过是可以用来做赌注，拿来换酒的物事，喜欢就亲几口，不喜欢就直接扔在一边，所以他有些不明白，眼前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本事，可以让他的兄弟烦成这样。

他低头，看着此时被他捏在手中的一块软玉，目光凝住。

“今天什么都不问，再多派几个人把守，打哪来回哪去，睡觉，睡觉，等天亮了再说。”然后孔不二忽然吼了一声，瞪了陈薇一眼，也不管她，直接出去了。

主角出去了，旁边的人傻住了，指着陈薇，问孔有力：

“夫人怎么办？”

孔有力也有些为难，摸着额头道：“找间干净的屋子安顿，今天这里有我守着，你们都下去吧。”

“是。”几个人准备扶陈薇离开。

陈薇却忽然睁开眼睛，看着孔有力道：“大哥，请你帮我



对不二说，想杀老黑的人不是我。”

孔有力一怔，挥挥手让手下松开她：“那是谁？你可看到？”

“我不能说。”陈薇垂下头。

“那你怎么会在这里？还给不二下了迷药？”

陈薇捧住头，她真想把陈锐说出来，但不行，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她并不怕陈锐被抓，但如果他被抓是因为她的泄密，这个后果，她承担不起。

她其实想一直闭口，什么都不说，特别是方才孔不二在的时候，因为如果是他逼她，她可能会忍不住说出来，走到这一步，竟然有些无法接受被孔不二误会。

所以现在竟脱口为自己澄清，那不是她，她没有想害谁？但马上，孔有力这样的追问让她觉得为自己澄清其实一点意思也没有。

心里酸涩的感觉让她有些想放声大哭，但她知道那也是没有一点意思的。

孔有力又将问题重复了一遍，她只有摇着头，不再说话。

【三】

她抬头看着眼前的城门，三年时间并无多大变化，仍是那一块块砌起的青砖，冰冷而坚固，以为自己再不会回来，世事难料，如今她又来到了城下。

三年前这里川流不息，人来人往，三年后的此时城门紧闭，清冷异常。

风很大，将她的头发吹得极乱，她伸手压住狂乱的发，视线依然不离城楼之上，那里曾经挂过四个人头，血肉模糊，刚

挂起的第一天还往下滴着血，她每天都站在这里往上看，混在人群中，不敢哭，却每每肝肠寸断，直到那四个人头终于腐烂，变成四个骷髅，再也分不清面目，她的心从此也彻底死了。

“五哥。”她闭上眼，低低地叫着。

缓步走向城门，她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对着城门用力地敲，却半天没有人应，她更用力地敲，然后城楼上有人冲她喊：“太原城闭城不开，快点回去吧。”

她仰起头，冲城楼上喊话的人嫣然一笑，虽然此时衣衫褴褛，却仍挡不住艳丽姿容，与她方才悲愤的神情判若两人，只听她娇声道：“这位官爷，奴家本就是太原人士，只是半年前嫁人，现在是回来探亲的，您行行好，放奴家进城去吧。”

喊话的并不是孔有力的黑衫军，而是看城门的小卒，见楼下的女子生得貌美，便有些狠不下心拒绝，更何况她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太原话，便不疑有他，转身对旁边站岗的黑衫军兄弟道：“一个女儿家，回来探亲，一路走来不容易，而且我看她确实是太原人，就一个人，放她进来吧，不然这天寒地冻的，怪可怜的。”

黑衫军兄弟往下看了一眼，见那女子披风裹身，已破烂不堪，抖着身子，双眼巴巴地看着楼上，等着答复。他们也都是血性汉子，最看不得这种，便有些心软，但军纪在身，前几日这么多灾民在城下都不能有丝毫松懈，此时当然更不行，便摇摇头道：“让她回去吧，不许进城。”说着不看那女人一眼。

见他不允，小卒叹了口气，又冲城下喊：“姑娘，回去吧，上面有令，不许进城。”

她当然不会甘心就这么回去，她来到太原本就不易，要不是随着一队灾民一起来到了离太原城不远的小村子，这一路上不会武功，又是个独行的女人还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呢？要她





回去，怎么回？

“告诉你，”她又起腰，像个泼妇，“我是你们头儿的老婆，你叫他来，看他认不认我？”事到如今，她眼一闭干脆胡说了。

楼上人吓了一跳，互相看了看，他们头儿还没成亲啊，哪来的老婆？便又问道：“请问是哪位头儿。”

“孔有力，你们头儿不就是这位吗？”在那小村之中她听灾民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太原城的事，这位姓孔的她当然也听过。

“要不，派人去问个头儿。”楼上人闷了半晌，看那女人说得坚决，又不怕对质，便有些吃不准，难道头儿在外面偷养了一个？

“噗！”孔不二一口水喷了出来，瞪着跪在前面，很是不安的士兵，“你再说一遍。”

“禀三爷，楼外有一女子自称是将军的夫人。”士兵又重复了一遍。

孔不二“哦”了一声，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家老哥：“老哥，原来你留了一手。”

孔有力瞪他一眼，道：“你还不了解我，我怎么可能会有老婆。”他直接对着跪着的士兵就是一脚，但力道并不重，道，“回去，别瞎胡闹。”

那士兵被踢倒在地，还是有些回不过神：“那这个女子呢？”

怎么搞不清楚呢？孔有力刚想发话，却听孔不二道：“要看看，看看去，老哥。”一般女子谁敢这么说啊，此人要么认识自家老哥，要么胆大包天，所以一定要看看。

“不认识，”孔有力还真往下看了一眼，完全是个陌生的女子，“让他走！”

孔不二也嘻嘻哈哈地往下看，只是还没等开口，楼下的女子却先发话了：“我刚才说错了，我是这人的老婆，不二。”她跳起来，向孔不二挥手。

楼上人顿时有些搞不清状况，孔有力的眉头早就拧成了个“川”字，却见孔不二看着楼下笑道：“还真是，放她进来吧。”

赵如月很没淑女风度地连吃了两碗饭，才心满意足地放下碗，去捞汤里的肉吃。

孔不二撑着头，看她那吃相，也不插话，跑来看老友の谢怀青却有些接受不了。赵如月虽是风尘女子，却一向很温柔有礼，怎么会这样？他原本红着的脸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低头剥自己的手指。

“我已经喝了快一个月的粥了，有时候连粥也喝不到，今天总算吃了顿饱饭。”赵如月终于捞完汤里的肉，捂着嘴轻声打了个饱嗝儿道。

“那要不要为夫再服侍你洗个澡，帮你搥几下？”孔不二笑着道。

赵如月媚眼一抛，笑道：“如此甚好。”却又向四处看了看，“只是这样的话，我那妹子不会吃醋吗？”

提到“妹子”，孔不二脸一板，道：“她吃什么醋？都快被我休了，吃什么醋？”

“哟，看来是吵架了，”赵如月站起来，靠近孔不二道，“我就想怎么天下就这么多姓孔的呢？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她说，妩媚的眼睛又看向孔有力，孔有力摸着鼻子迅速转开了。





“你就别发春了，都臭死了。”因为离孔不二很近，太久没有洗过澡的身体并不好闻，孔不二想开玩笑的心思顿时没了，一手将赵如月拎开。

赵如月又软若无骨地靠向谢怀青，谢怀青吓得连忙向后退了几步。

赵如月娇嗔地嘟起嘴，却马上已敛起了媚态，坐回原来的位置道：“也没什么，只是看看自己媚惑男人的本事有没有退步。”

“那也要等洗得香喷喷的再来，说说看，好好的绍兴不待，到这里来做什么？”孔不二没忘记心中的疑问，“不会是齐箏让你来的？”

赵如月答道：“与齐箏无关也有关，上次我就跟你说了，我是红衣社叛徒的女人，红衣社每个人都恨我极深，要不是这三年里有齐箏护着，我可能被社里的哪个人泄愤杀死了，所以……”赵如月忽然苦笑了一下，“所以齐箏一离开绍兴，马上就有人来对付我，先是将我卖给了一个又老又胖的屠夫，然后又让社里的几个男人……”她没有往下说，但谁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竟然在笑，拼命地想做出无所谓的样子，眼里却有点点泪光：“说起来我也曾是这太原城里的花魁，所以我想，不如就来这里吧，毕竟这里是我家。”

“我的家”三个字她说得有些轻，因为她也不确定这个让她风光过，又让她无比心痛过的地方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家，更何况，三年岁月，物是人非，那个让她成为花魁的地方早已不是她的安身之所。

孔不二听她说着，无意识地用手搓着下巴上的胡楂儿，赵如月对他来说，其实算不得朋友，只是那时她救过他两次，又知道她与红衣社有关，多少有点利用她的意思，此时看她这副

德行，想到她那时让谢怀青将他从冰冷的河水中捞上来，不由得骂了一句：“那帮狗娘养的。”说着人站起来。

赵如月却笑：“你是在心疼我吗？不二，要不今天你就替我搓背，晚上来陪我如何？”说着又凑上去，在孔不二的腰间拧了一下。

孔不二只是捂住鼻子，却任她调戏，看看赵如月，想了想，点头道：“也好，我正好很久没碰女人了。”

“孔兄，你不是已经有夫人了？”旁边的谢怀青实在看不过，跳起来道。

孔不二看看他，阴阳怪气地说：“要不，让你？”

谢怀青愣住，马上红着脸，说不出话来。

一旁的孔有力倒是没什么表情，看着两人，觉得自己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转身先出去了。

谢怀青一直在陈薇现在住的那间房门口转，他犹豫着要不要把孔不二做的“见不得人”的事告诉陈薇。

真是太过分，太有辱斯文了，在外面花天酒地就算了，自家娘子这么重的伤不去管，还带了个风尘女子快活，这算什么？算什么？他像个小媳妇般在门口来回地转。

老妈子在门缝里往外看了一会儿，回头看着一直低头看书的陈薇，想了想道：“外面谢大人好像有事要找夫人，夫人要不要让他进来？”

陈薇抬起头，是谢怀青吗？这个时候他能有什么事？她放下书：“请他进来吧。”

赵如月梳洗了一番整个人显得光彩照人，孔不二拿着茶壶，跷着二郎腿，身子靠着桌子，看赵如月对着镜子梳头。

“不二，你这样子真不怕令夫人吃醋？”赵如月透过镜子



看着孔不二道。

孔不二喝了口茶：“我们不提她的事，说说你吧。”

“我？”赵如月笑了笑，站起来走到孔不二跟前，身子全靠在他身上，手指缠着他的一缕发丝，凑近他道，“我的什么？要不要上床来说？”

孔不二跟没事人一样继续喝茶，道：“上床就免了，我没洗澡，怕你嫌我脏。”他又抢回赵如月手中的发丝，道，“你方才说你没地方可去才来太原，可在我看来，只要有脑子的人，这个时候就算往边关荒地跑也不会来太原，你为什么来这里？”

赵如月手指拂过孔不二的脸，道：“就你聪明，什么事也瞒不过你。”她终于站直身体，在孔不二旁边坐下道，“我确实还有其他的原因。”她的表情忽然认真起来，自怀中摸索了一番，拿出一张纸来。

孔不二接过看了一眼，那字写得极丑，像是怕人认出笔迹故意写成这样的：“去太原，真相不日大白天下。”

“什么意思？”孔不二看不懂，“什么真相？”

赵如月手一摊，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就来了？”孔不二将纸颠来倒去地看。

“因为上面提到了太原，还寄给了我。”而且她确实要一个真相，一个三年前的真相，她不信那个温和善良的五哥是叛徒，死也不信，所以如果真相是指这个，她爬也要爬到太原来。

“其实你已经猜到这句话的意思了？”孔不二扬眉。

“希望如我所想的那样。”

“夫人，我知道我多嘴，可孔兄这样太让君子所不齿了，

不过你也……你也别生气。”谢怀青后面半句话又软下来，因为他看到陈薇的脸色逐渐变得惨白。

“我多谢谢大人来跟我说这些，但还是请谢大人不用插手，毕竟那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陈薇尽量浅笑着对谢怀青道，“我要睡了，谢大人请回吧。”

谢怀青这才知道自己讨了个没趣，人家夫人不领情，他觉得有点尴尬，好像是自己多事了。

“那，那么我告辞了，不打扰夫人休息了。”他边说边往后退，然后撞在门上，人打了个趔趄，跌跌撞撞地出去了。

陈薇这才抬起头，手指无意识地在那本书的书页上来回地刷过。

也许，这样也好。

她闭上眼睛，说服自己。

“主人，这事有些蹊跷，几天之内，我们又暴露了两个分点，虽然看似偶然，但这偶然也……”他抬头看着齐箴的脸，没有往下说。

这偶然也太巧合了点吧！齐箴知道他是想说这句，的确巧合，被暴露的两处，一处忽然起火，周围百姓救火时发现了两箱官银，再有一处遭了小偷还不知道，小偷在外用那些钱时被发现。

他沉思着，觉得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人一直注视着他们，那人似乎对红衣社极了解，正一步步地向他逼近，可自己却看不清他的样子。

“主人，要不要通知其他分点，让他们马上换地方？”

“暂时不用。”才动了三个点就急着全部换地方，是不是太沉不住气了，“通知各点让他们密切注意，不可再有差错。”





“是。”

“还有。”

“主人请说。”

“我要会一会那个带人杀人劫财的县令，我们第一个点就是因他而暴露的，不管是不是偶然，那人都很可疑。”

“主人是要亲自去驻军府吗？这样会不会太危险？”

“所以要你安排，如果这都办不好，我还要你做什么？”
齐箴的语气清冷，带着股迫人的威严，手下忙低下头，口中应“是”。

孔不二看着大夫将银针一根根从老黑身上拔出来，没有像前几天那样向大夫询问老黑到底何时会醒，等大夫走后，他才对着负手站在旁边的孔有力道：“老哥，你不觉得奇怪吗？”

“奇怪什么？”

“没撞到头，只是失血过多，老黑又是练武之人，怎么能到现在还不醒？”

孔有力听自家兄弟一提，想了想，也觉得是有些奇怪，老黑与自己一样自小练武，身体极强壮，以前在边关征战也曾受过这么重的伤，也不见他昏迷这么久。

“但刘大夫是随我征战多年的老军医，医术精湛，由他诊断应该不会有错，可能再过不久，老黑就会醒了。”

孔不二点点头，看着床上紧闭着双眼的老黑，若有所思。他摸着额头，又想起前天有人要杀老黑的事，想到陈薇苍白的脸，大哥说自己离开后陈薇说想杀老黑的另有其人，只是她不肯说那人是谁。

他很没出息地相信了，应该说 he 根本不信陈薇孱弱的身子可以杀人，但他就是不肯轻易去找她，她每犯一次错，自己用不了几天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那算什么男人了？

“老三，你觉得为何有人要杀老黑？”旁边的孔有力看他发呆，便问了一句。

孔不二想也没想：“老黑定是知道了什么，有人怕他醒来后会说出来，所以想杀他呗。”

“你觉得他知道了什么？”

“难说，老哥。”他回头看了看孔有力，“我们现在可是在风口浪尖上，不止一个红衣社，还有其他的势力也一起聚到太原来了。”他说得凝重，人站起来。

“我决定了，明天换个大夫给老黑诊断。”

“你不相信刘大夫？”

孔不二不置可否：“我现在除了你，谁也不信。”

【四】

陈薇看着说是来探望的赵如月，她身上穿着她那件粉色的衣服，是上次孔不二买给她的，后来有裁缝替她又做过几件，这件衣服她就一直没舍得穿，放在衣橱里。

看她盯着自己的衣服，赵如月笑了笑说：“对了，这衣服也是妹妹的，我一路风尘仆仆，也没带衣服，不二就拿了你的衣服给我，说这件不常见你穿，应是不喜欢的，送给姐姐我，你不介意吧？”

应是不喜欢的？谁说她不喜欢？

陈薇只有苦笑：“这里不比绍兴，又闹了灾，赵姑娘缺什么尽管问我拿就是了。”

“那就谢谢妹妹了。”她似乎没听到对方只是叫她“赵姑娘”，赵如月还是“妹妹，妹妹”地叫，“听不二说妹妹生病了，不知是什么病？”



“也没什么，只是染了风寒。”

“是怕被传染吗？所以才和不二分房睡？”赵如月好像真的不明白，很认真地问道。

陈薇嘴角一扬：“不二是这样跟你说的？”

“他倒什么也没说，昨晚，你知道，我们许久没见了，没空谈这些事。”明显意有所指，赵如月还适时地打了个哈欠，“昨天真是太累了。”说着一双媚眼又有意识地扫过陈薇的脸。

陈薇低头喝了口老妈子泡的参茶，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像是没听到赵如月的话，参茶入口带着极淡的甘甜，她嘴巴抿了抿，才咽下去。

赵如月见她无动于衷，有种小把戏没得逞的失望，她在勾栏院里混长了，就是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脾气，她一向不喜欢大家闺秀般装模作样的，以前一个姐妹给一个大户人家做小，就是被别人口中的大家闺秀，那家的大老婆打死的，对陈薇，她也喜欢不起来，所以也没澄清，反而变本加厉地说道：“昨夜我和不二提过，以后就留在他身边伺候他，姐姐应该不介意吧？”

陈薇笑了笑，道：“这事不二同意，我就没意见。”

“姐姐当真不介意？”

“我身子骨弱，还怕不能服侍好不二，有赵姑娘分担不是很好？”陈薇干脆道，“若是赵姑娘愿意，要进孔家门也可以，我想不二应该是欢喜的。”说完陈薇又喝了口参茶，但可能是呛了一下，她说完这句忽然咳嗽起来，且咳得极厉害，赵如月吓了一跳，马上凑上去替她拍着背顺气，好一会儿陈薇才止住咳，却咳出很多泪来。

陈薇用绢布擦干泪捂住嘴，尽量让呼吸平顺下来。

“夫人你没事吧。”看她脸色不对，赵如月这才觉得这玩

笑开得有点大，一时大意，又将“妹妹”改叫成了“夫人”。

陈薇摇头：“没事。”

她想尽量心平气和，却还是觉得胸口堵得慌，她很想像以前那样尽力扮演好大家闺秀的角色，识大体、淡漠，却发现自己做不到，她不止一次想冷着脸赶眼前这个女人出去，但最终忍住，因为如果孔不二真的要娶她，又何尝不是件好事？

那个人说，我派你去，不用你做其他的事，只要像以前一样讨自己的相公欢心，让他离不了你，那么我想让你拿的东西就能手到擒来。

现在，连讨他欢心都不想了，因为孔不二越离不开她，就意味着他越危险。

更何况来日方长，她又能陪孔不二多久？

然而心还是莫名地觉得冷，那天他天真地求孔有力，让他告诉孔不二杀老黑的事与她无关，现在想来，她又在挣扎些什么？就算孔不二相信又如何？

看她发着愣，赵如月实在觉得有些看不透这女人，笑道：“妹妹方才说的莫不是气话吧？瞧你的小脸儿，都急得发白了。”

陈薇笑着：“那你叫不二来，看我我说的是不是气话？”

赵如月出了屋子，站在院中，忽然有些迷茫了，这叫什么事？没事找事招惹人家干吗？这回好了，人家同意了，可你是来嫁人的吗？

她直接想沿着方才的路回去，却发现这驻军府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她可能拐错了弯，便走错了路，直到走到一排低矮的房前才被几个士兵挡下来。

“前面不能进，姑娘请回。”

“前面是什么所在？”赵如月往里面看了一眼。



“是大牢，没有将军的手谕是不能进的。”

赵如月不想惹麻烦，也并不想进去，冲那几个士兵媚笑了一下，转身准备离开。

转过身时有几个士兵走上来，赵如月同样对他们笑了笑，与他们擦肩而过，一股熟悉的草药香直扑鼻腔，她顿时停下脚步，回头看那几个士兵，他们正和之前的几个换班。

“这股味道在哪里闻过？”她自言自语，想了半天，却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便只好作罢，皱着眉走了。

齐箴眼角扫了一眼赵如月离开的方向，她怎么会在太原？

牢里有潮湿的气味，即使现在是白天，光线也很暗沉，忽明忽暗的光闪过，像牢中终年不散的冤魂自你的身边滑过，异常的冷。

齐箴不喜欢这里，非常讨厌，因为这让他想起三年前的牢狱之苦，以及之后给他带来的风寒顽症。

所以，即使易了容应是一没什么表情，却仍看得出眉毛是皱着的，苍白的手捂着嘴，扫过铁栅内的各个牢房，眼里的神色，似乎这里就是地狱。

牢头白天不当值，被买通的狱卒带着齐箴及他的几个手下，在一间牢房前停下，指指里面的人：“就是他了。”

齐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人扭曲的脸，因为狱卒说，就是他了时，他也看到同时抬起了头，没有眉毛的脸，像做坏了的面人，不止是五官还有整张脸的颜色，黑的，浅红的，白的毫无规律地布在脸上。

多恐怖的一张脸，齐箴却盯了很久，他似乎是想从那张脸上捕捉些什么，却什么也没发现。

“你就是蔡忠？”手下搬了张凳子给他，他坐下对着牢中的人道。

牢中的人看了他半晌：“你是谁？”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

“凭什么？”

“凭我大白天能进入这驻军府大牢，可以坐在你面前。”

蔡忠愣了愣，垂下头去，半晌道：“我只是个知法犯法的小县令，你有什么好问我的？”

“那些官银你是怎么发现的？”虽然他低着头，齐箴还是盯着他道，“真是偶然，还是有人告诉你的？”

蔡忠又抬起头，笑了笑，却让脸上的五官更扭曲：“有人告诉我？若有人告诉我说里面有官银，我也就不会杀人劫财，而是直接上报了。”

他只是这么一笑，齐箴却猛地皱了下眉，像被针猛地扎了一下。他忽然对官银的事不感兴趣，而是看着蔡忠的脸问道：“你的脸是怎么烧成这样的？”

蔡忠一怔，摸着自己的脸道：“以前家里穷，到山里烧炭卖钱，一次凑灶口太近，火忽然燃起，才成这个样子。”

“那你怎么会用易容膏？那是江湖人用的东西。”

“是一个穿红衣的道人给我的，他看我可怜，便教了我怎么配制，怎么用它易容。”蔡忠轻声答着，毕竟是为了百姓敢带人杀人劫财的人物，所以虽然答着齐箴的话，却并没有对眼前这几个陌生而不怀好意的人有半丝恐惧。

“穿红衣的道人？”齐箴重复着这句话，又马上问道，“知道他叫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还教你易容之术？”

“我只唤红衣真人。”

“长什么模样？”

“很平常，眉心有颗红痣。”





“是他？”齐箴其实在听到“穿红衣的道人”这几个字时，他已猜到那是谁，但此时听蔡忠说“眉心有颗红痣”时仍是惊了一下，他顿了顿又道，“他，除了易容之术还教过你什么或对你说过什么？”

蔡忠想了想才道：“我与他不过相处几天，他是神人，能教我易容之术已经千恩万谢了，还能奢望他教我什么呢？”他的口气并不像在说谎，说话时紧紧地盯着齐箴，又忽然道，“你现在也是易容的吧？”

齐箴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没错，他易了容，不然也混不进这驻军府来，而他现在不由得怀疑，这样进来只为了问眼前这个人几句话是否值得，因为这个人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常人，他那张残脸就像是另一处易容，扭曲的五官，除了眼中的光彩，他实在看不出他的任何情绪变化，但是，又似乎不是，因为他太平静了。

“主人，我们不能在这里多待。”身后的随从开始催促他。

齐箴并不理会，又看着蔡忠道：“知道吗？被你杀死的财主是我的手下，那些官银是我们劫的。”

他故意这么说，只是为了看看蔡忠的反应，果然蔡忠一下子坐直身体：“你们？你们是红衣社？”

“你怎么知道是红衣社抢的官银？”

“我们冲进那财主家时看到了红衣的泥人，他不是红衣社的人是什么？”蔡忠一下子站起来，走近他，“你们红衣社不是为百姓谋利吗？抢官银是为什么？那可是百姓的救命钱。”

他很激动，脸扭曲得更厉害了，这让齐箴连仅有的那些怀疑也打消了，似乎他就是个一心想为民造福的笨官，就像……就像当年的自己。

他的眼睛眯了起来。

“主人？”身后随从又在催。

【五】

赵如月想到那股草药味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在齐箴身上闻到过时，已是在找到回自己房间的路后。

“是他？”她一下子跳起来，抓着一个站在院门口的侍卫道，“快点，通知你们孔大人说齐箴在驻军府大牢，让他快点带人来。”说着人又往大牢的方向跑去。

她不是红衣社的人，但她却曾是红衣社老五的女人，她曾经很爱这个男人，连同爱屋及乌喜欢红衣社的所有人，但三年前的那场生离死别又让她对红衣社没理由地怨恨起来，即使在绍兴那三年她全仗着红衣社，仗着齐箴，但人的爱恨总是很莫名其妙的，也许是五个人当中就齐箴活了下来，她不喜欢齐箴，甚至恨他。

但是当她又沿原路跑回大牢门口时她又希望齐箴他们已经走了，她又不希望红衣社任何一个人被抓到。

齐箴他们果然走了，因为门口她方才看到红衣社假扮侍卫来换班的几个人已经不见了踪影，他们与齐箴一起来的，他们不见，就意味着齐箴也走了。

她松了口气，却又有些不甘心，虽然门口现在没有侍卫，但她还是冲进牢中想看个究竟。

牢里连狱卒也没有，她沿着牢中阴暗的走道往里走，有几间牢房是空的，有几间则关着蓬头垢面的囚犯，他们看到有女人，一下子扑到牢门口，伸出手想抓住赵如月，赵如月什么男人没见过，倒也并不害怕，往里又走了几步，然后看到走廊尽头的牢中，一个人坐在里面，一张扭曲的脸，他的眼睛直直地





看着她。

她何时见过这么丑陋的脸，吓得尖叫一声，向后退了好几步。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是孔不二。

“齐箏呢？在哪里？”他走上来伸手去拉赵如月，赵如月惊魂未定，又尖叫一声，扑到孔不二怀中。

孔不二有些嫌弃地看看她，又抬头看看那头的蔡忠，蔡忠已经意识到自己吓到了人，掩着面转过头去。

“齐箏呢？”他问赵如月。

赵如月这才敢抬起头，却再也不敢转过头看那边的蔡忠，拍着胸口道：“妈呀，吓死我了，那是什么怪物？”

“你才是怪物呢，你把我的囚犯们吓到了。”孔不二笑，“你说齐箏在这里，人呢？”

赵如月瞪他一眼，苍白着脸道：“我来时，他已经走了。”

“不早说，”孔不二随即松开她，对身后的手下道，“守住各处出口，齐箏可能还在府内。”他并不怀疑赵如月的话，大牢无人把守就说明了一切。

手下领命离开，孔不二却不走，看着前面牢中的蔡忠道：“蔡大人，方才进牢来的人是来找你的吗？”

蔡忠还是用手遮着脸，人不知为何在发着抖，听到孔不二的问话微微地点头。

孔不二不由得有些疑惑，那天用尿替他洗脸时也未见他发抖啊？

齐箏人还未及出驻军府，手下人催他快些离开，他却在快要出驻军府时停下了脚步。

“主人？”

“她住在哪个院中？”他转头问身后的手下。

手下怔了怔，已知道他在问谁，有些为难道：“主人，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们没有时间了。”

“哪个院？”齐箴像是没听到，又重复了一遍。

“主人？”

齐箴转过身盯着他。

手下低着头，声音不卑不亢：“主人想见她，属下下次再安排，现在实在是不能在这里久留，属下带主人进来，就要安全带主人出去，万一出什么意外，属下死一万次也难逃其责。”他说得认真，斩钉截铁，看来是绝不会让步。

齐箴看了他一会儿，猛地叹了口气，才转过头去，道：“走吧。”

是自己任性了，这是驻军府，不是其他地方，进出本就做了精心的布置，自己突如其来的想法，会将一切布置都打乱的。

衣袖下他的手紧紧握成拳，他只是想看看她过得好不好，那个不止一次逃开他的女人，他却始终惦记着她，真的是那药的作用吗？他不能忘记他们初见时她一身红衣，一曲胡旋舞，那时他的魂其实早就被勾走了吧？不必用药，他就已心向往之，原以为会是一辈子，现在她却在这驻军府的高墙之内，是他人的妻，而且心，心也不再是自己的。

他用手捂住嘴，止住心底泛起的烦躁，不让自己咳出声来，人快步就要走出驻军府时，却又猛地停下来。

身后的手下差点撞到他身上，急急地刹住，小心询问道：“主人，怎么了？”

齐箴看着冰冷的地面，半晌才道：“你不觉得我们进出驻军府太顺利了些？”

红衣社在太原的分点其实离驻军府并不远，在闹市的街巷



后，齐箏一路穿过街巷，在巷子里拐了几个弯，前面就是太原的分点，小巷里阵阵寒风吹过，发出呼呼的风声，寒意袭人，齐箏一行人快步往前走，拐进旁边的小巷时有好几个人从巷口的岔道里走出来，都是一身黑衣，为首的一个竟是孔有力。

“你们是从驻军府一路跟来的吧？”齐箏停住，他易了容，看不出是什么表情，语气却似乎表明这一切全在他的意料之内。

“没错，等着你带我们到分点，然后连同你一窝端。”孔有力稳稳地站在那里。

“谁告诉你，我今天会来驻军府？”这是他最想知道的，今天的安排周密，与安插在驻军府里的人里应外合，怎么会让黑衫军发现？

“刘义，跟我十几年的军医，要不是我三弟起了疑心，我现在还信任着他。”孔有力并不是多话的人，此时说这句话眼里已带了杀机。

老黑死了，是因这个跟了他十几年的军医而死。

带兵数十年，孔有力一向对手下极信任，可是就是因为他的信任，他相信刘义的话，老黑是伤重不能醒，而并不是刘义日日为老黑扎针，故意让他醒不过来，直到昨日自家兄弟说要换大夫，一切才被揭穿，只是新换的大夫说，因为昏迷多日，不吃不喝，元气耗尽，他这个兄弟恐怕再也醒不过来了。

想到这里他眼中的杀机更浓，老黑是与自己一起长大的兄弟，感情非同一般，本该驰骋沙场，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不想，却死在红衣社安插在黑衫军里的刘义之手，他今天不杀了齐箏，难消心头之恨，说着剑已在手，提剑挥出。

陈薇听到敲门声，有些疑惑，老妈子一般直接就推门进来了，今天怎么还敲门？

她放下手中的书，走到门边，伸手开了门。

人还未来得及反应，一股药香扑鼻而来，她的嘴同时被捂住，被人推进屋里。

她受了伤，根本没力气反抗，闻着那股药香，她用力地眨了眨眼睛，心里已知道那人是谁，却仍是吃惊，怎么会是他？

“你别出声，我就放开你。”柔和的声音，带着重重的喘气声就在她的耳边响起。

陈薇点头。

那人果然松开她，陈薇这才看清楚那人的脸，完全陌生，穿着士兵的衣服。

“你怎么会来这里？”陈薇看着那人的眼睛，即使那张脸完全陌生，但他身上的气息却让她并不怀疑她起初的猜测，那人是齐箴。

齐箴伸手在自己的耳根拍了拍，然后一扯，一张薄薄的人皮就被撕下来，露出苍白却俊雅的脸。

“我中了孔不二的圈套，他在府外等着我。”他说着轻轻地咳了几声，那几个随他一起来的，包括冒充他的手下现在应该已经被孔不二抓住，他还是大意了，应该早些意识到出入驻军府太过容易了些，想到这里他又咳了几声，看着陈薇，“他一定想到我还在府中，如果他找来，你会把我交给他吗？”

陈薇并不知道他所说的圈套是什么，听他这么问，愣了愣，然后轻轻地摇头，道：“但这里并不是你久留的地方。”

看他摇头，齐箴松了口气，这才注意到此时陈薇脸色苍白，整个人竟瘦了一圈，心里一疼：“我会想办法走。”他伸手想去搂陈薇，陈薇往旁边躲了躲，他的手停在半空，眼底一黯，又用力地咳嗽几声，道，“原来现在连碰都碰不得了。”一年的夫妻，三年的相思，现在竟成这样了。

他一咬牙，抓住陈薇的手臂道：“姓孔的将你弄成这样，



你还对他一心一意吗？我哪里比不上他，让你一而再地逃开我？”

陈薇被他抓得手臂生疼，却任他抓着，看着齐箴逼近自己的脸，眼睛闭了闭，这才用力地挣开齐箴的手，道：“你不明白吗？你非要我明说才肯死心吗？”

“什么？”齐箴听她这么说，愣了愣，向后退了一步。

“是我背叛了你，是我害你和你的几位大哥被抓，我不过是……”

“够了，”齐箴打断她，眼神冰冷，“我不想听。”

陈薇看着他，看他眼里除了冰冷并没有吃惊，不由得重重地喘了口气：“你果然全都知道。”

齐箴似乎再也承受不住，人靠在墙上，半晌道：“我不在乎。”



【一】

不过几招，孔有力便制住了齐箏，老三说要留活口，所以他只是伸手撕开他脸上的人皮面具。

并不是齐箏的脸。

孔有力愣了愣，马上明白自己跟错了人，真正的齐箏不知何时已不在那几个人之中。

“齐箏呢？”匕首架在那人的颈间，他问道。

那人道：“幸亏我们主人早一步意识到中了圈套，已经提前离开了，你抓不到他的。”

“他在哪儿？”孔有力又问了一遍。

那人却干脆闭上了眼睛。

陈薇身体颤了颤：“你什么时候知道是我出卖了你？”

“被捕后。”

“你不恨我？”

“恨？”齐箏忽然笑了笑，眼里满是苍凉之意，只是没有答话。





此时门外忽然传来吵闹之声，齐箏转过身，借着门缝往外看，一队黑衫军就在院中。

“夫人，我们奉了将军的命令在府里找个逃犯，夫人可曾看到有陌生人进院来？”外面人问。

陈薇看向齐箏，齐箏只是看着她，竟是在笑。

“我一直在房里，没有看到什么陌生人。”她冲着门外的人答。

“那打扰了。”外面人又道了一声，很快离开了。

陈薇这才想到一个问题，道：“院门口有守卫，你方才是如何进来的？”

齐箏一笑，走进屋里，在桌边坐下，道：“你忘了我曾是太原的知府，还因这驻军府有一段时间职位空缺曾兼过两个月的职，这偏院原本是没有的，后来才依着主院建起来的，建的时候主院和偏院之间有个空隙，可以直接进到这个院子里来。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避开这府里的巡逻兵来到这里的原因。”

“不二总会找来的。”陈薇道了一句，孔不二并不傻，如果知道齐箏在府中他第一个来找的地方定是这里。

“不二？”陈薇无意识下脱口而出的称呼，在齐箏听来却尤为刺耳，“你叫我都不曾叫得这么亲热过，不二，哼。”他冷笑着，看着陈薇。

陈薇任他嘲笑，他坐在桌边，她便站在门口，人靠着门道：“这里并不是久留之地，你还是想办法离开。”

齐箏却替自己倒上茶，喝了一口才道：“你这么急着想赶我走？”

陈薇看他慌不忙的样子，低下头道：“我只是不想看你被他抓起来。”

齐箏手中的动作一停，猛地将杯子放在桌上，眼中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几步走到陈薇面前，一把抓住她的手臂道：“跟我

走，一起。”

陈薇却慢慢抽回手，对于齐箴她一向愧疚多于感情，她不懂，既然知道是她背叛了他，将他害成这样，该是恨她的，为何抓着她不放？在他身上下过的药，药性真的有这么重吗？到现在都无法摆脱吗？如果是这样，她就更没理由随他一起了。

“齐箴，算了吧，你只是药性未散，像酒一样戒了就好了。”她低声说着，心想他应该是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戒不掉了，”齐箴却说，“难道我的真心在你看来，只是药性未散吗？”

陈薇一惊，他这样说，莫非他也是知道的？

“我知道最早的时候你对我用了药，你以为我是因为那药才对你念念不忘的吗？你不知道吧？第一次见你我就已魂牵梦萦，宰相将你送给我，我之所以不要，是知道他不过是想拉拢我，当时我一腔爱国之心怎愿与宰相同流合污？但我忍不住，也放不下，所以让别人误以为我中了你的迷药，才让自己要了你，我在骗别人，其实不过是在骗我自己，让自己心安理得而已。”他抬起手，轻轻地抚上陈薇的脸，“我爱你卿卿，世上再也没有谁会像我这般爱你。”

陈薇的眼睛闪动着，几乎就要流下泪来，原来他知道，都知道，知道还要这样傻傻地被她骗吗？

“你知道我嫁给你动机不纯，你为何还要这般相信我，说你的心事，你的秘密，见你红衣社的兄弟？你是傻子吗？”陈薇人发着抖，手下意识地回握住齐箴放在她脸上的手。

齐箴只是苦笑：“我以为，再如何你也不会害我的，甚至到被抓时仍不相信是你出卖了我，说到底，是我太自信了，其实你远没有我爱你那般爱我。”他的手指轻轻抹去陈薇流下的泪，“所以孔不二不过是第二个我是不是？你也根本不爱他是不是？”





他忽然提到孔不二，说孔不二不过是第二个齐箏时，陈薇心里猛地一冷，第二个齐箏？是的，没有错，只是她根本不爱孔不二吗？

“既然不爱，那就跟我走，我让你摆脱这一切，过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看她表情凄然，齐箏伸手用力抱住她，“至少我是爱你的卿卿，我会对你好，但孔不二呢？他现在的境遇根本给不了你什么。”

陈薇觉得自己心乱如麻，她身体僵硬地被齐箏抱着，齐箏好像是对的，又好像全没有道理，她无法思考，脑中却不断地想着孔不二，他的每句话，怒的样子，笑的样子，至少我是爱你的，齐箏说，而孔不二却从未说过，他只是偶尔柔情细心，但为什么齐箏说爱时她只觉得那么不真实？

“爱？”她张了张嘴，这个字太遥远也太虚幻，她曾经千方百计让这两个男人爱上自己，不过是为了了解他们更多的秘密，爱对她来说只是伤人的武器，也只是武器。

她想推开他，然而齐箏却将她拥得更紧，她用力推他，他竟张口在她的颈间咬下去，她轻轻地哼了哼，叫道：“放开我，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该先逃出去，什么爱不爱的？我不要，也不要，你快走，快离开这里。”

她想用力推开他，然后听到院中有人的声音：“她说没看到就没看到啊？不推门进去搜查清楚？”

“属下不敢。”

“不敢什么？万一齐箏就在里面呢？”声音极大，正是孔不二。

陈薇心里一紧，用力推开齐箏，这次齐箏终于肯放开她，脸上竟还挂着无所谓的笑。

“你很紧张？”他问，“怕我被抓住吗？”

陈薇瞪着他：“你要我说几遍？我当然怕，你三次想杀他，

这次被他抓住你就没命了。”

齐箏一笑：“有你这话就够了，”说着搂住她，同时竟然伸手推开门，笑着看院中的孔不二。

孔不二一脸错愕，半天才反应过来，指着屋里两人似要说话，却又颓然地放下手，摸着头急怒的样子，原地转了一圈，才又指着齐箏，道：“妈的，放下你的狗爪。”又对着陈薇道，“你给我过来。”

陈薇也没想到齐箏不仅不躲反而推门迎上去，听孔不二说“放下你的狗爪”，齐箏却将她搂得更紧，又听到孔不二叫她过去，她只是站着没动。

“很好！”看她不动，孔不二用力地拍了下自己的腿，“你果然就是吃里爬外，我再对你好，你仍是向着这个人。”

他本不想伤到陈薇，此时气极，便冲着手下道：“愣着干吗？将齐箏给我绑起来。”

齐箏松开陈薇，摊开手让人将他绑起来，并没有半点惊慌，这让孔不二看着很不舒服，他本就是個痞子，想到齐箏之前三番五次想要他的性命，方才竟还当着自己手下的面搂着自己的娘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走上去就要打齐箏几巴掌，好解他心头之恨，齐箏，你也有今天。

只是手还未打下去，陈薇便冲过来拦在齐箏面前：“不。”只是叫了孔不二一声，没有别的话，但维护之意再明显不过。

她不拦还好，一拦孔不二更怒，此时此刻她竟还护着他，那自己呢，三次死里逃生她哪次这般护着？说到底她还是喜欢齐箏，无论自己多疼她，她仍是想着别人。

“让开，”他一把推开陈薇，再看齐箏竟还是在笑，不由得脱口问道，“你笑什么？”

齐箏仍是笑道：“今天我被人出卖，我知道我逃不掉，但是孔大人，我敢保证，不消两日，你就得放我出去，所以，想打现





在就是机会，不如抓紧。”

“你他妈的。”他这样说了，孔不二当然打，齐箏话语刚落，他一脚就朝齐箏身上踢去。

齐箏眼前一黑，他本就体弱，孔不二这一脚力道十足，顿时一口血就喷了出来。

陈薇被孔不二推倒在地，看齐箏这副模样，人挣扎着又爬起来，她知道孔不二在火头上，自己越求他火越大，但她看不得齐箏受伤，人扑上去抱住孔不二的腿，道：“不二别再踢了，你要踢踢我便是。”

一听这话，孔不二当真怒极，臭女人，还替他求情，不让我踢，我偏就踢死了他，什么两日后，我让你活不过今日，想着，便用力甩开陈薇，又往齐箏身上踢去。

陈薇用尽了力气抱住他的腿，孔不二甩开她的力道便也不小，再加上陈薇受了伤，孔不二虽然感觉不会伤到陈薇，但这么一甩，陈薇还是重重地撞在旁边的石阶上，“砰”的一声。

头破血流。

孔不二又用力踢了齐箏一脚，回头看陈薇满脸是血，顿时傻住，旁边齐箏已被踢得快要晕过去，看到陈薇的样子，人挣扎着想爬过去，却被制住动弹不得，只是叫着陈薇的名字。

陈薇爬起来，并不理会头上的伤，沾着血的手拉住孔不二，道：“不二，我欠他的，所以我得护着他，如果换成是你，我也会这样。”她握紧了孔不二的手，道，“我心里现在有谁，到底向着谁，你这么聪明，难道看不出来吗？”

孔不二蹲下来，看着她头上的血一滴滴滴在石阶上，摇头，道：“我看不出来，我这么聪明都看不出来，所以我想你心里没有我。”他伸手去擦陈薇头上的伤，口中道，“我对你那么好，对你那么好，可你却从来不看我。”他对陈薇说着，蹙紧的眉，眼中有晶亮的东西在闪烁。

陈薇心忽然用力地疼痛起来，远胜于头上的伤，她忽然很怕孔不二说完这句站起来就走，她怕小七会死，怕自己对一切无能为力，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害怕一件事，如果孔不二这次走了，可能就真的不回头了。

“不二。”她下意识地拉紧孔不二。

孔不二却并没有离开，只是一把她抱起，然后回头看了齐箏一眼，吩咐手下将齐箏带出去。

孔不二将陈薇放在床上，看她的手一直抓着他的衣领不放，他用力地扯了扯，却扯不开。

他干脆任她抓着，人靠在床架上，脑中想到方才的情形，不觉又是一阵心烦意乱，他并不是那么看重情爱的人，男女之间的哭哭啼啼他总觉得像笑话一般，可方才他似乎就做了哭哭啼啼的其中一方。

方才他想哭吗？

有一点吧。

妈的，他低骂了一声，都是那齐箏害的。

他转头看看陈薇，陈薇一直看着他，他忽然想到她方才说的话，嘴张了张，道：“你方才说你心里有谁，向着谁？”

陈薇却忽然哭了，以为他气得不想和她说话，而他第一句问的却是这句话。

“当然是你了。”她泪不停地淌，与额上的血混在一起淌下来。

孔不二忘了替她擦，只是怔怔地看着她，他是不是听错了？

“你再说一遍？”他半天才回过神来，凑近点陈薇，“我他妈的不好骗，你不要骗我。”

陈薇终于松开抓住他衣领的手，抚上他的脸，然后侧着头吻他的下巴：“不二，我身上太多的谎言，但这句话是真的。”





孔不二任她吻着不做反应，半天，忽然用力抱住她：“不是为了齐箴才这样说？”

“不是。”她答得干脆。

孔不二却又松开她，看着她的眼睛。

陈薇苦笑起来，他是不信吧。

算了，她放下手，继续苦笑，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其实也没有意义，孔不二根本不会信。

“我信，”孔不二却忽然说，“你说出来，我就信。”

【二】

齐箴坐在地上，背靠着墙，孔不二的那两脚对常人来说算不得什么，对他却已是极重了，胸口此时微微地疼着，不时泛起的腥甜感，让他不住地咳嗽。

“教主，收敛心神，尽量不要使气郁积胸腹。”旁边的牢里，对他不要命的咳法实在看不下去，不顾手脚上沉重的铁镣，半走半爬地凑过来。

正是刘大夫。

齐箴在红衣社从不会有人称他为“教主”，那还是二十多年前红莲教的称法，刘大夫这样称呼他是因为在他心中红衣社就是当年的红莲教，作为红衣社主事的齐箴不叫“教主”又该叫什么？

齐箴头也不回，咳了半天，终于停下来道了一句：“出卖我的叛徒，还有什么脸面跟我说话？”

刘大夫身体颤了颤本来跪着的身体颓坐在地上，没错，是他在老黑的事被抓以后说出来齐箴要他里应外合助他进驻军府的事，是背叛吗？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对老黑的所作所为同样也是背

叛？

当年入红莲教时他对着那朵红莲起誓：至死忠于红莲教。可没多久，红莲教兵败，他隐姓埋名，四处流浪，最后成了黑衫军的一员，他本性并非好斗之人，十几年来在军营中就这么平静地过了，与黑衫军众亲如兄弟，以为再没有红莲教，年轻时的种种也再不会发生，可是有人向他亮出了红莲令牌，让他杀了老黑，他发过誓忠于红莲教，却又不忍杀害兄弟，所以才施针让老黑无法醒来，不想，拖的时间太久，老黑终是死了，他心中有愧，说了齐箴的行踪，这才让这隔壁之人入了牢，骂他叛徒。

他是叛徒，没错，对两方都是。

正自绝望，却听到有人轻轻地笑了声，带着嘲讽之意，他抬起头，是隔着齐箴的牢房另一边牢中的那个残脸人，扭曲的脸此时带着恐怖的笑意。

“你笑什么？”刘大夫忍不住，隔着牢房他冲那人问道。

蔡忠还是在笑，半天才道：“我在笑某人脸皮太厚，记性太差。”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不用知道。”蔡忠说着看向那边因为咳嗽而脸色泛着不正常红的齐箴，“刚才还吹得能上天入地，这会儿竟然就成了我的邻居了。”

齐箴竟然也笑：“你很得意？”

“得意得很。”蔡忠笑了会儿，忽然又板起脸，背过身去，“你信不信善恶因果？信不信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差不多时候到了。”他说这句话时，一字一顿，掷地有声，竟是带着股说不出的正气。

齐箴看着他，看着他背过身的背影，慢慢地似乎想起什么，但转眼又毫无头绪，听他这样说着，他似乎有些急迫，又似乎漫不经心地问道：“你到底是谁？”





“小小的县令而已，不值一提。”蔡忠没有再回头，低着头，脑中忽然想到之前那个冲进来的女人叫他“怪物”，他苦笑了一下，“或许我就是个怪物，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又爬出来的怪物。”后面半句带着阴森之气，让这个本来就冰冷的地牢更加寒冷。

齐箴不知是不是因为听了他的话的缘故，又开始咳嗽，不要命地咳，旁边的刘大夫让他靠过来想替他诊脉，他理都不理，只是不住地咳，又下意识地看向自己右首边牢里的蔡忠，他始终背对着他，没有再回头，但他似乎看到他那张扭曲的脸带着让他迷惑不解的冷笑。

他是谁？自己就是因为要探他而被抓的，但直到现在，自己还是未弄清楚他是谁？而这三个毗邻的牢房显然是孔不二故意安排的，他想看他们各自的反应，看是否能从他们的对话中知道更多的东西。

他的目光沉了沉，他说过的，两天，两天后他必定放了他。

孔不二看着大夫给陈薇换好药，眉就没有舒展过，女人怎么这么柔弱？自己这么一甩就头破血流，哪天自己下手重点不就得要命了？

“会不会留疤？”他问大夫。

“还好是在发间，就算留疤也看不出来。”大夫说得委婉，然后理好药箱向孔不二行了个礼出去了。

“如果留疤也不碍事，不二，你休要担心。”看孔不二盯着自己的伤口，陈薇轻声地安慰，对于孔不二，她现在有些小心翼翼的，昨天的情形着实有些惨烈，他虽然说信她，但请了大夫替她包扎完就匆匆走了，不知是急着有事要办还是不想与她独处，以为他今天不会来，结果刚用了早饭他就又过来看她。

“你不碍事，我碍事，多美的一张脸，留了疤不是可惜？”

他伸手轻轻地抚了抚那处伤，声音有些闷。

陈薇伸手盖住他的手：“那也无妨，有了这疤，以后只要我一摸到它就会想到你。”她含情脉脉地看着孔不二，意有所指。

孔不二哪会听不出，道：“我就在你面前，哪还用记，这种伤疤，不要它。”他忽然孩子气地念着，“疤消，疤消。”然后对着陈薇的伤口吹了口气。

陈薇看他的样子，不由得轻笑出声，道：“我又不是小孩子。”她想起很小的时候，自己贪玩跌了一跤，蹭破了膝盖上的皮，父亲抱着她，说：“不疼，不疼。”然后对着她的伤口吹气，便真的不疼了，这当然是哄她不哭，所谓的不疼也只是心理作用，现在看孔不二如此，脸上在笑，心里不由得感慨万千。

“不二，你为何要对我这么好？”她揪着他的衣袖，不让他手缩回去。

孔不二难得看她笑，正自看得出神，听她这么问，随口道：“我老爹说，媳妇是用来疼的，我当然要对你好些。”

“可是我对你不好。”

孔不二看着她，将她拉着自己衣袖的手扯下来放回被子里，道：“那你以后要不要对我好些？不然我就娶几个小的，让她们对我好。”

他当然是开玩笑，塞进被下的手没有收回来，轻轻地摩挲陈薇细软的指尖。

陈薇却因此想起了赵如月，眼神闪了闪，头转开朝着床里面。

看她这样，孔不二有些摸不着头脑，正要问，却听到陈薇道：“不二，你能娶个二房也是不错的，我看赵姑娘就很好。”

孔不二愣住，半晌皱眉道：“是不是姓赵的女人跟你说了什么了？”

“没有，是我自己这么想的。”陈薇微微地叹了口气，道，



“现在我们还能在一起，但指不定哪天我就会离开你，你娶了赵姑娘，至少她会一直陪着你，而且我最近身体不好，不能好好服侍你，我想赵姑娘一定会把你伺候好的。”陈薇终于转过头，看着孔不二道。

孔不二却将眉皱得更紧，半晌才道：“什么鬼话？赵如月那种女人能要吗？我娶了她绿帽子不知道戴几顶了，”他说到这里却又猛然停住，想到齐箴和陈薇的关系，觉得这句话不过是在打自己嘴巴，再看陈薇的脸色，显然她也想到了，他不由得真想打自己一巴掌，什么话不好说偏说这句，却又不知该怎么挽回，看着陈薇道，“你这女人怎么这么多事，我要娶谁还用你教？”他本就不会说温温柔柔的情话，以前逛妓院也是那些不甜不咸的下流话，此时说完这句，觉得好像越说越不对，指不定陈薇还以为自己嫌弃她，果然，陈薇的脸色发白，嘴巴紧紧抿着。

他用力抓抓头，干脆背过身去，想了想才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还没想过娶二房，刚才只是信口胡说的，你也别瞎想。”说完又回头看看陈薇，看她仍是这副表情，丝毫没有因他这句自以为安慰的话有所好转，顿时一阵烦躁，这女人怎么这么难哄，想着不如不哄，干脆走开了事，却又不忍心，便又转过身去，将她抱过来道，“你今天搬回来住好不好？”

陈薇知道孔不二并非故意，但可悲的是他这样说出来自己竟无法反驳，她之前成过两次亲，已非冰清玉洁，以前她并不觉得怎样，反正就是颗棋子，需要她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孔不二说出来，自己竟然就难过起来，说到底，她并没有比赵如月好多少，孔不二说的那句戏言同样也是在说自己吧。

她听到孔不二说，你今天搬回来住好不好，人微微犹豫了下，还是点点头，温顺地应了一声：“好。”

她难得这么听话，孔不二心里一动，便低头亲她一下，又亲她一下，本来只是想亲一下，结果像是尝到了甜头，干脆用力吻

住，辗转了好一会儿才放开，看到怀中陈薇的脸绯红，唇上的水印未消，他一时没忍住，又低下头吻上去，直到两人都气喘吁吁才放开，他看着方才情动时陈薇身上被自己扯下的衣衫，忙拉了被子将她盖个严实。心想，差一点，小爷就忍不住了。

他站起来想走，陈薇却拉住他。

“不二，”她细白的手臂拉住孔不二的衣袖，她本不想问，觉得此时间只会让孔不二生气，但犹豫再三还是道，“你打算怎么处理齐箏？”

孔不二看着那截露在外面的手臂，轻轻地握住又塞回被窝里，想了想道：“他不是说两天吗？那我就看看两天后我会不会放了他。”

说过两天，第一天安然过了，又是第二天，似乎仍然什么事也没发生。

【三】

齐箏靠着墙，已不再咳嗽了，嘴角一直上扬着，在笑。

远远的有脚步声，他以为是孔不二，结果是赵如月。

他闭上眼，并不想理会她，然后右边蔡忠的牢房，铁链声却忽然响起，他睁眼看过去，蔡忠换了个昏暗的角落又坐下了，他眉头一皱，心里不知怎的泛起一股异样的感觉。

赵如月拎了食盒风姿绰约地站在牢门口，看着齐箏，幽幽地笑了：“齐箏，想不到事过三年，又被关起来了！”

她一向不喜欢齐箏，与他说话一向刻薄，齐箏没有理会她，又闭上了眼睛。

“给你带了好饭好菜过来，你就这样的态度吗？”赵如月在牢门口说。





齐箏动也不动。

赵如月气得跺脚，却又立刻笑起来：“一个阶下囚我和你生什么气？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第二天你出不去，我想这辈子你也别想出去了。”

齐箏笑了笑，终于睁开眼：“你来不是只为看我笑话吧，说吧，你有什么事？”

被他猜中，赵如月脸上的笑凝住，干脆承认道：“没错，我有事问你，这个问题我问过你无数次，可惜你从来没有回答我。”她停了停道，“五哥真的是叛徒吗？你现在就告诉我，我怕过了今天你没出去，孔不二就会要了你的命，我便没机会再问。”

右边的牢里蔡忠忽然睁开眼，手动了动，发出铁链碰撞的声音。

齐箏往右边看了一眼，道：“就算我说是，你也不信是不是，那你拼了命要这个答案做什么？”

“对，我不信，所以我要你说实话。”赵如月十指抓住铁栏，冲着齐箏道，“你知道吗？我现在知道你在乎什么了，你在乎一个人是不是？齐箏，我现在接近她很容易，你信不信，只要我使点手段，我就让你也尝到阴阳相隔的滋味。”

齐箏听到这句话，双眼忽然圆睁：“你敢。”

“那你说实话，五哥是不是叛徒？”这是她三年的执念，她不信自己的爱人是叛徒，但所有人都跟她说他是他背叛了红衣道人，整整煎熬了三年，三年里她不止一次向齐箏证实，但齐箏都未回答，而她也无可奈何，现在终于他无路可退，她非要让他说实话。

齐箏嘴巴张了张，还没说话，隔壁的蔡忠却忽然笑了，笑声毛骨悚然。

“你笑什么？”问话被打断，赵如月很是愤怒，冲他吼了

一声。

“我笑姑娘太执著，就算他告诉你你口中的五哥不是叛徒又如何，全天下仍然认定他是叛徒，有什么用？”

“我不管，全天下怎么看不重要，只要我知道五哥是无辜的就可以了。”

“那你信不信他是无辜的？”

“信。”

“那还用问别人吗？只要你相信就好。”蔡忠初时的声音有些尖锐，此时竟然柔和下来，看着赵如月。

赵如月有瞬间的恍惚，她似乎想到什么，忽然跌跌撞撞地跑到蔡忠牢门口，冲着蔡忠道：“你是谁？为何要对我说这些话，你不要躲在暗处，走过来让我看清楚。”

蔡忠却捂住脸：“我只是你那天口中的怪物而已。”

赵如月想起那天那张扭曲的脸，原来是他，心里失望，望着暗处的人影，喃喃自言自语道：“你方才的声音真像我五哥。”

她只是这样低低地说了一句，蔡忠的身体却跟着颤了一下，然后隔壁牢中的齐箴忽然咳嗽，这次咳得异常剧烈，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猛然被点醒，他忽然知道自己看着隔壁这个蔡忠时为何有异样的感觉，没有错，他像一个人，像赵如月口中的五哥，沈冥，这个想法让齐箴有种神形俱裂的感觉，人剧烈地咳起来。

“你是说，那五人问斩的前夜有一人逃脱了？”熊莲看着眼前喝得半醉的老头儿，他好不容易在太原城外的那群灾民中找到了他，当年曾是看守巡抚大牢的牢头。

“可不是，那牢里竟然挖了个地洞，直接通向牢外，那还是以前的囚犯挖的，结果还没等挖通就被砍了，茅草盖着谁也



没发现，结果就便宜了那个越狱的人。”老头儿自己给自己倒了酒，口齿不清地说。

“但那天问斩的分明还是五人。”

“是五个人，不过有一个是替死鬼而已，巡抚大人怕担责，便找另一个死囚顶替，又怕他乱喊，行刑前割了他的舌头，反正都是蓬头垢面的，谁又能认出谁，后来头被挂在城楼上，血肉模糊的，根本没法认，所以就蒙混过关了。”老头儿说到这里很是得意，“为此我虽然丢了职，却得了一大笔钱，是巡抚大人的封口费，不过拿了这封口费就得死，我那几个兄弟钱还没花，第二天就被杀人灭口了，幸亏我机灵，逃出了太原，要不是现在旱灾，我是绝不会再来这太原城。”

熊莲听着，微微地眯起眼睛，看着老头儿一口口地喝着酒，继续问道：“还有一件事，我听人说在招出红衣道人的前夜有个穿了斗篷的人入过天牢，结果第二天红衣道人就被抓获，那人是谁？”

“穿斗篷的人？”老头儿歪着头想了半天，忽然嘿嘿地笑，手指点着熊莲道，“我记得，我那天带的路，掌的灯，你可算问对人了。”他说着凑近熊莲在他耳边说了几个字，熊莲的表情顿时变了。

又开始下雪，孔不二将伞递给院门口的守卫，扫过那守卫的手，似乎并没有半点停留就移开了，然后匆匆进了屋。

守卫收起伞靠在一边，右手的地方少了根手指，用黑布包着。

屋里燃着火炉异常温暖，陈薇裹着轻裘，低头看着书，看到孔不二进来，放下手中的书，想坐起来，被孔不二摁住。

对着火炉暖了暖手，孔不二才走上去，拿过桌上的书看了一眼，竟是陈薇的父亲陈鸿儒当年写的论著，当时很多文人争

相阅读，陈鸿儒被判为红莲教奸细后，这书也被禁了。

陈薇笑着道：“以前我一直恨父亲做人太刚直，太不会转弯，才会招来灭门之祸，所以他的书我从不看，觉得定是那些道理，但现在细看却不是那样的，父亲很有才情，想法天马行空，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他其实并不古板。”她说着手轻轻地拂过书的封面。

孔不二若有所思，其实陈薇的想法他也有过，他随陈鸿儒学习时，曾以他为榜样，想着以后成为他那样的人，但后来陈鸿儒撞死在朝廷之上后，他忽然觉得这样的枉死其实毫无意义，如果他真的成为陈鸿儒那样的人，是否也会同他一样，所以从此之后他再不做学问，每天和一帮纨绔子弟在一起鬼混，便成了现在的样子。

但那已是很久前的事，他是极聪明的人，很多事是对是错，是否有意义，不用别人教，他自己心里自有一杆秤。

想到这里，他摁了摁自己的眉心，拿过陈薇手中的书往旁边一扔，将陈薇一把抱起坐在自己腿上，用力亲了一下她的脸，流里流气地道了一声：“真香。”

陈薇笑着伸手理他的鬓发，他就凑上去亲她的手，两人闹了一会儿，孔不二头埋在陈薇的颈间啃了几下，然后没来的，忽然道：“那个人是不是就是门口的守卫？”

陈薇整个人僵住，半天才道：“你怎么知道？”

孔不二不答，笑了笑：“我很奇怪，他怎么与齐箴有联系？齐箴被关在天牢，他代替同屋当狱卒的兄弟给齐箴送饭，那饭里有字条儿。”

“写的什么？”陈薇皱起眉。

“被齐箴吞了，并没有看到。”

陈薇眼神闪烁着，似极力思考着什么，半晌，她忽然抓住孔不二的手，道：“不二，三年前红衣社的事，我一直有个怀



疑，我……”

她还没有说完，忽然有人敲门，然后是孔有力的声音：
“是我。”

孔不二放开陈薇，站起来开门，孔有力站在门口，并不进门来，看到自家兄弟，凑近他轻轻说了一句：“老黑醒了。”

【四】

老黑醒了。

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看到孔不二进屋来似乎想笑，但因为几天的昏迷让他的肌肉僵硬得只是轻轻扯动了一下。

“你小子真算命大，”孔不二上来就是一句，没心没肺地往老黑的床边一坐，然后盯着他，“能说话吗？我有话要问你。”

老黑点点头，挣扎着想坐起来，只是没有力气，试了几下，孔不二也没有帮他的意思，却问道：“你到底去了京城没有？”

老黑点头。

“这段时间一直有人要杀你，为何？”

老黑的嘴张了张，说出几个字来。

陈薇的话还没有说完，孔不二就被叫走了，她听见孔有力说，老黑醒了。

老黑不是死了吗？

她隐隐觉得有事要发生。

门被轻轻地推开，陈薇的眼神沉了沉，回过头去，果然是自己的大哥陈锐。

“老黑竟然没死，我们都被骗了，”陈锐靠在门上幽幽地说，“不过，孔不二就算知道一切，也已经晚了。”

“什么意思？”陈薇的眉微皱着。

陈锐笑：“我们的复仇计划就要实现了。”

齐箴咳了半天，终于停了下来，眼里竟然带着死光，却仍是笑着。

转头看着左边牢中的蔡忠道：“我的猜测果真没错，红衣社那三处被无意撞破的分点，是你设计的是不是？如果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你就再用其他的巧合把另外的分点暴露出来，你知道我总有一天会按捺不住来找你，问你这些巧合是不是与你有关？”他一下子说了这么长的话，最后几个字勉强说完又开始咳嗽。

蔡忠轻轻地笑了笑：“也许那些就是巧合，是你心里有鬼而已。”

“心里有鬼？”齐箴重复着这几个字，想了想，点头，“没错，我心里有鬼，那些分点历来都只有红衣社的五位当家才知道，五位中只剩下我一个，分点的分布全在我一人心中，怎么还有第二个人知道呢？我当然很不安。”

“你为何不安？难道是怕那其余四个人的灵魂在与你作对吗？”蔡忠忽然抬头看着齐箴。

他目光灼灼，而此时的神情与记忆中的某人一般无二，齐箴捂住胸口猛地朝后退了一步，半晌，才又笑道：“我一直很奇怪，那日行刑一向正义凛然，视死如归的五弟为何要挣扎，人在发抖，一副恐惧的样子，现在看来，那个人已不是他了。”

他说话时只是看着地面，似自言自语，然后只听“啪”的一声，外面赵如月手中拎的食盒掉在地上，里面的菜泼了一





地。

“你说什么？”她抓着铁栏，人几乎要挤进齐箴的牢中，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齐箴抬头，眼中的死气更浓：“我说，沈冥没死。”

“不可能，我亲眼看他被问斩，亲眼见到他头颅挂在城楼一天天地烂去。”赵如月眼泪狂流。

齐箴惨笑：“那你可曾看清他的脸，被斩的人，被挂在城楼上的头颅确实是沈冥？你有仔细看吗？”

赵如月被他问住，心乱如麻地退了几步，她没有，她并没有，她忽然间似乎有了希望，睁大眼又往前几步，盯着齐箴道：“那他人呢？在哪里？告诉我。”

齐箴苍白的手抬起，猛然指向蔡忠：“就是他。”说完转向蔡忠，“我猜得没错吧？”

蔡忠一直低着头，听到齐箴的话似乎吓了一跳，人动了动却没有抬起头，只是摇头道：“不，你猜错了。”

他话音刚落，外面的赵如月又跑到他的牢前，手臂从铁栏之间伸进来，向着蔡忠的方向：“五哥，是你吗？你走近些，让我看清楚你。”她边哭边喊，声音发着抖，在阴暗的牢里散开。

蔡忠却只是往后躲，隐在更深的黑暗中，然后忽然间他转头对着齐箴的方向，大喊了一句：“齐箴，你这个叛徒，我总有一天要你的命。”

隔壁的齐箴却仰起头，大笑起来，笑声凄凉而绝望。

“我拿着三爷的玉牌去见皇帝，却并没有见到，冯公公说皇帝不想见，我出皇宫的时候才注意到宫里的侍卫全换了，都是我没见过的生面孔，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却在就要出宫门的时候被冯公公拦下。”老黑靠在床上虚弱地说着，“他将我拉

到一处隐蔽的地方，给了我那支火铳，让我快点回太原，让黑衫军火速回京，京城有变，我当夜就出京准备回太原，结果在路上遇到了追兵，我拼尽了力气，才逃出重围。”

就这么几句话，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老黑喘着气。

床边的孔不二脸色凝重，随即跳起来，冲着孔有力道：“大哥，快整合山西兵力速速回……”他后面的半句话还没说完，又猛地停住，脸上表情变幻莫测，好一会儿才低低地说了一句，“大哥，我觉得我们中圈套了。”

说完他迅速地往外冲，孔有力忙跟在身后。

大牢里，齐箏仰天长笑，孔不二冲进来时，他正好停下来，同时一口血喷了出来。

“齐箏，你故意占了山西要堵我回京之路是不是？”孔不二一上来就是这么一句。

齐箏慢慢地抬头，看向他，嘴角带着血丝，轻声道：

“是，也不是。”

“怎么说？”

齐箏看着他笑：“看你现在的样子，肯定是知道京城有变吧。其实事到如今，告诉你也无妨。”他向孔不二走近几步，道：“只要你带兵往京城，我山西各点马上行动，你出不了太原就会全军覆没，而在这之前我一直没有行动，只不过是想牵制住你，让你将注意力全放在赈灾上，而忽略了京城的安危，让京城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孔不二，你以为我真的拿你没办法？你以为你撑这么久真的是你的本事？我逗你呢，你知不知道？”

孔不二的眼睛都红了，他长这么大还没被人这么玩弄在股掌之上，原来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太原，而是京城，重心是皇帝而不是山西受灾百姓，他绞尽脑汁，每天在努力的事原来是给眼前这个人看了笑话。





“妈的，你有种，你赢了，不过你在我手里，我先揍你一顿再说。”他说着边催牢头快关牢门，边挽起袖子准备揍人。

齐箴只是笑，毫不在意地靠在墙上，并不看孔不二，而是看着隔壁的蔡忠，道：“我哪里做错了？我做了大哥不敢做的事，我把皇帝逼到绝境了，我有错吗？”

蔡忠不说话，却听孔不二道：“是你将皇帝逼到了绝境还是另有其人？说到底，我想，你也只是颗棋子吧？”说着对着齐箴的脸就是一拳。

“你也只是颗棋子吧。”不知是不是被打了一拳，还是因为这句话，齐箴觉得脑中嗡嗡作响，他被孔不二打在地上，头晕目眩，半天也爬不起来，有黏热的液体从他的鼻孔嘴角往外流，他用手抹了一下，都是血。

“我说过只要两天，两天后红衣社和众灾民兵临城下，你不一定会放了我，但我叫你输得心服口服。”他居然还能笑，半天翻了个身靠在墙上，就这么看着孔不二，淡色的衣衫上尽是血迹斑驳。

孔不二用手揉了揉刚才打齐箴的拳头，居然很疼，看来齐箴更疼，他本想抬起脚来再往他身上踩下去，看他还能不能笑出来，但忽然想到陈薇，皱了下眉，总算没有动脚，却忽然盘腿往地上一坐，一只手撑着头，与齐箴面对面，道：“你说得没错，就算兵临城下我也不会放了你。”然后身体前倾凑近齐箴道，“上次是其他四个红衣社的人的头颅被挂在城楼上，我现在将你整个人吊在城楼上如何？让你也尝尝这种感觉。”

齐箴毫无惧意，还在笑，道：“你是想用我让城外的红衣社退兵吗？呵呵。”他想笑，却又咯出一口血来道，“你不是说我只是颗棋子，棋子就算被吊在城楼上也是没有用的。”

“不，我不是要用你来退兵，是让你在城楼上等着，看今

天是否真的会兵临城下，如果今天没有，那你就继续等明天，再没有就后天，大后天等下去。”孔不二又站起来，有些得意地说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追杀谢怀青只为怀疑他得了山西各点的地图，没错，他是得了，却又掉了，不过，前段日子我又找回来了，并且在几天前已经让山西府的驻军控制了你的这些分点，所以，我估计，你想兵临城下很难，想控制山西灾民更难，你可能会一直在城楼上等着，等到你老死的那一天。”

他说完这句话，终于在齐箴脸上看到了惊讶的神色，所以他更得意，道：“我是中了你的圈套，但我这段时间真的在很用心地赈灾，铲除红衣社，没想到却因此解了我的围。”他转头冲旁边候着的侍卫道，“将他捆紧了，吊在城楼之上。”

两个侍卫得令，进牢来，将齐箴拖出牢外，齐箴并不挣扎，如死了一般，在经过孔不二时一把拉住孔不二的衣袖：

“你哪里得来的图？分明已经找不到了，是不是他告诉你的？”他指着隔壁牢中的蔡忠。

孔不二一笑摇了摇头，凑近他的耳朵说了几个字，齐箴双目瞪大却又马上暗淡下来，忽然又笑，却带着无尽的苍凉之意，然后任着两个侍卫将他拖了出去。

情势不过在一瞬之间变了又变，蔡忠扭曲的脸上居然也出现惊讶之色，看着孔不二道：“你真的知道红衣社所有的分点？”

孔不二点头，再看看旁边满脸泪水的赵如月，道：“要不要我放你进去？”

赵如月用力地点头。

“你不嫌他难看？”其实现在的情势，孔不二对牢中这位蔡忠到底是什么身份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但看到赵如月哭成这样，他忽然很想知道，当一个人丑成这样，真的会有人不嫌弃





他？

赵如月摇头，道：“若是别人，我必定觉得难看至极，但他若是五哥，哪怕再难看，我也不会觉得，他始终是五哥，沧海桑田，变成枯骨我也是喜欢的。”她平日里一身风尘，没有一丝正经，此时却说得极认真，竟与平时的赵如月判若两人。

牢中的蔡忠听了这番话，并没有多大反应，只是喉咙间发出“咕咕”的声音，像困兽的低泣声，让人听着只觉得难受。

牢门被打开，赵如月毫不迟疑地扑了进去，蔡忠往后躲，用手遮住脸，她却整个人将他抱住，然后用力撕开他肩上的衣衫，蔡忠的肩露出来，上面赫然有一块圆形的烙印。

“你真是五哥。”赵如月猛地大哭。

孔不二在外面看着，他本是最瞧不起这种情景，弄得哭哭啼啼的真是倒胃口，此时看着心里却若有所思。

他始终是五哥，沧海桑田，变成枯骨我也是喜欢的。

赵如月的这句话没来由地涌进他的脑海，真的会这样吗？人不该是留恋美色的吗？就算是陈薇，他也是喜欢她的貌美，若有一天她成了丑八怪，自己会不会喜欢？

他不太确定，但也没时间想这些有的没的，冲身边的人挥挥手，对孔有力道：“我们要速速回京。”

陈薇撑着头，看着窗外的雪花。

“他要你说服孔不二，让孔家归顺于他。”那是大哥的话，“与其消灭，不如归其所有。”说这话时他的脸上有不甘，因为他之前是想杀了孔有力的，结果那个人却想让孔家归顺，这多少显出他之前做的是件多傻的事。

归顺吗？自己能办到吗？归顺那个阴狠的人？她正想着，然后照顾他的老妈子进来，说三爷让她帮着整理行李，准备回京。

回京？她有些反应不过来。

而老妈子已经动手帮她整理了。

又过了一会儿，孔不二终于回来。

“怎么忽然回京？”她拉住孔不二。

孔不二回握住她的手道：“情况有变，我们得回一趟京城。”说着伸手抚上她的脸道，“你可能要吃些苦，因为我们要坐上至少两天的马车。”

陈薇站住没动，回京是不是意味着太原的事已经解决？或者已不那么紧急了？

“你打算怎么处理齐箴？”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齐箴尚在牢中，低下头，问孔不二。

说到齐箴孔不二就有气，松开陈薇道：“他让小爷我上了大当，我绝不会轻饶了他。”

“你要杀了他？”陈薇惊了惊，抬起头看向孔不二。

孔不二看着她，知道她定会顾着齐箴，而此时的样子明显是怕极了他会杀了他，他本就不爽齐箴，现在她这副模样，不由得心中有气道：“杀了他岂是便宜他了，我将他吊在城楼上，让他自生自灭。”

“不二！”这一声，陈薇人都在抖，“我将那地图给你时你答应过我的，不会伤害他。”

孔不二却毫不相让：“放过他也要看是什么事，他现在是要造反，京城里，皇帝可能已经出事了，放过他，我怎么放过他？你竟然到此时还顾着他，只想着他？”

陈薇向后退了退，她听不进什么造不造反的事，她只知道以齐箴现在的身体被吊在这样的冷风中还有命吗？她不想与孔不二再因为这件事情争吵，知道越是争辩孔不二越生气，便也顾不得那么多，转身往外去。

冲出去时，与老妈子撞在一处，她爬起来继续往外跑，老





妈子半天才爬起来，看着屋里的孔不二，有点搞不清楚状况，道：“夫人这是要去哪里？”

孔不二一把将桌上理好的行李扫到地上，道：“让她去。”

驻军府里的人都知道陈薇的身份，没人敢拦她，她奔到门口，才反应过来，驻军府离城楼有一段距离，她这样奔过去，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到的，况且她的身体，可能到半路便没有力气了，她闭上眼，想着齐箴现在的样子，用力咬住唇。

那张地图其实一直在她手中，谢怀青昏迷在红衣神社山下的草丛中，被她和孔不二发现时，其实那图就在草丛的不远处，孔不二并没有发现，而她却偷偷地将它藏了起来。她知道只要一拿出来，齐箴的红衣社必定受挫，而她又不忍心看孔不二对山西灾情及红衣社的作乱束手无策，她踌躇了很久才拿出来，并要孔不二保证不会为难齐箴，不想，今日却还是这样的结果。

其实她清楚得很，那是必然的结果，但若真的是她害了齐箴，就算不是，又怎么忍心看他如此下场？一年的夫妻啊，恩爱如斯，她想着，眼泪又要下来，然后身后有人拍了她一下。

却是孔不二，手里牵着马，一脸不快，但还是道：“走吧，我送你去。”

【五】

那沾着血的素白衣袍在风中猎猎作响，像白色的幡，似乎随时会被那太过猛烈的风吹落下来。

齐箴全身冰冷，眯着眼看着远方，如孔不二所言，城外几里内没有一个人，更谈不上兵临城下。

他输了，输得那般绝望。

卿卿出卖了他，第二次。

手臂被吊着他的绳子勒到麻木，身体也僵着，皮肤被风吹得如刀割般疼，他却没有任何感觉。

他不知道人在这时是不是都会想起以前的事，就像临死前的回光返照一样，那些自以为不在意，或者从不敢去碰触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进自己的脑海。

他想起自己是私塾先生的独子，自出生起就在私塾里，还不会说话，却已坐在私塾里听着琅琅的读书声，嗅着书香，他第一句会说的话不是“父亲”，而是三字经的开头几句，所有人都说他是神童，他也不负众望，一路辉煌，直到攀到顶端，以榜首的成绩，被亲点为状元。

一切在他看来其实毫无悬念，因为在别人眼中却辛苦不堪，需要十年寒窗才能做出的学问，对他来说都太过简单。

父亲是个屡试不中的秀才，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高官厚禄，光宗耀祖，便是他要做的事情，然而他后来才明白，那些学问的确太过简单，真正难的，是为官之道。

为官之道太过精深，为官之道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它绝不像以前在书中所学，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对便是错，那是正邪混淆的学问，他起初真的不懂，懂了之后又无法接受。

要做清官，要顶天立地，要为百姓谋福祉，那是常记心间的准则，然而只是这样竟是这么难。

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红衣道人，混沌的双眼终于看到了一丝亮意，他被朝廷派去镇压红衣社，最终却成了红衣社的四当家，清官之路太多艰难险阻，他那时想，就算沦为叛乱者又如何？至少红衣社是真正为百姓着想的，是顶天立地的，只要百姓好，他什么都可以做。

当时，他真的有些鬼使神差的。





白日里，坐在太原府衙之内办着案子，与各类官吏周旋，谈笑间，似乎与这些人并无不同之处，然而出了府堂，他却亲手下令将一千在他看来是贪官污吏的人扫尽，逞心头之快。

太原在他手中竟然变得空前繁荣。

然而待到这样的大好局面摆在他面前时，他心里同时又生出一股失落来，他毕竟是高中及第，是被皇帝亲点的状元，是堂堂的太原知府，朝廷命官，有谁知，此时得来的繁华不过是与匪类合污，并不光彩。

这样的失落日趋强烈，一直延续到他被陈薇出卖，被押入大牢，如同梦醒一般，他并不觉得突然，只是觉得那是迟早的事。

一轮轮的刑罚用过，威逼利诱，这统统是他用过的手段，此时反噬到他身上，他觉得心力交瘁，却并没有开口说出红衣道人的下落，因为他从心里尊敬这个人，即使他是自己暗自所不齿的匪类，更何况，他此时的身份在别人眼中就是叛党，谁还在乎他曾是朝廷命官？

牢中几日其实生不如死，就如同现在被吊在城楼之上，他不断地回忆从前，并不感慨，却有些麻木，无论他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回想多少遍，得到的结果却都是一样的，似乎注定，他就该得到现在的下场。

直到那个人出现，穿着黑色的斗篷，站在牢外，一双眼睛就这么冷冷地看着他，他记得当时他这样盯着自己时，自己的身体没来由地发着抖。

那人给他指了一条路，供出红衣道人的所在，劝说他接受朝廷招安。

招安？他听到这两个字，忽然眼前一亮。

只要接受招安，匪就不再是匪，他们也不再是叛党，如果他现在的行为是离为官之路越来越远，那么接受招安是不是等

于是又回到了正途，一切都可以光明正大？一瞬间他觉得全身都振奋起来。

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供出了红衣道人的所在。

不想，那只是圈套，没有招安，没有正途，只有地狱。

五人被押往刑场，他心中有万分的苦痛与愧疚，是他害了红衣道人，是他的天真让自己成了不折不扣的叛徒，然而覆水难收，他后悔莫及。

想到这里，齐箏闭上眼，那记刀锋劈过颈项的“咔嚓”声自此从未在他脑中消失过，如梦魇般煎熬了他三年，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原因，他此时被吊在城楼上，一点也不觉得痛苦，只是无尽的绝望。

刑场上，只有他得救，刽子手的刀被前来救他们的红衣社人打偏，他侥幸未死，而他曾有一段时间真的相信那是侥幸，直到他被不明原委的红衣社余众推举为主事，一统红衣社，然而一封信打破了他所有的侥幸。

原来是故意放过他的，那个人让五弟承担了叛徒的罪名，让他逍遥法外，不过是因为自己出卖红衣道人的把柄在他手中，他要通过他来控制势力庞大的红衣社。

如果，之前他觉得自己只是没有走正途，那么，自他收到那封信起，他就已经完全掉进了地狱，且是无可奈何的。

当他取代红衣道人的位置，他更怕让所有人知道，他齐箏不过是个叛徒。

叛徒，他嚼着这几个字，牙齿咬住自己的唇直到流出血来，然后忽然大笑，笑声却被呼呼的风声吞没，消失无踪。

陈薇与孔不二同骑着一匹马，方才想见齐箏的想法还如此强烈，然而当她越接近城楼，心里却越冰冷。

陈薇这又是何苦呢？她不由得叹气，第一次你已经将齐箏



送往不归路，再一次，像又何必装模作样百般不忍。她抬头看了眼头顶苍茫的天，心如同三年前那般绝望。

马到了城楼下，孔不二下了马，又将她抱下来，他冲守城的将士示意了一下，让他们将齐箏放下来，然后对着表情木然的陈薇道：“你自己上城楼去吧，我在下面等你。”

他并不打算因为陈薇的哭泣放过齐箏，叛逆之罪本该处决，他做的唯一让步就是在自己离开京城前让陈薇再见他一面。

看陈薇呆立了一会儿才慢慢地往城楼上去，他伸手拍拍身旁的坐骑，道：“我这样已经很大度了是不是？天下哪里再能找到像我这样的好男人？”

马儿嘶鸣了一声，像是听懂了他的话。

太原的城楼很高，陈薇提着衣裙爬得气喘吁吁，却始终没有停下来休息，然后渐渐地看到城楼，看到一个雪白的身影坐在地上，靠着墙，她停了停，马上又用力跨出几步，跑到那个身影面前。

“齐箏，齐箏。”她连叫了两遍他的名字。

齐箏本是闭着眼的，听到有人叫他，侧过头去，看到是陈薇，他扯起嘴角，轻轻地笑了一下。

如果他不笑陈薇还能忍住，但此时，这样的笑容，却让陈薇心里一酸，眼泪顿时泛滥，她跪坐在地上，将齐箏从冰冷的墙壁上拉起来靠在自己身上，然后用力抱住，口中道：“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

齐箏仍是在笑，望着阴暗的天道：“和你没关系，这是我应有的下场，”他轻轻地咳了几声，继续道，“大哥，二哥和三哥的头颅当时也挂在这座城楼之上，如果那是命中注定，我不过是晚了三年而已。”

陈薇拼命地摇头，道：“我让不二放了你，放你离开，我

马上去。”她说着想站起来，却被齐箏拉住。

“算了，卿卿，让我留着这最后一点尊严吧。”

陈薇身形一滞，又跪坐下来。

“卿卿，你能替我做一件事吗？”坐了一会儿，齐箏道。

陈薇点点头，又马上摇头，因为这听来像是临终托付，齐箏看着他的样子，笑了笑，艰难地抬手抚了下她的头，手腕上血肉模糊。

“我写一份东西，”他说，“你替我交给我五弟，也就是牢中的蔡忠，我还他清白。”说着伸手撕开衣袍上没有染到多少血迹的下摆，让陈薇托住，咬破了手指开始在上面写字，血在白袍上散开，星星点点，写了一段，手指的血液凝结，他又用力咬开另一根手指，陈薇的头在发抖，却没有阻拦，看着上面的字，眼泪不住地往下掉，果然如她所料的那样，一切的一切都与那个人有关，她下意识的揪紧衣袍的一角，觉得身心俱寒。

齐箏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写完，然后折起，交给陈薇。

陈薇好半天才接过，然后看着齐箏，齐箏也看着她，只一眼似乎沧海桑田。

“卿卿，一年夫妻，你有当真过吗？”他忽然问她。

陈薇点头，道：“如果不当真，我又哪来现在这般难受？”

“是吗？”齐箏轻轻地笑，“真是当真的吗？不是圈套？那我死也瞑目了。”他活着就像是个圈套，如果那是真实的，他真的太高了，太高了。

“这里冷，你下去吧。”他只笑了一会儿，便轻轻地推开陈薇，却哪有力气，陈薇将他死死地抱着。

“你真的宁愿被吊在这城楼之上活活冻死吗？”陈薇问他。



他点头：“没错，虽然我知道这并不可赎罪，到了那边，大哥也不会原谅我，但此时我若想着求饶，那么，连我也会瞧不起自己，”他看着陈薇，“那场过错是我三年里的噩梦，事到如今，我不如选择解脱，只要一死，从此便再无噩梦缠身。”

陈薇听着他的话，脸上的泪水已干，脸在齐箬的头顶蹭了一下，似乎想着什么，然后她自腰间拿出一样东西来，很快塞进嘴里。

“我陪着你好吗？”她忽然说。

齐箬一怔，看着她，但随即明白过来，人挣扎了一下，本来微张的眼瞪大，道：“不许！”

陈薇在笑：“我欠你太多，齐箬，现在该是还给你的时候了。”她将口中的东西咬开，“当时我用在你身上的药，只要过量便会中毒而亡，我们的缘分既然因此药而起，就以此药结束。”说着她低头吻上齐箬的唇，不去想身上的各种羁绊，不去想陈家人的命运，更不去想孔不二还在城楼之下等着她，她只是觉得忽然变得轻松，也许陪着齐箬一起，就如他说的那样，从此便再无噩梦缠身了。

齐箬挣扎着想推开她，但于事无补，然后那股他熟悉的异香冲进口中，便没了知觉。

楼下，孔不二一直望着城楼之上，自言自语道：“怎么谈这么长时间？”

第十一章

神秘绑架

【一】

马车并未走大路，而是沿着小路往京城方向走。

车上只有三个人，一个赶着车，另外两个在车里，有一个人半躲着，身上裹着厚厚的被子。

孔有力赶了一会儿车，谢怀青来换他，他便将缰绳交到谢怀青手中，拍拍手进了马车内。

“好些了没？”他对半躺着的自家兄弟道，同时伸手替他掖了掖被子。

说来也是百年不遇，自家这个兄弟虽然不会武功，却同样继承了孔家人的好筋骨，从小到大除了看他与人打架打破头，或是被老爹打得屁股开花，几乎没生过什么病，可这回却忽然得了风寒，弟妹下葬的那天简直烧得稀里糊涂，却还要爬起来说绝对不让弟妹与那姓齐的葬在一起，然后就开始说胡话，都是些粗口，大体都是大骂齐箴与弟妹的，他自己并不是个聪明人，不知道自家兄弟这是在生气还是在伤心，但大体是在生气，因为伤心不是他这副表情的，这点他明白得很。

孔不二眯着眼，脑子还是不甚清楚，他也不太明白自己怎么



会发烧，眼睛赤红，嘴角起泡，他从没试过这么难受，比上次挨了齐箬一刀还难受。

谢怀青说那是他悲愤交加熬出来的，他说谢怀青简直就是放屁，悲愤？他哪来的悲？这种吃里爬外的女人早早死了才好。

车外传来马蹄声，孔有力迅速打开车帘往外看，只一单骑，黑马素衣，远远地奔来，靠近马车时却放慢了速度。

“熊当家这是要去哪里？”孔不二先开口，看着车外马上的的人，只是声音沙哑，并不响亮。

熊莲回头看了他一眼，笑道：“去京城。”

“就一个人？”孔不二问道。

“我向来独来独往。”熊莲道，看着孔不二道，“孔大人莫非是生病了？”

孔不二很配合地咳了两声：“太难受。”算是回答，又转眼看着这不算宽的路，道，“这似乎并不是去京城的官道，我们是偷偷摸摸，熊当家难道也要这般小心谨慎？”

熊莲只是笑，不答，他骑的马是匹千里良驹，此时随着孔不二所坐马车的速度慢慢地走，马不时地嘶鸣几声以示心中的不满，熊莲只是拍着它的脖子，仍旧跟着孔不二的车。

其实熊莲就算不答，孔不二心里也清楚，熊莲是算准了他们走这条路，所以才跟着来的，至于跟来是为何，他一时还不清楚，但同时还有一点却很清楚，熊莲能知道他们走这条路，那么其他那些不希望他们去京城的人自然也会知道。

既然熊莲不答，他干脆让老哥放下车帘，外面的风吹进来实在冷得慌。

然而马车猛地一震，只听外面的谢怀青叫道：“你要做什么？”然后车帘一掀，熊莲已经进了车。

孔不二皱起眉，奶奶的，想上来直接喊停车不就行了，偏要耍帅，将他的头震得更疼了，他抚着额，心想如果他有大哥这般

武功管你是谁，必定将你一掌轰出去。

“到了京城，你必定不回孔府吧。”熊莲在车里坐下，开口就是这句。

“为何不回？”孔不二挑眉反问。

熊莲拍了拍衣袍上的尘土，看着孔不二身旁那碗只喝了一半的药，拿起闻了一下，道：“如果准备正大光明地回，你又何必偷偷摸摸地走小道，再说，若是回府，必定要面圣禀报山西的情况，此时宫中纷乱，只要一进宫你必定被扣，还不如不面圣，但这又于礼不合，所以此次回京，你必定要偷偷地回。”

孔不二眨了眨眼睛，似乎听得很有兴趣，道：“你继续说下去。”

“不回孔府，必定要找地方落脚，孔大人可想好在哪里落脚？”

孔不二顺着他的意思，“嗯”了一声：“确实，还未想好。”

对他的合作态度，熊莲笑了笑，放下手中的药碗，道：“不如我帮你们安排住处如何？”

孔不二似乎很为难，道：“这样岂不要连累熊当家？”

熊莲当然不信他这样的人会担心连累别人，知他是故意的，便又道：“京城最大的客栈，最好的房间，天字一号房给你们留着，至于连累，哼哼，难道谁还要管着我做生意？”

“这倒也是。”孔不二想了想，道，“那么说说看，熊当家又想要什么？”

这是关键，孔不二不信熊莲会这么好心给他们白住。

“合作。”熊莲说出两个字来。

“合作？”

熊莲眯了眼被风吹起的车帘，道：“我要替红衣社昭雪。”

“昭雪？”又听到这三个字，孔不二只觉得头更疼。





“红衣社确实与红莲教有关，但我师父的初衷只是想度天下苍生，并没有意图谋反，所以我师父以谋反之罪被定罪杀死，这是冤枉一；红衣社是我师父的心血，却被人利用才有今天的山西与朝廷对峙的局面，也非红衣社真的想谋反，这是冤枉二。”他看着孔不二在认真听着，心想，也许生病对他也是有好处的，至少此时的孔不二比往日平心静气，便继续道，“我只不过想替红衣社讨个公道。”

“这个，”孔不二伸手轻轻地摁嘴上的泡，道，“以熊当家一人的势力还办不到吗？”

熊莲笑道：“孔大人太高估我了。”他自怀间拿出一枚碧绿色的小瓶，递给孔不二，道，“将里面的药抹在嘴上，这些疱疹第二天自会消失。”

孔不二接过，打开嗅了嗅，是一股清凉的气息，只觉得舒服，便抠了一些在指尖上，然后涂在嘴角，嘴角顿时清凉无比：“好东西。”他赞了一句，拧紧瓶盖，并没有要还给熊莲的意思，而是直接塞进自己的怀中。

熊莲只是笑，也不问他要回，而是继续方才的话题道：“我只是一介商贾，再有能耐，向朝廷讨回公道之事岂是我一人之力可以办的，还是要为官的孔大人帮忙，何况……”

“何况，我代表的是孔家。”孔不二替他说。

熊莲笑得极讨喜：“没错。”

孔不二全听明白了，说是熊莲主动要求合作，似乎有求于孔家，但实际上单凭孔家想要抑制住京城局势是不可能的，而熊莲及他身后的财力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现在不过是开出了条件，可以帮忙，但必须替红衣社平反昭雪

“你的算盘倒打得真好，有本事自己去找皇帝谈条件去，拉我们孔家做什么？”孔不二道。

熊莲哈哈一笑，道：“不就是没那个本事，才找你们孔

家。”

孔不二哼了哼，分明是来谈条件的，弄得好像来求人一样，无商不奸，果然是这样，但不可否认，熊莲若肯帮忙的确有很大的益处，他似乎仔细考虑了一下才半真半假地说道：“这事要看，能帮就帮。”他打了个官腔，这事当然不能答实。

熊莲笑了笑，道：“那就麻烦孔大人了。”

说完就起身往车外去，要跳上车旁那匹始终跟着车的坐骑时，他忽然想起什么，对着孔不二道：“对了，你喝的药里再加一味半夏，这样会好得快些。”说完，策马而去。

“他这是想做什么？”一直不说话的孔有力忽然问道。

孔不二捧住头，道：“他不是说得清楚了吗？老哥，下次加半夏，可记得，妈的，头疼死了。”

熊莲是真的想为红衣社昭雪，还是说得好听，事实上不过是想在这场京城的异动中分一杯羹？官与商向来都是一家，商想站稳脚跟，就必须找个牢靠的后台，若熊莲肯出手帮他，那么之后熊家所获得的好处也不会少。

只是熊莲又如何知道京城有异动？难道他在京城的消息网已经这么灵通了？他是不是有可能比自己知道得更多？

到天黑，他们在一处简陋的客栈投宿，孔不二一直在想着这些问题，导致他的头疼越来越严重，他便直接将熊莲给他的一小瓶涂嘴巴的清涼药膏往太阳穴上涂了一些，这才觉得好了很多。

下了车，外面寒风阵阵，他缩了缩身子，往门口一看，不由得哼了一声。

熊莲骑的那匹马就拴在门口，正不紧不慢地吃着草料。

进了屋，果然见熊莲一个人坐在屋中的一张桌子旁喝着热茶，店小二正巧在此时端了一碗热乎乎的东西放在他的桌上，口中殷勤地道：“客官，药熬好了。”





熊莲“嗯”了一声，拿起那碗东西冲着孔不二道：“加过半夏的。”

竟是药，果然是有钱人的马快，他已到这里这么久了，而且还将时间掐得这么准。

孔不二走上去，也不客气，接过就喝，喝完抹了抹嘴，在熊莲对面坐下道：“我道熊当家怎么走得这么疾，原来是急着替我熬药啊！客气了。”说完只觉得口中太苦，拿过熊莲喝的杯子倒满一杯，拿了漱了漱口，一口吐掉，才觉得嘴里舒服了一些。

熊莲也不生气，招了小二又拿了几个杯子过来，让孔有力和谢怀青也过来同坐，这才开口道：“若我要强行赶路，这前面就没有什么村落了，我势必要露宿野地，所以不如在这里住下，想着孔大人过来一定也要在此投宿，闲来无事就替孔大人吩咐这里的伙计熬了药。”

他正说着，只听旁边的孔有力忽然“咦”了一声，猛地将手中刚喝了一口的杯子放下，正想说什么，却被熊莲摁住手，他一怔，耳边却传来声音：“莫要声张，孔大人方才已经喝过解药了。”

正是“隔空传音”，那是内力深厚者才会用的绝技，不是熊莲还有谁能使？孔有力看向熊莲，却听他对着不远处的小二道：“这个杯子是脏的，快来换了。”

小二忙赔笑着说“是”，匆匆将杯子换了。

那茶中有“蒙汗药”的味道，本是无色无味的，常人根本分辨不出。但因为孔有力自小被孔全带去江湖上走动，对这种下三烂的东西早就见识过，再加上本身练武的关系，味觉异于常人，所以只一口便觉察出不对。

他方才将杯子用力放下，多少已引人注意，熊莲说杯子脏显然是为了掩盖，但对面的孔不二反应有多快？他虽然病得糊涂，但自家大哥的异样还是看得出来的，他看了手中的茶，又抬头

看了看熊莲，熊莲冲他笑了笑，抬手将杯里的茶倒进嘴里，他眉一扬，只当未觉地继续喝着。

喝完茶，未及上饭菜，四人都已趴在桌上不动弹了，又等了一会儿，见四人还是纹丝不动，一直站在不远处的店小二诡异地一笑，搓着手走到四人跟前，一个个地翻看了一遍，确定已经昏死过去了，冲在柜台后张望的掌柜道：“过来，可以动手了。”边说边从怀中掏出几根牛筋来，“陈老大，你把这四个人说得有多厉害，看到没，被我一壶茶就迷倒了。”

被唤做“陈老大”的掌柜脸上有些疑惑，手自袖中伸出来仔细看四人是否真的晕过去了，一只手的小指断了一截。他用力推了几下，见四人没动静，他便冲那小二挥了挥手，道：“将他们绑起来，装进后院的大车里，以防夜长梦多，连夜送过去。”

小二有些不大情愿，却也没办法，唉声叹气地照着做。

陈老大在旁边看着，表情仍是疑惑着，是不是太容易了？

他们早知四人中有武功高强者，所以反而不用点穴来限制他们的声音和行动，因为以孔有力这样的武功早晚会的冲开穴道，所以四个人被塞住了嘴，捆住手的牛筋，不同于一般的绳子，越用力反而勒得越紧，即使武功高强者也不能轻易挣开。

此时，黑黢黢的大车里只有谢怀青睡得像死猪一样，其余的人都清醒得很，另外还有一个头还疼得很。

熊莲挣扎着坐起，靠着车身，听着外面的动静，他们应该又上路了，只是在去哪里的路上，他不得而知，忽然感觉有道凶狠的光射向自己，他一笑，看过去，果真是孔不二。

孔不二心里有些后悔，怎么就听了那厮的主意，任那两人将他们绑进车里，万一是送去活埋那不是死定了，虽然他知道活埋是不太可能，想杀他们早在店里时就可以行动了，但他的头实在疼得厉害，而这都怪那个笑得阴险的家伙。

他这样瞪着熊莲，而车始终未停，孔不二心中忽然有个猜





测，他们这是要被送往京城，至于京城何处，那是再明显不过了，只是为何是绑而不是杀？

【二】

车行了好几个时辰，估摸着已经是半夜了，孔不二正要昏昏欲睡时，车却忽然停了下来，他猛地睁开眼，看到熊莲也睁着眼，听着车外的动静。

看来这不像是要到京城，京城不是这几个时辰能到的。

蒙汗药的药性早就过了，所以也用不着再装昏迷，谢怀青一副搞不清状况的样子，显然是想问这是在哪里，但因为嘴巴被塞住了，所以发不出什么声音。

四周漆黑一片，月亮藏在云里，只是大体看得到几步以外的景物，练武之人要比常人眼力好些，熊莲看了一圈，四周都是荒地，其他什么也没有。

孔不二听着不知哪处的怪鸟叫了几声，心想，该不会真的要活埋他们？正想着，那店小二忽然掏出几块布扔给那陈老大几块，两个人将他们四人的眼睛都蒙了起来。

然后孔不二只觉身后被谁推了一把，他打了个趔趄，一深一浅地被迫往前走。

走了不到半炷香的工夫，只听有“嘎吱”的一声，似开门的声音，然后听到是店小二的声音道：“人带来了，快去通报主人。”

又过了一会儿，只听有人说：“带进去吧。”孔不二就又被推着往前走。

应该是到了室内，因为没有方才那么冷，左右首方似乎还点着火，有暖意透过来，孔不二正在心里盘算着，蒙在脸上的及口

中的布猛然被扯开，眼前顿时一亮。

是一间巨大的屋子，看不到窗，前面左右两方点了两盆火，将屋里照得极亮，而正中间的虎皮椅上坐着个人，戴着雪白的面具，看不见长相，只有一双眼如两个黑洞，看着孔不二他们。

“一路怠慢了，三位请坐吧。”

他说的是三位，并不是四位，孔不二这才发现，谢怀青居然不在他们中间，不由得眯了眯眼睛，却不问谢怀青的下落，而是看了看自己被绑着的手道：“让我们坐，不如替我们松绑，这样有诚意得多。”

那人却道：“松开你是无所谓，但另外两位武功实在太高，我还是绑着他俩比较放心，所以为了显示公平，不如也不要替你松绑。”

“果然公平，不过你是何人，抓我们来是为何？”还带个什么劳什子面具，装神弄鬼。

“抓你们来……”那人停了停，“我知道你们去京城是为了办什么事，所以我在你们到京城前先将你们拦下来，与你们谈一笔交易。”

“什么交易？”

“归顺于我，与我共谋大业。”

“条件呢？”孔不二很有兴趣的样子。

“肯定不会比孔家现在的地位低，更何况……”面具人似乎笑了笑，“更何况无论是之前的老皇帝还是现在的小皇帝其实对你们孔家非常忌惮，老皇帝在位时是不敢轻举妄动，小皇帝是有心无力，但早晚，你们孔家会被削去实力，因为现在的小皇帝显然要比老的胜过几倍，所以，不如趁他羽翼未丰时先下手为强。”

他说的其实并不是危言耸听，孔不二怎会不知这些，却竟是笑了，道：“伴君如伴虎，自古都是如此，这点不用你提醒，你



说如果我们孔家归顺于你，会得到比现在更高的位置，哼哼，皇帝位置不管换了谁坐，我们孔家都会提心吊胆，当然你也不会例外，所以如果我是你，到时可能比小皇帝还紧张，面具兄你就不要自相矛盾了，更何况……”

他嘿嘿地笑，道：“更何况你还戴个破面具装神弄鬼的，就凭这点诚意，如果我们孔家就倒戈了，是不是太轻贱自己了？”

他说得吊儿郎当，却在情在理，那面具人显然没想到他这个样子了还会说出这番有道理的话，哼了哼，不再理会孔不二，而是转向熊莲，问道：“那么熊公子的想法呢？熊家如果肯做我的后盾，那么事成之后的好处，不用我多说吧？”

熊莲方才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一直微笑着在旁边听，现在听到面具人问他，又笑了笑，看也不看面具人一眼道：“第一，我不和鬼说话；第二，我不和小喽啰说话。”

他说的“鬼”和“小喽啰”显然都是指那个面具人，此言一出，孔不二在旁边笑出声，有些肆无忌惮，道：“还是熊当家厉害。”

熊莲笑着说：“不敢当。”

直把座上的面具人气得发抖，怒道：“一切皆由我说了算，我怎么会是小喽啰？”

熊莲只是笑，再不说话。

那人见说不动这三个人，手握紧椅把，似努力压抑自己的怒气，半天对旁边的手下吩咐道：“将他们关进地牢。”

地牢远没有驻军府的干净，孔不二倒不嫌什么，因为病还未好，刚才又吹了冷风，此时头疼，看到牢中的草堆便直接躺上去，然后听熊莲在那里叹气，道：“本来以为会遇见什么了不得的人物，所以故意被绑，看来是白来这一次了。”

孔有力一直都没说话，他一向听自己兄弟的，此时觉得绑在身后的牛筋实在难受，分明是反绑着的，只见他的肩一抬，那手

臂竟生生地从背后绕过头顶到了前面来，这本是常人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他竟然轻而易举。

孔不二已经见怪不怪了，熊莲则是很有兴致地看着。

其实反绑的手还是可以从腿上绕到前面来的，只是有些辛苦，这两位显然不想辛苦，只等着孔有力脱身，好替他们解开。

接下来孔有力也没什么技巧，直接想将绳结凑到嘴边咬，却听熊莲道：“孔将军，这牛筋怕是涂了毒的。”说着手一挣，绑着他的牛筋忽然断了，手指间不知何时多了一枚极小的透明利器，他对着绑孔有力的牛筋一割，坚韧的牛筋即刻就断了，“本来是贴在指甲上，平时剥松子核桃之类的很有用。”说着，他也替孔不二松绑。

“好东西，”孔不二道，“我也经常剥松子核桃之类的，不如送与我。”

熊莲一笑，那东西往袖中一收，便不见了：“我们不如想想是继续待在这里，还是出去继续赶我们的路？”

孔不二道：“当然待在这里，最大的那个还没出来呢！如果现在走了，岂不是真像你说的白来了。”

“有道理。”熊莲点点头，手轻轻地抚着手腕上的红痕，看着这地牢四周。

“主人要不要亲自会会他们？”男人跪在地上，眼睛直视着地面，对坐在上首虎皮椅里的年轻男子道。

年轻男子手里拿着那个白色的面具，是方才跪着的男人戴的，他并没有回答，斜倚在椅子上，漂亮的眼睛半睁半闭，很悠闲的样子，半晌他才看向跪着的男人，道：“你觉得呢？你觉得他们会归顺于我吗？”

男人的头垂得更低：“是属下无能。”

年轻男子哼了哼：“原以为孔家小子是个不成器的人，即使





有些小聪明也不是什么大材，但近日从山西的局势来看，此人不容小觑。”

“主人是想……”

“他说得不错，高处不胜寒，权力至高无上时谁都会多疑，即使现在的皇帝不信任他，换了别人当皇帝也未必就信他们孔家了，所以，”他停了停，“所以不如用其他方法。”

“主人想要属下怎么做？”

“你这么没用，还能要你做什么？”年轻男子轻描淡写地说，却让跪着的人吓得整个人都发起抖来，“不如我自己去。”他看着那人发抖，轻轻一笑，将白色的面具扣在脸上，站起身，举手投足之间自有一番贵气。

天快亮时，孔不二早就睡得云里雾里，孔有力和熊莲则各自坐在一角盘腿打坐，并未睡沉，所以牢里的声音听得很清楚。

修长的身影立在牢前，脸上是那个白色的面具，他黝黑的眼睛淡淡地看着牢里的三人，并未出声，忽然孔不二踢了踢腿，以为是要醒了，结果翻了个身，嘴里骂了几句又睡了。

而孔有力和熊莲则是睁着眼看着面具人，从身形上看，很明显，此人并非昨晚的面具人。

面具人向旁边的随从挥了挥手，随即便打开牢门，他缓步走了进去，立在门口。

“我还想三位被绑着过了一夜应该不怎么自在，看来我是多虑了。”他看了眼三人的手，却并不害怕孔有力或是熊莲上来擒住他。

他慢慢地转到熊莲面前，蹲下身，与熊莲同高。

“有人说京城和西淮王萧延是个数一数二的美男子，现在看来熊当家也不差。”说着面具后的眼睛眨了眨，竟是要伸手去摸熊莲的脸。

熊莲也不避开，任那冰冷的手在他脸上拂过，脸上竟然还在笑：“多谢夸奖，熊某甚是高兴。”

面具人哼了哼，似乎觉得熊莲这样的反应让他很无趣，他又看了熊莲一会儿，转向另一边的孔有力。

“孔将军其实长得也不错，一脸的英雄气概。”他同样的蹲下身，同样要伸手去摸孔有力的脸。

孔有力双眼眯起，一股杀气直透出来，面具男似乎被吓了一跳，往后躲了躲，本来要摸向孔有力脸的手中忽然多了一件东西，在孔有力眼前晃了晃。

是一块玉。

孔有力的脸色即刻就变了，沉着声音问道：“你哪来的这件东西？”

面具人却站起身，答非所问：“都说黑衫军孔将军不近女色，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又有人说，不是这样，他只是个覬觎自己妹妹的下流坯子，我本来是不信的。”

他停住，看到孔有力眼中杀气更浓，似乎随时会扑上去杀了他。

然而他却仍是一派轻松，手中晃着那块玉，眼睛扫向孔有力的腰间，然后像发现了什么似的，一把抓住孔有力挂在腰间的那块配玉，叫道：“哎呀呀，竟是一样的，原来那些人说的是真的。”他话音刚落，孔有力已经抬掌向他劈了过去。

他本是低着头看手中的玉，却似乎头顶也长了眼睛，孔有力一掌劈来，他随着那掌风向后退去，脚不着地，竟是倒飞着向后退的，然后轻轻巧巧地落在牢门前。

他抚着胸口似乎受了惊吓的样子，道：“你那情妹子在我手中，你打死了我，她可也就没命了。”

孔有力果然放下手，眼睛却已经红了。

“唉，女孩子家家的，不跑回家去生孩子，偏要在这里吓





人，可惜啰。”气氛正是紧张之时，有人忽然这么轻飘飘地说了
一句。

那面具人一怔，随着那声音看过去，正是孔不二，满头的草
屑，已经坐了起来。

“我家的家事关你屁事，女孩子管这种是非可不好。”他边
捡着头上的草屑，边道。

那面具人看了他一会儿，似乎是专心看着他把头上的草屑捡
下来，半晌忽然笑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女的？”

孔不二还在捡草，头也不抬：“女人我摸得多，亲得也多，
时间一长，就算嗅味道也是嗅得出来，如果你不服气，过来让我
摸摸就更能确定了，”他全是调戏的口吻，活脱脱就是个痞子，
“而且我还闻到一股奶味，所以我猜，要么你在奶孩子，要么就
是你还没断奶。”他已经捡完草屑，站起来，伸了伸懒腰，说来
也怪，睡在这脏污的地牢里，他的烧居然退了。

面具人看着他的动作，似乎等着他往下说，但等了半天也没
再见他开口，便道：“我算是明白陈薇为何死也不要与你过了，
原来你不仅长得不好看，还有一张臭嘴，她定是受不了了。”

“臭嘴？”孔不二远远地冲她哈气，又冲旁边自家大哥哈了
一口，“臭吗？”

孔有力沉着脸，注意力全不在他身上。

孔不二咂咂嘴，又摸着肚子，冲那面具人道：“再破的牢房
也有饭吃吧，我饿得很，不如吃饱了再谈。”

面具人哼了哼，手中拿着的玉佩一甩，扔到孔有力跟前，
他似乎对这场探监失了兴趣，抬头又看看孔不二，道：“想想看
我的条件吧，要孔灵活着，不如照我的意思做，还有熊大当家，
为我效命，不止山西及京城，整个大萧的国土都可以开遍你的商
号，何乐而不为呢？”

说着，转身出去了。

“等等。”刚走出几步，孔有力忽然开口。

面具人回过头。

“灵儿现在可关在这里？”

“如何？”

“我想见她。”

【三】

“我想见她。”孔有力道。

“她不在此处。”面具人说了一声，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孔不二是真的饿了，之前生病吃不下东西，现在却有些饿得发慌，他摸着肚子，看着自家大哥在那里发呆，叹了口气，转身对还盘腿坐在那里的熊莲道：“你是怎么想的？”

“什么怎么想？”熊莲连眼睛都没抬一下。

“这个没断奶的小姑娘。”

熊莲并没有马上回答，转头看向孔有力：“孔将军，你方才与她交手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她的招式不是中原的武功是不是？”

孔有力看着手中的玉佩似乎没听到他的话，半晌才点了点头：“没错，不是中原的武功。”说完，将玉佩塞进怀中。

熊莲挑了挑眉，没有再做声。

孔有力忽然走到门口，一只手对着门上的铁链用力一扯，铁链竟被他生生扯断，然后回头道：“老三，我要回京城去。”说着直接就出了牢。

这实在是有些突然，孔不二却并不拦，他知道孔有力在担心二姐，二姐一直在京城的白云庵，那个玉佩并不一定说明二姐就在他们手中，但必定是有了危险，老哥是非要看到二姐好好地





才会安心，而别看兄弟俩都是孔不二在拿主意，此时这种情况，孔不二知道自己根本拦不住他。

“好，我们回京城。”所以孔有力出牢，他也跟着出去，并且眼看着孔有力三两下将牢外的侍卫一个个解决掉，俨然一个是开道的，一个是狐假虎威的，然而孔有力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转眼竟已到了大牢门口，几个小卒想将大牢口的石闸放下，孔有力聚力一击，那石闸顿时被击得粉碎，这是何等的内力才能做到，几个本来要拦他们的小卒顿时傻了，呆在那里没了反应。

面具人不过刚走到门口，听到这么大动静回过头来，看到孔有力的气势不由得也是一怔，只是戴了面具不知脸上是何种表情。

孔不二在孔有力身后，看到面具人，想到方才熊莲的话，便对孔有力道：“老哥与那小奶娃过几招，看看他的武功出处。”

孔有力此时全身一股杀气，听到自家兄弟的话便直接朝面具人一掌攻过去。

面具人反应极快，并不硬挡，而是飞身避开，孔有力紧接着又攻出三掌，掌掌朝着面具人的门面，一掌比一掌快，面具人竟都避开了。

江湖上能避开孔有力三掌的人并不多，而那面具人的身形犹如鬼魅，避开那三掌竟是脚未着地，显然轻功极好，不过看来也只有轻功极好，因为他只是闪避却并不敢硬接孔有力的掌。

“老哥，继续打，看那奶娃能撑多久？”孔不二在一旁喊，轻功越好，越耗费内力，且看这小奶娃能坚持多久？

孔有力果然手上未停，向面具人连连攻去，他的内力混厚似无穷无尽，每一掌都力道十足，又攻了几掌下来丝毫不显颓势，而面具人的动作却比原先慢了很多。

又是一掌劈过来，面具人险险避过，脸上的面具却被掌风带

了下来，面具人向后连连退好几步，露出一张美丽无匹的脸，即使是男装，也可以想象此人女装后会有多美。特别是那双眼睛，孔有力本来要再拍出去的一掌在看到她的脸后猛地一顿。

面具人可没空理会孔有力为何发愣，忽然转身，大声对旁边的手下喝道：“给我杀了那个不会武功的，谁杀了他，重重有赏。”话音刚落本来待在一旁的手下向孔不二一哄而上。

孔不二看出面具人只是轻功了得，面具人也并没有忽略孔不二并不会武功，她这样一喊孔有力便不得不回头顾及自己的兄弟，这样她自己的危险便瞬间被化解。

孔有二心里在骂娘，妈的，没想到这妮子反应还真快，孔有力回过神，迅速将孔不二挡在身后，眼看着那面具人趁这个空当跃向旁边的一处高台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

而这样的居高临下让孔不二不得不担心一件事，他不知道此处到底有多少兵力，自家大哥的武功再高也不过一个人，以一敌众总有力竭的时候，他本来想大哥能拿下那面具人最好，擒贼先擒王，但那女子显然狡猾，看准他不会武功，让大哥必须还要顾及他。

正盘算，却忽听身后有人叫了一句：“走这边。”

正是熊莲，他站在大牢门口，一抬手打飞一个向他攻来的守卫。

孔家兄弟来不及细想，转身随熊莲往另一个方向而去。

“挡住他们，挡不住就杀。”面具人看着他们不再攻来，反而往另一个方向而去，口中喝道。如果不能劝降，那么就杀了他们。

然而那几个手下却根本挡不住他们，更别提杀了他们，她眼珠转了转，忽然遥遥地冲着孔有力喊道：“孔将军不想见你的心上人了吗？此时若走了，恐怕再也见不到了。”

她说话时已不再是原来的故意压低的声音而是青翠柔和的女





声，隐约像是某个人的声音，一听到这个声音，孔有力果然手上一顿，差点被旁边的人砍中手臂。

“老哥，别被她影响，既然要冲出去，那我们先去京城看个明白再说。”孔不二手里拿着方才从敌方手里夺来的剑，替孔有力挡去一剑。

孔有力定了定神，忽然伸手抢过旁边守卫的长枪，回身朝身后高处的面具人直飞过去，长枪带着呼呼风声，有破军之力，面具人没想到他会忽然有这么一招，提气跃起，险险避过那杆长枪，枪头插进石壁里，枪尾剧烈地震动着，发出嗡嗡声。

面具人呆了呆，此人的武功实在了得，此处并没有聚集太多兵力，全部上去也未必是他的对手，还有那个熊莲，她盯着熊莲的招式，身法诡异也绝非善类，凭两人之力恐挡不住他们。

她眼看着他们走远，自言自语道：“就算我拦不住你们，凭他们之力也未必走得出去。”

她之所以这么笃定，是因为此处的建筑是仿照八卦图而建，八卦生八卦，奥妙无穷，如果不熟悉路径，又无人指点，根本无法走出去。

只是她还是算错了。

“这里我来过。”熊莲带着孔家兄弟走了一段，边掐着手指慢慢算着什么，边不疾不徐地说道，“这里应该是我师父造的，也是他的藏身之所，三年前他就是在此处被人抓走的。”

“既然来过，那就快说怎么出去。”孔有力略懂一些八卦，易经之类的东西，不过只是好玩，当时随街上的算命半仙学过点皮毛而已，虽然不至于有能力走出去，但却已看出这里的结构完全是照八卦来建的，只是破了一处，却在此处又生出另一个八卦来，实在有些让人头晕目眩。

熊莲干脆停下来，闭目算着，边算边问孔有力：“孔将军方

才试了那女子几招，可试出那是哪里的武功？”

孔有力垂着手已不似方才那么激动，四处看看是否还有追兵，口中道：“那女子轻功极好，但并非中原武功，至于是哪里的武功，我并未见过。”

他答得很自然，熊莲却并不怎么相信地笑笑：“我倒是想到一种轻功移步，是以前候乙国皇室的不外传武功，听说候乙国历代皇室都学习一门武功，其中打斗武功并不强，轻功却极为出神入化，引得一帮中原的好武之人纷纷前往候乙国，想学到这门轻功，却都被拒绝了，后来候乙国被灭，这种武功也再没出现过。”

“既然已经不再出现，熊当家怎么知道那就是候乙国的武功？”旁边孔不二道了一句。

“我别的没什么喜好，就是喜欢往各地游历，何况候乙国灭国也不过是我儿时的事，并不遥远，我幼时随我师父去过一次候乙国，有幸看到过一招半式。”熊莲睁开眼睛，看着孔有力道，

“孔将军，我们都是学武之人，都知道武功学到出神入化时，就如同自身的反应，即使故意隐藏，却还是会不经意间显现出来，我刚才看孔将军掌劈那名女子，脚上的移步偶尔与那女子有几分相似，也只是偶尔，也许是我看错了。”

孔有力沉着脸，脸上表情并没有因为熊莲的话而有所变化，只是沉声道：“你看错了。”

熊莲还是笑，却不再追问，而是指着一个方向道：“往那边走。”

大概一炷香的工夫，熊莲停了下来，指了指头顶一块平整的石头道：“此处就是出口了，只是开门的机关早已换了，所以不如用强的，孔将军，你我合力，此石门估计能被推开。”说着伸手顶住那块石头。

孔有力也依言顶住，两人合力往一个方向挪，竟纹丝不动。



两人再试，那石门才稍稍有些动静，上面不断地有沙石掉下来。

孔不二在旁边袖手旁观，脑中想着熊莲方才有意无意的话，不由得皱起眉头，他不会武功，却自小看老哥和二姐练武，方才熊莲说的他也看出来了，看来一切要等找到二姐，或许二姐那里会有答案。

走出来才知道方才竟然是在地下，那石头被强行移开，几个人从只容得下一人过的石缝里爬出来，外面正是大白天，四周一片荒地，除了那洞口，谁也不会想到这里的地下有这么一处秘密所在。

“无马也无车，这下可不好办了。”四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孔不二看了一圈，心想该不会是走到京城去？

正想着，却见远处两骑踏尘而过，孔不二眼前一亮，无赖脾气又上来，冲孔有力道：“老哥，我们将他劫了来。”

旁边的熊莲挑眉，心想这小子果然就是个痞子，没想到一旁的孔有力竟然说了声：“好。”身形已冲了出去。熊莲不由得捂嘴轻笑，眼看着孔有力冲出去，却在靠近那两骑时又忽然停下，那两骑也同时停下，马上两人跟着下来，朝孔有力跪倒，口呼：“将军。”

“原来是自己人啊。”看那情形，孔不二打着哈哈走上去。

那两人看到孔不二忙又道：“三爷。”

“原来是韩力和绍青啊，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韩力和绍青是老爹的手下，他当然熟悉得很。

“回三爷，是爵爷派我们来的，爵爷说现在边境战局正是紧张时刻……”韩力拱手正说着，旁边的绍青用手肘撞了撞他，视线直指旁边唯一的外人熊莲，韩力意会，停下来看着孔不二，不往下说了。

孔不二扬了扬手道：“往下说，都不是外人。”

韩力点点头，这才往下说道：“爵爷说边境战局紧张，不可擅离，更何况，军令比天大，没有皇帝的令牌，要他拔师回京，绝不可能，所以派了左爷和我俩回来先助将军与三爷。”

“左大哥也在？”

“是，左爷带了兵，没有我们单骑快，还未到太原，派我两先行通知将军与三爷会合。”

“左大哥带了多少人？”

“大概一千兵力。”

孔不二回头看看自家大哥，孔有力也看着他，微微沉吟了一下，道：“你们回太原，左大哥到时让他在太原城候命，不要妄动，对了，他有空给我把此处给剿了。”他指了指那处石洞。

“是。”两个手下应了声，回身准备上马回太原。

“等等。”孔有二却又道。

“三爷？”

“把马留下。”

两人俱是一愣。

“妈的，没听到啊？”孔不二开始耍泼。

两人一颤，忙道：“是。”乖乖地将缰绳交到孔家兄弟手中。

“走吧。”孔不二挥着手，看也不看他们。

两人只好对望一眼，准备用走的。

刚走几步。

“等等。”孔不二却忽地想到什么，本来吊儿郎当的表情正经起来，走上几步，拉了当中的韩力到一边去，似问了他几句什么，韩力只顾摇头，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孔不二大概是火了，一把将韩力推开，又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嚷道，“滚蛋！”

回过头时他脸色有些发青，孔有力自然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摸了摸鼻子没说话，看着自家兄弟咬牙切齿，踢着旁边的一块石头出气，他冲韩力和绍青挥了挥手让他们先回去，直到看孔不二差不多出够气了，才将缰绳交给他，道：“可以出发了。”

孔不二还是满脸不高兴，眼中带着极淡的落寞之色，熊莲看着他的表情，一时想不出他在生什么气，低头思索时，却听到孔不二道：“熊当家，看来你也要用走的了。”

熊莲抬起头，看到孔不二已换了副面孔，原来的落寞抹去，还是嬉皮笑脸，就好像他方才不曾生过气，他一笑，道：“我的话，孔大人不必担心，我准备回洞里去。”他指指那个出口。

孔不二眼一眯，已猜到他想做什么，道：“你想答应那小奶娃，与他们合作？”

“有何不可呢？”熊莲微笑着看着他。

孔不二只看了他一会儿，并不再说什么，转身上马，冲前面已经坐在马上的孔有力道：“大哥，走了。”说着一夹马肚往前奔去，他怎会不知熊莲的心思，对方要拉拢他，他其实早就迫不及待了，不管是福是祸，却是个加入对方的好机会，只是加入是真心还是假意，他并不能确定。

熊莲站在马蹄扬起的尘土中幽幽地笑：“京城再见。”他道。

第十二章

京城迷云

【一】

快到京城时，孔家兄弟换了装，易了容，城门口的守卫已经全部换成新面孔，盘查甚严，入了京，京中与以前无异，仍然人来人往，一派繁华，看不出有任何异样之处，孔家兄弟没有去京城最好的客栈，而是挑了西山角下的小客栈，因为白云庵就在西山之上。

白云庵在京城并不算大的庵堂，却相当的清静，掩在一片竹林中，很是雅致，孔家兄弟在客栈安顿好，说是要到处逛逛，与店主说话时孔不二故意怪腔怪调的，把他的京城口音掩去，问店主西山可有什么品茶之处。

他自是知道白云庵的茶极出名，果然这么一问，店主就直接说山上的白云庵，于是很顺理成章的，孔不二说要去品茶，便与孔有力一起上了山。

此时正是冬日，山间清冷，前几日刚下过雪，山路并不好走，孔有力走得有些疾，若不是顾及孔不二不会武功，他可能施展轻功走得更快，孔不二在后面拼命地追，知道大哥是急着想看二姐的安危，所以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往前走。



半个多时辰，白云庵已在眼前，孔有力看着，易了容的脸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但眼里却有一大片深沉的黑。

好几年了，他的灵儿要出家了，来此处白云庵要师太为她剃度，为此他不吃不喝地在庵外守了五日，却仍然唤不回她，多年后再来，仍是这个地方，心里不由得感慨万千。

“老哥，你带我，不走正门，直接从墙上越过去。”走正门太多事，孔不二用力拍了孔有力一下，将他从思绪中唤回来。

孔有力“嗯”了一声，抓住孔不二的手臂，一提气，直接从墙头跃了进去。

庵并不大，院中的大香炉里燃着香，两人躲在一棵大槐树后面，看着一队尼姑正从前厅出来，往偏院去，其中一位面白如玉，身形比其他人要高些，走在最后，眉宇间带着几分英气，即使穿着粗黄的素衣，也掩不去她绝世的清姿。

此人正是孔灵。

看来她是平安的，孔有力的目光跟随着她，痴望着，总算松了口气。

“我们跟过去。”见自家大哥看得发呆，孔不二心里歉疚，拉着孔有力就走。

孔有力自孔灵出家后从不曾来过白云庵，孔不二却常来，他一向死皮赖脸，孔灵又最疼他，所以也拿他没办法。

他熟门熟路地找到孔灵的住处，也不从大门走，而是拉着孔有力从窗口翻了进去。

孔灵正准备坐下来，听到动静，动作极快地拿过桌边的玉笛，喝了声：“是谁？”此时眉宇间的英气更重，一如当年的英姿飒爽。

此种神情，往事历历在目，孔有力似乎傻了，痴痴地看着她，以至于她的玉笛直指过来也不躲，孔不二却没傻，慌忙挡

在孔有力前面，叫道：“二姐，是我们。”

孔灵玉笛一滞，看着易了容的两人：“老三？”

“是我，二姐，你想死我了。”孔不二说着就扑上去准备抱孔灵的腰，领口却忽然被人拉住。

正是孔有力，他仍是痴痴地看着孔灵，拎住孔不二的力道却让孔不二动弹不得。

孔不二嘿嘿地笑了几声，只好作罢。

孔灵敛起脸上的惊讶，却还是忍不住看了孔有力一眼，这才转向孔不二道：“你们怎么会来？”

“这个。”身后的孔有力先开口，手里拿的是那天牢中面具人扔给他的玉佩，这玉佩本该是属于孔灵的。

孔灵看着那玉佩，怔了怔，道：“你们怎么拿到的？”

“一个女人，说你在她手中。”孔有力道。

孔灵的眼睛迅速地眨了眨，人站起，从方才孔家兄弟跳进来的窗口往外望了一眼道：“这里非你们的久留之地，你们还是快些离开。”

“二姐，那女子与你是不是有关系？”孔不二没有动，看着孔灵问道。

孔灵又坐下，并不隐瞒，点点头。

“她是候乙国的皇亲？”

“是我妹妹。”孔灵闭了闭眼，自己来白云庵要求出家时，方丈说她与尘世牵扯太多，不肯为她剃度，看来果然如此。

“你怎么还有妹妹？”孔不二一屁股坐下来，有些意外。

孔灵似乎并不想回想那些往事，用手摸了下额头才道：“萧国打进候乙国时，皇宫起了火，她当时不过是才出生一个多月的婴儿，我以为她已经烧死在宫中，却意外获救，原来还活着。”说到这里表情有些伤怀，皱起的眉是她挥不去的记



忆，“她那日来找我，我也大吃一惊，那块玉，就是当时被她抢去的。”她说着又回头看看孔有力手中的玉，那是孔有力送她的，其实算得上是定情信物，本来决定出家应该尘缘皆断，她却舍不得还给孔有力。

孔有力将玉递到她面前，她没有接，低下头道：“既然上天让它回到你手中，就不要再给我了。”

孔有力眉毛一拧，直接将玉扔到她跟前的软垫上，道：“送出去的东西，我要回来做什么？”

孔灵身体颤了颤，没再说话。

孔不二看着两人只觉得受不了，他以前很是不能理解大哥，三人从小一起长大，他自然知道大哥对二姐的感情，只是男人三妻四妾的不奇怪，干吗二姐说要出家，大哥也过得像个和尚似的，这不是要折腾死人？但此时，他觉得又能理解大哥了，可遇而不可求，他知道这种难受，就像那个贱人，永远想着与那姓齐的在一起，却从来没有顾及他。

他叹了口气，捡起那块玉，抓过孔灵的手，将它放在她的掌心：“这是大哥的心，如果你连这个也不要，大哥就不要活了。”

孔灵没有挣扎，只是怔怔地看着手中的那块玉。

当年孔全带着黑衫军攻进了候乙国，身为候乙国的长公主也应该随着国家的破灭而一起消失了，自己的父王在临死前却向孔全托孤，孔全敬重父王是个大英雄，冒死收养了她。

她一年后才随大军来到京城，她已四岁，却被她后来的养母孔全当时的妻子误会是孔全在外面偷生的，因此大吵一架，甚至闹到朝廷，孔全干脆将计就计，在皇帝面前承认了下来，让一些怀疑她身世的人打消了怀疑，她这才得以在孔家相安无事地生活了十几年。

孔有力一开始是讨厌她的，练武时故意弄伤她，她却总喜

欢跟着他，哥哥，哥哥地叫，他不许她叫，说再叫的话就打死她，但却在别的孩子骂她是野种，欺负她时，又站出来保护她，说她是他的妹妹，谁都不许欺负。他们就在这样的别扭中长大了，一起练武，一起读书，感情的发生自然而然，反应过来时已刻骨铭心，那玉是他亲手刻的，亲手送给她，她当然知道，那是他的心，所以即使说要出家，也舍不得还回去，只是，此时此刻留着还有什么用呢？

正想得入神，忽听得外面一阵吵闹，是外面的小尼姑拦着谁不让人进来，孔有力下意识地挡在她前面，而孔不二则站到了门口。

【二】

门被猛地推开，一个俊俏无比的男子，从外面跨了进来，分明是冬天却拿着把扇子，风流倜傥地扇着。

一见到孔家兄弟便怔了怔，随即笑道：“我就猜你们从我手中逃走必定是往这里来，果然是。”

孔灵自孔有力身后看清那名男子，不由得愣了愣，道：“小玉，你还来做什么？”

被叫小玉的男子，还在拼命地扇着扇子，道：“想姐姐了，来看看姐姐不成吗？”

“我看你是来看我们的吧，小奶娃。”旁边孔不二笑着道。

小玉薄怒，转身看着孔不二道：“我是你姑奶奶，什么小奶娃？再叫我要了你的命。”说话时她已在轻轻地笑，微微地凑近孔不二。

孔不二冷哼：“就凭你三脚猫的功夫？”





小玉道：“我三脚猫没关系，有人武功好就行了，上次我拦不住你们，这次我自是能将你们擒到手，更何况，”她嘻嘻地笑，“何况当时还有个熊莲，现在不过只有一个孔有力而已，而你，哼哼，不过是个废物，不用我费神。”

她说话刁钻，表情泼辣而得意，一直笑眯眯地盯着孔不二，似乎跟他较着劲，而说话间手一挥，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比孔有力整整高出两个头，身形像一座山，将屋里几个人罩在下面。

“兀龙，这两个男的都是你的猎物，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最好都撕成碎片。”她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漫不经心地对那个巨人命令道。

那巨人一听到“撕成碎片”四个字顿时兴奋起来，嘴里“呜呜”地直叫唤，人直接朝离得最近的孔不二扑过去。

“小玉，这里是佛家清静之地，你疯了不成？”孔灵玉笛一扫想打开巨人的手，却不想竟被反弹回来，她只觉得虎口发麻，眼看那巨人就要扑向孔不二，她一咬牙，用力将孔不二一抓，巨人扑了个空，手打在孔不二身后的供桌上，供桌顿时粉碎。

几人皆是一惊，那供桌是紫檀木所制，坚硬无比，如果方才孔不二未被孔灵拉开，按这个力道恐怕真的要被撕成碎片了。

“哈哈。”坐在一旁的小玉哈哈大笑，显然看得很起劲。

孔灵的秀眉一皱，提了玉笛，未等那巨人再扑过来，先攻了下去，她知道那巨人是她们候乙国特有的药人，自出生起就被喂食一种特制的药，体形会比常人大出一倍多，力气更是惊人，而且刀枪不入，如果再教以武功，那真的是极难对付，她虽三岁就被孔全收养，但候乙国的种种都由跟着她一起来中原的奶妈一样样地说给她听，连候乙国历代皇族练的武功也是奶

妈背的口诀给她。

此时她虽想着脱离红尘，不问世事，但绝不允许自己国中之人伤了孔家兄弟。

孔灵自小与孔有力一起习武，功夫本就不弱，与那巨人过招竟占不得一丝便宜，巨人一掌拍过来，她咬牙想挡，后面孔有力伸手过来，将她推到身后，生生挡了那巨人一掌，顿时觉得手臂被震得生疼。

而那巨人似无事一般又向孔有力攻来。

孔不二躲在大哥和孔灵身后，看着那巨人的招式，显然是习过武的，孔有力的掌力攻来他居然还会躲，即使被打了一掌也如无事人一般，气也不喘一下又迅速地攻上来，这不是与一个会武功的石头人打吗？石头自家老哥都能打碎，可眼前这大家伙显然更难对付。

旁边的小玉笑得极开心，权当看好戏一般看着，孔不二看着她笑，眼睛微微地眯起，脑中开始打歪主意。

巨人再次攻来，他借着巨人一掌拍来的力道，人极快地向前一滚，正好滚到了小玉的旁边，小玉看着巨人与孔有力两人打得正酣，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孔不二身上，不会武功的孔不二她根本不会放在眼中，所以孔不二站起来自背后抱住她时，她才反应过来，轻叫了一声。

孔不二将她搂得极紧，一脸痞笑，对着小玉粉嫩的脸颊就亲下去，还很夸张地发出“啵”的一声，然后一阵嬉笑。

他平时这种手段早就使惯了并不觉得什么，可小玉毕竟还是个小姑娘，何时受过这种轻薄，脸顿时涨得通红，用力地挣扎着，孔不二却搂得更紧，一只手已移到她的臀上，用力拍了一下，小玉如被点了穴一般，身体顿时停住，僵在那里。

“叫他停手，不然我的手可要从衣服里伸进去了。”孔不二还在嘿嘿地笑。



小玉的脸已通红，与其说那是轻薄倒不如说是羞辱，她咬着唇，用力地吐着气，半晌才咬牙道：“我会杀了你，把你剁成肉泥喂狗吃，我说到做到。”她一字一字地说，似乎在啃咬着什么东西一般，显然已怒到极点。

孔不二却不为所动，见她不叫停手，一只手果然从小玉的领口伸进去。

小玉尖叫一声，声音如哭泣一般：“兀龙，快住手。”人不住地发抖。

孔不二似乎被她的尖叫声震到了耳朵，微微皱了皱眉。

兀龙果真住手，呆呆地回身看着满脸通红，双眼含泪的小玉。

“给我杀了他，将他撕碎。”她冲兀龙叫着。

兀龙的手动了动，看孔不二抱紧了小玉，两人如一体般，他根本无从着手，便只是“呜呜”地叫。

小玉已经哭了出来，又冲着孔灵道：“姐，你就看他这么轻薄我，替我杀了他，杀了他。”她又开始挣扎，同时低头对着孔不二的手就咬下去。

孔不二当然不会任她咬，一抬手擒住她的下巴，笑道：“别动，别动，不然我可又要亲你了，这回可是亲嘴。”

“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小玉干脆放声大哭。

孔灵看得有些傻眼，回头看看孔有力，孔有力绷着脸，还防着那巨人。

“老哥，过来，快点住她，吵死了。”被她的哭声震得头疼的孔不二向老哥使眼色。

孔有力回过神，几步上去极快地点住小玉的穴道，孔不二这才松开她，转身看小玉哭得梨花带雨，又露齿一笑，将方才轻薄她的手凑到自己鼻端轻嗅一下，笑道：“好香。”说着作势又要对她上下其手，小玉的脸都白了。

孔不二却又慢慢地缩回手，笑道：“说你是奶娃你还不承认，动不动就哭鼻子。”方才还骄横跋扈现在却哭得像孩子一样，一双眼睛一直瞪着自己。

兀龙对小玉忽然哭泣觉得很难理解，一直歪着头看着她，分明是壮得像座山似的，现在却露出幼稚的神情。

孔灵看得有些心疼，走上去替小玉擦眼泪，小玉虽不能动，却用眼睛瞪着孔灵，怪她见死不救，孔灵想到孔不二方才对小玉的轻薄，心里微微叹气，要是她不是太了解这个弟弟，还真会责怪孔不二，但她知道，孔不二品性就是如此，她早就见怪不怪了，却还是转过头来，冲孔不二道：“不二，她毕竟是我的妹妹，还是个小姑娘，你下次万不可这样。”

孔不二还在笑，心里却在想，要不是方才没办法，他才不稀罕，不过是个小奶娃，就算给他嚼也没什么滋味，哪像自家娘子，他又想到陈薇，心里不由自主地一沉，转过身去不看她们，却同时拉住孔有力的手，轻声道：“趁现在，解决了那大家伙。”

孔有力点头，几乎同一时间一掌朝兀龙的太阳穴的方向拍过去。

太阳穴是人的身上最脆弱的地方之一，这个巨人刀枪不入，孔有力不敢冒险，一击便是要害。

兀龙还在傻傻地看着小玉，孔有力一掌过来他却是听见了风声，像条件反射般伸手去挡孔有力的一掌，而挡去孔有力一掌的同时，一旁的孔不二已经拿起旁边碎了一地的供桌腿朝兀龙的后脑勺儿砸去，兀龙还要避头去躲，却正好暴露了肩颈处的空当，正是药人的弱点，孔灵的玉笛已经点出，直取肩颈处的几处穴道，兀龙当场不能动弹，重重地跌在地上。

小玉瞪大了眼睛，他们是说好的吗？

这就是孔家兄妹的默契，不用事先说好，就能有的默契，





即使一个已经离开了孔家，在庵中修行不问尘事。

孔有力收回手，眼中闪着着难掩的情绪，孔灵也感觉到了，微微地别过头去，眼眶发红。

“力哥，我终究不是个洒脱的人，孔家灭了我候乙国，却又将我养大，我懂得分是非，所以我一点也不恨老爹和孔家人，我感念老爹的养育之恩，也珍惜你我还有老三兄妹亲情，可我却不能嫁给你，再如何也不能嫁你，不然我的心会不安，候乙国死去的百姓会怪我，灭国的事实也无法抹去，所以你放过我吧。”那是孔有力拉着她的手倾诉心事时她回答的话，她至今还记得每个字，不是她狠心，而是她根本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出家与其说看破红尘还不如说是逃避。

孔灵握紧了还在手中的玉，好一会儿才抬起头，对孔家兄弟道：“将小玉留给我，你们走吧。”

“这丫头不能给你，而且二姐你也得跟我们走。”孔不二直接拒绝了她。

“老三？”

“二姐，你可知道边关之危是拜谁所赐？是候乙国余孽集结了边境几个小国合谋挑衅我大萧，他们为何早不行动，晚不行动，偏偏在这时？无非是想把黑衫军引去边关，把京城架空，如果我没猜错，候乙国也想借着京城之危东山再起。”但主谋不该是候乙国，因为候乙国残余势力在边境，想控制京城并非易事，说到底应该也与红衣社一样，不过是颗棋子而已。

他说到东山再起时，一眨不眨地盯着小玉，小玉仍然瞪着他，听到他说这句话时，眼中微微露出惊讶之色。

“京城之危？”孔灵却对这四个字吃惊不小，她虽身在京城，但对京城发生了什么事并不知晓。

“说来话长，二姐，你跟我们回去，让大哥慢慢跟你讲。”孔不二又开始不正经起来。

孔灵却摇头：“我不会离开这里。”孔有力曾在庵前苦守了五日她都不曾出庵，又怎肯在此时轻易离开。

孔不二早料到她不会同意，叹了口气道：“如果二姐坚持，我也没办法，但若被人捉住用来要挟我们，我是可以见死不救，估计大哥可要苦了，对方让他马上自刎他也会照做。”

孔灵眼神闪了一下，想了想，道：“谁要捉住我，到底发生了何事？如果真的有人要抓我，为何之前不行动，现在就忽然要用我来要挟你们？”

“之前？”孔不二笑了笑，“之前二姐你还要谢谢小玉妹妹，如果不是她护着你，你这里不会这么平静。”

他又看向小玉，小玉已不似方才这么愤怒，一双眼睛骨碌碌地转，然后若有所思地看向孔不二。

孔不二笑了笑，继续道：“现在的情况我们不能再受制于人，不管你肯不肯，你都要跟我们一起走，为了我们，也为了让老爹放心。”他走到孔有力面前，背对着孔灵朝大哥使眼色，如果二姐再不答应，就用强的，二十多年的兄弟，孔有力怎会看不懂孔不二的暗示，却仍是犹豫，他可以对任何人出手，唯独无法强迫孔灵。

正自犹豫间，却听孔灵道：“好，我随你们一起走。”

【三】

孔家的后院，本是在提拔和招收新兵时考核的地方，偶尔也会聚了一批黑衫军的骨干在此处商议战事，只是孔全带兵到边关后，此处一直空着，用人每天一大早来打扫过后便没有人了。

孔有力觉得住这里是最安全的，谁会想到他偷偷地回来



了，仍住在孔家，而后院清静，只要关照过管家，连孔府里的用人们也不会知道孔家少爷和小姐就住在府里。

“还是家里舒服。”孔不二躺在太师椅上喝着茶，看自家二姐喂被封了穴的小玉喝水，那妮子倔得很，死活不张开嘴，任喂给她的水全滴在衣服上。

“我来，我来。”孔不二站起来，拿过二姐手中的杯子，一口倒进自己嘴巴里，低头就往小玉的嘴上凑。

小玉的眼睛顿时瞪大，嘴里“呜呜”地怪叫，脸已经红了。

孔不二哈哈大笑，将口中的水咽下去道：“乖乖的，不这样就喂你。”说着又坐回去。

小玉瞪着他，脸更红了，孔灵再喂水给她喝时，她果然乖乖地咽下去。

孔不二就这样看她一口一口地喝着水，脑中不自觉地就想到自己被齐箴刺伤的那次，陈薇用嘴喂他喝药，他现在时不时就会这样，相同的一句话，一个场景就会想起她，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最近却越发严重，不就是个女人，即使是自己的娘子又如何？再说根本就不值得。

他只觉心里闷闷的，站起身，看看自家大哥只顾着傻呆呆地看着二姐，动也不动，嘴里哼了哼，直接准备出府找乐子去，反正易了容，即使在风月场遇了老朋友也没人认得他。

“老三，你要去哪里？”孔有力叫住他。

孔不二头也不回：“找女人，要去的话就同去。”

果然，孔有力不再吭声。

京城，离开已有一年多，其实什么都没变，至少眼前看到的一切是这样的。

孔不二此时将头枕在一个女人的腿上，那女人正将一颗晶莹的葡萄剥了皮喂进他嘴里，腿放在另一个女人的腿上，那女

人正帮他敲着腿，还有两个女人，一个弹着琵琶唱曲儿，一个翩翩起舞。

那是他以前常过的生活，当然以前还有一帮狐朋狗友，现在他易了容，谁也不认识他。

他觉得现在的才是原来的自己，什么都不想，只顾逍遥，本来就是这样每天浑浑噩噩地过，怎么就成了现在这局面？怎么就跳进了这些不该管的事里去了？他眯着眼，看本来替他剥葡萄的女人媚笑着低下头来想要亲他。他扯着嘴笑，当女人吻上他的唇时，他回应地吻住她，女人的舌头就滑进他的嘴里，带着浓烈的脂粉气息，如此熟悉，他本该完全享受的，然后手就这么伸进女人的衣下乱摸一通，可是，他居然动都没动，手老实地垂着，有点不太能理解此时心里的感觉。

淡而无味。

称不上厌恶，却如嚼蜡般，那女人的舌尖再挑逗，他却已在止不住地想，为何不是陈薇？为何一样是两片唇感觉却完全不一样，然后脑中忽然有种恼怒的感觉，他猛地伸手压住女人的后脑勺儿，深吻过去，舌回应着她的舌，唇肆意地吮吻，牙齿碰到了牙齿，却似乎还是不够，找不到吻陈薇时的感觉，找不到，一点都不像，而他早忘了考虑为何要找这种感觉，只是没完没了地吻着，然后尝到了血腥，才猛然将那女人的头拉开，并不知道自己的表情有多么失魂落魄。

那女人显然被吓坏了，眼中泛着水光，嘴唇嫣红，孔不二坐起来，挥了挥手：“出去吧，都出去。”

珠帘闪动着，人转眼都出去了，只剩一桌的狼藉。

孔不二从不知什么叫落寞，现在却似乎尝到了那么点感觉，他仰起头，看着屋顶的花灯，手捂住脸。

承认吧孔不二，你想着她，很想很想。

心里蓦然一痛，在想着这句话时，然后又开始低骂：“这





个贱人。”

他仍是骂她“贱人”，心里有太多的不原谅，他虽不像宫中的皇帝那样万人之上，可也是得天独厚，再加上聪慧过人，自小没有什么东西是他得不到的，在风月场混，女人对他趋之若鹜，何曾想过会有一个女人这么不待见自己。

正在烦闷，珠帘动了动，一股香气袭来，然后听到翠玉叮当，孔不二抬起头，一个女人站在他跟前，一双美丽的眼带着笑意看着他。

“怎么？客人对方才的姑娘不满意，要不要再换两个？”那女人正是此地的老鸨，因为向来是有些手段的，所以还很年轻就已做了老鸨。

媚娘，孔不二是她的常客，当然是认得她的，只是现在自己易了容，她未必认得自己。

孔不二坐正，看着媚娘道：“也没什么，荤腥吃多了只是觉得有点腻，听说媚娘的曲儿唱很是清火，不如唱来听听。”

媚娘扭着身子在他旁边坐下：“客人是第一次来吧，如何知道我会唱曲儿？”

“做你们这行的不该都会吗？”孔不二伸手抬了抬媚娘的下巴。

媚娘一笑：“我可是很贵的。”

孔不二立即拿出一锭银子：“足够了吧？”

媚娘只看了一眼：“客人想听什么？”

“《青玉案》。”说着斜靠着身子等媚娘唱。

媚娘怔了怔，看着孔不二道：“客人是指哪首《青玉案》？”

孔不二眯着眼睛：“不知道吗？那我先开个头。”说着开始唱起来。

他不成调地唱着。媚娘听着听着眼睛就红了，忽然上前几

步，扑到孔不二跟前，道：“你是孔郎吗？是不是？”

孔不二停下来，伸手摸摸她的头，道：“你终于认出我来了。”

那曲儿是媚娘谱的，媚娘之前不过是不怎么红的妓女，能成今日的局面，除了她自己有些手段，全靠孔不二闲来无事在背后教她，所以她将孔不二当做知己一般，那曲儿也是当时谱来送给他的，以表达自己的情意，可惜孔不二全当花街小曲儿来随便听，白费了人家一番心思。

这曲从未在别人面前唱过，孔不二能唱出来，媚娘当然猜到那是孔不二，孔不二伸手抚摸她的头，她便整个人往他身上靠过去，好不亲热。

“孔郎，你为何扮成这样来此地？”好一会儿，媚娘才抬起头，看着孔不二。

孔不二眼睛看着帘外，对面的厢房里有妓女和丫鬟来回走着，时时传来笑声，答非所问道：“对面厢房里的是谁，并不是熟客？”

媚娘一怔，回头往外看了看，道：“那是新任的大内侍卫总管，叫狄峰，以前是大理的驻军都督，听说因为武功了得，又立过战功，所以被调回京城，那不过是一两个月前的事，所以你才没见过。”

“原来的侍卫总管刘大人呢？”

“前两月前有刺客进宫，杀了好几个太监和宫女，刘大人也受了伤，但此事之后，刘大人就因为办事不力被革职了。”

“这狄峰是谁推荐的？”

“宰相。”

果然，孔不二自对面的热闹中收回眼，站起来，道：“别向外人说我回京城了，帮我想办法认识这位狄大人。”

媚娘愣了一下，但马上回过神，也跟着站起来道：“我马



上去办。”即使不知道京城发生了什么事，但生在风月场，听到的风声往往比平常人多些，媚娘多多少少已感觉得到一些不对劲，所以孔不二这么说便不多问，直接答应马上办。

她看孔不二有要离开的意思，心里微微有些不舍，毕竟才见到，别看平日里她一副干练的老鸨样，在孔不二面前却是温婉得很，轻轻地挨着孔不二道：“孔郎，我以为你娶了妻就将我忘了。”她的话只说了半句，这是她的聪明之处，孔不二肯接话最好，不接话也不会得罪他。

孔不二转头看看她，没有接话，他叫陈薇“贱人”也只是自己叫，却并不想在别人面前说陈薇的任何不好，怎么样也是他和陈薇的事，所以，他只是笑笑，捧着媚娘的脸道：“你乖乖的，我最喜欢。”

媚娘已知道他不喜欢这个话题，便不说，凑近她道：“孔郎今晚要不要留下来，媚娘酿的酒已经可以开封了。”

孔不二想了想：“也好。”

媚娘沐了浴，用的是孔不二之前最喜欢的西域香，听说此香能催情，她在水中多泡了一会儿，才起来更衣，衣衫不过是一件轻纱，隐隐看得到她玲珑的身段。

这些往常都是孔不二最爱的，只是当她坐下，与他相对时，他却只看了一眼，便一个劲地喝酒，直到坐得全身发冷，媚娘才忍不住说了一句：“孔郎不喜欢我这样吗？”

孔不二当然喜欢，只是还是那句话，提不起兴致，他自己也有些恼，听媚娘这么一说，便一侧身，直接将媚娘压在身下，媚娘温热的身体贴着他，如果换成平时他早就有了感觉，当然，他此时也有，只是心里又在忍不住在想，如果那是陈薇就好了，所以当 he 意识到那是媚娘时，就开始失望。

妈的，他低头咬了下媚娘的耳朵，心里却在骂：“陈薇，

你这贱人。”

孔不二咬得极痛，媚娘皱着眉忍受，他却又坐起身，大声道：“我去上茅厕。”说着，站起身出去了。

外面极冷，他骤然清醒，站在廊里，看到有人前呼后拥而来，不正是那狄峰？

【四】

孔不二站在长廊中，远远地看到有个人前呼后拥而来。

正是狄峰。

只见他走了一段，忽然拨开旁边搀着他的妓女，拐到廊边掀开外袍就开始解裤带，看样子是急着小解。

孔不二掂量了一下，将脸上易容用的脸皮撕去，狄峰既然是练武之人那么必定很容易识破易容之术，而他与自己又素未谋面，此时以真实模样相见反而更安全。

看狄峰解开了裤子开始小解，他便直接跑了上去，在离狄峰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忽然停住，然后开始解自己的裤子，一副快要尿到身上的样子，然后又好巧不巧地转头，似乎才发现狄峰，便冲他点了点头。

狄峰并不理睬，只看了他一眼，继续尿他的，然后就听孔不二道：“既然有美人在旁，这位仁兄怎么不试试‘烫金莲’？”

“烫金莲”三字一出口，旁边的妓女便调笑着开始骂孔不二，狄峰既然能来妓院找乐子，便也是喜好声色之人，看妓女们的反应，便有了几分兴趣，问孔不二道：“何谓‘烫金莲’？”

孔不二一笑，朝其中一个妓女招招手，妓女啐了他一口，





不甘愿地脱下脚上绣着红牡丹的鞋子，古时女人都是三寸金莲，那鞋子也不过是一掌而握，而孔不二就这么当着几人的面开始脱裤子，对着那鞋子撒尿，尿液直接就灌进了那只鞋中。

这其实就是勾栏院里的恶心花样，而男人们却极爱这样的玩意儿，红色的绣鞋，本就勾人，再尿进去，更是挠人，孔不二老早就混迹风月之地，这些东西他早就玩得不再玩了，而狄峰显然很是喜欢。

“原来这就是‘烫金莲’，有意思。”就算现在是大内侍卫统领，也不过是个嫖客，嫖客见到另一个很会玩的嫖客，忽然就生了点臭味相投的意思。

孔不二尿完，将鞋子一扔，拉起裤子道：“这位仁兄，器宇不凡，我们又如此有缘，不如一起喝一杯？”

他说得豪爽，也正投了狄峰的意，狄峰想了想，道：“好。”

孔不二将狄峰引进媚娘的房中，狄峰看到媚娘，在她穿得单薄的身上打量了一番，最后定在媚娘松开的领口上，媚娘是什么人？也不遮掩，冲狄峰一笑，口中却说：“狄大人这样看奴家，奴家可要不好意思了。”然后就走上去给狄峰倒酒，狄峰顺手就在媚娘的胸口抓了一把。

孔不二看着，钩着嘴角冷笑，等狄峰把调戏的游戏玩够了，才找话与狄峰攀谈起来。

谈的也都是些艳遇和下流的东西，孔不二不想一开始就探他的口风，此人深浅还未知晓，且与他混熟了再说，而谈风月之事孔不二又是最拿手的，只三两句便与狄峰谈得极投机，再后来，狄峰拍着他的肩与他称兄道弟。

孔不二自称自己为“孔三”，狄峰便拍着他的肩，因为喝酒的关系，口齿不清地说道：“孔兄，说到美人，我还真见过一个绝世的美人，那是我在云南大理当差的时候，当地有个老

太监，取了十八房姨太太，个个貌美如花，其中第十八房的姨太太是当中最美的，当时我见了，魂都被勾去了。”

孔不二也似醉了，拿着酒杯笑道：“一个太监，十八房姨太太，命根子都没有了，他怎么办事？”

狄峰笑笑：“他不办事，就是娶来看的。”

“看？”

“那老太监喜欢画画，专画裸女，那十八房姨太太就是娶来脱光了给他画的，那画好得哟！孔兄，你真是没见过，简直是惟妙惟肖，销魂至极。对，我想起来了，我手头正好有这么一幅，给孔兄开开眼。”狄峰说着往怀中摸索，摸索了半天摸出一个小瓷瓶来，孔不二识得，那是个鼻烟壶，极少见，他也只是在以前皇宫贵冑那里见过几次。

狄峰将那鼻烟壶递给他：“看看上面的画。”

孔不二拿过，只见小小的壶面上画了一幅裸女图，画功极细致，那女人的表情神态栩栩如生，而孔不二一看到那女人的脸，不由得便呆住了。

图上的裸女赫然是陈薇。

他的脸色顿时变得极难看，只是怔怔地看着瓶上的陈薇。

他想起陈家被发配，发配地便是云南，但他宁可相信，瓶上的女人只是长得与陈薇相像而已。

看孔不二发呆，狄峰以为孔不二被壶上女人的美貌吸引了，口中道：“我没有胡说吧，是不是美若天仙？”说着抢过来，又放回怀中，“可惜嫁了个没根的太监，暴殄天物。”

孔不二回过神，笑道：“果然是难得一见的美人，狄兄将它卖与我如何？”

狄峰却摇头道：“只此一枚，那老太监的画都被付之一炬了，世上再也没有第二件，不卖，不卖。”

原来只有这一件，孔不二心里盘算着，向媚娘使了个眼



色，媚娘便又凑上去向狄峰进酒。

又是好几杯下肚，眼看着孔不二也不比狄峰喝得少，但酒量却远比狄峰大，再加上之前狄峰就已经有些醉了，又连喝了好几杯，狄峰便靠在桌上睡去了。

孔不二这才站起身，冷眼看着狄峰，然后对旁边的媚娘道：“他下次来这里作乐时务必通知我，今晚，你好生伺候他，我先走了。”

“你不住下吗？”媚娘多少有些不甘，在他身后道。

孔不二头也不回：“他来时只需让紫烟在门口迎客，我便知道了。”说着直接走了。

第二天，日上三竿时，狄峰才打着哈欠从妓院里出来，经过一个小巷子，准备直穿入前面的大街时，忽听身后有风声，即使昨晚喝得大醉，但毕竟是练武之人，狄峰只觉不对，低头欲躲，另一股风声又向他袭来，却是一块石子，他闪躲不及，直接被打中脑门儿，竟晕了过去。

“大哥，没你的事了，后面交给我。”隔了片刻，从巷子里传来一个声音，然后有人慢悠悠地走出来，对着狄峰就是一脚。

许多日后，京城街头有个传言，大内侍卫统领狄峰得罪了人，被人扒光了衣服扔在小巷子里，身上所有东西被洗劫一空。

来回喝过几次酒，孔不二渐与狄峰相熟，狄峰是个好色之徒，然而哪有在京城长大的孔不二这么多花样，孔不二投其所好，带他玩了很多把戏，狄峰便当他是知己一般。

“大哥既然是大内侍卫统领，那必定是见过皇宫中皇帝老子的三宫六院吧？”孔不二很感兴趣的样子。

孔不二样样都比狄峰知道得多，总算有这么一件是他不知道的，狄峰不免有些自得，道：“那是，我在宫中当值，三宫六院自是见过的。”

“是否都是个顶个的大美人？”孔不二一副快要流涎的模样。

“那也不尽然，也有好坏之分，不过多半都是美人，雍容仪态怎是这些窑姐可比的。”

“便宜了那皇帝老子，这么多美人，只他一人享用。”孔不二愤愤不平的样子。

狄峰哼了哼，夹了一粒花生米在嘴里，道：“只可惜没多少日子享用啰。”

“什么意思？”孔不二很感兴趣地追问。

狄峰没再答，只是笑，然后举着杯与孔不二碰了一下，道：“有些事，孔老弟还是不知道的好。”

孔不二果然不再问，与狄峰又干了好几杯，往嘴里灌酒时，眼睛朝旁边陪酒的媚娘扫了扫，媚娘便靠在狄峰身上问道：“狄大人定是见过皇帝了，能不能向奴家说说皇帝到底长什么样子？”

她说得娇媚，狄峰听得很是舒心，便开始讲皇帝的长相，形容时多少有些夸张，只把媚娘逗得咯咯直笑，媚娘捂着嘴，凑到狄峰的耳边，道：“我听其他客人说皇宫守卫森严，就算狄大人这种身为大内侍卫统领，进宫去也要询问暗号，是不是？”

狄峰被她逗得心猿意马，笑着道：“没错，这样就算有人易容成我的样子进宫，没有暗号也是不行的。”

“那暗号是什么，是葡萄，还是苹果？”媚娘玩笑地拿起桌上的水果，另一只手在狄峰的胸口来回抚弄，狄峰一个忍不住就朝媚娘亲了过去。





孔不二在旁边看着，自顾自地倒酒喝。

他想进宫一次，见皇帝一面，但此时的宫中不比以前，侍卫全换了，进宫需令牌，对暗号，这样，难度就高了许多，而突破口全在这狄峰身上，只是这人虽好色，口风却严得很。

看狄峰与媚娘当着他的面亲热起来，他说要解手，却是拿了酒壶出去。

一个人在走廊自饮自酌，耳边不时有妓女的娇笑声，他懒洋洋地靠在廊柱上，自怀间拿出一个鼻烟壶来，看了上面的裸身女人很久，又紧握在手中，拿了酒壶直接往嘴里灌。

不到半个时辰，媚娘自厅中出来，扭着身子往他这边来。

“你要怎么谢我？”她晃着手中的一块铜制的令牌，正是狄峰身上的令牌。

孔不二笑，伸手摸了下她的脸：“怎么谢你？”

媚娘整个人靠在他身上：“只要你记得时常来看我就行了，快去吧，酒里的药可以让他睡到第二天，你只要在这之前将令牌还回来便可以了，今晚的暗号是：拨云见日。”说着拉过他的手，将令牌放在他手中。

孔不二掰过她的脸，在她唇上亲了一下，起身：“那你乖乖等我回来。”

说着就要走。

“孔郎。”媚娘却忽然叫住他，她坐直身体，脸隐在暗处，孔不二一时看不到她的表情。

“怎么？”

“小心些。”媚娘道，不知怎的，声音有飘忽。

孔不二点点头，将令牌放在怀中，出了妓院。



【一】

孔不二本来想让孔有力进宫去，毕竟他会武功，如果遇到意外，至少可以脱身，但他又觉得孔有力笨了些，即使见了皇帝也说不上多少话，问不出他想要的东西来，于是决定自己亲自走一次。

皇宫他熟门熟路，眼看着宫门口的两排侍卫，又晃了晃手中的令牌，脸上易的是狄峰的容，学着狄峰走路的样子进宫去。

一路出示令牌，对口令，竟然很顺利地进了皇宫，几只寒鸦偶尔叫了几声，孔不二下意识地打量着皇宫，一切未变，但看到眼中却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而当他走过最后一道宫门时，人停了下来。

一切似乎过于顺利了些。

抬头看了眼天上的月，他反而不往前，人闲闲地站在原地，有两对侍卫经过，向他询问口令，他懒懒地应了一声，心里一再盘算着自己此时的不安到底来自何处，但似乎是空穴来风，只是一种感觉而已。



再往前就是乾清宫，皇帝的寝宫，他盘算了半天，决定还是往前，能进来已是机会难得。

“怎么，后悔了？”狄峰哪像是服了迷药后的样子，此时一双眼睛看着不断往嘴里灌酒的媚娘，“可惜啊！此时他应该已经入了宫了。”

媚娘眼神冰冷，原本的妩媚消失无踪，也不做声，只是不停地灌酒，心里却不停地在说，孔不二你莫要怪我。

就如同所有的动作就等他推开太安宫大门的一瞬，门刚被推开，便听到有人喊了一声抓刺客，孔不二一惊，并非被那声“抓刺客”所吓到，而是他从大门往里看，一个身穿皇袍的人倒在血泊之中，他是何等聪明的人，他立刻明白，自己跌入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陷阱。

是不是有人在他一进宫门时就一直盯着他，只等他推开这扇门？

他顾不得已有侍卫听到声音向他冲来，人直接进了太安宫，他要看看那人是不是皇帝，是死是活？

如果那人真是皇帝，这实在是厉害的一招，杀皇帝，嫁祸于他，既可以名正言顺地另立新主，又不用获罪，轻而易举地将罪推给孔家，让孔家蒙受弑君之罪，好一招一箭双雕。

只是他还未来得及靠近，忽然有一道力将他一扯，他一看，却是一个宫女。她将孔不二扯到一个书架后，一转上面的花瓶，书架开了一道缝，便拉着孔不二便躲了进去，那书架立时又关上了。

外面分外吵闹，暗室里只有孔不二与那宫女的喘息声。

然后听到有人说“搜”，外面便是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

暗室里并不宽敞，可能是怕被外面的人发现，宫女的身体下意识地靠在孔不二的身上，孔不二迟疑了一下，伸手搂住宫女的腰，然后将她用力拥向自己。

一直过了很久，外面终于没了声音，宫女想挣开他出去，孔不二却没有松手道：“他们还会回来。”

果然，过了一会儿，外面又有动静，然后又是一阵翻箱倒柜，这才又没了声音，之后就一直安静。

“那人是不是皇帝？”孔不二终于松开那宫女，低声道。

“不是。”宫女道。

孔不二这才松了口气，看来是媚娘出卖了他，而有人设了这个陷阱，不管今天他们有没有捉住他，明天皇帝被刺的消息一定会传出去，这样必定要开始另立新君，看来那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行动了。

他靠着暗室的墙坐下来，借着暗室里极微弱的光亮看着眼前的宫女，好一会儿：“你怎么在这里？还有，我易了容，你怎么知道是我？是不是早知道我会来？”

宫女道：“是狄峰让我来这里的。”

“狄峰？”

宫女低下头：“我比你先到京城，一直在他府中，前几日知道你与他有来往，便知道大事不妙。”

“你果真与他有一腿，哼哼，”孔不二听她这么说，冷笑了一声，“不只是齐箏，前几日知道还有个老太监，现在又是狄峰，我的绿帽子戴得还真是多，是不是，娘子？”

陈薇的身体颤了颤：“你都知道了，不过。”她又迅速地抬起头，“我与狄峰并不是你说的那种。”

“那你为何宁可住在他的府中而不来找我？我不是放你 and 那姓齐的小白脸走了吗？你还回来干什么？”他自己也没发现自





己语气中的妒意有多浓，有些自暴自弃地用力扯去脸上的假脸皮，直痛得皱起眉。

陈薇眼中水光一闪，道：“我只是放不下我的家人，又不想再给你添麻烦，所以才不来找你，至于齐箴，”她停了停，“我与他照你所说去往边关将京城及太原之事告知公……孔老将军后便分开了。”

“看来连他也嫌弃你了。”孔不二还在冷哼。

陈薇抿了抿唇，也不争辩，只是道：“随你怎么说。”

孔不二盯着她的脸，虽然看不真切，却明显可以看出她瘦了一圈，整个人显得楚楚可怜，只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挠了一下，又别开脸，冷声道：“说说那个狄峰，是怎么回事？”

陈薇眨了眨眼，似乎在想着怎么说，好一会儿才道：“我在云南时嫁过人，是大理国的一个老太监，狄峰在大理做驻军使时为了巴结那个太监，认他做自己的师父，我是在那时才见到他的，他为人好色，几次想对我不轨，却都没有得逞，一次被那太监撞上，便对狄峰下了蛊以示教训，后来老太监被杀，狄峰自以为已经没人可以用蛊控制他，但其实控制蛊毒的药引在我身上，所以他才听命于我，将今天的事说与我听。”

还是那太原城楼下，孔不二终于等得不耐烦了，扔了马，直接往城楼上去。

那对狗男女到底要耗到何时？

与其说他的忌妒心让他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倒不如说，他此时有种很强烈的不祥的预感。

然而，入眼的是他的娘子在与那个姓齐的小白脸拥吻，方才的焦急，顿时化为愤怒，他走上去对着齐箴就是一脚。

齐箴却毫不反抗，只是对着孔不二叫道：“快，快，她吞

了毒。”说话时自己一口血已经喷了出来。

孔不二傻住，怎么才一会儿就吞了毒？又是为何？但这些都不是现在要考虑的，他迅速地抓过陈薇的下巴，捏开她的嘴，手指直接伸进她的嘴里，抠她的喉咙，好一会儿，陈薇才将还未来得及入腹的毒全部吐了出来。

“所有人，除了我和我老哥，在我将你们埋了以后，都以为你们已经死了，我生平第一次做了这么大方的事，让你们远走高飞，你却偏要回来。”而且并不是为了他，孔不二觉得自己就是个傻子，娶了个心怀鬼胎的老婆，却还样样都宠着，疼着，即使她离开后，还不停地念着，可这个老婆的过去远比他丰富多彩，他至少在她之前从未娶过亲。但她，据他所知，嫁他，已经是她第三次嫁人了，“我不管你什么蛊啊毒的，我就问你，你除了那太监，姓齐的，之前还嫁过谁？生过几个孩子？还跟哪些男人有染？”他本来问清楚狄峰的事，现在觉得问清楚这件事比较重要。

生过几个孩子？跟哪些男人有染？听到孔不二这样问她，陈薇只是苦笑，好一会儿才道：“没有了。”她为何要嫁给那太监，是因为自己的妹妹小七生病了，只不过为了换几服药，就把自己卖给了那个太监；她为何要嫁给齐箴，也不过是有人以小七相逼。对她来讲，即使那太监不能人道，但供他画裸体画，自己已经是不洁之身，所以再嫁一次，又如何呢？而此时孔不二问她，她却觉得自己真的很脏，竟有些无地自容：“不二，那次你放我与齐箴走，已经写了休书，我已不是你的娘子了，那些肮脏的过去只是我自己的，跟你已经无关了。”脏就脏她自己便可以了，孔不二若是不乐意，只当从未娶过就行了。





她想着，不想再对着孔不二，站起来：“我去看看外面的动静。”

正想去启动机关，人却忽然被人向后一扯，直接跌进一个温暖的怀抱中，然后唇被用力地堵住，某人的气息直逼过来，她熟悉这种气息，甚至觉得这种气息让她温暖不已，所以她毫不挣扎，任着他越吻越深，几乎将她的灵魂吸出身体。

他还是习惯右手托着她的后脑勺儿，另一只手则好色地摸她的臀，一直就是这样的姿势吻她，陈薇忽然哭了，谁说她回来不是期望着再见到他呢？

对于齐箏，她只是觉得亏欠，而孔不二，想到他时，却是安心，似乎再大的事情，只要有他在，便不用担心，只是，这样的依赖感，她不配拥有吧。

终于松开她，她有种眩晕的感觉，几乎像是在呻吟，她低低地叫了一声：“不二。”

孔不二也有些不明所以，反正手就这么不听使唤地将陈薇拉了过来，然后是唇，他还抱着陈薇，软玉温香，他想推开，但手却想抱得更紧些。

他很久都不说话，是在生自己的气，自己怎么就那么贱？

暗室里，有极不可闻的风声，孔不二的后脑勺儿用力在墙上撞了一下“咚”的一声，才终于将陈薇整个人放开，口中骂了一句：“奶奶的。”

然后又没了声音，这样的情形，让陈薇只觉得难受，他是在气她，很气。

“我待会儿带你出了宫，就当没见过我，等我救了我妹妹便会离开，再不会出现在你面前。”她幽幽地说到，听到孔不二的呼吸因她的话忽然一重。

“该死的，你哪里都不许去，出去想再回到狄峰的住处，

你想也别想。”孔不二直接就骂人。

“不二？”

“让那太监和齐箴见鬼去，出了宫你就随我一起。”

“你不嫌弃我吗？”

“嫌弃，从知道你是二婚起我就嫌弃，所以三婚还不是一样？”

他分明是在骂她，可陈薇却已经泪流满面，他虽然泼皮，却自视很高，如何能忍受有人将他的尊严一再践踏？但他为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步，直让到他一身狼狈，又叫她于心何忍？

“你已经将我休了的，不二。”

“那休书是谢怀青写的，不是我写的。”

“不二，你……”

“你他妈还要娶到何时？”孔不二直接打断她，“我已经觉得自己很贱了，难道你非要我跪下来求你？说我孔不二没了你就活不了吗？”

她怎么知道自己失而复得的心情，怎么知道自己心里自尊与思念拉扯着有多难受，这个贱人！贱人！孔不二一拧眉，眼里已湿。

陈薇看着他，看到他在自己发现他眼中的水光时狼狈地别开头，她的嘴张了张，是要叫孔不二的名字，一直以来她只顾自己的感受，或者只凭自己的想法，觉得是对的就做，却不知道自己认为对的事对于孔不二来说是不是能够接受？他又是什么感受？

“不二，”她伸出手抚上孔不二的脸，“对不起。”

孔不二低着头不理她。

“我跟你走，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她伸过头去，轻轻





地靠在他的肩上，轻轻地说。

【二】

他们躲在暗室里不敢出去，有几次似乎有人来看现场，然后就静了。

“看来，我们一时半会儿出不了宫，”宫中会因此事戒备更严，想出皇宫必定难上加难，而他似乎想到什么，转头问陈薇，“你是如何知道此处暗室？”她知道，是不是意味着别人也知道，那么，此地也并不安全。

“是狄峰告诉我的，此暗室是皇家秘密，是为了防止有人行刺，而暗设的躲避之所，只有皇帝，太后及皇后知道。”

“那狄峰如何得知？”

“狄峰说是保护皇帝安全的大内侍卫长，但说到底其实是在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此处就是他在监视皇帝时发觉的。”

“也就是说，此处不止一人知道，我们随时会被揪出来。”

“狄峰说只有他知道。”

“你信他。”孔不二“呸”了一声，眉头紧皱起来。

“可他有蛊毒在身，应该不会骗我。”

“不该骗你？我若是他，早想着办法将你弄死，以免再受你所控，我……”说到此时孔不二忽然停住，用力地嗅了嗅，

“那是什么味道？”

陈薇一怔，也跟着用力嗅了嗅，好浓的一股焦味。

“有人放火！”旁边孔不二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叫道，“将暗室打开。”同时捂住口鼻。

“万一这是他们想逼我们出来。”陈薇迟疑。

“逼我们出来不用这么兴师动众，我看是想毁尸灭迹。”

皇帝被杀，宫中必定大乱，尸身还未来得及挪走，既然陈薇说那被杀之人其实并非皇帝，那么此时放火，目的再明确不过，无非是要烧得你面目全非，任谁都认不出来，到时只能相信此人便是皇帝，“我想狄峰也知道此地会起火，如果借此烧死了你，正好绝了蛊毒的后患。”孔不二冷哼着，其实直接可以弄场火，烧死个与皇帝体型相仿的人即可，但为了请他人瓮，暗算于他，先安排假冒皇帝的人被刺死，再放了这场火，那帮人真是机关算尽，狄峰肯定是真怕了蛊毒，所以才在整个计划中放了水，让他逃脱，虽然因此让孔家免受不白之冤，但到时能让自己和陈薇被烧死在此处，不失为一条毒计。

暗室打开，果然满殿的火光，孔不二拉住陈薇往火势小的地方跑，快到门口时，人猛然刹住，此时出去，还有命吗？

他回头看陈薇，见她眼中竟是全然的信任，并无一丝恐惧，孔不二心里还有气，心想，此时你倒知道依靠我，但看着陈薇信任的表情，火气毕竟消了几分，道：“如果我们一起被烧死在这里，你是不是后悔刚才救了我？”

陈薇一怔，马上摇头道：“若没有救你，我会更后悔吧。”

她说的是真心话，孔不二心里多少又舒服了些，却仍没好脸色，道：“我有法子让我们不被烧死，但以后你都要乖乖地听我的话，不许瞒我，不许再惦记别的男人。”

陈薇听他说惦记别的男人，心里不由得一涩，但还是道：“好。”

火越烧越旺，隐约可以听到外面有人喊救火，却并没有人冲进来，火光照红了两人的脸，让陈薇绝色容颜越发迷人，孔





不二看得有些痴了，心想自己栽就栽在这个女人的这张脸上，道：“你说的，如果反悔，我就当真休了你。”说着也不等她回答，拉着她往殿中龙座后走去。

经过还躺在那里的尸体时，孔不二看了一眼，虽然长得极像，但的确不是小皇帝，若真是皇帝，怎么可能到此时仍然任他这样躺在地上？他踢了一脚，骂了声“短命鬼”走到龙座后，搬开龙座后的地砖，里面一汪清水就显了出来。

“这里怎么有水？”陈薇一惊，盯着那汪水问道。

“现在是水，夏天就是冰，皇帝小子怕热，夏天喜欢吃冰镇过的瓜果美酒，为了图方便，也怕太监从宫中冰窖送来食物早已回温，不够冰，所以命人修了此处，夏天时堆满冰，将食物瓜果放进去可以随时取来吃，我和我大哥也在此处喝过好几次冰镇的女儿红。”孔不二边解释，边将一块块地砖搬开，那里足以躲下两人。

“这水便是冰化下来的？怎么没有取掉？”

屋里烟雾浓密，孔不二眯着眼，咳了几声：“你不知道遇水则发吗？这里开个小冰窖本就不合规矩，当时工匠砌盖时，怕坏了原本的风水，一再提醒此地不准空着，所以要夏天放新的冰时才会将水取出。”他先跳下去，现在刚到初春，水极冷，他皱了皱眉，道，“水冷，你可要忍着。”

陈薇点头，直接跳进去，孔不二抱住她，两人半躺下来，然后用地砖一块块将洞口盖住。

外面的声音渐渐听不清晰，方才分明觉得水冰冷无比，然而外面火势太大，水渐渐地热起来，有烟自砖缝里透进来，孔不二脱下外衣撕成几片，堵住缝隙，然后将多出来的湿布让陈薇捂住口鼻，自己也捂住，这才觉得好过一些，他心里不由得庆幸，幸亏那皇帝小子会享受，留了此处，刚才若还在暗室

里，不是被熏死就是被此时殿中的火给烤干了，虽然此时水深火热，但总比烧死的好，想着，手不由得又抱紧陈薇。

陈薇伏在他的肩头，听到孔不二的心跳声，就算是此时，她也感到无比安心，即使外面的火苗很可能会忽然蹿进来，将她焚尽，她也可以安心地看着孔不二再也不想逃了，不知怎的，她心里竟然因此有几分欣喜，抬起头看着孔不二，冲他笑了笑，就这么隔了湿布轻轻地吻他的唇。

孔不二还在注意着外面的动静，唇上一温，他怔了怔，等意识到那是陈薇的唇时，心不由得一阵狂跳，再看这陈薇双眸若水，晶亮无比，虽然脸和唇被布蒙着，但一双眼足可以勾魂，这不是赤裸裸的勾引？孔不二本来不理睬她，以显示他心里还在生气，但此时危急，可能转眼就会没命，与其别扭等死，不如现在先解了心头被勾起的痒痒再说，想着一拉彼此脸上的湿布，就这么回吻回去。

先吻了再说，管他呢，想着压低陈薇的头，吻起来。

人似乎在此时反而更容易沉迷，分明外面危急非常，两个人却像飞蛾扑火那般不顾一切，孔不二翻了个身，将陈薇压在身下，将她半抵在旁边的壁上，疯了般地亲吻，似乎下一刻真的要死了，而亲吻是这一刻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心里应该还是怨陈薇的，怨她不信任他，怨她水性杨花，但他不像那些只会舞文弄墨，会做几首酸诗的读书人，动不动就爱恨情痴，他只知道喜欢就是喜欢，恨就是恨，喜欢的就去抓住，就像陈薇，初时只不过就是女人，女人哪里不好找，但渐渐地就有了不同，似乎是别人代替不了的，所以他也不犹豫，管她是什么人，喜欢了就抓住了。

此时他就想这么吻到死，管他呢，管他皇帝小子，管他红衣社，管他怀中的女人让他失尽男人的面子，都与自己没关





系，口中有血的味道，似乎是吻得太用力了，而他却在更用力地死缠住陈薇的唇舌的同时也感觉到陈薇不顾一切地回应，心头有什么东西涌上来，他忽然松开唇舌，用力抱住陈薇。

“娘子，娘子……”他唤着她，其实后面应该还有话，他却只顾叫着陈薇，没有往下说。

直到狭窄的空间里烟雾越来越重，孔不二才松开她，两人这才记得咳嗽这回事，没命地咳，然后慌忙将湿布盖在脸上。

陈薇轻轻地拍着孔不二的背，为他顺气，刚才分明气得叫她贱人，现在却又唤她娘子了，即使那是情不自禁，可能转眼就不认了，但陈薇却还是觉得开心。

这就是孔不二让她心折的地方，他绝不会像一般男人那般小肚鸡肠，可以在几月前放陈薇与齐箴远走天涯，绝不拖泥带水，也可以在此时直截了当地让她留在身边，而绝不优柔寡断，即使有些别扭，有些生气，但又有几个男人，在得知自己妻子不堪的过去后可以张开手臂让她回来？

陈薇定定地看他，外面火烧火燎，里面水深火热，这些都没关系，有他在就好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狭窄的空间里，即使用湿布塞住了空隙，浓烟还是钻了进来，两人将半张脸沉入水中，觉得越来越难支撑下去。

差不多了吧，怎么还没有人来救火？孔不二心里想着，再不来救火，小爷我就要被呛死了，正当这时，却听外面隐隐有嘈杂声，似乎真的有人来救火了。

身上的陈薇动了动，孔不二做了个让她噤声的动作，在最角落的地方，推开一块地砖往外看，只看到很多双官靴来回走动，有人往地上泼着水，他顿时松了口气，只要有人来救火，

他们就烧不死，但马上他又因另一件事皱起眉，此地之后必定成为要案重地，若此时不离开，以后要走便更难，就算此时能出这个大殿，想混出皇宫也绝非易事，如果所料没错，狄峰手下的人可能就在找他和陈薇的尸身，找不到必定不会罢休，此时若被找出来，两人又往何处退？

正自琢磨间，却听见头顶传来脚步声，很显然有人就站在他们上方的地砖上，那脚步没有离开的意思，在站定后，竟然用力地在地砖上跺了跺脚，从缝隙里掉下来很多黑灰，孔不二眼眯着，已慢慢地自腰间拔出匕首，另一只手握紧陈薇的手。

只要不是傻子，这样跺几脚都会发现下面是空的，正常情况应该马上搬开地砖看个究竟，然而孔不二正蓄势待发准备上面人一掀地砖就蹦出去拼命时，却听见一阵金属敲击地砖的声音，那声音本来似乎只是无聊乱敲，毫无章法，但渐渐地，似乎有了规律，只听了几声，孔不二脸上顿时大喜，用匕首柄对着地砖敲了几下，像是回应上面的敲击声，然后地砖稍稍地被掀开，一样东西被扔了进来，孔不二伸手一接，打开一看，竟是一套太监服，里面还夹着一张字条儿，写得极草：趁乱快脱身。

说得没错，要脱身现在就是时候，外面的太监宫女都忙着救火，自己换上太监服混在人群中未必有人发觉，但上面的一堆人很可能有几个并不是来救火的，目的就是看他和陈薇是死是活，如果未死，趁乱杀了他们也未可知。

但反过来，此时不走便更难逃脱，何况此时并非高枕无忧之地，万一救火时有人发现此处玄机，这样就等于束手就擒。

死就死吧，优柔寡断就不是他孔不二，孔不二迅速地换上太监服，看看身边的陈薇正是一身的宫女服，也不用再找一套换上，两人身上都有水，但用水救火哪有身上不湿之理，也正





好可以混过去，他这样一想，心中更定，抬手就顶开头顶的地砖，拉着陈薇就探了出去。

火势很大，并没有很多人可以冲进来救火，那些喧哗声还都在外面，孔不二爬出洞去，有人迅速地将一个装了水的木桶递给他，孔不二头一抬，不由得一怔，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皇帝的贴身护卫，周游，他比皇帝稍长几岁，自小跟着皇帝，孔不二自然是认得的，只是此人的话极少，几乎不说话，也就谈不上相熟。此时他递了木桶给他，显然是让他装样子救火好混过去，但当他看到陈薇自洞中爬出来时，脸上顿时起了杀机。

周游所做的一切就是皇帝的意思，这一点孔不二再清楚不过，现在救他显然是未算到还有个陈薇的存在，皇帝说只救他一人，周游便不会多此一举再救其他人，此时他脸上的杀机明显是想除了这个累赘。

“你要她的命就是要我的命。”不等周游动手，孔不二先冷冷地说了一句，一只手已经放在周游的手上。

周游一怔，回头看看孔不二，孔不二也盯着他：“要杀杀两个，要活活一双，你选。”

又有太监宫女趁火势稍小冲进来救火，场面更乱，周游袖中的匕首已现，孔不二的手也握在腰间的匕首上，拉着陈薇向后退了一步，几乎同时，忽然白光一闪，陈薇还未看清是怎么回事，身后忽然响起两声极低的闷哼声，猛地回过头去，两个太监打扮的人摸着脖子倒在地上，已经死了，显然是一刀毙命。

陈薇张大嘴，那人竟是只用一刀在瞬间伤了两命，这是何等厉害的手段，而那两个太监又是何时到了身后，却没有任何声响。

“走，现在。”周游看也不看倒地的两人，转身就往另一

个方向而去。

陈薇还在发愣，孔不二拉她一下，跟着周游而去。

竟还是那个一开始躲避的暗室，开启的机关已经被烧坏，周游双手贴着暗门，用内力一推，只听“喀”的一声，暗门打开，里面一股浓烟冲了出来，周游眯了眯眼，示意孔不二两人先进去，孔不二是想也不想地拉着陈薇进去，周游随后跟着，同时又将暗门合上。

孔不二看了看那道暗门，心想幸亏那机关已经被烧坏，不然没有千金之力哪有这么容易打开，不过这周游的内力显然惊人，可能不在自己老哥之下。

三人在暗室中，浓烟实在呛人，周游燃了火折子在东面的墙壁上照了照，然后照到一处，抬手用力一摁，手掌大小的墙面被摁下去，墙边的地面顿时现出半人高的暗道，有阶梯延伸而下。

原来暗室里还有暗道，孔不二与陈薇互看了一眼，却看见周游已经拿着火折拾级而下，两人跟了上去。

暗道里伸手不见五指，三人中孔不二及陈薇的呼吸在狭长的暗道里无比清晰，走在前面的周游若不是举着火折子，几乎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孔不二听他老哥说过，武功越高的人，呼吸就越轻，而且呼吸的间隔也就越长，这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练武之人的呼吸之法，任何时候都是如此，此人若不是皇帝的亲信，孔不二还真的没胆跟他走。

“你是要带我们出宫？”走了一段时间，孔不二开口问前面的周游，周游若在，就说明皇帝安好，既然能算到他藏在那处暗洞中，并且及时来救，皇帝很可能还在宫中。

“不是。”周游却只是否认，并不说这是要去哪里。

孔不二在心中骂了一句，刚想问清楚，周游却停下来，道



了一句：“到了。”说着手一抬，上面的暗格顿时打开，有光透进来。

【三】

这又是什么鬼地方，忽然光亮让孔不二睁不开眼睛。

“上去吧，女的留在这里。”周游没有上去的意思，语气平淡地对孔不二说道。

到此时孔不二已经猜到上面有谁在等着他，除了皇帝谁还可以命令周游做事？于是他点点头，陈薇不上去是好事，小皇帝的心思实在难测，陈薇的身份又让人很不放心，此时以皇帝的处境越少人知道他的下落越好，若让皇帝小子看到她，很可能为了自己的安危而杀了她。

“不许动她分毫，你必须向我保证我回来时她还好好地在这里。”孔不二看了眼陈薇，双手负在身后不疾不徐地对周游道。

周游显得有些不耐烦，却还是点点头：“我保证。”

孔不二这才放心，有些人不轻易保证，一旦保证就一定能做到，他伸手摸摸陈薇的脸，道：“乖乖在这里等我。”

说着循着阶梯而上。

爬上去，一片萧瑟，根本不像是宫中的景致，难道已经到了宫外？那么这条暗道做得还真是太大胆了些，孔不二看了看四周，总算看到自己所在的庭院南面坐着一个人，一身浅黄的儒衣，大冬天却摇着扇子，正好整以暇地看着他，不是皇帝小子，还会是谁？

“参见皇上。”孔不二看了一眼，口中说参见，人却没有

跪下，只是举手行了行礼，妈的，小爷我差点因为你被烧死，你居然在这里一派悠闲？

皇帝不以为意，眯着眼看看孔不二，扇子一收点在下巴上，道：“爱卿瘦了啊。”

孔不二配合着说台面上的话：“为皇帝分忧，臣肝脑涂地。”说得甚是慷慨激昂。

皇帝笑笑，指指旁边的位置道：“坐吧。”

孔不二不客气地一屁股坐下，拿了旁边的茶自己倒了一杯喝了一口，道：“这是宫外？”

“宫中！”

“宫中？宫中还有这地方？”孔不二不由得又看了下四周，比起宫中的琼楼玉宇，这里实在是太破旧不堪了，宫中？自己自小在宫里混也没听过有这种地方。

“这里是冷宫，你自然是不曾来过。”皇帝猜到他的疑惑，幽幽地答道。

孔不二眉一挑，冷宫？冷宫可谓是宫中的禁地，不是一般人能来的，人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而这里可谓是比较安全还要安全的地方，谁会想到皇帝会藏在此处？

只是，皇帝的寝宫与冷宫之间居然有一条暗道，这里面又该有什么样的秘闻？听老爹说先帝的一个爱妃曾被独断专行的太后打入冷宫，难道这条暗道是当时先帝为一解相思之苦而设的？

“你也不要乱琢磨，朕有话说，”见孔不二眼珠乱转，就知道他在打着歪主意，皇帝手中的扇子在桌上轻轻拍了拍道，

“今天那个‘我’一被烧得面目全非，明日皇帝驾崩的事便会全城皆知，之后再昭告天下，朕尚无子嗣，皇后腹中的胎儿不过三个月，还不知是男是女，皇儿未出世之前，帝位空悬，这



段时间最是凶险。”

的确凶险，孔不二点点头，口中漫不经心地说道：“皇后肚子里的孩子更凶险啊！”

“所以时间不多，不二，即使朕的皇后身份再特殊，也难保有个闪失，若这个孩子今天没了，明天就会有新王登基，那时再想收复失地，可谓是难上加难。”说到皇后时，皇帝的眼神有些捉摸不定，飘忽了一下，然后定在院中的那棵梅树上。

“不是皇上你还活着吗？”孔不二看了皇帝一眼，不以为意地说道。

皇帝回过神，扬了扬眉：“那个‘我’已被烧死了，朕等于是死了，若强行出头，下次烧死的可能真的是朕了，朕侥幸逃脱，此时躲起来也只能利用这段帝位空悬的时间，将那股势力剿灭。”

皇帝的话再明确不过：老子我拼不过，就躲起来，你孔不二替老子我拼去。

但孔不二同时又很清楚，皇帝要依靠孔家，又绝不会完全依靠孔家，皇帝说要躲起来，也未必是真拼不过那股威胁到他的势力，用他老爹的话说，帝王向来多疑，孔家三代为将，如今地位已登峰造极，越是这样，帝王疑心越重，越是不信任，说不定啊，孔不二心里轻叹，此时的局面也未必不在小皇帝的控制之中，而他若是能借此次危机来试探孔家的忠心，同时又能借助孔家的势力消灭了那股危害到他的势力，岂不是一举两得？

说到那股势力，孔不二看了看四周，道：“皇上确定这里安全？”

“哼哼——”皇帝轻笑了一声，“刷”地合上扇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停了一下道，“此处冷宫你知道当年是谁住

的？”

孔不二摇头，他怎会知道？

“是他的母亲，洪贵妃所住的地方，当年洪贵妃因为犯了事，又不讨皇奶奶的喜爱，所以被打入了冷宫，但先帝却对她甚是宠爱，此处暗道也是为了瞒过皇奶奶的眼线与她私会而建。”

孔不二不知道这皇帝为何忽然就提到此处冷宫的由来，但听到与“他”有关，不由得放下手中的茶杯细听。

“此地对他来说，是个可怕的并且有着痛苦回忆的地方，幼时他偶尔偷跑到这里看望他的母亲时，看到的就是她的母亲穿着粗布衣服与一帮宫女一起干活，他一下觉得自己美丽无双高傲无比的母亲瞬间成了低人一等的奴才，这是不可一世的他不能接受的事实，之后便再也没来过，再有，这里也是洪贵妃上吊自杀的地方，往事不堪啊，很少有人敢回头细看。”皇帝说着拍了拍手中的扇子。

“所以皇上选了此处躲藏，因为皇上认定他根本没勇气来这里，更何况他甚至没想到你竟然还躲藏在皇宫中。”

“不错，所以，此处至少暂时是安全的。”

果然是高招，孔不二看了眼眼前的少年皇帝，早知道他不简单，此时看来是很不简单。

他不由得想，自己包括整个孔家，怎么就卷入了这场争斗当中，但似乎确实不能独善其身，而这场争斗的结果又会如何，其实直接也关系到孔家的命运。

老爹说过，太祖皇帝有训，萧氏子孙手足不得相残，违者不得死后葬入皇陵，但自古以来，这样的手足相残何时停止过？现在的局面，不过是各自找了傀儡，自己在后面指挥布阵，当然，身为皇帝大可不必这么畏首畏尾，即使有祖训，如



“他”真的意图谋反，证据确凿，杀了他又如何，但亏就亏在皇帝位置还未坐稳，这样兄弟相残的戏码搞得动静太大，对他绝没好处，何况他束手束脚根本也动不起来。

还好孔不二自小见惯了这种手段，也不以为意，心想自己以后是要当一品大员的人，所以一定要助这皇帝小子赢了这场争斗，不然下场绝不是做不成一品大员这么简单。

“皇帝得下个手谕让我老爹回京，不然以我现在手头的实力，根本不堪一击。”他沉默了一会儿道。

“这手谕早就在爵爷出京时就下了，让他伺机而动，可以随时自行掉转人马回京，不用我再下令”说到这里皇帝的脸色沉了沉，“当时让黑衫军出军也是边关情势所迫，明知是故意调开我手头的兵力，却不得不为，你可知当时朝中的局面，朝中三位将军，有两位养病在家不受军令，满朝势力偏向宰相一边，朕今日的境遇也不过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你们孔家一定不可以让我失望。”说着手用力地在孔不二肩上拍了拍。

后面半句话，孔不二听来只是轻微地皱了一下眉，这是提醒他们孔家，在这节骨眼上绝不可背叛于他。

当初西淮王萧延太子之位莫名被废，之后直到先帝驾崩前一个月，太子之位始终空置，眼前的皇帝是当时最不起眼的一个人，母妃不过是个七品小官的女儿，毫无依傍，若一定要说就是自小与他们孔家兄弟意气相投，一起长大，谁会想到先帝最后立他为太子，成为当今皇帝？

登基时日不长，他多少仗了些孔家的势力，但同时他有多依仗孔家就有多恐惧孔家，所以他才说出后面半句话来。

说到底自家老爹看似武夫，其实是看得最清楚的，孔不二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很很不舒服，怎么说也是一起长大的人啊！自己以后还要做一品大员，现在就不信任，这以后咋整？

他不禁在心里感叹了一句，喝了口茶道：“小逸啊！你也是太了解我了，才知道我必定会躲在那个置冰的洞里吧？所以周游一下就能找到我。”

他这句话完全跟前面的话搭不起来，忽然叫起皇帝的小名，听到“小逸”两字，皇帝本来微沉的眼一暖，嘴抿了抿，笑道：“不错，我们情同手足，你有几斤几两重，朕当然是知道的。”

孔不二看着他脸上忽显的暖色，忆起当年喝醉了酒脸蛋儿微红的青涩少年，终究还是不一样，真他妈的，他也不知为何在心里骂了一句，然后懒洋洋地说道：“既然今天见了你，你还是要给我一个手谕。”

“什么手谕？”

“替红衣道人与陈家翻案？”

“办不到！”此言刚出，皇帝想也不想地否认，“当年红莲教差点攻破京师，罪大恶极，如何翻案？”

“皇上，”孔不二不紧不慢地说，“是红衣道人，不是红莲教，只要否认红衣道人与红莲教有关，这案就可翻，要知中原之地信红衣者可谓成千上万，这股势力为何不能为己用，却反过来被他人所用反抗于你？还有山西熊家，富可敌国，现在的当家，只要你一张手谕，便可肝脑涂地为你所用，皇上，这可是一笔好买卖。”

皇帝微微沉吟。

院里有清冷的风吹来，吹得院中一片乱竹沙沙作响。孔不二抬眼看着不远处的天空，如一团浓重的墨，而晨曦已经开始在这团墨中酝酿了，不知太安宫的火是否已经扑灭？他回头看身旁的皇帝，皇帝低眉沉思仍在权衡，他不由得打了个哈欠，奶奶的，还像女人似的，这么不痛快。





“皇上若为难，就算了，时候也不早了，回去睡觉。”说着又打了个哈欠。

皇帝像是没听见，低着头沉思。

不爽快啊不爽快，孔不二有些鄙视地看了皇帝一眼，躬了躬身，转身就要走。

“你替朕磨墨。”

等墨迹吹干，孔不二将手谕藏在怀中，回到地道时，周游果然守信，陈薇安然无恙地等在那里。

“那个，怎么出去？”皇帝是见到了，手谕也到手了，不过怎么出去？

周游原本面无表情的脸上似乎现出了那么点笑意，但这笑意不明显不说，还让孔不二觉得很不舒服，却听周游道：“宫中每日天刚亮都有淘粪奴将各宫各院清理完，再将粪桶自宫中偏门拉出宫去，这……”

“你想也别想。”周游话还没说完，孔不二就已经猜到了他的打算，虽然此时并没有粪桶，却已经反射性地掩起口鼻。

周游冷冷地看他一眼，却没有再说话了。

两人僵持着。

好半天。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没有。”

看着周游平板的表情，孔不二连掐死他的心都有，可惜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而且躲在粪桶中逃出去的确是最保险的方法，不过想他大摇大摆地进宫，最后却要靠躲在粪桶中脱身，想想就憋气。

“周游，你多少要挑个干净一点的。”他无力地恳求。

于是周游脸上又现出了那种几乎不易觉察的可恶笑容。

第十四章

落入虎爪

【一】

从粪桶中出来，卯时不到，冬日的京城天还未亮。

虽然安全脱身，孔不二却一路骂骂咧咧，不过也难怪他，一身的粪臭，陈薇自己差点也熏晕过去。只见孔不二一边骂，一边将身上的太监服脱下来扔在一边，只着里衣自顾自地往前走。

“娘的，小爷得马上洗个澡，该死的周游，有一天小爷将你在粪坑里泡个几天，再晾起来招苍蝇，叮死你，我呸呸呸！”他吐了几口口水，这才想到陈薇，回头看看她，见她慢慢地跟在后面，也是一身狼狈。

果然还是跟着他，没有忽然又消失不见，他看她慢慢走近，才道：“我知道有个洗澡的好地方，走了。”

两人随装粪桶的车出宫来，并不是一出宫门就下来，为了安全起见，随了粪车到京城近郊才敢下来，孔不二刚才看了看四周，便认出这是什么地方，想他以前是京城一霸，对京城也算了如指掌，此地不远便是一处皇家浴场，因为是皇家浴场，所以方圆几里内不许有人家，太皇太后在时还戒备森严，以前皇帝小子连太子都不是的时候，经常和他们兄弟，偷偷翻墙进院，在露天



的温泉池里洗个痛快，图个刺激，但后来，太皇太后死后，先帝更喜城外的一处温泉，此地几乎不来，这里便遭到冷落，平日里只派了几个人打扫，近乎荒废。

此时天刚亮，把守的人估计还未起床，正是好时机，想着有温泉洗，孔不二不由得脚步加快。

将陈薇硬拉过墙，孔不二已经累得半死，妈的，这娘儿们平时抱着没多少分量，现在怎么变得这么重？他口中抱怨着，人直接拉着陈薇穿过一片树林，看看没有把守的人，转过前面的假山，又翻了一面墙，竟是进了另一个院中，他熟门熟路地推门进去，里面昏暗一片，却有温暖的热气盈满一屋。

陈薇觉得自己冰冷的身体顿时舒展开了。

“不会有人发现吗？”她看了看四周，有种做贼的感觉。

“谁会发现？这里以前是太皇太后最喜欢来的地方，所以就成了先帝最讨厌的地方，那老太太死后，这里就再也没有哪个皇族来洗过澡了，平时没几个人看守，白白浪费了这个好地方，”孔不二说着，已经飞快地脱掉了身上的衣服跳进了水里，然后舒服地吐了口气，“再说此处大得很，我这样扑腾也未必有人听见，来，你也下来。”说着伸手来扯陈薇的裙摆。

陈薇看他全身裸着，脸不由得有点发红，但看看自己全身脏乱不堪，这泉水又着实诱人，犹豫了下，便开始解身上的衣服。

解到里衣时，孔不二就开始色迷迷起来，看着裙底露出雪白的腿，他就等着陈薇脱光，然而陈薇却穿着里衣跨进水里来。

“不妥，”孔不二伸手扣住陈薇的脚，那香软脂滑的感觉让他心里一荡，便握得更紧些道，“你这样怎么洗？能舒服吗？脱光，脱光。”说着手一扯，却将陈薇扯进池中，然后一手抱住，另一只手开始扯她的衣服。

因为衣服被浸湿的缘故，所以并不好脱，孔不二扯了几下扯不开，就有些火大，妈的，女人的衣服就是麻烦，想着先凑上去

吻了陈薇一下，然后有些无赖地说道：“你自己脱可好？”说着手已经在陈薇的身上乱摸。

不知是热气太重，还是孔不二太过猴急，陈薇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却发现孔不二也喘得厉害，脸上已有情欲之色，她心里狂跳了几下，扶住孔不二，一只手拉开自己的衣裙。

肌肤刚裸露出来，孔不二的身体就密密地贴上去，将她抵在池边，用力地亲吻，吻了许久，才停下，嘴巴停在陈薇的耳边道：“我在这里偷洗了不下几十次澡，还在这里喝过酒，踢皇帝小子的屁股，就是没干做那事，不如，我们试试？”说着托起陈薇的腰，抵在自己早已坚硬难耐的部位，轻轻地摩擦。

陈薇身体抖得厉害，声音媚得如丝般，道：“可是，这是在水里？”

“所以才好玩，试试吧。”孔不二诱哄着，扶着陈薇腰的手微微向下摁了摁。

陈薇轻轻地叫出声，手臂搂住孔不二的脖子，感觉自己全身越来越热，不可否认，此时的孔不二也对她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何况已经箭在弦上，又怎么可能说不行？于是只能靠着孔不二的怀中轻轻地点了点头。

两人分明是偷着跑来洗澡，孔不二却像是在自家的院中，有些需索无度，水里一次不算，又将陈薇拖到池边没完没了了一次，在恍惚间，陈薇发现孔不二一直看着她，似乎是怕她消失般，这个男人是在爱她，真的很爱，不然又怎会有这种害怕失去的眼神？然而自己现在就在他的怀里啊！水乳交融之时，他为何还有这样的恐惧？她有些心疼地伸手抚上孔不二的脸，仰起头吻他，他立刻热切地回应，身下动得更剧烈，她有些难耐地咬住他的唇，咬出血来，然后孔不二又是更用力的几下，终于如暴雨停止般，伏在她身上用力地喘息。

两人许久都不动，直到本来急促的呼吸变得平稳，身体渐渐





地冷下来，孔不二才猛地坐起来，身体却朝一个方向侧着，似乎在听着什么动静。

“怎么了？”陈薇一怔，也坐了起来。

“有人来。”孔不二蹲下身，捡起被他们扔了一地的衣服，拉着陈薇躲在屏风后。

果然，远远地，有脚步声而来。

“早就说王爷要来，你这是怎么准备的？怎么有股……”进来的人应该不止一个，只听其中一个人似乎嗅了嗅周围的味道，道，“怎么有股臭味？”

“刘管家，小的早知道王爷要来，昨夜确实做了准备，此处也熏了香，这……”另一个声音“这”了半天，叹了口气，空气里有臭味他的确也闻到了，也不好抵赖，只得回头对手下人责问道，“你们是怎么熏的香？这哪来的臭味？”

一时之间手下被责问得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香确实早熏过了，可谁会想到这位王爷天刚亮就要来，连再检查一遍也来不及。

屏风后，孔不二看看自己手中的衣服，只想笑，废话，两个在粪桶里待过的人在这里洗澡，不臭才怪，他转头，看到屏风后面居然还摆着干净的衣服，抖开看了看，都是男装。

也管不了这么多了，两人此时都未着寸缕，若是不小心被抓住，自己倒是无所谓，但自家娘子却不能光着身子，想到这里他直接把手中的衣服披在陈薇的身上。

陈薇自屏风的缝隙里往外看，盯着其中那个被唤做刘管家的人，本来红润的脸微微有些苍白，孔不二看她脸色不对，凑上去看，一眼认出那刘管家是谁，正是西淮王府的管家，自己成亲的第二日，萧延到访，跟着同来的就是这个人。

他看了眼陈薇，人凑到她耳边轻声道：“看来，待会儿会有美男在此处沐浴，我们可有眼福了。”

他嘴上开着玩笑，眼中却还是看着陈薇的表情，再明显不过，陈薇是认识这个刘管家的，有些事，即使她一直不肯说，但孔不二多多少少能猜到，所以此时他也不问，心里想着，若萧延真在此处沐浴，那么他们一时半会儿就走不了了，说不定还会被发现，到时必定不太好看。

正想着，却听外面人道：“刘管家，小的还有太月池备着，不如……”

刘管家却是冷哼了一声：“我们王爷今天洗定这盘龙池了，换地方？除非你不要命了，马上命人整理，王爷不多时便要到，若有闪失，拿你是问。”

另一个声音马上说是，急忙命人重新整理熏香。

孔不二心里暗暗叫苦，这一整理，不把他俩整出来才怪。

那刘管家甩手而去，余下几个人便开始动手熏香整理，孔不二看着那几个人早晚会来到屏风后，自己到时和陈薇又该往哪里躲？他迅速地看了看四周，屏风后还放着几件精美的家具，他随手打开身后的柜子，这柜子原本应该是用来给皇亲们洗澡时摆放衣物和随身物品的，此时恰巧是空的，孔不二催陈薇躲进去，自己随后也爬了进去，那柜子却因为躲了两个人，怎么也盖不上了。

麻烦！他心里恨恨地骂了一声，一只手伸出柜子往那堆脏衣服里掏，自那堆衣服里掏出孔有力送他的那根吹管，还有几根备好的针，是这次进皇宫，以防万一特意备着的，没想到却是在离开皇宫后才用到。

装完针，孔不二伏在柜边上，只等有人来到这屏风后。

果然不多时，有仆人隔着雾气看到屏风后的柜子竟然是开着的，本来为西淮王备着的几套浴后要穿的里衣也乱成一团，怎么回事？他完全没意识到柜中孔不二的吹管正对着他，人刚走进屏风后，只是一记极轻的破风声，那仆人便应声倒下，而这一切正



好被屏风挡住，就算有些声音也被池中的泉水声掩去，外面人全没感觉到。

孔不二迅速跳出柜子，将那仆人身上的衣服脱下扔给陈薇。

“穿上。”他低声对陈薇道，然后将备着的针装进管子里，又与陈薇合力将被脱了衣服的仆人搬进柜子里去，自己也跳了进去，像方才那样伏在柜边，管子向着柜外，对着陈薇极轻地说了几句，陈薇会意，点点头，穿好衣服后，盘起发将那仆人的帽子戴上。

“那谁，过来帮下忙。”陈薇自屏后探出身去，故意学着男人的声音，冲离他们最近的忙着熏香的仆人道。

此时四周雾气极重，那仆人也没有仔细瞧陈薇的脸，只看衣着以为是同伴，抱怨了一声，走到了屏后，于是又是一针，同样神不知鬼不觉。

孔不二此时真的爱死老哥送的这玩意儿了，迅速又装了一根，以防万一，然后动手脱另一个倒霉鬼的衣服，自己穿上，又将自己身上原本带着的银子和那纸手谕放好。

将两个仆人都塞进柜子里，头上的帽子略略压低，与陈薇大摇大摆地走出屏风。

两人低着头，装模作样地将周围物品整理了一番，然后管事的请了刘管家进来验收，两人随其他仆人恭恭敬敬地站在靠近门口的位 置，准备在刘管家发现柜中的人之前偷偷地逃出屋去。

到此时两人未被发现实属侥幸，一是因为雾气重，一切都不那么真切，二是因为之前已经出了岔子，屋里几个仆人都怕被降罪，注意力全在刘管家的喜怒上，谁会注意到穿着与他们一样衣服的孔不二和陈薇，但就算是这样，孔不二还是握紧了那根吹管，想着，如果偷偷逃出屋去，被发现的可能性实在太大了，到时只凭一根吹管又要怎么对付？

眼看着刘管家往屏风后面去，孔不二闭了闭眼，发现也没办

法，只有死命地往外逃，他推推陈薇，两人往门口移去，正要抬脚跨出去，却听外面人有喊了一声：“西淮王爷到。”

也就这一声正好救了他们，刘管家还未走到屏风后，听到那声音，迅速回转身往外迎去，孔不二心里吁了口气，与其他人一样跪下来，头垂得更低。

然后佩环之声缓缓而来，一双绣着云纹的软底轻靴踩着轻快的步子自孔不二与陈薇的面前走过。

“王爷，一切都准备好了。”刘管家在身后恭敬地说道。

西淮王“嗯”了一声，停了停道：“都退下吧。”

跪着的人得令，慢慢地退下。

孔不二让陈薇走在前面，自己不动声色地随后，人刚跨出去时，却听身后道：“等等。”

全部人都停下来，速又跪下听令，孔不二也忙跟着跪下。

“留个推拿手艺好的，其他的都退下吧。”西淮王萧延的声音有些慵懒，却带着不容辩驳的威严。

“是，”仆人中管事的应了一声，回身道：“王乐，你留下侍候王爷。”

无人应声。

孔不二只觉得头皮一麻，无人应声，那么那个叫王乐的人只可能是被他射晕的两人中的一个，他咬了咬牙，管他呢，自己先应了再说，不然必定起疑。

正要开口。

“是。”身后的陈薇忽然应了一声，跪前几步，手正好碰到孔不二的手，不动声色地握了握。

这是叫他不要声张，孔不二怎么会不懂，他只觉得心里火烧火燎，被摠住的手挣了挣，陈薇却用力地扭了下他的手指。

他勉强稳住，心想，此时若是强出头，不只保不了陈薇，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他用力地咬咬牙，不让自己露出一丝情





绪。

才刚刚抓回到自己手中的人儿，为什么？

陈薇的手指移开，他觉得心里一空，侧头深深看了陈薇一眼，她微微地扬起嘴角，美丽得不可方物，孔不二一狠心，转身随几个仆人出了屋去。

他会再将她夺回来的，他保证。

【二】

混出了浴场，孔不二拼命地往外奔，他知道陈薇很快就会被揭穿，而只要发现柜中是两个人，那么必定会派人来追。

其实他可以像以前那样，干脆耍无赖，被抓住就被抓住，就说自己就是和自家娘子来洗鸳鸯浴的，就算私闯皇家浴场是死罪，以他孔家的地位，还没人敢动他。

但那是以前，还有小皇帝保他，此时的局势，却由不得他耍泼，而且那是萧延，当年的太子，小皇帝一直防着的人，保不准他会借此置他于死地。

该死！他一路狂奔，当终于看到村落时，他知道已经出了那处浴场的范围，人停下来，狠狠打了自己一巴掌，洗什么澡？还跑去皇室的浴场？孔不二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他伸出手，看着方才被陈薇抠破的手指，为什么？以为自己失而复得，心里早已欢天喜地，分明前一刻还软玉温香，此时又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此时天已亮透，他抬头看着阴沉的天，前夜的一切，如同一场梦一般。

他并不是悲风伤怀的人，以前去赌钱，输得光着身子回来，被老爹吊起来打，在院里晾了一夜也没觉得伤心，他就是那种无

赖到没心没肺的人，此时却忽然觉得心痛到不行。

那是心痛吧，他想。

没有多做停留，他用身上的碎银，向村民买了一件衣服，换去身上仆人的衣服，然后回城里去了。

他不回孔府，昨夜既然有人设了圈套想害他，那么孔府也就不安全了，他并不担心自家大哥和二姐，他们武功高强，谁又能奈何得了他们，而且就算对方知道他们就在孔府，也不敢贸然行动，毕竟那是孔府，最多派人在府外监视。

人在城中最大的客栈门口晃悠，确定没有可疑之人，才进了店去。

毕竟是京城最大的客栈，确实是一般客栈无法比的，孔不二直接走到柜台，他此时一身粗布衣服，头发又乱，任谁都以为他只是个乡野农夫，然而掌柜还是很客气地迎上来。

“这位客官是要住店？”言语间丝毫没有鄙视之意，果然是熊莲调教出来的人。

孔不二也不做声，直接将上次熊莲送他的那块玉牌拿出来，放在柜台上。

掌柜的脸色一变，拿起玉牌仔细看了一下，表情更加恭敬，微微躬着身子道：“客人楼上请。”

果然是天字一号房，这是客栈中最好的客房，孔不二走进去，将客房打量了一番，觉得很满意。

“主人交代过了，客人需要什么尽管与小的提。”掌柜在孔不二身后恭敬道。

“你联系得到你家主人？”

“这个……”掌柜有些为难，显然并不想透露熊莲的去向。

“把这个交给你们主人。”孔不二在怀里掏了掏，把那纸皇帝的玉谕拿出来递给掌柜。

掌柜双手接过，道了声“是”，将玉谕藏在怀中。



“再替我办件事。”

“何事？”

孔不二道：“你们客栈不是有道名菜叫‘红方’（其实就是红烧肉），用你们客栈专用的食盒送去孔府，就说孔府管家订的，其他的什么也不要说，留下就走。”

“是，马上去办。”掌柜应了一声，这才转头去办。

陈薇一直不敢抬头，远远地跪着，手微微地握紧，然后听到刘管家的声音。

“还愣着干吗？过来侍候王爷。”

陈薇应了一声，这才稍稍抬头，萧延已经脱了衣服，人站在池中，现出精瘦的上身，头发松开，湿腻地散在肩上，眼睛微微眯着，细薄的唇带着妖异的胭脂色，有水珠自他的额头滑下，一直滑过唇，滑到精瘦的胸口，胸膛上一片水亮，有种魅惑人心的力量，只是眼里的那丝精光，时时提醒着别人，那不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男人，而是一个多么厉害的角色。

她觉得整个人都在不由自主地发抖，低着头接过刘管家递来的浴巾，铺在池边，然后静跪在一旁。

萧延并不喜欢洗澡时有一群人服侍，在他看来人光着身子的时候是最没有防范力的时候，所以通常情况下服侍他的人只有刘管家，此时留着个外人，是因为今天会有件大事等着他，而他确实需要放松。

在温暖的池水中泡了一会儿，他才自水里出来，旁边的刘管家马上给他披上自府中带来的蚕丝长衫，长衫冰冷的触感，让他眉皱了皱，可他却喜欢这种冰冷，如同混沌中忽然清醒。

人在陈薇铺好的浴巾上躺下，闭着眼睛。

陈薇又颤了一下，知道这说明可以开始摁了，便硬着头皮，伸手过去。

隔着丝衣，萧延的皮肤湿润而有弹性，她伸到他的肩颈处，用力摁下去。

然而只摁了两下，猛地，萧延的手忽然伸出，擒住她的手，她下意识地叫了一声。

“你是谁？”萧延睁开细长的眼睛，看向她，等看清她的脸时，不由得一怔，“薇薇？”人猛地坐起，另一只手将陈薇头上的帽子一掀，陈薇的一头长发泻了下来。

被人揭穿，陈薇反而冷静下来，本来有些恐惧的脸转冷，道：“是我，王爷。”

“原来没死啊？”萧延轻轻地笑了，邪气地勾起嘴角，伸出手指在陈薇的脸上拂过，“你可知道本王知道你死了有多伤心？”手在说话间忽然用力地抓住陈薇的下巴。

陈薇任他抓着，毫不反抗，眼看着萧延的脸凑近，身上的龙涎香瞬间浓烈，唇就这么挑逗地刷过她的唇，却并不亲吻，然后笑意忽然一滞，手用力一推，在陈薇还没反应过来前，人已经被推入池中。

陈薇呛了口水，好不容易在池中稳住自己，用力地抹了抹脸，一身狼狈地看着池边上冷笑的萧延。

“说说看，怎么就没死？怎么就……”他停了停，看了看四周的雾气，“怎么就来到这里？难道也是太想我了？知道我要来，所以才来了这里？”

陈薇抿着嘴不说话，分明是温热的池水，此时却觉得滚烫。

“不说吗？”见陈薇沉默，萧延也不生气，人站起来，精瘦的身体在丝衣下若隐若现，却被他脱下，往地上一扔，毫无顾忌地在陈薇面前裸着身体，然后跨进池里，“让本王猜猜，是你那夫婿将你救了回来，替你隐瞒了未死的事实，然后你随着他来了京城，只是，你怎么知道本王会来这里？又是怎么进来的，难道有帮凶？还是这个帮凶就是你的夫婿？”





任萧延再聪明也想不到这完全是碰巧，在他看来，每件事都是刻意安排的阴谋，说巧合，未免太不可信。

“是狄峰。”陈薇道。

“哦？”萧延本来带笑的眼凝了凝，转身拿了池边的浴巾，递给陈薇，轻哄道，“乖，替本王擦擦背，边擦边说。”说着背过身去。

这样的背足以让女人脸红心跳，并不会太白的皮肤，散发着麦色的光，精瘦却并不单薄，一举一动间肌肉纠结，似乎蕴藏着巨大的力量，然而对陈薇来说竟毫无感觉，她拿过浴巾在水里洗了洗，拧干，然后扶着萧延的腰，轻轻地擦。

背上的皮肤被擦得微微泛红，陈薇又擦了几下才道：“狄峰受我的蛊术所控，他将你的行踪告诉了我。”

“蛊？”萧延回头看了看她，笑道，“本王明白了，那你混到这里又是为何？难道是想杀了我不成？”人干脆转过来，陈薇本来在替他擦背，他一转身，手中的浴巾掉在池中，人没站稳，手摁在了萧延的胸口。

萧延轻轻地笑，抓住陈薇的手，放在嘴边亲吻：“如果想杀我，现在就是时机，此处只有刘管家在，我现在又身无一物，想不想试试？”说着张口轻轻地咬陈薇的手指。

陈薇对他的逗弄似乎完全麻木，用力地抽回手，捡起浮在水上的浴巾，拧干，又去擦萧延的胸膛。

萧延也不追问，闭上眼睛任她擦，好一会儿，似乎哄孩子的父亲终于哄累了，叹了口气，道：“对我说实话，你知道小七还在我手中？”

陈薇收回手，抓浴巾的手暗自握紧，她抿住嘴，好一会儿才道：“我知道小七在你手中，为了她，我已经任你摆布了好多年，我已经厌烦透了，所以不要动不动就用小七来威胁我。”她猛地抬起头看着萧延，“最多我们陈家人都不要命了，总比被你

这样一直胁迫着强。”

她已经厌倦这样的生活了，真的不想再被人摆布，尤其让她再去伤害孔家人，真的听烦了萧延说小七在他手中，最多一死，自己不活了，陈家人不活了，一了百了。

萧延没想到她忽然敢反抗他，盛怒之下她的力气居然极大，他的头开始发晕，抬手正要点住她，有人却比他更早动手，一掌将陈薇打飞，跌在水里，马上有血浮在水面上。

“王爷，您没事吧？”刘管家冲上来扶他。

他的眼睛却看向那边已经沉进池底的陈薇，他皱着眉，冲刘管家冷声道：“谁让你下这么重的手？”人同时向陈薇的方向走过去，伸手将陈薇捞起来。

陈薇的头上破了个口，止不住地流着血，人已经晕过去，他一下将陈薇扛在肩上，走到池边，刘管家赶忙接住。

“让大夫替她包扎一下，送回王府去。”

“是。”刘管家得令，抱着陈薇出去。

萧延看他们出去，眉始终皱着，人往水中一仰，抬头看着四周的雾气，一大早就见血了，看来今天会是刺激的一天。

【三】

到中午时，宫中昨夜起火的事已经传了出来，客栈楼下的大厅里，客人们吃饭时开始窃窃私语起来，谈的都是昨夜火灾的事。

孔不二坐在一角，要了几样小菜，边喝酒边夹着菜，很悠闲的样子，旁边人的窃窃私语全都听在耳里：宰相及几个阁老暂代国政，等皇后临盆再决定新皇登基之事，这段时间皇位空悬。

皇榜还没出，但这样的传言基本靠谱，孔不二听到说宰相暂



代国政，微微眯了眯眼睛，拿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心想，恐怕有人没耐心等到皇后临盆。

准备再将杯子满上，有人竟然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也不知是何时进来的，又是如何走到孔不二的桌边，竟是毫无声响，孔不二抬了抬头，等看清对面的人后，拿起旁边的空酒杯，放到那人面前，倒满。

那人拿起来，喝了一口，就开始夹菜吃，一点也不生疏。

两人也不说话，一壶酒喝完，一桌菜吃完，孔不二拍拍屁股回楼上他的天字一号房去，对面的人却招来伙计，要了一壶店中最好的碧罗春，拿了两个茶杯，拎了茶壶就上楼去了。

“掌柜，这壶茶可要三两银子呢，王孙公子才喝得起的，这个人待会儿不付钱怎么办？”伙计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人靠在柜台上看着拎着壶往楼上去的客人，虽然长得贵气，但穿着普通，特别是那头发，就一根细麻绳随意绾着，未免也太寒酸了点，还有这茶，哪有自己拎上去的？不像人家有钱公子，早就前呼后拥了。

“你懂个屁，做你的事去。”掌柜看了看楼上，伸手在伙计头顶上拍了一下，心说，三两银子算什么，还不入他的眼呢！

天字一号房房门开着，熊莲直接走了进去，看到孔不二正自窗口往外看，听到声音回头看看熊莲，呵呵一笑道：“你倒来得快。”

熊莲懒洋洋地在软椅上一坐，自己替自己倒了杯茶，也替孔不二倒了一杯，自顾自地喝了一口，道：“这么说皇帝还活着？”

“当然活着，不然哪来的手谕，”孔不二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拿了茶喝了一口，咂着嘴道，“你来是不是说明满意手谕的内容？”

熊莲轻笑，反问道：“不然我来做什么？”

孔不二讨了个没趣，一脸鄙夷地看着熊莲，觉得这人就是整一副欠揍样，若不是他有武功，自己早冲上去将他那脸笑容撕下来，放在脚底下踩。

他郁闷地喝了口茶，道：“听说你这几天已经是宰相府里的座上宾，现在他正得势，而给你这手谕的小皇帝却自身难保，投靠谁合算，再明显不过，换了我，才不会来这一遭。”

熊莲不疾不徐：“你们孔家不是也投了这不合算的一方？”他放下手中的茶杯，“替红衣社平反我要名正言顺，我并不需要支持一个夺权的人来达到我的目的，本身就名不正言不顺的人，替背负着谋反之罪的红衣社平反，岂不是有些可笑？”

的确，此时宫中的事态，说白了就是谋反，要谋反的人替同样有谋反之罪的红衣社平反，这的确是个大笑话。

看来就算此时此刻，熊莲的脑子仍然清楚得很，不过这样的清楚对孔不二有好处，多一个帮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他本担心熊莲并不会来，现在看来是多虑了。

“你清楚就好，那你准备怎么做？”虽然不怎么喜欢熊莲这个人，但孔不二觉得这个人确实聪明，并不像自家大哥那么笨，经常被自己牵着鼻子走，这人有自己的打算，而自己确实也没办法控制他，所以这次是询问的语气。

熊莲扬了扬眉，却反问道：“你希望我做什么？”

孔不二等的就是这句话，跳起来道：“我要你的钱，以朝廷的名义彻底解决了山西灾情，再重振红衣社为我们所用。”

“重振红衣社？”

“这不也是你的目的吗？齐箴事败，红衣社四分五裂，那蔡忠虽曾是红衣社五位主事之一，但毕竟今时不同往日，红衣社早不是以前的红衣社，恐难服众，但红衣社毕竟人多势众，留着也是浪费，既然有人曾想用这股势力图谋造反，为什么不能将它为我所用破了这次的造反阴谋？”



“这得花时间。”人心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收服的，何况是聚集起来为朝廷所用。

“所以，让你以朝廷的名义解决山西灾情。”这就是收买人心的最好办法。

熊莲的手指在杯上轻轻地敲：“你的如意算盘倒是打得响，你何以觉得我会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给你替小皇帝做人情？”

面对这样质问，孔不二脸不红心不跳，道：“这不就是那张手谕的代价？也是让皇上对红衣社放心的代价。”毕竟红衣社在皇上眼中就是意图谋反的组织，皇上立那份手谕时也曾犹豫再三，若能让红衣社在这次政变中为皇上效力，这远比逼他写那份手谕更有说服力得多。

熊莲当然明白这一点，而自古以来商人在一场政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就是背后钱庄，用钱来支持某位掌权者，买得他的信任，让自己的商路更加畅通无阻，与他所说的用白花花的银子替皇帝做人情有什么区别？

“我可以答应照办，但有一点，”熊莲沉吟了半晌，“之后红衣社自行解散，朝廷不得招安归为己用。”

孔不二皱了皱眉，叫道：“你事情还真多，谁稀罕你的人，能解散最好，这事我会记着跟皇上说。”其实他也没把握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皇帝，在他看来皇帝连替红衣社平反都答应了，还在乎这点小事？

事情似乎谈得差不多了，孔不二看了一眼窗外阴沉的天空，道：“还有一件事要你帮忙。”

“何事？”

“找个牢靠的人换皇后出宫。”

第十五章



【一】

严岚出了屋，快过年了吧，外面实在冷得厉害。

院中的梅花开了，淡雅的花香弥散了整个慈华宫。

她走过去，攀了一个枝丫，凑上去闻花的香气。

“你说怪不怪？用力闻时就闻不到了，偏要在那么不经意间，就满满的全是花香。”

过了年就满八年了吧，八年前她不过才十一岁的女娃子，也是这样的冬天，她来京城看望生病的姨，在姨父家的院中发现了满树的梅花，便扯了一个枝丫来嗅上面的花香，用力闻时，却什么也闻不到，于是转头向身后的丫头小兰抱怨。

回过头时，却发现小兰正跪在地上，院中的长廊里不知何时已多了几个少年，那几个少年个个锦衣轻裘，其中最年长的一位，面如冠玉，一脸笑意地看着她，而她此时正跨坐在那棵梅树上。

着实，有些尴尬。

小兰是半跪着托自己上去的，此时她整个人跪着，整整矮了一大截，她当真“骑树难下”。



“六哥，你说这女娃娃有不有趣，不好好去学女工，居然学男孩子爬树，这回，你看下不来了，哈哈。”年长的身后一个少年哈哈地笑出声，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几个少年随即哄笑起来，甚至有人笑道：“我且看看这女娃娃怎么下来？”

严岚的脸被逼得通红，她个子小，平时最讨厌别人叫她娃娃，她已经十一岁了，娘说再过两三年就可以帮她说媒了，怎么还是娃娃？

她拼命地向树下跪着的小兰使眼色，让她帮着她下树来，可那丫头却一直低头跪着，动也不动。

要命了。

那几个少年的笑声更加肆无忌惮，她的脸更红，原本以为那个年长的少年会是个不错的人，因为人长得那么俊，可是他居然也和其他人一起笑她，她听着笑声，心里不由得生出一分狠意，不如直接就跳下去，总比这样骑在树枝上被别人笑好。

想着，她干脆闭上眼，抬脚就往树下跳。

梅树并不算高，但对于才十一岁的严岚来说已经够高了，她这样不知死活地往下跳，跌在地上还不知会怎样。

“小心啊！”似乎有人喊了一声，严岚来不及分辨，人已经跌在一团又软又硬的东西上。

地上有这么软吗？分明冻得跟石头一样硬，不对，“地”怎么会是暖的？

她睁开眼，发现自己乱摸的手正放在一个少年的脸上，而自己就在那个少年怀中。

那个少年似乎只比她年长几岁，本来是想接住她的，但因为力气不够，没站稳，整个人半跪着，膝盖正好磕在坚硬如石头的地上，抱住她的手却没有松开。

“你够沉的啊！”他嘴里轻吸了口气，人试着站起来，却没有站稳，向后靠在梅树上才稳住。

严岚盯着那少年的脸，人有些瘦，在那几个少年里并不起眼，但那一脸的笑容，丝毫没有嘲笑的意思，眼角嘴角都飞扬着，稍稍凑近她道：“怎么，吓傻了？”

她这才反应过来，人挣扎着想从少年的怀中下来，因为惊吓而泛白的脸又变得通红。

少年将她放下，顺手拍了拍飘到她肩头的花瓣，抬头又看了看满树的梅花，深吸了一口气道：“果然开得漂亮，但下次，”他低下头来看她，“下次不可以再爬这么高了。”说着又是咧嘴一笑。

那似乎是她此生见过最灿烂的笑了，她不由得眯起眼睛。随后听到走廊里有人喊了一句：“九弟，就你多事。”

说话的正是那个年长的少年，似笑非笑地看着她身旁的少年，少年不以为意，抓着头道：“我是怕她哭鼻子，我们十二妹哭起来就没完没了，”说着又走回了那几个少年旁边，“走了，六哥不是说要看那只鹞？”

几个少年就此离去了，留下呆立在那里的严岚看着那个少年的背影久久不肯离开。

“皇后娘娘，外面冷，还是进屋去吧。”身后的宫女小声地说。

严岚的手下意识地抚在自己还未隆起的肚子上，目光转柔，点点头，转身进屋去了。

真像是一场梦啊！那年的一切似乎就在眼前，转眼就是八年了，她已经是他的皇后，怀了他的孩子，只是这样的梦并不甜蜜，大婚之夜她向他重提此事，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那笑





容也不似以前那般灿烂，就如同换了一个人。

但她还是爱他啊！就算他极少来她的慈华宫，就算他对她冷落再冷落，但她仍然记着那灿烂到耀眼的笑容，她相信他骨子里仍是那个在梅树下接住她的瘦弱少年。

眼睛在不知不觉中湿了，有泪掉下来，宫女忙递上锦帕：

“娘娘，您怎么又哭了？”

她接过锦帕，轻轻地擦去眼泪。

总是一不小心就哭了，即使他们说皇帝死了，他被烧死了，但她不信，那具烧焦的尸体根本不是他的，然而就算坚信着，却还是忍不住软弱，真的死了吗？她还是不由得在心里问自己。

手掌盖着腹部，慢慢地稳住自己的情绪，她还有孩子，无论他是死是活，她都要保住这个孩子。

她转头看了眼自己的这间寝宫，右墙角是熬药的炉子，屋里的隔间摆着煮饭烧菜的锅，寝宫不该是这副样子的，但是为了自己 and 孩子的平安，她每天都让自己的亲信去宫中的药房和御膳房取药和各种膳食，必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熬出来的药和烧出来的菜，她才肯吃。

这样的日子还会很长，就算是这般小心，也防不胜防，但她必须坚持。

有太监走了进来，是她的亲信，凑近她轻声道：“娘娘，严大人来了。”

她方才还显得脆弱的眼睛瞬间冷凝起来，就算是自己的父亲，但因为是男子的身份，平时是不能轻易进宫来的，此时宫中几乎就是这个人的天下，还有什么地方他不敢来？

她笑了笑，也正因为她是这个人的女儿，所以她和孩子才能活到现在，不是吗？不然连皇帝都敢下手，就凭自己的万般

小心又如何保得住腹中的孩子？

“备茶，让严大人进来吧。”她轻声道。

严复对外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然而只有他的亲近的人才知道，他骨子里有多冷漠。

他看着自己曾经最疼爱的女儿由人搀着走出来，没有跪，只是微微躬了躬身，道了声：“皇后娘娘。”

严岚坐定，没有说话，眼看着严复让周围的太监宫女退下，此处俨然像是在他自己的府中。

屋里只有父女两人，严复在旁边的软椅里坐下，也并不拐弯抹角，直接道：“听说你还是不肯吃太医开的安胎药？”

严岚冷冷一笑：“那是安胎药吗？恐怕是要我肚里孩子命的打胎药吧！”她抬头看看自己的父亲，“就算你不珍惜自己的外孙，我却要保住这个孩子。”

“没有我，这孩子恐怕早就死了，”严复的声音不高，却带着彻骨的寒意，“你还谈什么保住这个孩子？”

严岚的身体微微颤着，忽然悲从中来：“在父亲看来我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比权力更重要吗？若是真的要权力，我已经贵为皇后了，我若能生出太子，严家的地位更是固若金汤，为何还要毁了皇帝，将你的外孙逼向绝路？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固若金汤？真是这样吗？我且问你，皇上何时正眼瞧过你？你之所以能当皇后也是因为皇上为了安抚我才给的面子，不然你什么都不是，还有你腹中的孩子，若皇上未死，就算你能生出儿子，太子之位也未必轮得到他。”

严复说得无情，严岚几乎就要捂住自己的耳朵，这是事实，严复说的一点也没错，她的愁她的怨全在这其中，但她宁愿一直捂住自己的耳朵不听，不看。

她捂住嘴干呕起来，腹中的胎儿无声地抗拒着她快要失控



的情绪，她拼命地稳住自己的情绪，用力地喘息。

严复冷眼看着，如同眼前的女子并不是她的女儿，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让她嫁给皇帝，不过就是在皇帝身边安了个内应，然而他似乎走错了一步，他没有看出她的痴心，她的固执，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说，现在又给他出了道难题。

他要杀了她腹中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

“若你固执下去，别怪我对你用强硬手段。”他说了一句，不想再看眼前脸色苍白的女子，站起身，拂袖而去。

屋里只剩下严岚一个人，好久，呼吸才渐渐地平稳下来。

她抬头看着紧闭的门户，咬住唇，她必须逃出去，不然这孩子就真的完了。

严复阴沉着脸，严岚的坚决让他甚是恼火，他出了慈华宫，一路往外走，身后跟着随从和宫里的太监副总管仇公公。

仇公公今天本来想让自己家乡同村的一个孩子进宫来当差，以前新的太监进宫自然由他负责，但现在宫中这样的情况，有谁进宫，还得让严复知道。

他本想提，但看看严复的脸色，还是作罢了。

严复这样背着手走了一段路，在一处宫门口停了下来，转头向右边的竹林看了一眼，竹林里有一条小径一直延伸到竹林深处。

似乎是想起什么，他本来怒气冲冲的表情缓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抹不易觉察的哀伤。

他转头对身后的随从道：“你们先回去。”

说着就走向竹林，沿着小径往竹林深处走。

仇公公仍然跟着，严复也没有让他离开的意思，只是沉默

着往前走，走了一会儿，似乎找不到路了，停在那里看着前面的岔路。

“冷宫，是走哪条路？”他沉声问仇公公。

仇公公愣了愣，只觉得奇怪，却不敢多问，低着头指了指，然后人走到前面：“让咱家替大人带路。”说着往前走去了。

严复沉默地跟在仇公公身后。

那是宫里最隐晦的地方，从红墙绿瓦华美无比，到眼前的一片萧瑟，严复的眼神也阴沉起来，眼看着几个穿着粗布衣裙的女人洗着一大堆衣服，他问身旁的仇公公。

“当年洪妃住在哪里？”

洪妃？听到这个名字仇公公的脸色变了变，但因为低着头所以隐藏得极好，他不敢多问，宫中多年的磨炼早让他清楚地知道，有些事知道得越少越好，有些事什么也不要问，只管照做就是。

“大人请随我来。”仇公公的腰弯得更低，带着严复往冷宫的深处走去。

又走了一段路，已经看不到人影了，景物更加萧瑟，仇公公指着不远处的一间屋子道：“就是那里了。”

严复盯着那间屋子百感交集，她，就是在那里上吊自尽的吗？

犹记得那绝美红颜，转眼就成了枯骨，灰飞烟灭，若她没有进宫，若当年……也许那又是不同的局面，一切都会不同。

他缓缓地走进那间屋子，仇公公这次没有跟着，精明如他，知道何时该殷勤伺候，何时该冷眼旁观。

门没有锁，推门进去，满以为是满目疮痍，没想到这里竟然整理得相当干净，他的眉不由得皱了皱。走进屋，屋里除了





几件简单的家具外，便没有其他东西，她喜欢的凤尾琴，钟爱的菊香，一并没有，这样的日子她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严复慢慢地抬头，看着屋顶上的那根房梁，七尺白绫就缠在上面，她就是用它来结束生命的？

他盯着那房梁看了许久，似乎要将那房梁看到断裂。动也不动一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拳头正悄然握紧。

过了很久，仇公公在屋外往里面张望了几次，严复终于从屋里走了出来，表情淡漠看不出一丝情绪。

他的手负在身后，眯着眼睛看了下四周，院中一角有一张石桌，上面放着一个茶壶和一个茶杯，他想起屋里出乎意料的整洁，方才还沉在回忆里，此时渐渐地生出一丝疑惑。

为何，此处似乎有人居住的样子？

“这里还有人住吗？”他问跟前的仇公公。

仇公公一怔，道：“洪妃薨后，此处并无人居住。”

严复转头又看了看身后的屋子，他当然不会傻到以为是洪妃的魂魄还在这里，他的眉轻轻地皱了一下，道：“派人去给我查，到底是谁经常来这里？”

这是冷宫，外面又有人把守，谁能擅入？很多猜测顿时浮上心头。

“大人，老奴死罪。”正是此时，有人突然冒出一句。

严复寻着声音看过去，是一身粗布的老妇，不知何时跪在那里。

“你何人？”他盯着那老妇，冷声问道。

“老奴是洪妃的贴身宫女兰香，”老妇不敢抬头，低声说道，“此处无人居住，是老奴斗胆偷偷来此打扫。”

严复的眼睛一眯：“院中的茶杯也是你放的？”

“正是，洪妃生前喜欢坐在那石桌边喝茶，所以老奴自作

主张每日泡一壶清茶在那里。”

严复的脸色终于缓下来，盯了那老妇半天，才道：“你也算有心。”

他不由得又看向那石桌，似乎看到娉婷的身影拿起白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他眼中有些凄意，但一闪即逝。

终于没再说什么，他甚至没再看那老妇一眼，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把满目的萧瑟留在身后。

那老妇跪了好久才站起来，苍老的脸似乎还看得见当年的风华，她停了片刻，才往那屋里走去，然后在屋中的一个书柜后停住，跪下来轻声道：“皇上，人已经走了。”

出了冷宫，仇公公觉得严复的心情似乎好了些，便要 and 严复说新的太监进宫的事，他躬着身跟在严复身后，等拐了个弯才道：“宰相大人，这几日有几个新的太监要进宫来，已经净了身，您看什么时候带来给您过目一下？”

他刻意说已净了身，就是怕严复说这事缓一缓，果然严复皱了下眉，却没说什么，道：“此事你看着办吧！”所谓用人不疑，仇公公是自己人，这点信任是应该给的，“不过，新用的太监不得入后宫当差，特别是皇后的寝宫。”

“是。”仇公公躬了躬身。

两人默默地往前走，又出了一道宫门，一阵风吹来，将两人的衣袍吹起，仇公公缩了缩脖子，边看着自己的脚，边跟在严复身后。

“其实大人可以等到皇后临盆了再说。”忽然他就这么说了。一句。

严复的脚步顿了顿：“怎么说？”

“只要生出来的不是男孩就可以，不是有出戏叫做拿什么换太子？”仇公公似乎不怎么记得戏名，“这样，也不会太伤



大人与皇后的父女之情。”

说完他抬起头，看前面的严复，严复没回头，也没答话。

【二】

距离宫中的大火三日后，全国举行国丧，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三十六日内，民间不娱乐，不嫁娶，京城一片萧条。

熊莲。

坐在京城一处别院的凉亭里，边喝着热茶，边看着一场大雪后，院中的梅花。

他不过二十多岁的年纪，眉宇间却早退去了青涩，因为出生世家，即使长年在外游荡，与身俱来的贵气却仍然一眼就能看出来。

有人自远处踏雪而来，雪分明很深，那人走过去却并未留下脚印。

“东家。”那人走到熊莲面前行了个礼。

“嗯，坐下喝口热茶。”熊莲看了他一眼，拿起一个空杯子，替那人倒了一杯。

那人也不客气，坐下喝了一口，道：“多谢东家。”

“要你办的事怎么样了？”熊莲看着他领口上的雪花道。

“那仇公公欠我们城南赌坊的五万两银子，我已经替他还了，我又另外给了他五万两，又替他在老家安置了宅院，他现在听话得很。”

“可靠吗？”

“东家放心，我另外让他把他所了解的事写了下来并且摁了手印，所写的内容与我们掌握的差不多，没有撒谎，有了这

份东西，就是有了把柄在我们手中，他绝不敢耍花样。”

熊莲点了点头，眼睛定在院中的梅树上，风一吹上面的花瓣纷纷落下，花中，他是最喜梅的，香气淡雅绝艳不俗，即使苦守寒冬，依然开得美丽得不可方物，他看着那些梅花，眼前似乎晃过一个人影，永远都在凄风苦雨中，表情绝望而坚强，人分明在发抖，却仍站得笔直，回首间百花尽落，在寒风中毫无知觉地美丽着，这样的人儿该是好好保护捧在手心里的，而正因为她的绝世容颜却一而再地成为别人手中的棋子。

“东家？”看自家主子看着眼前的梅发怔，旁边的人微微有些奇怪，轻轻地唤了一声。

熊莲回过神，低头准备喝茶，却看到自己的茶中不知何时飘进来一片梅花花瓣，他看了一眼，又将茶杯放下。

“千面猴到京城了吗？”他道。

“昨天到的，现在在府中候命。”

“给他两天时间熟悉姓仇的太监所有的一切，务必将此人学得惟妙惟肖，另外可以通知孔不二，他要换进宫的人可以带来了。”

“千面猴”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人的绰号，因为此人擅易容，便有了“千面”之称，他不同于用易容膏或人皮面具易容，而是将用几种特殊药物提炼而成的针拍入脸部，那些针非金非银，拍入肌肤便化与肌肤同色，从而达到改变容貌的作用，易容者可如常人般做各种表情而毫不僵硬，几乎无破绽可寻。如果喝下解药，第二日便可恢复原貌。此技独步天下，没有第二人会用，因此“千面猴”曾名噪一时，但因为结的仇家太多，江湖传闻他已经被诛杀于关外，却不知已被熊莲纳入麾下。

旁边的人一一记下了，站起身准备离开时，忽然想起什





么，道：“东渊王萧潜昨日也回京了，似乎有些动静。”

“哦？”熊莲用手指拨去杯中的花瓣，“他在川蜀一带实力也算不容小觑，他回京？京城可就更热闹了。”事情也更有趣了。

“是。”旁边的人等着，看熊莲有什么吩咐。

“先看着，这事恐怕有人比我们更坐不住。”

陈薇消瘦了许多，整个人显得憔悴而苍白，却仍有种清丽的美，她面无表情地拿着酒壶立在一旁，偶尔替席上的萧延倒酒，国丧，不能娱乐，所以这样的场面显得有些冷清。萧延只叫了人来弹琴，是她的小七。小七虽然是个痴儿，琴艺却非常精湛，一曲弹下来，席上的客人已经入了迷。

今天的客人陈薇是认得的，萧潜。

她还记得以前的萧潜，和现在一样胖，经常被自己的兄弟捉弄，自卑而不爱说话，当时自己的父亲做帝师时，他也跟着学习。他并无出众的地方，却写得一手好字，得到自己父亲的夸奖，同时却招来兄弟们的忌妒，将他准备写给先帝做礼物的贺词尽数撕碎，先帝以为他是故意送这样的碎纸，便罚他在宫门口跪了一夜，自己当时随父亲到宫中观灯，见到跪在地上的他，觉得可怜，便将太后赏的一盒桂花酥给了他。

也许是当年过于自卑，此刻的他看上去有种扬眉吐气的派头，旁边陪酒的客人恭维了他几句，他便很是得意，酒已经喝了很多，此时正醉眼迷离地看着前面弹琴的小七。

小七已经十一岁了，与自己幼时有七八分相似，平时目光呆滞少了灵气，只有在弹琴时眼中才流光溢彩，让人移不开眼。

陈薇有些不安，拿酒壶的手不自觉地握紧，眼睛看向旁边

的萧延，萧延似乎也沉浸在琴声中，对萧潜看小七时过于热切的眼神，视若无睹。

陈薇正自担忧，萧潜忽然站起来，拿着酒杯跌跌撞撞地朝小七走去。

“陈薇薇，本王终于找到你了，找得好苦啊！来，与本王喝杯酒。”说着伸手向小七的脸上摸去。

琴声骤停，陈薇还没反应过来，小七尖叫一声，举起琴朝萧潜的头砸去。

陈薇大吃一惊，手中的酒壶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

然而没有人关心她的酒，人们关心的是萧潜尚在淌血的额头。

完了。

她在心里叫了一声。旁边的萧延猛地站起来。

“好大胆子，来啊，给我将这个贱奴拉出去砍了。”

陈薇只觉得脑中嗡的一下，人直接跪了下来。

“王爷饶命。”

萧延居高临下：“饶命？怎么饶？”

陈薇咬咬牙，爬到萧潜的旁边，萧潜被砸了一下，似乎还没回过神来，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小七，小七已经扑过来，哭叫着缩在陈薇怀里。

“八王爷，小七还小，又是个痴儿，什么都不懂，王爷要罚就罚我吧！”

萧潜这才看向陈薇，看着她怀中的小七，旁边的随从过来扶他，他摆摆手，看着陈薇：“痴儿？”

“是，她生下来就是这样。”

“那么她不是陈薇薇？长得实在太像了。”萧潜的神情甚是失望，他自嘲地笑了笑，“是啊，她现在算起来也应该是大





人了。”

陈薇薇？这不是自己的本名？陈薇脑中闪了下，难道他将小七错认成当年的自己了？

不过可能吗？但此时也由不得她怀疑，她跪着向前挪了几步，抓住萧潜的衣摆。

“陈薇薇是我，八王爷，你是否还记得那日宫门口，我将一盒桂花酥给了你。”

“萧潜那胖子回来了啊！”孔不二自客栈另一间地字号房的窗口往外看，地字号房有一扇窗正对着大街。他看到萧潜带了一队人穿着素服回京奔丧，“说是奔丧，其实是另有目的吧！切，司马昭之心，谁不知道？”

“是路人皆知，你这个笨蛋！”有人在身后逮到机会就骂他，“孔不二，你蠢得像猪就不要学别人舞文弄墨。”

骂他的正是上次被他们孔家兄妹抓住的小玉，那日让掌柜送“红方”不过是想告诉自家大哥：自己就在这家客栈，孔府外有人监视，不便回府，要找他就来此处。

结果，大哥倒痛快，直接把孔府一千人全部点住，拉着二姐，扛着小玉就来了这里，这就是有武功的人啊！自己是千万个小心，而他却在挥手間就搞定了，只盼当时没有漏网之鱼看着他们往这里来，不然又得换地方。

不过现在看来，要担心的并不是有人会发现此处，而是眼前这个奶娃实在吵得让人想掐死她。

本来是点着穴的，但孔灵心疼她，怕一直点着穴会伤到经脉，所以改用牛筋将她捆住，用布塞住她的嘴，但人总要吃饭是不是？吃饭时，那奶娃只要逮到机会就骂他。

孔不二皱了皱眉，知道她无非是想逞逞口舌之快，但实在

是太可恶了，便嬉皮笑脸地走近她，旁边的孔灵还在给她喂饭。小玉见孔不二走近，睁大眼睛瞪着他。

孔不二伸手摸摸她滑嫩的脸，小玉马上“噗”的一声，将口中没吃完的饭全部吐在孔不二脸上。

见他中招，小玉哈哈大笑：“活该，蠢得跟猪一样。”

孔不二接过孔灵递来的帕子，慢条斯理地擦去，然后转头冲孔灵道：“二姐，你是知道我的，几天不近女色就全身难受，本想找个窑姐乐乐，但现在情势不便，这样，反正我老婆也死了，不如你做个主，将你这个如花似玉的妹子给我做续弦，今晚就洞房，免得我全身难受。”

“你敢？”小玉的脸都白了，没等孔灵开口，自己先跳起来，她本是极聪明的人，孔不二这样说明显是吓她的，若是平时她早会看出，但因为被孔不二轻薄过一次，对孔不二的品行多少有些忌惮，竟信以为真。

孔灵在小玉身侧捂嘴笑了笑，道：“不二，不要逗她了。”又转向小玉，道，“他是吓你的，你也休要再骂他了，乖乖将饭吃完。”边哄边将一勺饭塞进她的嘴里。

“老三，你过来看。”正在这时，一直站在窗边的孔有力忽然朝孔不二招招手，指指楼下。

孔不二一怔，往楼下看去，萧潜的马车正好从楼下经过，一个人的脸自马车的窗口露出来，是个女人，头发盘成了高高的髻，珠翠叮当。她面无表情，却无损她绝世美好的容颜，一双眼睛无意识地看着大街，可能马车里的人在叫她，她面无表情的脸极快地扬起迷人的笑容，放下车窗上的帘子，整张脸就看不见了。

“老三。”孔有力回头看看旁边的孔不二。

孔不二的脸有些发白，定定地看着那辆马车走远，忽然一





把抓住孔有力，道：“老哥，走，你替我抢她回来，走。”说着拉着孔有力往楼下奔去。

孔有力并不阻拦，跟着他往楼下去。

然而孔不二自己却先停了下来，然后蹲下来，将头埋在腿上，背对着屋里的人。

半天，才道：“你说那女人为什么这么贱？她为什么不学人家贞洁烈妇，以死抗争，偏要一个男人又一个男人？”说着一拳捶在墙上，这一拳应该打得极重，手上顿时沁出血来。

身后的孔灵轻轻地叫了一声，想走上去劝孔不二，但被孔有力拦住。

小玉睁大眼睛看着孔不二，他是为女人吧？刚才还嬉皮笑脸的，怎么忽然就成这样了？依她的脾气此时应该拍手叫好，将孔不二嘲笑一番，可不知怎的，孔不二在她心中的无赖样子此时竟有些动摇，她忽然好奇，他刚才在楼下究竟看到了谁，令他这般失魂落魄？

“我去喝酒，老哥，你陪我。”小玉正想着，却看到面前的孔不二已经站起来，也不管手上的伤，就直接出去了。孔有力则跟在他的身后。

“姐，他是为了谁？”小玉眨着大眼睛，问旁边的孔灵。

“当然是女人了。”孔灵叹了口气，走过去看看刚才孔不二捶过的墙，上面还有血的印子，“老三还从没这样过呢！”

【三】

陈薇无意识地摸着手腕上的那只手镯，那是孔不二送她的，她始终没有摘下来过，只有在摸着这只手镯，感受手镯

的温润时，她的心里才会稍稍地感到平静。

孔不二若是知道他此时又和萧潜一起，一定又会骂她是贱人吧？她几乎能猜到他的表情，恶狠狠的，应该还有失望。

对，失望，她宁可他是恶狠狠的，却不愿看到一丁点失望的表情。

“薇薇，自那日你送本王桂花酥后，本王便始终无法将你忘怀，本王也曾四处找过你，却不想你竟在萧延的府中。”身旁的萧潜见她发呆，抓过她的手说道。

陈薇笑笑：“王爷对贱妾抬爱过甚了，贱妾已不是当年的帝师之女，只不过是任人玩弄的舞姬而已。”说着抽回手。

“你放心，你跟了本王，本王绝不会亏待你。”萧潜说这话时显得有些兴奋，将陈薇抽回的手又抓在手中。

陈薇看着又被萧潜握紧的手，直到这一刻，她才知道一切原来都是萧延安排好的。

“看来他这么多年一直对你念念不忘，真的够痴情的，这是个好机会薇薇，只要你说服他与本王合作，此事结束后本王就放你们陈家人自由。”

那是萧延的目的，她又一次成了棋子，有时候她觉得那是萧延故意在折磨她。

他曾是父亲的学生，自恃是诸位皇子中最聪明的一个，飞扬跋扈，万事都不看在眼里，然而有一次父亲却当着众皇子的面骂他不学无术，专学些旁门左道，不过十几岁的萧延就铁青着脸走了，自此再也不肯来上父亲的课；还有，先帝在位时几次想让父亲带头请表恢复萧延的太子身份，父亲也直言此人心术不正而拒绝。

萧延一直是怀恨在心的，虽然从未明说，但应该一直都记着，看看这位洁身自好，正义凛然的帝师之女又会是什么下



场，不过是被一个又一个男人玩弄。

想到这里陈薇不由得心里发苦，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手心，上面有一条极淡的红线。

“本王知道你已经不甘心被人摆布，但你确实逃不开，本王给你十天，十天之内没有好消息，你手心的红线就会越来越深，倘若一个月之内拿不到解药，那红线就会爆开，不仅你会死，服过这个药的所有族人都会全身腐烂而死，到时，你的小七该会疼得一直在哭吧？不要再想着孔不二了，他对你只是一个梦，就如齐箏一般。”

那是萧延下的一剂猛药，就算是以前，他也没有让她事先服毒药，所以这次，可见他有多急迫。

然而他似乎又没说错，孔不二不过是第二个齐箏，到头来还是梦一场，她还是要被当做棋子来伺候另一个男人，这样的认知让她觉得自己真的脏污不堪。当时齐箏被抓，她被安排嫁给孔不二时，她还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的命运，但这一次，想到孔不二，她的心就用力地痛起来，怎么再伺候另一个男人？连抓她的手都觉得恶心，她又该怎么继续下去？

她闭上眼睛，耳边全是小七撕心裂肺的哭声。她忙又睁开眼，尽量忽略。

小七，你能原谅姐姐自私一次，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吗？她在衣袖下轻轻握紧刚才自头上偷偷拔下的发簪，如果要死，姐姐会来陪你。

“王爷。”她叫了一声。

“什么事？”陈薇主动叫他，萧潜受宠若惊。

“王爷真的是来奔丧，还是另有目的？”陈薇靠在萧潜的肩上，“我听说与王爷一起来的，还有京城外王爷的十万大军，带这么多人来奔丧似乎太兴师动众了一点。”

萧潜的脸色一变：“你听谁说的？”

陈薇一笑，答非所问：“我们王爷说擒贼先擒王，还说美人杀，就是杀人刀，如果杀了你，那城外的十万大军就群龙无首不足为惧了，王爷，你以为昨夜我们相见真的是碰巧？”

陈薇说话时手中的发簪已经举起来：“那个真的陈薇薇其实早就死了。”说着已经朝萧潜刺了下去。

萧潜虽然惊怒到了极点，但毕竟手握大军，多少会些武功，身体肥胖，人却异常灵活，一只手使劲一拍，拍开陈薇手中的发簪，另一只手伸到陈薇的领口将她整个人拎起来，往旁边扔去，陈薇撞在结实的马车壁上，跌了下来，嘴里喷出一口血。

“原来是骗我的？萧延竟敢骗本王！”即使曾经非常自卑懦弱，但正是这样的人，自尊心越强，越不容别人轻视，他说着，人站起来，就要往陈薇身上踩去。

陈薇闭上眼睛等死，那一脚却没有踩上来。她又被一把拎起，只听萧潜道：“本王且留你活口，将你带到萧延面前，让他无话可说，敢杀本王，哼！”

陈薇一笑，一口血全部喷在萧潜脸上，道：“你以为王爷会怕你，在他眼中你不过还是当年那个胆小的胖子，不值一提，我只恨没杀了你。”说着作势往萧潜身上扑去。

萧潜已被她激得怒到极点，大叫一声，一把又将陈薇扔了出去。

陈薇半个身子撞在马车上，半个身子跌出了车门。街上顿时响起一阵尖叫声。

孔不二喝了口酒，有些郁闷地看着萧潜的马车走远，正要拿起旁边的酒壶直接往嘴里灌，不远处马车上的骚动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衣服，还有那之前梳得极高，此时却凌乱的发髻，孔不二大吃一惊，顿时心神俱裂。

是陈薇。

人猛地站起来，却被孔有力一把拦住：“我去。”

说着人已经自窗口跃了出去，跃下的同时，随手抢过一个过路人头上的斗笠，人如鬼魅般地向那辆马车纵跃过去。

陈薇没想到自己居然还没晕过去，全身都疼，她强忍着想爬起来，却没有一丝力气。

不知道今天的决定对不对，萧延想坐收渔翁之利，她偏不让他得逞，方才她并不想杀萧潜，若想杀他也不会事先说那番话，马上动手便是，那样做，不过是想让他误会萧延派她来杀他，如此一弄，萧潜连杀了萧延的心都有了，只是苦了小七，只有与她在九泉之下相见了。

她又咯了一口血，听到萧潜在马车中喊：“给我绑了那贱人。”

手下人正要动手，忽然眼前一花，一个人影就这么飘了过来，轻易地闪开几个人，一把将陈薇抱起。

“什么人？”手下人大惊失色，喊道，“保护王爷。”

然后那人却一下跃起，连踢了好几匹马的马肚，几匹马吃痛，将马上的人甩下来，四处乱窜，一队人顿时乱成一团。

“这边。”孔不二不知何时已经躲在最近的巷口，冲孔有力挥手。

孔有力身子一翻，在拉着萧潜马车的那匹马的肚子上踢了一脚，才朝巷子里跃去。

一只茶碗在萧延手中被捏得粉碎，碎片插入掌心，他犹如未觉，伸手又往桌上砸了一拳，红木的茶几顿时被砸得粉碎。

旁边的人不敢吭声，看着血自萧延的手上不断地流下来，才抖着声音道：“王爷，您息怒。”马上让旁边的丫鬟去请大夫。

萧延满脸冷意，一只手毫无知觉地在另一只受伤的手上拔下刺入掌心的碎片，那样的疼痛让他逐渐冷静下来。

“若萧潜来问罪就说本王病重一律挡回去。”他坐下来，冷冷地道。

“是。”手下人应着，似乎又想到什么，问道，“要不要给姓陈的一些颜色看看，用她的妹妹将她逼出来？”

“有用吗？若有顾忌她今天就不会这么做。”

“王爷难道就任她被人救走？”

“她中了我的毒，就算有人救了她，她也活不了，”萧延眼中毫无暖色，看着被自己打碎的茶几道，“她这样做本就不打算活了。”

不知为何，他说后面半句话时，下人似乎看到了一丝极淡的颓意，他们也不敢贸然开口，等着萧延往下说。

“边境情况如何？”他却已转了话题，似乎方才的怒意全没发生。

“死伤惨重，但暂时能牵制住孔全的黑衫军。”下人一时没反应过来，怔了怔才道。

“传本王令，让边境与黑衫军达成协议休战一年。”

“王爷？这样孔全不是就要班师回朝？”

“是该他回来的时候，不然谁替本王对付萧潜的十万大军？”

“王爷的意思是？”

“这几日让宰相在朝中放下话去，说本王将有所行动，赶



“王爷是想逼八王先动手。”

“没错，以他的脾气一定按捺不住先动手，这种时候谁先动手谁就是谋反，本王要让正好回京，风尘未洗的孔全不得不带兵平反，与萧潜的十万大军正面交锋。”

“王爷妙计，这样既可以破了萧潜的十万大军，孔全的黑衫军也必定受重创，到时王爷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萧延一笑，却并没有得意之色，因为这样做有一个天大的风险：皇帝不知所终，若他借孔全回朝，再次出现，那么宫中大火，假凤虚凰的局就白布了，而他不可能再弄死他一次，坐等皇位落在他头上，他绝不会再有这个耐心，势必会学萧潜用兵强攻，强占了帝位。

那么，他也成了谋反。

谋反？他痛恨这两个字。

丫鬟将大夫请来，他伸出手让大夫包扎，眼睛却闭着，还在盘算着是否遗漏了哪些地方。一闭上眼却又睁开，对旁边的下人道：“把她的妹妹带来，本王要听她弹一曲。”

小七，不过才十一岁，与陈薇极相似，只是目光呆滞毫无神采，却弹得一手好琴，也只有在弹琴时，她的眼睛是有神的，似乎不再是那个痴儿。

琴声不一会儿就顺着琴弦缠绵了一会儿然后散开，萧延看着小七的眸子，眼睛眨也未眨。

第十六章

惊天秘密

【一】

还好，陈薇的伤并不重，至少没有上次被孔有力打的那掌那么重，只是一直在咯血，脸色苍白。

小玉被绑在那里，看着孔不二将陈薇抱上床，身上沾满了她的血，却始终不肯松开她的手，他一直是嬉皮笑脸，没个正经的，他还动手非礼过她，在她心中孔不二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浪荡子，臭无赖，什么时候见过这副表情？

“娘子。”他的声音发着抖，看着孔灵将陈薇的衣服脱下来，检查她身上的伤，当看到她背后一大片血时，不由得抽了口冷气。

“会不会死？”看到孔灵一只手顶在陈薇背后的大穴上缓缓输着真气，孔不二的脸因为着急，有些惨白。

孔灵未答他，专心输着真气，孔不二知道不好再问，坐在旁边干看着。

为什么觉得他此时没这么讨厌了呢？小玉眨了眨眼睛，微微侧着头看孔不二，原来他也有软肋的，下次若有机会逃出去，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女人下手，这样的话，会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吧？

她应该得意地笑，却只是盯着孔不二，眼中闪着意味不明的



光。

陈薇幽幽地转醒，看到孔不二时愣了愣，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又闭上眼睛，直到孔不二温热的手指抚上她的脸颊，她才觉得那可能是真的。

全身都痛，骨头似乎散架了，但她连吭都不吭一声，孔不二在唤她“娘子”，她的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掉下来。

她不知道为何熊莲与宰相会一起到西淮王府做客，那日熊莲似乎很高兴喝了很多酒，眯着眼睛看她在堂前跳舞。

宰相说，若是喜欢，就将她送与他。

他只笑不答。

宰相让她为他进酒，他似已醉，强行将她一拉，便跌入他怀中，洒洒了一身，周围一阵狂笑，他放肆地将手伸进她的领口，她想要挣扎，却觉得有什么东西同时塞了进来，她怔住，听到他在她耳边轻道：“孔不二为你做到了，你拿什么报答？”

她心中疑惑，却已经回过神来，将他一推，站起身躲开了，身后是他半真半假的笑声。

于是她看到了那封手谕，不仅是为红衣社平反，也替陈家平反。

为陈家平反？为她撞死在朝堂上的父亲平反？是真的吗？

孔不二为你做到了，你拿什么报答？

拿命。

她终于睁开眼睛，看着孔不二，艰难地握住他的手，不二，谢谢你。

她只是动了动唇，却发不出声音，然后一阵眩晕袭来，便晕了过去。

孔灵从没见过自家弟弟露出这种表情，他应该是对什么都不关心的，即使关心也只是半吊子，绝不会有此时这般强烈的担忧。

“有我看着她，不二，你回天字号房睡一会儿去。”救起她时

还是白天，现在却已经明月高挂了，而他的担忧始终没有退去。

孔不二点点头，不仅他要休息，孔灵为了救陈薇，内力损耗，此时更需要休息，还有老哥还守在门外，陈薇有二姐照顾应该不要紧，他绝不是感情用事的人，为了不引人注意，他只订了两间房，此时他必须把房间让给女眷休息，所以再看一眼陈薇，他站起身，看也没看被绑在那里的小玉，出门去了。

半夜里，孔不二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他索性睁着眼，室内满目昏黄，什么都不真切。

也许是要想的事情太多，向来没心没肺的他已经好几日失眠了，有时半梦半醒间，觉得自己还是那个京城的浪荡子，好吃好喝什么也不用担心，他还想到陈薇，想到洞房花烛夜陈薇有多美。

那日浴场陈薇让他逃走，以后的几天几乎是日日煎熬，虽然明知萧延不会杀陈薇，但他却无时无刻不想将她救出来，只是他还没有这个能耐，更不可能为了救她而坏了全盘计划，他冷着性子将自己的二姐送到宫中顶替皇后，冷着性子不去关心陈薇的生死，有时候他怀疑为宫里那个躲起来的皇帝做这么多事是否值得。

“老哥，我想不如我们别插手这些事了，到边关叫上老爹，找个地方躲起来过日子算了，反正这天下谁坐都一样。”他知道自己这样翻来覆去，身旁的老哥早醒了。

孔有力翻了个身，却并不接他的话，而是道：“你想见她，就到地字号房去看她吧，不过不要吵醒灵儿。”

孔不二一怔，随即笑道：“果真是我老哥，知道我在想什么。”

孔有力没吭声，孔不二下了床，他才道：“你说的我不是没想过，但有些事一定要做。”他坐起身，看着孔不二，“等整件事尘埃落定，若灵儿能从宫里活着回来，我就带她离开京城，不想当什么将军了。”





他说若活着回来，多少有些悲观，但送去宫中确实凶多吉少，孔不二站定，看着自家老哥：“二姐一定会没事的。”

孔有力没再应，躺下又睡了。

进地字号房当然不可能不吵到孔灵，只是轻微声响，孔灵便醒了，她与被点了昏睡穴的小玉打地铺。看到是孔不二，孔灵这才放下手中的玉笛，想到陈薇就在这里，孔不二为何而来，已经心知肚明。

“她不在也就算了，可她分明在这里，二姐，没有她我估计别想睡了。”孔有二很不要脸地直接说实话。

孔灵白了他一眼，直接躺下，背对着他道：“我睡着了什么都听不到。”说完便再也不说话。

孔不二蹲下来凑近孔灵，轻声道：“我老哥一个人在天字号房呢，二姐你……”他话还没说完，忽觉脚踝一痛，已经挨了一下，也不知孔灵是怎么出手的，却再也不敢说什么，走到陈薇躺着的床前，脱了鞋爬了上去。

陈薇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昏睡着，孔不二躺在她的身旁，看了她半晌，伸手将她拥在怀中。

就是那股熟悉的味道，他的脸窝在陈薇的颈间轻轻地蹭着，手不自觉地拥紧她。

终于又回到他的身边，那日短暂的欢愉之后，又失之交臂，现在终于又实实在在地在他怀中。

“你不会再离开我了吧？”他不由自主地在她耳边轻问，就算明知她已经睡着了。

怀中的儿动了动，他一惊，微微松开手，看到陈薇已经睁开眼睛看着他，冲他一笑，伸手抚上他的脸，他立即拿过她的手放在唇边轻吻，然后用力拥住，几乎要嵌进自己的身体，直到意识到陈薇受着伤，才不甘心地松开，真想一直就这么抱着她，再不松手了。

“二姐在这里呢。”陈薇小声地说。

“没关系，她睡着了。”他很不要脸地说，“再说我只是想抱抱你，又不干其他的事。”

地铺上的孔灵翻了个身。

两人抱着相看不厌，孔不二终于按捺不住，轻轻地吻陈薇的眼睛。陈薇则闭着眼睛，心里无比甜蜜，但几乎是马上，她又想到自己手心的红线，想到方才孔不二说：你不会再离开我了吧，心里不由得又是一阵苦涩。

“不二，若我那次随齐箴走了，再不回来，你会来找我吗？”她问。

“不知道，可能不会，男子汉言出必行，当日是我亲口说放你走的，便要做到。”孔不二的脸闷在陈薇的颈间，声音有些含混不清。

“若那次我在城楼便死了，没有被你救下，你又当如何？”

“我先将齐箴碎尸万段喂狗吃，再请道士锁了你的魂陪着我，让你们在阴间也无法相见。”他霸道地轻咬陈薇的脖子，却忽然觉得不对，抬头看着陈薇道，“你问这些做什么？”

陈薇一愣，回过神，找了个理由道：“我只是后怕，若我方才死了再也见不到你会如何。”说着不让孔不二再问，密密地贴上他的唇，他也随即摀住她的后脑勺儿回吻起来。

“停战？”孔不二皱起眉，将由掌柜拿来，熊莲写的条子递给孔有力。

“那么老爹会回京来？”

“那是当然的，皇帝驾崩，边关又停战，他是肯定要回京。”

“这不是好事？”

“好个屁，”孔不二有些烦躁不安地走了一圈，“萧潜不像萧延那样沉得住气，既然这次他带了十万大军，必定是要强攻的，以





武力称帝，此时老爹正好回京会如何？”

孔有力已经懂他的意思：“老爹会平乱。”

“对，明知是圈套也得平乱，如果按兵不动那也是死罪。萧延此招够狠，他是想在老爹与萧潜拼得你死我活时，坐收渔翁之利。”

“那我们当如何？”

孔不二未答，拧着眉，想了半天才道：“这事难办，娘的，萧延，果然难对付。”他抓着头，一副头痛的样子。

正自发愁，忽听有人敲门，孔有力去开，却是该在地字号房的孔灵。

“不二，陈薇说楼外大街上有个熟人。”孔灵道。

孔不二一怔，一旁的孔有力已经推开了面向大街的窗。

街上人来人往，孔不二在行人间寻找，最后终于定在一个人身上。

那个人身穿棉袍，书生打扮，皮肤白皙，清秀斯文，此时正缩着脖子东张西望。

“怎么会是他？”孔不二看着那个人便皱起了眉头。

“要不要让他上来？”孔有力也看到楼下的人，在孔不二身后道。

孔不二眯着眼睛，想了想道：“不要在这里，将他拎到那个巷子里去。”

【二】

谢怀青正在街上乱晃，今天天气有点阴，他一个文弱书生又不会武功，站在大街上这么久，着实有些冷。

难道是自己看错了，或是这一招根本就不行？他有些失望地再

朝四周看看，缩了缩脖子，准备回去。

正要转身，忽然有人拉着他的手臂，将他往一个方向扯，他一愣，赶紧转头，却是孔有力，他当即如孩子找到了娘，正要感慨几句，孔有力却示意他噤声，同时将他拉往路边的小巷里去。

转来转去，也不知拐了多少弯，谢怀青早已经晕头转向，却终于看到冷冷清清的巷子尽头，有个人双手抱胸，用一贯的嫌弃表情看着他。

“小白脸，你怎么在这里？”上次自己与老哥还有熊莲故意被小玉抓去，他就失了去向，此时竟然在这里见到他。

谢怀青刚想亲亲热热地叫一声“孔兄弟”，却被孔不二这么冷冷一问，顿觉这人实在没什么人情味，恼道：“你们可以在这里，为何我不可以？”

“嘿嘿——”孔不二干笑几声，道：“几日不见有脾气了？说，你在街上转来转去做什么？”

谢怀青叹了口气，本想着他和孔不二怎么说也是朋友，几个月不见总是要感慨一下，可是孔不二还是一副无赖相，一点也没变啊，算了，反正他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便道：“我是来找你们的，又不知你们在哪里，所以在街上晃晃，希望你们能看到我。”

孔不二皱起眉：“这算什么办法，你怎么觉得我们一定能看到你？”

谢怀青却觉得自己很有理，道：“我去过你府上找过你，可惜管家说你不在家，那日你们将陈薇救走，我正好在八王的队伍中，没看清孔……”他本来想叫孔大哥，但看看孔有力的脸，便咽了下去，重新改了口道，“没看清孔将军的脸，但看到那时你在巷子里，就认出了你们，我就想你们能适时救下陈薇，应该就在这附近，所以这几天我就在街上来回地走，想就能遇到你们。”

“八王？你说你当时在萧潜的队伍中？”孔不二也不听他说的一堆话，只注意到他提八王两个字。



“是，我现在在他的营中为小小的主簿，”谢怀青道，“那日你们被抓去，他们可能觉得我没多大用处，将我打晕扔在一边，当时我身上的钱根本不够雇马车，便只好走着来京城，在路上遇到了萧潜的大军。”

“那你怎么成了主簿？”孔不二不怎么相信，一个穷酸秀才而已，怎会有人看得上他？

“没想到吧，萧潜的军师竟然是我以前一个书院的师兄，我已经身无分文，幸亏遇到了他，不然我就饿死在路上了。”想到差点饿死，谢怀青还有些后怕。

孔不二听着，转头与旁边的孔有力对视一眼，问道：“那军师叫什么？”

“李才。”谢怀青答道，却又压低声音道，“我听他说，这次八王说是来奔丧，实则是为帝位而来，八王的大军少说也有十万，带这么多军队前来，这可是要谋反啊！”

“那李才又是什么态度？”孔不二听谢怀青这么说，觉得整件事情有趣得很，却似乎又有太多巧合。

“他自然是支持八王称帝，但对六王爷也有所顾忌，听说六王爷也是个厉害的主儿，孔兄，江山若是如此，那势必会是一场杀戮，百姓可要遭殃了啊！”谢怀青说到这里忧心忡忡，“皇后毕竟已经有了身孕，若生出的是太子，又岂是八王和六王可以覬觐的，孔兄，你可是要想想办法。”

孔不二睨着他：“小小县令而已，你担心这些事做什么？”

谢怀青眼睛一瞪：“即使是县令，也是百姓父母，我怎么可能看着这天下乱起来？”

他说得慷慨，但孔不二却是一副你说的倒好听的表情，想了想，道：“我想与那李才见上一面，你替我安排？”

他这样说，该是在想办法了，谢怀青立刻欣喜起来：“包在我身上。”说完又想到什么，抓着头问道，“我该怎么找你们？”

“三日后胭脂醉二楼，你将李才约在那里便可。”孔不二道，并未说自己住在何处。

这让谢怀青多少觉得自己是不被信任的，有些郁闷地点了点头，却也知道孔不二不说就是不想说，自己问也是白问，只好道：

“好，我去安排。”

谢怀青一走，小巷里只剩下孔家兄弟二人，孔不二叼着一根草，看着墙头冻得缩成一团的麻雀。

“他不可信？”孔有力看着孔不二的神色问道。

“不好说，似乎太巧，却又没什么不对，三天后先见了那个李才再说。”孔不二说着，一口吐掉嘴里的草。

李才大概三十多岁的年纪，没有孔不二想象的两撇山羊胡，贼眉鼠眼的样子，相反长得仪表堂堂，他看到孔家兄弟也不行礼，直接在孔有力的对面坐下来，然后自己拿了杯子倒上茶，旁若无人地喝着。

喝了一口，才道：“没想到，孔将军已经在京城了，那看来黑衫军回京也是这几天的事。”

孔不二似乎全不在他眼中，他在乎的是堂堂将军身份的孔有力，所以说话是对着孔有力说的。

孔有力看看身边的孔不二，说道：“就是这几天的事。黑衫军一回京，可能正好与八王在城外的十万大军碰个正着。”

李才喝茶的动作一顿：“碰到就碰到，他们不过是保护八爷安危的，相信孔爵爷也不会说什么。”

“八王安危，要十万大军保护吗？”

“此时京城局势难道不该有十万大军吗？说句不敬的话，皇后娘娘万一生的是女儿，到时这京城，应该是很不太平的吧？”他见孔有力不说话，又接着道，“我倒是要反过来问孔将军一句，若皇后娘娘生的是女儿，必定要从各亲王中挑选新皇人选，到时孔家会





支持哪位王爷呢？”

“李先生这话未免说得太早，先不说皇后生的是男是女，倘若皇上未死，那玉华宫棺椁里躺着的并非皇上呢？”旁边的孔不二忽然冒出来说道。

李才这才看向孔不二，只觉得眼前的人长相远没有孔有力威武，但一双眼睛实在太过清澈，似乎万事都逃不过他这双眼睛。

却听孔不二又道：“皇上势单，朝中某些人对皇位虎视眈眈，谁又能说，这看似意外的火灾并不是一次谋杀？而被烧死之人面目全非，只凭身上的随身物件就推测是皇上，未免也太武断了吧！”

“听你的话，皇上确实还活着？”

孔不二也学着李才方才的反问：“若皇上还活着，八王是助皇上稳固大统，还是另有打算？”

李才怔了怔，没想到被他反将一军，这就是谢怀青口中了不得的孔家老三吗？除了那双眼睛，分明很不起眼，但似乎确实不容小觑。

他轻轻一笑，并未马上回答，想了想才对着孔不二道：“不管是先帝还是你口中可能未死的皇帝，对孔家并不算好吧？当年打败红莲教，分明有功，却砍去了黑衫军一半的兵权，就算如此，皇上还是时常防备着孔家，怕哪一天势大过于君，自己的皇位不保，如此多疑，孔家难道没有不甘吗？”

孔不二抓抓头，道：“不甘啊，当然不甘！但为人臣子又能有什么怨言？孔家一片丹心，虽然不甘，但问心无愧。”

“好一个问心无愧，看来孔家是打定主意忠心下去了？”

孔不二一笑：“不仅是孔家，八王不是也该对皇上忠心吗？”他站起身，看着窗外，“最近听说朝中有人按捺不住，意图不轨，在我看来，不过是不自量力，试问有八王与我们孔家坐镇，就算有再强的实力，也不敢轻举妄动吧？现在京城局势，谁先沉不住气，谁就得先死，李先生你说是不是？”他最后半句明显话里有

话。

李才不是傻瓜，怎会听不懂。黑衫军回京，京城局势便是八王、六王和孔家三家各占一方，无论是八王还是六王先动手，孔家必定出手阻止，这样反而是未动手的那方得利。

“那就请你记住你今天的话，孔家会忠心到底。”李才道。

“孔家向来都是忠心耿耿。”孔不二笑着道。

李才看入他的眼中，就算孔不二是嬉笑着脸说的，这句话听来却尤为真实，有一瞬间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极难觉察的情绪，但一闪就过了，当然更不可能被孔不二发现。

该谈的谈完，孔不二与孔有力下楼去，李才却仍留在楼上，又叫了壶茶慢慢地品。

有人自楼下上来，在木制的楼梯上行走却未发出任何声响。

“先生，他们已经走远了，并未直接回客栈，估计是怕有人跟踪所以故意绕圈子。”上来的人替李才倒了杯茶，在李才身旁恭敬地说道。

李才没说话，半晌才道：“你信不信孔家会一直忠心下去？”

旁边人想了想：“先生不是说权力越大，就越可怕吗？不管孔家是不是忠心，与其相信，不如拔除。”

李才的眼中泛起一丝波澜，渐渐地又恢复了平静。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然后看着窗外的天空，道：“不管孔不二口中的忠心是真是假，他今天来不过是表明立场，他不会帮任何一方，这样等于是将我们都牵制住，谁都不敢轻举妄动，让他可以有时间集结更多红衣社的余党，归他所用。”

“那先生要怎么办？”

“既然萧延想逼八王先动手，让孔家不得不出兵阻止，自己好得渔翁之利，不如我们反过来逼萧延先动手，我们得利。”

“那要怎么做？”

李才笑了笑，道：“玉华宫棺椁里的皇帝是假的，该是揭穿这





个秘密，并把宰相揪出来的时候了。”

“由谁来揭穿呢？”

“皇后。”

孔不二在前面走，似乎在想着什么，一出酒楼就皱着眉苦想，孔有力不敢打扰他，慢慢地跟在后面。

“老哥，为何我怎么想都觉得李才这个人古怪，但又想不出他哪里古怪，你可看出来？”又走了几步，孔不二猛然刹住，回头问自家老哥。

“我只是觉得似曾相识，但我确实没见过此人。”孔有力答道。

“似曾相识？”孔不二听到这四个字怔了怔，想了想就是他心里觉得古怪的地方，那个李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但如老哥所说，确实又毫无印象。

他又回望了一眼已离得很远的酒楼，对孔有力道：“得让熊莲查查这个人的背景。”停了停，“顺便问问他，红衣社的势力集结得怎么样了？”

走了几步，似乎又改了主意，道：“老哥，老爹以前送你到各门各派学武时，你不是认识了很多道上的人？现在关系如何？”

孔有力一怔：“都是歃血为盟的兄弟，关系当然是很好。”

“那好，道上人消息一向灵通，让他们帮着查李才的下落，我们不能万事都靠着熊莲。”

“好，我这就去联系。”

今天的会面，孔不二不过是向八王那边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然而此时他的心里却莫名地生出一种不安，觉得除了夺嫡一事，另一股阴谋汹涌而来，至于这股不安从何而来，他又无迹可寻。

反正万事得小心再小心，他想着，抬头看了下天，对孔有力

道：“今天是十五了吧？”

孔有力算了算：“是，还有十五天就是新年了。”

【三】

孔灵专心替陈薇把脉，陈薇看着孔灵的脸色，见她松开手，道：“姐姐，我已经不要紧了吧？”

孔灵一笑：“基本没事了，但你身子弱，我再替你开几贴补药就没事了。”

“多谢姐姐了。”

“都是一家人，说的什么话？”孔灵嗅了陈薇一句，看着眼前的女子，虽然受了伤整个人显得憔悴而苍白，却别有一番动人心魄的美貌，不由得一笑，伸手拉过陈薇的手，道，“怪不得不二没了你整日魂不守舍的，妹妹的确是难得的美人，我家不二娶了你，真是福气。”

听到她这么说陈薇只觉得有愧，她当初嫁进孔家是带着目的，只会添麻烦不说，哪来的福气。

正想开口，却听孔灵道：“不二出生不久娘便去世了，我爹又是个粗人，只会打不会疼，不二顽劣，每每都是被爹吊起来打，却一点也不见长进，反而跟着一帮三教九流，越学越坏，最后连爹都觉得头疼，本以为没人愿意嫁他，就算有人嫁他，他也不会上心，现在看来是多虑了。”孔灵笑着说道，将陈薇的手揉了揉，“这小子谁都治不了她，可看到你那一身坏毛病都没了。”

陈薇笑了笑，脸微微地红了，道：“姐姐说笑了。”她抬起头看孔灵，孔灵此时眉宇间的英气淡了几分，取而代之的是女性独有的温柔，她从来都没有姐姐，一直强迫自己要坚强，去保护小七，此时有个人被她叫做姐姐，她只觉得心头一暖，手轻轻地回握孔





灵，孔灵也看向她，两人相视一笑。

气氛似乎很温馨，静了一会儿，却听孔灵没来由地叹了口气。

陈薇有些不解：“姐姐这是叹什么气？”

孔灵看着窗外，道：“我在叹，孔家若不是孔家，若没有那般沉重的名声就好了，如果只是普通百姓，我们几人，还有老爹也可以聚在一起其乐融融，而不是躲在此处，想想看，天下谁做皇帝与我们何干？为何要我们来拼死效力？”

此话从孔灵的口中说出来，陈薇多少有些意外，都说孔家一门忠烈，本不该说这样的话的，她不由得转头看了看在一旁被绑着一直没说话的小玉，小玉正好也看着她，见她看过来，白了她一眼，将头转开了。

“姐姐是在担心吧？放心，孔家不会有事的，一切都会平安的。”

孔灵收回望着窗外的视线，道：“我的确担心，但我并不怕死，我是担心不二，你和不二都不会武功，不二也不像老爹和力哥身为将军要为国效忠，妹妹，不如你和不二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孔家如何，这国家谁做皇帝都不要管，这里有我和力哥就行。”

这句话一出，旁边的小玉猛地看向孔灵，陈薇也是一惊：“姐姐？”

“我说不动不二，但他一定会听你的。”孔灵道。

陈薇想开口，门却被同时推开：“娘子，我今天带你去个好地方。”孔不二走进来道。

月圆之夜，去的却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城郊的一处乱坟岗。

两人同骑一匹快马赶到时，陈薇吃了一惊，只见眼前是上百个小土坡，鬼火点点，不时还有些怪声，就算陈薇不是胆小之人，也觉得毛骨悚然。

“怕吗？”孔不二感到陈薇身子僵硬，在身后环抱住她，低声问道。

“为何来这里？”陈薇下意识地揪住孔不二的衣袖问道。

“来见我师父，我答应过他，等我娶了亲，就带你去见他。”

“那师父已经去世了？”来乱坟岗相见，不是死了还是怎样？

孔不二一笑：“待会儿就知道。”说着自己先下马，然后一把将陈薇抱下来，牵着她的手往乱坟岗走。

“以前我一闯祸，我爹就满京城地追打我，我无处可躲就逃来这里，我爹居然没找到，因为他觉得我一个孩子，再大的胆子也不敢来这里，结果以后这里就成了我的避难所。”他边走边道。

陈薇莞尔，被爹追打的事本就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他却说得很是得意，她不由得借着月光看了下四周，坟头有大有小，还有几处不知被什么东西刮开，露出骨头来，她心里不由自主地一颤，问道：“你不怕吗？”

感觉陈薇的手将自己的手握得死紧，孔不二更是得意：“我孔不二别的没什么，就是胆大，何况我经常在这里一躲就是一晚上，也没发现什么吓人的东西，倒是认了个师父。”他向前方看了看，不远处有一间茅屋，是停尸用的，此时亮着灯。

“他已经到了，我们走。”他指了指那点光，冲陈薇道。

陈薇万分疑惑，心想，那师父到底是死人还是活着的，同时脚步加快，随孔不二往那茅屋去。

茅屋里停着两具尸体，用席子卷着，还能看到脚和另一头垂下来的头发，而亮着的油灯下还有个活人，正坐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摆了一些菜，他边喝着酒，边夹着菜，显得很诡异。

这种地方，对着两具尸体竟然还能吃得下东西？陈薇正想着，却听身旁的孔不二道：“师父，这种地方喝酒没有我也太寂寞了吧？”

那人是背对着陈薇他们的，听到孔不二的声音，一怔，回过头



来，不由得哈哈大笑：“是你小子啊！一年多不见，我以为你忘了我这个师父呢！咦，这美娃子是谁？”

孔不二自说自话地在桌旁坐下，拿了师父的杯子一饮而尽，又倒上，再喝了一口，才道：“我娘子。”说着伸手来拉陈薇，“乖，坐在我旁边。”

按礼数师父如父，第一次见该是奉茶下跪磕头的，此时无茶，陈薇便先跪了下来，正要磕头，前面的人忙将她扶起来：“什么师父，不过是教他吃喝嫖赌，我姓赵，你叫我老赵便可以了。”说着看了一眼只顾喝酒的孔不二道，“你福分啊！小子，这么有礼的姑娘，配你，浪费啰。”

“放屁，你个老光棍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孔不二嘴上不饶人，当即就骂回来。

被说成是老光棍，老赵也全不在意，仍是笑呵呵：“怎么忽然想来？”

“想你的菜和酒了呗！”说着拿了旁边摆得端正的空碗，倒满酒又喝了一口，然后咂着嘴夹菜吃，边吃边对陈薇道，“娘子，你别看我师父长得寒碜，但却是京城最好的厨子，平时想吃他的菜还吃不着，今天你也饱饱口福。”说着夹了几样菜，放在另一只空碗里。

那些空碗还有倒着酒的酒杯，陈薇一看就知道是故意摆在那里的，此处是乱坟岗，那老赵一个人在此处喝酒，桌上又摆着空碗，酒杯里还倒着酒，显然是为了祭奠什么人，而且还不止一个。

本来对着死人吃东西陈薇是绝对不会动筷子的，但此时不吃又显得自己矫情，何况不二说是京城最好的厨子做出来的，便也不顾忌，夹了菜吃起来。

老赵显然对陈薇的不顾忌颇为喜欢，替她倒了酒，道：“酒也是好酒，夫人你也尝尝看。”

陈薇依言也喝了，正想一饮而尽，这回孔不二却不依，拦下来

道：“你受了伤，喝一口就行了，剩下的交给为夫。”说着抢过来一口喝干。

老赵看得直笑。

接下来便全都是孔不二的天下，一阵唾沫横飞地说他这一年多的遭遇，免不了要添油加醋，老赵还当真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而陈薇在旁边听着，一脸附和，却又因为孔不二说得太过夸张而忍不住笑。

对话之中，陈薇得知，每年的这一天，老赵都会烧一桌菜，来这里悼念几个死去的朋友，这多少有些古怪，乱坟岗都是一些无人认领，或是客死异乡的人的尸体，他既然每年都来，显然葬在乱坟岗的人必定与他关系匪浅，那何故当时就任凭他们葬于乱坟岗呢？

老赵今天带了不少酒，准备自己来个一醉方休，此时有人作陪，便更是高兴，时不时地招呼孔不二喝酒。

孔不二只要一喝酒，眼睛就贼亮，此时正打量着老赵，看他已有几分醉意，便夹了口小菜在嘴里，道：“师父，以前我常问你，你来这里到底是祭奠谁，你总是不肯说，现在我却已猜到了。”

老赵喝酒的动作一顿，似乎愣了愣，半晌才“哦”了一声，却不接话。

孔不二道：“一年前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一年后，我可算是见了世面了，我记得你背上有一处极小的红莲文身，以前来酒楼找你，看到过一次，我还记得我当时笑你怎么像女人一样文朵花，你的脸色却变得很难看，还要我不要说出去，现在想来，师父，那其实是红莲教的标记吧？”

他用这么平淡的语气说出来，老赵却一下子坐起，瞪着孔不二。

孔不二倒是不慌不忙，继续道：“后来我查过了，当年红莲教差点攻下京城，而先入京的一队人被朝廷所杀后就埋在此地，师父你是其中的漏网之鱼吗？”



孔不二说完这句话，老赵的脸上已现杀机，手不知何时已伸到衣摆下，显然里面藏着利器。

陈薇瞪着老赵的手，吃菜的动作也停下来，而孔不二却面不改色：“你我也算是十几年的师徒了，我一副好酒量，一手好赌技，都是你教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师父你还不了解我吗？”

老赵伸进衣摆下的手抖了抖，看看孔不二仍旧继续吃着菜，一点防备他的意思都没有，想着孔不二说的话，脸上的杀气顿时消散，叹了口气，道：“我知道你小子机灵，总有一天瞒不过你。”他人坐下来，透过开着的门，看着门外座座坟茔，思绪似乎回到了当年，曾经手握长矛，意气沙场，“没错，我确实是红莲教的旧部。”

孔不二抓了把花生放在嘴里猛嚼，那是卤过花生，用特制的酱料泡过，非常美味，他将手中的吃完才意犹未尽地咂咂嘴，道：“师父，那些已是陈年往事，不提也罢，我只是想问师父一个人。”

老赵一怔，问道：“何人？”

“洪明珠。”

听到洪明珠三个字，老赵的脸色顿时变了，很显然是听过这个名字的，却摇头道：“不认识。”

孔不二也不急，道：“我可以帮师父回忆一下，他是先帝最宠爱的洪贵妃，也是西淮王萧延的生母。”

老赵的手微微地发着抖，嘴却紧抿着，一言不发。

孔不二看着他的表情，笑了笑，又抓了把花生，道：“其实我起初没有意识到，以为师父身上的红莲文身是我第一次见到，但是当我明白那是红莲教的象征时，猛地想起，似乎在更早以前也见过，我想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想起，那是在一个女子的胸口，我当时尚小，仗着能经常入宫与各皇子一起读书，在宫中做了不少的坏事，有一次趴在宫中的倚香阁偷看贵妃洗澡，正好看到了那朵红

莲，而那贵妃正是洪贵妃。”他说偷看贵妃洗澡时，本来握着陈薇的手被陈薇狠狠地捏了一下，他冲陈薇笑了笑，手指暧昧地在陈薇的掌心画圈，口中却继续道，“这样一来，太子忽然被废，洪贵妃被打入冷宫被逼自缢就情有可原了。”

他看向老赵，老赵只是低着头听着，烛光在他的脸上留下捉摸不定的阴影。

“一切只是我的猜测，”孔不二道，“我知道今天能在这里见到师父，所以跑来向师父证实。”

老赵半天不说话，过了好久他的嘴唇动了动，开口道：“你样样都对我的胃口，却太过聪明，当年知道你是孔家的二公子，我其实是想杀了你的，可惜不忍心，现在却将我的底细都挖了出来。”

孔不二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可师父你也没对我手下留情，吃喝嫖赌，哪样不是你教的？将我从一个有志少年教成了市井无赖，差点连老婆都娶不到，也算害我不浅啊！”

老赵咧嘴笑了笑，替孔不二倒了杯酒，总算是从方才的失神中回过神，道：“这件事是个大秘密，天下并没有几个人知道，就算是红莲教中也少有人知。”说话间，他的眼神又变得恍惚起来，

“洪明珠原名洪湘，是红莲教教主洪天南的女儿，也算是阴错阳差，当年她女扮男装混入京城是为了接应红莲教入城，却认识了微服出巡的皇帝，才有了那段孽缘，洪教主得知此事后想让她在宫中做内应，可惜洪湘身心全被那个男人骗去，甚至脱离了红莲教。”

热好的酒微微转冷，老赵恍惚的眼神中带着一抹亮色：“你看现在西淮王的美貌，仅仅只遗传了几分，当时她美得何等惊天动地，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吧？”

孔不二的眼睛停在那点晃动的烛火上：“既然同气连枝，后来的红衣社为何毁在西淮王手上？”

老赵道：“这个我就不好说了，红莲教被灭后，我老赵就没再参与任何教中事务，离前事越来越远了，也只有今天才缅怀一



下。”他说这句话时语气中带着沧桑感，手中的酒一饮而尽。

借酒浇愁最是伤身，也许是醉了，老赵趴在桌上不动弹，偶尔有风吹进来，烛火晃动了几下。

“走吧。”孔不二站起来，脸上毫无醉意，将旁边的披风往老赵身上一盖。

“他一个人不要紧吗？”陈薇道。

“他每次都醉，每次都这样。”孔不二不以为意，牵着陈薇出去。

两人走了一会儿，都不说话，陈薇此时已觉得这乱坟岗没这么吓人了，想想孔不二当时竟然会躲在这里，又能认识老赵这样的人，实在是神奇。

“不二，萧延的身世你已经知道，下一步是要揭穿他吗？”

孔不二停住：“无凭无据，如何揭穿？今天我师父的话也只是让我的猜测得到证实而已，若真要拿出证据，洪贵妃已死，恐怕早没有证据了。”

陈薇想了想，道：“红莲教的可怕朝中一帮老臣至今记忆犹新，即使没有证据，只要一些风声，也可以让他们谈虎色变，现在朝中大势偏向萧延，如果将他的身世抖出，就算没有证据，估计免不了要一阵恐慌，这样也好给萧延造些障碍。”

孔不二其实早就想到要这么做，此时听陈薇说出来，不由得笑道：“还是娘子聪明，好，就这么做。”

此时明月当空，照着天地一片皓白，孔不二心里算了算，道：

“我老爹再过四五天就要回京了，希望这四五天里不要出什么事才好。”

他难得说忧心的话，平素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也自认一等一的聪明，但历练了这么久，才知聪明之人又何止他一个，虽然有些不甘心，但在这京城之中确实藏龙卧虎，即使他再聪明，有时也力不从心，几方势力虎视眈眈，他现在又势单力薄，举步维艰，如有

异动更是难以应付。

陈薇看他眉头紧锁，隐隐有疲惫之态，不觉心疼，拉住他的手道：“不二，不要太逼着自己，毕竟你不是神仙，对手又太过狡诈凶狠，尽力便可以了。”

她轻声细语，月光下衣袂翩然，目光如水，孔不二心中一荡，伸手就将她拥在怀中。

“有时候我想，不如放手算了，带着你过我的逍遥日子去，别管那档子狗屁事，但是孔家骑虎难下，威名在此，不是说放就放的，”他手指轻轻绕着陈薇的发尾，放在鼻端轻嗅，“这条路走得甚是惊险寂寞，幸好总算没亏本，娶了你，算是赚到了，所以你要平安地陪着我，不要再出什么岔子了。”

陈薇听到后半句话时，心里大疼，赚到了吗？如果没有她，或许也没有这么多惊险吧！而要她平安地陪着他，又能陪他多久？孔不二的怀抱此时已经让她无比眷恋，她忽然发现连推开他的勇气也没有。

她好不容易才勉强推开他，笑道：“怎么办，以前算命的时候，算命先生说我是短命相，万一没多久我就死了，没人陪你，你又当如何？”

孔不二定定地看着她，半晌才道：“你敢短命！”

陈薇一惊，抬头看他。

他仍是盯着她，道：“就算短命，你之前也死过一次了，这回活过来偏要陪到我直到掉光了牙齿才行。”说着孩子气地又将她抱住，比之前更用力。

陈薇任他抱着，失笑道：“等我掉了牙齿那就是老太婆了，我……”她想说我恐怕丑得不像话了，却猛然停住，意识到，孔不二说的这句话，不正是白首之约吗？

眼中不觉有泪溢出，她忙不迭地擦干，用力回抱住孔不二，口中叫道：“不二，将我再抱紧些，再紧些。”





两人浑然忘了他们正在阴森森的乱坟岗，孔不二低头吻陈薇的额头，往下吻时，湿意袭来，他一一吻尽，然后一把将陈薇抱起，道：“走了，我们回客栈去。”

两人一骑，策马狂奔，陈薇倚在孔不二的怀中，想到自己离死期不远，百感交集，如果是一下子死去，那只是瞬间的痛苦，如果要用一个月慢慢等待，并且每天面对不知情的孔不二，陈薇不知道到最后自己会不会崩溃。然而她又不可能告诉孔不二实情，这样只会让他分心，若知道毒是萧延所下，难免又要受制于他。

到时，她只会成为累赘。

累赘，这个词太沉重，她承受不起，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

只是好不容易在一起，又怎么舍得再离开他？

似乎多一天也好，多一个时辰也好，她每天每天地计算着，但事实是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

马跑得飞快，寒风将露在外面的皮肤吹得生疼，她几乎要哭出声来，却拼命地死咬着唇，直到嘴角有血的味道。

第十七章

黄雀在后

【一】

回到客栈，时候已经不早了，掌柜微胖的身子在门口张望着，有些急迫，看到孔不二的马，马上迎上来，牵住马，急道：“孔大人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东家来了，等你很久了。”

孔不二一怔，熊莲很少亲自前来，这回又是出了什么事？

他扶着陈薇下来，两人跟着掌柜进入客栈的后厅，厅里空无一人，只有一个身着青色衫子的男子背对着他们，手负在身后，看着墙上的字画，似乎看得出神。

“熊当家。”孔不二在他身后叫了一声。

熊莲回过头来，眼神如水，嘴角泛着笑意，一派雍容之气，口中道：“回来了。”向孔不二打招呼时，又看向孔不二身后的陈薇，烛光晃动了一下，他的眼睛却定在陈薇的脸上，停了好久才离开，移开视线时眉毛微微皱了一下。

“熊当家这么晚来有何事？”有人盯着陈薇看，孔不二心里总是不太舒服，但转念一想，也是自家娘子长得漂亮，便多了几分自得，也不说什么，而是拉了一张椅子坐下。

“有样东西给你看。”熊莲自袖中拿出一方锦帕来，拿起桌上



的茶水，往锦帕上一倒，锦帕上顿时现出几行字来，“今天晚上有人送到皇后手中的，送这块锦帕的人应该还不知道皇后已经被我们换掉了。”

孔不二拿过锦帕在灯下细看却是：棺槨之中，皇帝是假，明日上香之时，开棺验视头部，如头顶部无伤口，为假。

不过几个字孔不二却看了许久，直到上面的字淡去，才抬起头，若有所思。

“头顶部无伤口？这个人对皇帝很了解。看你的神情，是不是知道是谁写的？”熊莲问道。

孔不二不知怎的，脸色有些苍白，道：“我不确定，今天我见过萧潜的军师，萧潜是个草包，那军师却不简单，我跟他提过皇帝未死的事。”

“你是说，是他派人给皇后写了这些字？这就难怪，萧潜知道皇上有伤也算正常，只是同样的，萧延应该也会知道，他在设这个局时不会考虑到这一点吗？”

孔不二的表情有些古怪，似是自言自语：“虽同是一父所生，但未必都会知道。”

熊莲盯了孔不二半晌，道：“看来，这是针对萧延而来，当时确认那具烧焦的尸体是皇帝的人正是萧延和宫中的几个妃子、内侍，若真被皇后揭穿，萧延难免会遭人怀疑，而朝中一些正直老臣，本来已偏向支持萧延，知道皇帝未死，也会对萧延起疑。”

孔不二的表情依然若有所思，却接着熊莲的话道：“萧延本是想暗自处理掉皇后腹中的胎儿后，借着朝中各大势力的支持，名正言顺地登基，而不沾染谋反罪名，现在看来要落空了，这明显是要逼他谋反。”

若那锦帕真是那李才让人带给皇后的，他这样做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自己在他面前说过谁敢谋反，孔家必管，萧延想逼孔家与八王相斗好渔翁得利。李才反过来逼萧延先动手，自己黄雀在后，

他不由得又看了眼手中的锦帕，下意识地握紧。

“让宫里的假皇后照这锦帕上的意思去做。”他转头对熊莲道，眼中的疲惫之色忽然间浓了几分。

熊莲点头：“就照你的意思去做。”

两人接下来又仔细商量了一下后面该如何行事，但孔不二始终有些心不在焉，熊莲看看时候差不多，便就告辞。

熊莲一走，孔不二这才回过神来，叫陈薇自己回地字号房休息，自己抓了手中的锦帕去天地号房找孔有力。

他走得疾，陈薇没有跟上他，一个人出了内厅，走到院中，熊莲还未走，正将掌柜递给他的一件黑色披风披在身上，陈薇走上去：“熊公子，我找你有话要谈。”

熊莲看着月光下如凌波仙子般款款而来的陈薇，微微一笑，却是比之前的笑容多了几分暖意：“夫人有何事？请说吧！”

陈薇看了眼旁边候着的掌柜，掌柜识相，无声地退开了。

“何事要避开孔大人与我一个人说？”熊莲问道。

陈薇又看了下四周，确定孔不二没有折回来找她，才将一只手伸到熊莲的面前，熊莲看了一眼那只手，手掌如玉般展开，让人忍不住想握住，然而他在乎的并不是这只手有多好看，他目力极佳，此时月光又好，陈薇手掌间淡淡的红线，让他眉头一皱，他迅速地伸手拉过陈薇的手臂，搭在她的脉上。

许久，他轻叹了一声，道：“果然不出所料。”

“熊公子方才在内厅里看到我时就知道我中毒了吧！我也是抱着一丝念想，想问问熊公子我中的是何毒？”

熊莲的眉始终没有舒展开，道：“这毒叫‘一寸红’也叫‘催命红’，中毒者若无解药，最后会全身溃烂而死。”

听到“全身溃烂”四个字，陈薇的身子颤了颤，稳住心神道：“可有解药？”

“没有，”熊莲直接摇头，“至少我没有，一寸红是从关外的



一种毒蜘蛛身上提炼的毒加上另外几十种毒药配制而成，配制方法何止百种，非配毒者的独门解药是无法解的。”

唯一的念想，被他斩钉截铁地否定，陈薇的脸越发苍白，在月光下几乎透明，她闭上眼睛，惨笑了一下：“看来真的是毫无办法了。”

熊莲看着她：“孔大人不知道？”

陈薇摇头：“怎会让他知道？不然他必定乱了方寸。”她又抬起头，盈盈的眸子如水般落在熊莲的身上，“在他发现我中毒前，我想尽早离开他，免得他为我担心，无法专心做眼前的事，成了他的拖累。”

“你若离开，他会更不专心。”

“所以才请熊公子帮我。”

熊莲的眼睛闪了闪：“如何帮？”

“我要回到萧延的身边去，并且将此藏身之所告诉萧延，你要暗自替他们留好逃走的后路，另外，因为客栈是你的产业，未免萧延查到你的头上，你也要做好撇清关系的准备。”陈薇道。

“你是想让孔大人以为是你出卖了他，对你断了念头？只是，他没有这么好骗吧？”

陈薇垂下头，露出雪白而美好颈项，她忽然抬头冲熊莲笑了笑，熊莲只觉眼前如同百花盛开，让人一阵眩晕，再眨一眨眼，眼前哪有百花，不过只有陈薇如一朵娇兰，在月下嫣然一笑。

“熊公子没有喜欢过哪个女子吧？”只听陈薇道。

熊莲一怔：“何以见得？”

陈薇看着他一向冷淡的脸上，因为她的这句问话有一瞬间的错愕，已经心知肚明，道：“这世间，一个‘情’字最了不得，不管谁沾上，再聪明的人也会变成傻瓜，局外人都能看清楚的事实，在他眼中却是纠结不开，胡思乱想。”

“你是说孔大人也会这样？”孔不二在他眼中是个非常聪明的

人，实在看不出会像这样钻牛角尖。

陈薇没有答，而是道：“另外还有一件事。”她停了停，看熊莲抬起头，才道，“请你帮我注意孔灵。”

“孔灵？”

“我不敢确定，但小玉被不二他们抓住一定是故意的，我猜是为了说服孔灵，而这段日子，因为我受了伤，是孔灵为我搭脉诊治，她不可能没有发现我中毒，奇怪的是，她居然只字未提，就像没有发现一般，也许她在犹豫要不要说。这正说明了，小玉的劝说，很可能已经让她游移不决。”那只是怀疑，就算是肯定了，她也不知怎么和孔不二提，他们兄妹情深，孔有力对孔灵更是用情至深，若直接说出来，估计无人会信，也只有让熊莲小心注意。

孔灵伏在门上，听着里面的谈话声，即使里面的声音很轻，以她的耳力也能听得很清楚，听到后面，她脸上呈现出狠绝之色，人靠在墙上。

孔家的忠心有什么意义呢？

“门外是谁？”只稍稍放松了一下呼吸，里面的孔有力便听到声音，门被打开。

孔灵没有躲，却还是当做什么也没听到，道：“我找陈薇，不二，你回来了，陈薇呢？”

孔不二将手中的锦帕塞进袖中，一怔：“我让她回房，她没回来吗？”

“我没看到她，以为她跟你在一起。”

孔不二这才有些着急，也不管孔灵与孔有力，直接奔下楼往后厅方向去。

院子里熊莲的马车早已离去，空无一人，孔不二直接走到后厅，推开门，里面漆黑一片，只有窗口有月光照进来，他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觉得一口气喘不上来。



“陈薇。”他叫了一声。

没有人应。

分明是寒冬，孔不二觉得有股汗意袭上来，呼吸渐渐地有些急。

“陈薇。”他又叫了一声，声音在发颤。

隔了很久。

“相公，你在找我吗？”身后传来陈薇的声音。

孔不二猛然转身，看到月下纯白如玉的陈薇，就站在自己几步之外，他怔怔地看了她半晌，跑上前将她一把拥住，手臂渐渐收紧，道：“你上哪儿去了？”

陈薇感觉到他双臂的力量，鼻子微微有些泛酸，却柔着声音道：“方才看到院子东边一株梅树开得正好，所以多看了一会儿，你闻闻，我身上是不是还沾着梅香？”说着扯着自己的袖子凑近孔不二。

孔不二却拉过她的手，在她的掌心用力地吻了几下，脸埋在她的手掌间，道：“我连去乱坟岗也带着你，你去看梅更应该带着我，以后不许一个人，我真怕一眨眼你又不见了。”

陈薇的手不由自主地发颤，口中却道：“不如你拿根绳子拴着我好了，看到我不见了，你拉一拉绳子，我就出现了。”

她故意开着玩笑，果然孔不二笑起来，拥着她，轻轻地吻她的唇，想了想道：“不行，我以前养过一条叫小黄的母狗，准备养大了杀了它炖狗肉吃，结果它居然咬断绳子跟公狗跑了。”

陈薇笑出声：“原来我是狗啊？！”

“是你说要我拴着你，”孔不二的唇黏着陈薇的唇，轻声道，“就算你不是狗，娘子，今晚不如我们让掌柜再给个房间，我想好好儿地吃了你。”

陈薇脸一红，没有说话，却抬手扶住孔不二的脸，吻他的唇。

【二】

天刚亮的时候，西宫的皇后娘娘便早早地起床，在停放皇帝棺槨的玉华宫召见了众大臣。

“先帝昨晚托梦于本宫，对本宫说棺槨之中并非皇上，皇家墓地绝不可以让一个非皇族身份的人葬入，坏了皇家的威仪，要我今日开棺定夺。”严岚此时小腹已经微微有些隆起，柔和的声音带着不可辩驳的气势。

此言一出，群臣哗然，宰相冷冷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说道：“皇家威仪怎可以轻信一个毫无根据的梦境？更何况棺中皇帝身份已有西淮王验视过，难道还有假？”

皇后转头与宰相对视，道：“万一棺中非真正的皇帝，皇家墓地怎可以葬入这样的污点，坏了国运，更何况，若棺中皇帝为假，真正的皇帝便尚在人间，难道不该验吗？”

父女俩争执不下，候在一旁冷眼旁观的萧潜，此时也走上来，看着众臣道：“说来也巧，本王也做了与皇后一样的梦，梦中先帝所说的话犹在耳边。”他看向宰相，“正如皇后娘娘所说，若是假的，说明皇上还活着，如此重要之事，难道不该再验一下吗？”

宰相当场无言，环顾四周，竟没有一个大臣出来支持，看来众臣都起了疑，他转头看向一旁的萧延，萧延不动声色，只是看着前厅里那袅袅香烟，半晌才道：“开棺可是大事，若是真，八弟你又如何解释？而且皇上的面貌已难以分辨，你又凭什么断定那是个假的？”

萧潜一笑：“本王只说做了同样一个梦，如何分辨真假自然没有皇后娘娘清楚，毕竟夫妻之间，身上有何特征，比谁都清楚。”

萧延的眉头轻轻地皱了一下，此时的萧潜似乎太过能言善辩，





并不像他平时那般木讷，难道有人在教他怎么说？他本想晓以利害，将他吓退，他却先将罪责推向皇后。

他只得转向皇后，道：“皇后身怀有孕，由皇后来分辨，动了胎气可不好。”

皇后似乎早有准备，手放在小腹之上，道：“请王爷放心，本宫只是在旁边指挥太监分辨，更何况，若真是皇上，自己骨血，在天之灵应是保佑的，又怎会动胎气？”

萧延一笑：“皇后是执意要开棺。”

皇后丝毫不被他的气势所迫：“一定要。”

“那好，”萧延不慌不忙，“那你先证明你是真正的皇后再说。”说话间，一掌伸出，已朝皇后打去。

孔不二的右眼一直在跳，他并非迷信之人，此时却有些心烦意乱。

掌柜匆匆自楼下上来，看到孔不二道：“孔大人，东家在对面翡翠楼等你过去。”

孔不二一怔，昨天才来过的人，今天居然又出现，他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跟着掌柜下了楼去，直奔对面的翡翠楼。

“棺未开成，我们派去替代皇后的人被萧延揭穿了。”熊莲看到孔不二，直接道。

孔不二茶还未来得及喝一口，瞪大眼睛：“是易容被识破了？”

熊莲摇头：“不可能，那是一等一的高手，从未失手过，我猜……”他手指敲着桌面，“我猜是有人泄了密。”

“泄密？谁？”

熊莲的眼睛微微眯着，看着孔不二道：“我这边除了我和一个跟了我十多年的亲信，没有其他人知道，而那个仇公公收了我的钱后已称病告老还乡，被我杀死在途中，更不可能说出去。”

“你的意思是我这边的人有问题？”孔不二听出他的意思一下子跳起来，“那更不可能。”

熊莲似笑非笑，反问道：“那你说是谁？”

孔不二被问得愣住，思考间眼睛看向窗外，只见对面客栈的窗口，陈薇倚在窗台上，呆望着楼下大街，他想起昨晚他与熊莲谈论揭棺之事时，只有她在场，为何这么巧，第二日那个假皇后还未开棺分辨尸体真假，却反过来被揭穿？

孔不二握着茶杯的手微微用力，然后用力地摇头：“不会是她。”

熊莲一怔，转头顺着他的视线望去，看到陈薇的脸，眉微蹙了一下，却并没有说什么：“事已至此，我们必须想好退路，皇帝真假无法揭穿，此时宫中又失了皇后，必定乱成一团，萧延与萧潜很可能趁机夺嫡，我们需做好打算。”

孔不二勉强收回视线，点了点头，道：“两人相斗，倒不算什么坏事，我反而担心他们各自按兵不动，萧延碍于真皇帝未死，不敢贸然登基，若用武力解决，前有萧潜，后有我们孔家，他更是不敢动，而萧潜也是同样的情况，这样一来，仍是僵局。”

熊莲的手指点了点杯中的茶梗道：“不如学刘备，联合孙权，合攻曹操，至于谁是孙权，谁是曹操，你心里可有主意？”

孔不二摇头：“暂时还没到这一步，我另有打算。”他说话间，又不由自主地看向窗口的陈薇，一望之下，却已没有人，他有些怅然若失，同时又觉得有股强烈的不安汹涌而来，再也无心喝茶，与熊莲告辞。

熊莲看着孔不二满腹心事地离去，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很明显，孔不二在怀疑陈薇，若说泄密，陈薇的确是最有可能的，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昨晚在院中所说的话岂不是多此一举？

那又会是誰？

请帮我注意孔灵。



陈薇的话跃入耳畔，熊莲眨了眨眼，到底谁才可信？

孔不二一口气走回客栈，脑中的混乱让他有种想直接冲到陈薇面前，问她是不是她向萧延走漏了风声的冲动。

他不相信是她，但知道此事的除了自家老哥与二姐就只有她，没有其他人了，而老哥与二姐是绝对不可能的。

也许是熊莲太自信了，萧延真的看出了假皇后的破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自欺欺人，找着理由说服自己。

天字号客房的门微微敞开着，里面传来二姐的声音，不知在说什么，听到他走近，便停了下来。

孔不二踢门进去，看到孔有力果然也在屋里，便笑道：“我喝口水便走，你们继续。”说着倒了杯水，一口饮尽，却没有要走的意思，而是坐了下来，看着手中的青花瓷杯道，“有人走漏了风声，假皇后被揭穿了。”

孔有力与孔灵都是一惊，对看了一眼，问道：“可知是谁走漏的？”

“还不清楚，熊莲说是我们这边的人。”孔不二说完，又倒了一杯水，却只喝了一口便将杯子往旁边一扔，“娘的，就是比不上酒，我去让伙计拿壶酒上来。”说着就要出去。

“不二，你等等。”身后的孔灵叫住他，“我有话跟你说。”

孔不二停住，似乎不怎么感兴趣，心不在焉地说道：“何事？”

孔灵关上了门，回身对孔不二道：“你可知陈薇中了毒？”

孔不二一惊，将方才的心不在焉敛去：“什么时候的事？”

“从被你和力哥救下来时就已经中了毒，起初我只是觉得她的脉象很奇怪，以为是伤重，后来又看到她的掌心有一条极淡的红线才觉得不对劲，我听小玉说那是萧延府中为了操控别人而专用的毒物。”孔灵看着孔不二逐渐变得难看的脸色，“我刚才和力哥就是

在说此事，想着怎么告诉你，她很可能仍被萧延控制着做些情非得已的事。”

孔不二的眉毛拧着，心里某块地方憋得难受，陈薇如花般的笑颜在他脑海中不断翻飞，分明昨晚还拥在怀中的女人，此时竟然觉得不真实起来。

她又是在骗他吗？又一次跳开他，自顾自地做出卖他的事？

心中有种强烈的失望和无力感，他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站起身道：“我去问她。”

“不二，是否搞清楚了再问？”孔灵有些担心。

孔不二头也未回道：“我与她之间不用这样拐弯抹角。”说着走了出去。

孔灵望着孔不二匆匆而去的背景，表情变幻莫测，许久才露出一丝苦笑，别过头去。

【三】

孔不二进来时陈薇正对着镜子梳头，刚才站在窗口时忽然一阵风将她的头发吹得有些乱。

梳子一下下地梳过她的头发，忽然一声翠响，梳子竟断成两截。她一怔，看着手中断开的梳子，那是用檀木做成的，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折断，此时不过才梳几下竟然就断了，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她刚想将断梳放在桌上，门却忽然被推开，孔不二带着一脸怒意从外面进来。

“手给我看。”他猛地拉过陈薇的手。

陈薇一惊，下意识地想抽回，却被他握紧，动弹不得。

果然有一条极淡的红线将细白的手掌断成了两截，平时这只手常被孔不二握着，吻着，却到现在才发现这条红线，他不由得有些



恼怒自己的后知后觉。

“二姐说你中了毒，果然是这样。”

陈薇怔了怔：“二姐说的？”

孔不二握着陈薇的手不放，看着她的眼睛，道：“今天宫中发生了一件事。”

陈薇感觉孔不二握着自己手的力道在加重，抬起头，问：“什么事？”

“那个假皇后被萧延揭穿了。”说完，他看着陈薇的反应。

陈薇的眉微微地皱了一下，隐隐感觉孔不二的眼神中带着探究，似乎只等她做出什么反应，他心里就有了决断。

“怎么会被揭穿？是那假皇后露了马脚吗？”她顺着他的话问。

“不是，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孔不二道，说话间手指在陈薇的掌心沿着那条红线轻轻地拂过，“是你吗？萧延用毒控制了你，你不得已？”

陈薇的手像是被烫到一般，猛地缩回，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半晌，才缓过劲来，道：“没错，是我。”

陈薇非常平静地说出来，简单的几个字，几乎将孔不二杀死：“中毒可以跟我说，再难也可以跟我说，你为何一而再地将我忽视，你可曾将我当成你的相公？”

陈薇垂下头看着自己的掌心，尽量忽视孔不二的质问，他相信了，应该说从他进来时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她本来还想着向萧延透露此处藏身之所，好让孔不二怀着误会对她放弃念想，现在看来不用多此一举了，有人替她做了这件事。

她真该松口气，却为何会觉得心痛呢？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让她苦不堪言。

“跟你说又有什么用呢？你有你的事要忙，我却没有时间等你处理完这些事再回头来帮我，你以为我真是为了帮你才将萧潜刺

伤？是他看上了小七，想对她不轨，我忍无可忍才刺伤了他，却失去了得到解药的机会，我现在这样不过是为了将功补过，萧延说过，这件事后他会放我和小七自由。”

“小七？”孔不二没有哪一刻不这么讨厌这个名字，“原来如此，原来你全不是为了我，你眼中只有与你血缘关系的小七，却从来没有在意过我。我随时可以被捡起，随时可以被你扔掉，只要有小七就好，是不是？”

陈薇忍不住反驳道：“你不也是一样。怀疑，必定第一个怀疑我，因为他们与你血缘关系，而我就算是你的娘子，也不过是个外人，若不知我中毒，你摸摸自己的心，可是第一个便怀疑我？”

孔不二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心中恨到了极处，却不知在恨些什么，只觉得自认为已拥有的爱慕，幸福，甜蜜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瞬间成了泡影，原来陈薇也可以说出这么刻薄的话，但却字字在理，没错，原以为自己是真的爱着她的，但一切只是幻境，在她这句话中片片撕碎，他终究并没有完全信任她。

孔不二无力地靠坐在旁边的凳子上，好半晌才道：“这毒要如何解？除了萧延，哪里可找到解药？何时毒发？”

陈薇颤了颤，原来，就算此时，他还是关心她的，她苦笑了一下，不想告诉他，除了萧延无人可解，只是道：“放心，我对萧延还有用，他不会让我死的。”

孔不二一愣，想起在自己之后萧延又将她送给萧潜，心里很不是滋味，道：“他还有什么不堪的事要你做？”

不堪的事？陈薇脸一白，却是笑道：“他认定我对你很重要，关键时刻他可以拿我逼你就犯，”她幽幽地看着孔不二，“真的如他所料吗，相公？你可以为了我做任何事？”

说这句话时，陈薇的眉宇间带着极淡的挑衅之色，扬起嘴角问孔不二，就如同看着被自己媚惑的傀儡，笃定他会听她的话。

这让孔不二觉得他其实和那个老太监，和齐笋，并没什么区





别，以为自己是特别的，他爱她的同时，她也应该是真心相待，他是胜利者，到头来自己还是坠入她织好的网，难以自拔。

“鬼才为你做任何事！你不要这么笃定。”他彻底被激怒，有些迫不及待地否认，否认完，却更觉得无力，看着陈薇道，“你每次都这样，我真的累透了。”

陈薇如同摇摇欲坠的人偶，听孔不二这么说，不由得颤了颤，心口的地方绞痛着，她垂着头，眼中仅有的一抹光彩也暗淡下去，沉着声音道：“我也累透了。”

最近几天，孔不二看谁都不顺眼，连常在客栈门口等着吃剩菜的流浪狗小黄也被他踢了一脚，一只脚跛了好几天。

而同一时间，朝中渐渐起了一阵流言，传西淮王的生母，洪贵妃其实是当年红莲教教主洪天南的女儿。

这阵流言在春节将近之时愈演愈烈，似乎是给那些因为国葬而无法大肆庆祝新春的百姓带来一点娱乐，渐渐地，连街头巷尾也传开了。

“我让人查过了，那个李才毫无背景可言，只是一介书生，我照你的话去调查，他果真在四年前来京城参加过科举考试，与谢怀青是同一届，两人名次都很靠前，只是……”孔有力停了停，看着坐在一旁心不在焉的孔不二，不知道他是否在听。

“只是什么？”孔不二却问道。

“只是他在那次考试后便失了踪影，去向不明。”孔有力这才把这句话说完。

孔不二看着窗外，本来这几天，街上各商家该开始张灯结彩，热闹起来，而此时却冷清得要命。

“老爹已到太原了吗？”

“老爹已和太原的守城军队会合，熊莲召集的一部分红衣社群众也安排进了黑衫军，大概有一万多人。”

“那件事可有告诉老爹。”

“有。”

“老爹怎么说？”

“他说再看看，不可妄动。”

孔不二揉着眉心，看着自家老哥冷淡而坚毅的脸，道：“老哥，为什么我觉得那是早挖好的陷阱，就等着我们跳，而孔家又不得不跳？真他妈窝囊。”

孔有力懂他的意思，眼中也跟着有丝丝纷乱闪过，道：“老三，此事只是猜测，并非绝对，做我们孔家该做的事便问心无愧了。”

“去他妈的问心无愧，老子一不高兴，不陪他们玩了，管他谁做皇帝谁掌权，与老子何干？”

孔不二只差没破口大骂，孔有力知道兄弟心里有气，也不知怎么安慰，便沉默无言。

门外有敲门声，掌柜笑着推开门，冲孔不二道：“东家来了。”

孔不二站起来：“你可有让他到我娘子的房中替她诊脉？”他不想再见陈薇，却不能不顾她身上的毒，请了好几个京城有名的大夫，都只是摇头，他知道熊莲医术了得，便也一并将他请来，却始终不肯踏进陈薇的房间半步，只是让掌柜带熊莲过去。

“已经诊过了。”掌柜回道。

“哦？怎么说？”分明是不想再过问的人，此时心却因这句“诊过了”又带了几丝希望，这样的迫切连孔不二自己也没有发觉。

“东家说无解。”

这股希望瞬间又熄灭，孔不二喃喃道：“连他也没办法吗？”说话间心里有什么东西火烧火燎地难受起来，“你们东家呢？在哪里？”





“我以为你不会让我进来了。”熊莲却自己自掌柜的身后跨进来，伸手挥退了掌柜，道，“这是独门配制的毒，需独门解药来解，不然就算你寻遍世间的神医，也无法解她的毒。”

孔不二沉着脸：“毒发会怎样？”

“全身溃烂而死。”

“烂死就烂死。”孔不二咬着牙，任谁都能听出那是赌气的话，因为他明明因熊莲那句话而颤了颤。

“只有一个办法。”熊莲看着他的神情，脑中忽然想到那夜月下，陈薇笑着问他可否喜欢过人，喜欢一个人会像此时的孔不二一般吗？

“什么办法？”孔不二马上急着问。

“让她回到萧延那边去，既然她出卖了你，便不足为信，既然你说烂死就烂死，那就不足为惜，或许萧延念些旧情会解了她的毒，她留在你身边只是个累赘。”他说得云淡风轻，眼看着孔不二的拳头越握越紧。

孔不二许久都不说话，他从未在哪件事上纠结至此，随性如他，听着熊莲的话字字在理，却无端冒出一个念头，管她是不是出卖自己，管她是不是会烂死，多在自己身边一刻也好，哪怕再不见她，只要知道她还在隔壁的房间就好。

“不行。”他说，说完才觉得自己实在有些可悲，抬眼看着熊莲道，“为了她，我助萧延登基，灭了萧潜又如何？”

此言一出，身后的孔有力顿时一惊：“老三，你说什么？”

孔不二笑道：“既然大家都不义，依靠哪方都是枉然，不如择木而栖。”

熊莲并无几分惊讶，冷笑着问：“那我们之间的协定呢？为一个女人，孔大人，这实在不像是你的作风。”

“熊老板没听到传闻吗？萧延可是与红莲教有关，若他称帝，远比当年红莲教攻破京城来得有用，红衣社同样可以昭雪冤屈，还

你师父清白。”

熊莲轻哼一声：“红莲教与红衣社是两回事，你别忘了，当年杀我师父的正是萧延的人，我师父其实死在萧延手中，孔大人，”熊莲停了停，“若你转而投向萧延，太原一万多红衣社社众，便是泡影，你可仔细想清楚。”

孔不二一笑：“熊老板，你真的认为萧潜一方真的是萧潜这个草包在操控吗？我此时决定真的是冲动吗？”

熊莲一怔：“什么意思？”

熊莲坐了马车自南街而出，入了平泰街，行人便逐渐少了。

他的眉微蹙着，伸手掀开一角车帘往外看，已是傍晚，刚出客栈时还是夕阳西下时分，到了这平泰街四周已经暗下来，黑暗渐渐侵入，暗潮涌动，如同此时京城局势。

如果孔不二说的是真的，京城这蹉水还真是深啊！

他伸手蘸了点茶杯中的水，在旁边摆茶水的矮凳上随意画了几画，赫然是“李才”两个字，他望着这两个字正自出神，马车却忽然停了下来。

“有人拦车。”前面赶车的亲信凑进来道。

熊莲从掀开的车帘边上向外看了一眼，是个仆人打扮的青年，一匹马停在他旁边，显然是骑马追来的。

“问问他有什么事？”

“是。”亲信放下车帘去问。

隔着帘子熊莲听到：“八王爷座下李才李先生有请。”

李才？熊莲目光一沉。

自熊莲从客栈离开，下一刻孔家兄妹带着陈薇与小玉也离开了客栈。

与熊莲决裂，客栈已不是久留之地，几人雇了一辆马车，在京





城各道之间来回穿梭，最后在离客栈不远的一处民宅停下，住了进去。

孔不二本想回孔府，但孔府外耳目众多，并不安全，所以只好住进了这处民宅。

一切安顿好，时候已经不早了，并不像在客栈时，有人煮好了饭送上来，只能由孔灵随便煮了些东西填饱肚子。

“老爹明后日便可到京城，只希望他能快点到。”孔不二扒了口饭，“失了熊莲的庇护，我们的处境并不乐观。”

“熊莲一万多红衣社社众在老爹的军中，会不会有问题？”孔有力想的却是这个问题。

“这点不用我们担心，老爹会处理好。”孔不二并不担心这个，其实到目前为止，一切都算稳妥，但不知为何，他的心里总有浓浓的不安涌上来，让他吃饭也没有心情，他看着碗里的饭发呆。

孔有力看着孔不二发呆，也停了下来，想了想问道：“老三，弟妹的毒你要如何处理？你真的相信是她出卖了你？”

孔不二的眉毛一拧：“不是她还有谁？”想到陈薇的掌心那道恼人的红线，孔不二心里越发烦躁起来，他忽然抬头看着一旁的孔灵，道，“二姐，她吃过饭了吗？”

孔灵一笑：“说不关心是假的吧！我现在就送过去。”说着将盛好的饭放在托盘里，人出了屋，出屋的一瞬间，却不知为何，又回头看看屋里的两人，孔不二正舀了汤送到嘴里。

陈薇的屋里已经亮了灯，外面却还没黑透，窗没关，风吹进来，将屋里的烛火吹得剧烈地晃动起来。

孔灵叹了口气，走上来将窗子关上，对呆坐在那里的陈薇道：“这样开着窗，会冻出病来的，妹妹，你不心疼自己，别人可心疼着呢。”

陈薇抬起头，看着孔灵，她仍是满脸英气，生动而鲜活，而自己这样灼灼地看着她，她终于有些受不住地移开眼睛。

“不二不肯放我走吗？”陈薇道。

孔灵一笑：“他怎么肯放你走？今天为了你，他和那个熊公子翻了脸，竟然打定主意要和萧延合作。”

“什么？”陈薇大惊，好一会儿才冷静下来，看着孔灵道，“这是姐姐的目的吗？”

孔灵扬了一下眉：“什么意思？”

陈薇一笑，淡然道：“不二和大哥是绝不会怀疑你的，因为你们从小一起长大，又是手足，何况大哥对你一往情深，再如何都不相信你会生二心，而我与你不过几日交情，自然看得透彻些。”也许是方才吹了冷风，喉间干涩，说到这里她轻轻地咳了咳，“我只是不明白，既然是手足，情谊不可谓不深厚，怎可以说背叛就背叛，说出卖就出卖？不二会怎么想？你让大哥又情何以堪？”

最后几个字，让孔灵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手摁在桌上，已陷下去几分：“原来，你已经知道了。”

“不只是这些，我还知道你借着小玉轻功高强，每夜在不二他们睡去后解了她的穴，替你与萧延传递消息。”陈薇看着她，忍不住又问了一遍，“为何要这么做？你们是手足，情深义重，这样的出卖是为什么？”

孔灵的嘴唇微微颤着，唇色已失，像一株被风吹败的幽兰，竟透着凄楚之色：“你告诉不二了？”

陈薇苦笑：“你以为他会相信我吗？你不将他当手足，他却当你是亲姐姐，我说了，只会让他更厌恶我而已。”

窗应该是不关好，忽然被风吹开，又忽然关上，“啪”的一声，将屋里的两人都吓了一跳。

“你应该知道我是亡国公主吧？”孔灵坐了下来，轻声道，“亡国之时我已记事，满眼大火，满耳惨叫，就算隔了这么多年仍无法忘记，我总是做噩梦，每日每夜地做噩梦，知道我为何要出家吗？真的全是因为自己的身世，无法接受力哥吗？是我身上杀孽始



终消不去，要报仇，要复国的念头一直在我体内叫嚣，折磨我到现在，我只是希望平静下来。”

“所以小玉的出现打乱了你所有的平静？是萧延答应替你复国吗？”

“没错，他帮助小玉找到了我，她每天在我耳边相劝，我鬼使神差。”

“手足不要了？你的力哥不要了吗？他们兄弟都是情深义重之人，若有一天知道你的背叛，不二不过伤心，你要大哥怎么办？”

“不会有这一天的。”孔灵终于抬头，眼中如同电光石火般，“不二既然已经决定和萧延合作，我们又是同一战线的人，我与力哥今生是无缘了，只求不要伤害他就已经是万幸了。”

陈薇沉默了半晌才道：“姐姐，我若是你，我宁愿抓住这唾手可得幸福，江山有何用？复国又有何用？当时的仇恨还有几个人记得？可能只有姐姐怀着不甘作茧自缚吧？”

孔灵冷笑：“或许吧，也许是作茧自缚，但其实是无可奈何。”

“什么意思？”

“你当不二与萧延联合只是为了你吗？他心里有气，在气什么？你可知道？木讷如萧潜真的可以与手握十万大军的萧延相抗吗？京城之内迷雾重重，一环之外还套着一环，孔家不过是被算计了。”

“算计？”陈薇不明所以。

“你不必知道。”孔灵一笑，忽然一把推开窗，一道银光自她的指尖弹射出去，只一会儿，有几条黑影跃了进来，“你们两个去隔壁屋，他们应该已经被迷倒了。”

第十八章



【一】

萧延冷冷地看着孔不二睁开眼，扬了扬嘴角：“孔大人醒了？”

孔不二的神志还不够清醒，用力甩了甩头，才觉得好了一些，他记得自己喝了口汤，然后便什么也不记得了，他迅速地转头，孔有力就在旁边，已然醒了。

“二姐呢？还有我娘子呢？”他问孔有力。

孔有力似乎发着愣，看着前面。

孔不二看过去，孔灵好端端地坐在那里，也是醒着的，陈薇却仍未醒。

脑子逐渐开始运转起来，神志也终于清醒，他的视线本来已经从孔灵身上移开了，却忽然想到什么，又看向孔灵，他们显然是中了迷药，而孔灵却丝毫没有被动倒过的迹象，他用力地眨了眨眼睛，不敢多想，看向萧延，苦笑道：“我既然说过要投靠王爷，自然自己会到王爷府上拜见，王爷何必这么急呢？而且用这种下三烂的手段。”

“哼哼。”萧延轻笑了几声，“你这句与我合作说得可真是



时候，一方面到处传我的谣言，一方面说与我合作，你这是在害我还是帮我？何况，若我不用这一招，我想将孔爵爷的家眷全部留在王府里住几天，是没有这个荣幸的。”

他口中所谓的家眷就是指孔家兄妹了，孔不二继续苦笑，之前是有熊莲撑腰，也忌惮老哥的武功，萧延不敢轻举妄动，但此时老哥也中了迷药，便只能束手就擒，他们这几个家眷如今在萧延手中，无非是控制老爹的最好筹码，想不合作，也得合作了。

他不由得回头又看看孔有力，孔有力仍是双眼呆滞地看着孔灵，孔不二意识到什么，顿觉心里一阵苦涩。他们兄弟连心，他只是不想猜老哥为什么盯着二姐，因为猜了，只会让自己心里更苦。

他双手一张，冲萧延道：“既然被王爷请来府上做客，那就要好酒好菜地招待。”

萧延道：“那是当然。”

“还有，”孔不二扶住椅子想站起来，却发现没有力气，“我都已经在这里了，我娘子便对你没什么用，将解药拿来。”

“好说。”萧延看了眼陈薇，“反正，我不会让她死的，毕竟她是孔大人的心头肉。”

正月初一，天阴沉一片，不能庆祝，不许嬉笑，好好的新年与平日无异，反而让人感觉更加阴冷落寞，到中午时分开始下起雪来，起初只是几片翻飞，后来便越下越大了。

流浪狗小黄用爪子用力地刨开和着雪的泥土，里面是它三天前埋进去的骨头，它流着涎刚想伸出舌头去舔一下，忽听到有无数脚步声由远及近，畜生的感觉总是比人来得敏锐，它只觉得杀气汹涌而来，便呜咽了一声，连骨头也来不及叨，便躲进了墙角。

孔家大军进城了。

走在最前面，骑一匹赤色骏马，着一身玄黑色战袍的正是官拜一品，被封为爵爷的孔全，此时他一脸风霜，表情坚毅，双眼如电地扫过街上的一众百姓，想着几日后京城可能逃不过一场战火，这些百姓就要遭殃，心里不由得叹了口气。

回到孔府，并未多做休息，孔全换去身上的戎装。着一身素白衣服，腰间挂着一条玄衣带，便匆匆往宫中而去，正是去拜祭皇帝。

刚至玉华宫，便看到西淮王萧延候在门口，正冲他浅笑。

他不敢怠慢，几步走上去，叫了一声：“王爷。”

萧延点了点头：“闻爵爷方才回京，不过一会儿工夫爵爷便已到玉华宫来拜祭了，爵爷真是忠心耿耿啊。”

“王爷过奖，为人臣子，不敢怠慢。”

“哼！”萧延轻哼，挥了挥手道，“那爵爷就请进去吧。”

孔全怔了怔，本以为他此番架势必定要说些什么，却只是随便寒暄两句，正要进殿去，却听萧延在身后道：“对了，爵爷。”

孔全恭敬回身：“王爷还有何事？”

萧延垂着眼，似乎是忽然想起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道：

“令郎，令媛这几日在本王府做客，过得甚是惬意，一时半会儿还不想回孔府去，他们让本王捎个口信，说让爵爷好自为之。”说完也不等孔全回话，缓缓地转身，背对着孔全而去。

孔全立在当场，看着风将萧延的衣袍吹起，渐渐走远，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一转身进了殿去。

与同来祭拜的几位同僚聊了几句，说到皇位之争时，几位同僚都三缄其口，显然怕祸从口出，只是一直叹气，孔全也不多问，又寒暄了几句，才出宫去。

此时天已黑，他看着自家轿子候在宫门口，几个轿夫立在雪中冻得发抖。



孔全乃武将出身本就坐不惯轿子，方才宫中又多番礼数，实在憋得有些难受，便命轿子在后面跟着，自己在前面慢慢走。

此时雪已停，却极冷，去年这个时候应该到处是爆竹声声，欢乐祥和，此时街上却行人稀少，甚是冷清。

孔全走了一段，想到今天萧延在宫门口说的话，不由得停下了脚步，那小王八羔子，看来是反定了，十年磨一剑不过如此了，只可惜十年磨一剑的人不只是他，同时还有另一个人。

他叹了口气，又往前走，沿皇城走到拐角处时，忽觉头顶劲风一晃，他马上警觉，扬头向一个方向看去，却见一个黑衣人站在一旁的围墙上，如一只苍鹰正注视着自己的猎物。

“面前何人，报上名来。”孔全不慌不忙，手却在不动声色间伸到了外袍下。

那人未答，一声尖啸，真如猎鹰捕食般向孔全扑来。

孔全向后疾退，却猛然又刹住脚，一个鹞子翻身，跃过那黑衣人，已站在他的身后，黑衣人扑了个空，只能生生止住攻势，艰难地转身，却已露了破绽，孔全伸出两指，直攻黑衣人咽喉，只差半寸，便要捏断黑衣人的喉管，那黑衣人愣住，再也不敢妄动，似乎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会这么快失手。

“周游，你师父尚差我半招，你更不是我的对手，还得再练。”孔全说话时已罢手，冲那黑衣人哈哈一笑。

“爵爷，在下失礼了。”那黑衣人同时拉下面罩，却正是皇帝的侍卫周游，他凑近孔全，轻声道，“皇上在前面的波心亭等候爵爷多时了。”

孔全“哦”了一声，却并不意外，回身让随从和轿子先回，然后对周游道：“前面带路。”

冬日的波心亭极少有人前来，波心亭外的波心湖早就结了层厚厚的冰，雪积在上面，一片苍茫的白。

孔全远远地看到有个人背对自己看着亭外的波心湖，看身形

应该是皇帝无疑了，他快走几步，等进了波心亭，才跪了下来，口中道：“皇上千秋万福。”

“起来吧。”皇帝回身，将孔全扶起，道，“爵爷一路辛苦，不必多礼了。”

“是。”孔全退到一边，默默看了皇帝一眼，见他一身平常百姓装扮，眉宇间却是掩不去的贵气，一双眼睛也正看着他，他忙移开眼睛，道，“听我家老三说皇上安然无恙，看来是真的。”

“也是侥幸，可能是先帝爷保佑吧！”皇帝声音清冷，“我此番遇险可谓险象环生，爵爷在京时有爵爷替朕撑腰，爵爷一走，那些人的狼子野心就全暴露出来了，居然想置朕于死地。”后面几字说得尤其愤愤。

“皇上受惊了，”孔全低着头，有些不情愿地顺着皇帝的话问道，“皇上可知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皇帝一笑，反问道：“你家老三没跟你说吗？”

孔全装傻，故意仔细想了想，道：“这倒没有说过，可能事关重大，他也不敢妄加揣测。”

“哼，好一个不敢妄加揣测。”皇帝笑意更浓，却是冰冷异常，道，“且不管他是谁，爵爷是不是觉得这个人是乱臣贼子，该杀？”

孔全点头道：“该杀。”

“若朕要爵爷全权负责此事，你可答应？”

孔全硬着头皮：“臣万死不辞。”

“若那人已掐住了你的咽喉，你也万死不辞？”

“万死不辞。”

“很好，”皇帝笑起来，“爵爷可记住你说的话。”

“是。”孔全微微躬身，分明四周白雪皑皑，他竟冒了一身冷汗，先是萧延的威胁，现在又是一番威逼利诱，他行军打仗这





么多年，却是第一次这么进退维谷。

两人沉默了半晌，好一会儿，孔全道了一句：“只是……”不过两字就不往下说了。

“只是什么？”

孔全抬起头道：“只是皇上，这京城之中可还有另一股势力在？”他没有直接提萧潜的名字，道，“臣与那乱臣贼子相搏，万一那股势力坐收渔翁之利，这可不好。”

皇帝的眉一皱，看了看孔全，见他确实是在担忧，倒不像是假装，便道：“朕自有计较，不用爵爷担忧，爵爷只需照朕的意思去做便行。”

“是。”孔全点头称是，眼中却不着痕迹地闪过一丝心知肚明的了然。

怕孔有力逃走，萧延给他下了药性极强的软骨散，又在他双脚安了玄铁制成的脚镣，这才放心。

相比之下，毫无武功可言的孔不二却比自家老哥舒服得多，萧延为他安排了两位年轻貌美的丫鬟，每日伺候，然而孔不二却不乐意。

“跟你们主子说，我要我娘子，别拿你们两个来糊弄我。”孔不二连人家丫鬟的小手也懒得摸一下，任凭人家百般殷勤，也不正眼瞧上一眼。

其中一个丫鬟有些不服气，道：“我们哪点比不上陈姐姐，比她年轻，也没像她那样嫁过好几次，现在又是病恹恹的，快死的人了，有什么好？”

“放屁！”孔不二当场破口大骂，听到后面半句又愣住，“什么快死了，你说清楚。”他抓住那丫鬟的衣领，手上用力，青筋绽出。

见他如此，丫鬟吓得脸色发白，吞吞吐吐道：“陈姐姐不肯

服王爷的解药，再过几天就要毒发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吐，脸色惨白。”

“为何不肯服？她为何不肯服解药？快说！”听到丫鬟的话，孔有力心里发急，几乎要勒断那丫鬟的脖子，而那丫鬟显然是吓到了，腿一软，瘫在地上。

孔不二将那丫鬟甩开，几步走出屋去，然而未走出他与孔有力被囚的小院，便被守卫拦下：“孔大人请回。”

孔不二冷冷地盯着那守卫，道：“叫你们王爷将我的娘子还给我，不然我烧了他的王府。”这当然是不可能办到的，只是此时心中焦急，平日里说的狠话便直接说了出来。

那守卫愣了愣，与旁边的守卫互看了一眼，然后一转身，走开了，显然是去禀报了。

孔不二看着他走远，心里的怒气已不似方才那般大，但想到陈薇心便是一阵灼痛，他几步回到屋中，将那两个丫鬟赶了出去，看着坐在那里闭目运气的孔有力，道：“老哥，你今晚就走。”

孔有力睁开眼睛，道：“我现在动弹不得，如何走？”

孔不二白他一眼，道：“别人是不知道，我跟你一起长大的，还不知你武功高低，这点软骨散难得倒你吗？你是不舍得我二姐吧？”

被说中心事，孔有力脸色一白，低头不说话了。

“我本来以为将我们的行踪暴露给萧延的会是陈薇，现在看来是二姐，我们既然已经故意喝下了二姐放了迷药的汤，那就不必对她说破，有些话心里知道就行了，也许二姐有她的苦衷，若一定要说破，会很伤人。”孔不二看着孔有力道，“你现在出去，还能助老爹一臂之力。”

孔有力站起来，脚上的镣铐叮当作响，道：“就算不是为了灵儿，我也不会走，我们的安危与皇命之间老爹会选谁？你我





再清楚不过，只有萧延才会认为老爹会顾忌我们的性命，若我走了，老三，你要怎么办？”

孔不二哼了哼：“你不走，死俩，你走孔家还能留个后不是？”

“老三，你这时还说笑。”孔有力难得发火。

孔不二明亮的眼睛暗下来，道：“我能为孔家，为皇帝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我冤枉了陈薇，全没明白她的一番心意，她若死了，我就跟她一起算了。”

“老三！”孔有力体内的软骨散还未完全逼散，此时一激动，有点站不稳，坐下来，缓了缓才道，“我虽没你聪明，但我不是傻瓜，我们故意被萧延抓来，无非是想让萧延以为已经掐住了老爹的咽喉，让他对黑衫军失去戒备，而你算准老爹不会顾忌我们，这才能趁萧延轻敌之际占下先机，若走掉一个，萧延还会如此轻敌吗？”

孔不二一笑：“是啊，可是，我忽然舍不得你了，我手无缚鸡之力，而老哥你却不是，要死也不是死在这里。”

“别说了。”

“老哥，”孔不二拍了拍自家大哥的肩，道，“我那天在客栈对熊莲说的话，并非完全是假，皇帝是想将黑衫军往死里推，我们为什么明知道那是陷阱还要故意跳进去，难道只为了证明孔家的忠义？”

“所以我们在这里，才能证明孔家是忠于皇帝的，才能让萧延轻敌的同时，让黑衫军的损失尽量减少。”

“我不甘心，我后悔了。”

“老三，那是老爹的决定。”

听到那是老爹的决定，孔不二一向顽劣的脸上现出一丝惨笑，觉得这些话再说无益，忽然他的眉毛一拧，冲到院中道：“我娘子呢？妈的，让你们主子快给小爷我送来。”

也只有他会这样嚷着要娘子，门口的守卫有些瞠目结舌，愣了一会儿才道：“王爷说孔大人随时都可以见夫人，孔夫人就在隔壁院，大人请便。”

【二】

陈薇的脸色苍白清瘦得吓人，她靠在榻上，轻轻地咳嗽。

孔不二见到她时她正望着桌上花瓶中已经枯死的花发怔。

“娘子。”看她这副模样，孔不二心疼莫名，半跪在榻旁，伸手抚摸她的脸。

陈薇似乎这才回过神来，看到是孔不二，轻轻笑了笑，握住他的手道：“不二。”眼神微微地恍惚。

孔不二拿过她的手亲吻着：“我错怪你了，是我错了。”

“不怪你，若是我，也会这样怀疑。”陈薇坐起来，只这个动作，让她的呼吸急了几分，孔不二忙站起来，坐在榻上，扶住她让她靠着自己。

“为什么不肯吃解药？难道你不想活了？”想到丫鬟说陈薇不肯吃解药，孔不二抓住她的手问道。

陈薇捂着嘴轻轻地咳，眉微微蹙起，道：“小七死了，我一个人还有什么活头？”

“小七死了？”孔不二一怔。

“我那日行刺萧潜，当晚萧延就将她掌毙了，是我害了她，竟连最后一面也未见到。”陈薇已无泪，只是惨笑着，身体微微地发着抖。

孔不二伸手将她拥住，怀里的身体瘦骨嶙峋，他将头埋在陈薇的颈间，道：“你还有我，为了我你不该活下去吗？”说话间手指与她的相扣，亲昵而依赖。





陈薇低头看着相扣的手，缓缓转头，看向孔不二的脸，见他一向神采飞扬，此时罩了一层阴霾，让人心疼，手指滑过他的脸颊，她答非所问，道：“你真的要投向萧延？真是为了我吗？孔家一门忠烈，为我，不值得。”

“一门忠烈？”孔不二冷冷一笑，道，“我只知道树大招风，此事与你无关，而是有人想将孔家置于死地。”

“谁？”

“皇上。”看陈薇一脸疑惑，孔不二答得平静，“你以为川蜀十万大军，真是萧潜的？萧潜只是个幌子，十万大军真正的主人正是皇上。”

陈薇瞪大眼睛。

“我与熊莲在宫中用假皇后换出了真皇后，此事极隐秘，没有几人知晓，皇帝更不知道，所以他不会想到，他用左手写在锦帕上的字，会辗转到我手中，被我看到。”孔不二笑了笑，“他左手笔迹，没有几个人见过，皇后是一个，我和我大哥也见过，他本是想皇后认出他的笔迹后，照他的话去揭穿玉华宫棺柩中的假皇帝，却不想，反而让我知道了他其实与李才有关。”

“皇帝多年来一直在暗中集结自己的势力，李才，五年前参加科举被他纳于麾下，而我之所以怀疑李才，是因为谢怀青，我早知他是皇帝安在我身边，看我是否忠心为他办事的探子。”

说到这里，孔不二闭了闭眼睛，似乎这样的事实让他感到痛苦：“自先帝起，就有了废孔家之心，因为孔家军权在握已成了皇家最大的威胁，小皇帝登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西淮王，另一件事，就是孔家，而现在的局面，正是他行动的时候，鹬蚌相争，他想渔翁得利。”

陈薇捂住嘴，聪明如她，听孔不二说到此处，已能猜到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阴谋：“皇上想借由孔家之手消灭萧延，不管谁胜谁负，再用手头上的十万川蜀大军将拼得两败俱伤的双方一起消

灭，这样他就再无后顾之忧？”

被她说中，孔不二点了点头：“是这样。”

“但你与他是一同长大的，他在宫中遭其他皇子欺负都是你们兄弟在保护他，他登基之后也是孔家扶持，为何他要这样？”陈薇仍是无法理解。

孔不二道：“君王之心，一向如此。”

这八个字说来平淡，但孔不二眼中分明苦不堪言，陈薇看着，将他拥住，道：“所以你才要投向萧延吗？就算你不投，现在已经是萧延的人质，爹那边必定受萧延牵制。”

孔不二的脸埋在陈薇胸口，看不到什么表情，只是听他轻声道：“老爹不会顾忌我们的，就算我和老哥死在他面前，他也仍是会效忠皇上的。”

“什么？！”

“皇上定会派老爹对付萧延，而两方不拼到两败俱伤，皇上是绝不会动用自己手头的兵马，我只盼我们留在此处，让萧延掉以轻心，以为老爹会归顺于他，这样也好占了先机，黑衫军少些损失。”

“所以，”陈薇觉得自己在发抖，太多的东西让她在忽然之间全部知道真相，其中的丑恶让她反应不过来，她有些无法理解地看着孔不二，“所以你们是故意被萧延抓来的，用这种方式让皇上明白，孔家可以连自家人的性命也不要，都要为他效忠？”

她从未有一刻这么惊讶过，她忽然想到很多年前撞死在朝堂之上的父亲，触目的红，瞬间消失的生命，只为让君王明白一个道理，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

“你不是从来都不屑这么做吗？你不是说那只是愚忠？何苦如此？何必将自己逼到绝境？”她看着孔不二眼中满是痛意，更用力地将他抱住。

孔不二却轻声地说着：“怪只怪，我是孔家人。”





国葬第三十六天，按国制正是已崩帝王下葬之日，这一天却是风雪大作，本该躲在家里偎着暖炉取暖，但京城一千大臣还是得冒着风雪聚到玉华宫，在停置皇帝棺槨的地方参加最后的祭奠。

中午时分祭奠如火如荼，上百名各寺请来的高僧为皇帝诵经，几位王爷站在最前面，旁边是三位不过七八岁的公主以及各宫妃嫔，一品官员站在后面，正中间的正是一品爵爷孔全。

宫外的长角号已经吹过了第二次，第三次吹响时君王的棺槨就要被抬出玉华宫往皇家墓地而去，而谁走在棺槨之前开路至今仍没有一个定论，要知道走在棺前的人必定是储君，如今储君未立，这也就成了今日最大的悬念。

气氛该是肃穆而悲哀的，却隐隐带着剑拔弩张的气息，皇后失踪，生死未卜，如今最有可能称王的两位王爷都在堂间，众大臣不由得猜测，今天到最后会是什么局面，是否会是一场血光之灾？

长角号终于第三次吹响，诵经之声骤停，下一步程序竟然僵在那里，无人敢进行下去。

到底谁该站在棺前。

主事的总管太监与旁边几位妃子耳语了几句，这才躬着身子走到萧延面前，恭敬道：“六王爷，此间众王爷中属王爷最长，王爷请吧。”

身后有人窃窃私语，萧延笑了笑：“本王最长是没有错，不过怕是有人不服啊！”

看着一旁的萧潜。

萧潜哼了哼，却是对着总管太监，道：“最近对六哥的传言可并不好啊！未弄清之前，让他棺前开路，恐怕不妥吧。”

总管太监僵了僵，偷偷看了眼萧延，见他没什么反应，这才

看向后面一排的宰相。

宰相微微上前一步，道：“既然八王爷也说是传言，就不足信，就凭那区区几句传言乱了长幼之分，八王爷，这样恐怕更不妥吧？”

马上，大部分大臣开始附和。

萧潜脸色未变，回头看了眼一直不哼声的孔全，问道：“孔爵爷认为如何？”

孔全想了想，又看了看萧延似笑非笑的表情，道：“臣认为宰相说得有理，没什么不妥。”

于是附和声更多。

萧潜微微变了变脸色，瞪着孔全。孔全只当未见，低着头。

旁边萧延轻笑一声：“那本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说着抬腿就要朝棺前走去。

“六王是不是太急了点？”有人忽然低喊一声，声音并不算太大，却让在场的人听得真切。

众人纷纷寻声望去，却见众臣中有一人，正不慌不忙地伸手往脸上一掀，原来的脸皮像面具一样被撕去，露出一张完全不同的脸来。

而这张脸显然众臣都识得，不由得大惊，愣在那里。

“怎么？众卿家，都不认识朕了？”那人冷冷地看着众人，双手负在身后。

众臣这才回过神来，忙不迭地跪下，口呼：“皇上千秋万福。”

“千秋？”皇帝哼了哼，“恐怕有人巴不得朕早死，六王，是不是？”

萧延没有回答，皇帝的忽然出现似乎并没有让他太惊讶。

“你那把火差点就要了朕的命，还好朕命大，你倒好，用了个假的来冒充朕。”皇帝看着萧延，慢慢走近，而他这句话犹如



炸开了锅，有人甚至倒抽了口冷气。

萧延不慌不忙：“皇上这可是诬陷，无凭无据，臣可是不服的。”

皇帝道：“这件事，朕确实没有证据。但是朕却有你勾结红衣社造反，与边关敌国密谋造反的证据，来人，将证据拿上来给六王看清楚。”

上来的一人，众人都不认识，但如果孔不二在场该认得那是谢怀清，此时他脸上并没有一丝窝囊之色，却是难得的正气肃然。

萧延接过看了一眼，竟随手扔进旁边烧着纸钱的火盆里，笑道：“那又如何？”

皇帝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这么说，你是承认了？”

萧延双手一摊：“本王的母亲是红莲教教主之女，本王与红衣社勾结有何奇怪？至于与敌国密谋？只是相互利用罢了。”

“萧延！”皇帝大喝一声，正要再大声呵斥，忽然有人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

“不好了，京中东西两个城门被红莲教所破，红莲教冲进城来了。”

场面顿时混乱，几位老臣甚至还记得当年红莲教打进城来的情景，不由得腿一软瘫坐在地上。

萧延看着皇帝，一丝傲气现在脸上：“我本不想这么兴师动众，偏偏你不肯服输，你有十万大军又如何？我红莲教多年经营也有二十多万教众，你想灭了我，我今天就先灭了你，要知道，这皇位本该是我的。”

他实在痛恨叛乱之名，更痛恨母亲是红莲教教主之女的事实，为此他失了太子之位近十年。他处心积虑近十年，其中的不甘与压抑又有谁知晓，但事已至此，既然逃不开，不如握在手中好好儿利用。

此时的局面与皇帝原先构想的并不相同，他原以为萧延并没有胆量承认自己与红莲教有关，毕竟一旦承认就等于承认他身上背负着一半谋反者的血，他想到他会在今日动手，却没想到萧延会直接以红莲教的身份与他在城外的十万大军正面交锋，其中的魄力让他既佩服又心惊。

十万大军都是精锐，藏在川蜀之地苦练多年，已非普通的军队可以相比，就算红莲教如萧延所说有二十多万人，但毕竟是乌合之众，不然当年的京城之危近三十万红莲教教众又怎会被不足十万的黑衫军精锐部队打得落荒而逃？

然而他并不想自己的十万大军首当其冲，要冲在前头的也该是孔全的黑衫军，同样也是自己的心腹大患，上次大败红莲教之后，先帝一时心软没有收回孔家全部兵权，此时却是大患。

“孔爵爷，大敌当前，给朕先将萧延拿下。”心意转动间，他转过身，直接对着孔全道。

萧延一笑：“爵爷一家尚在我府中做客，将我拿下？恐怕不合适吧！况且……”他停了停，“现在的情况，谁拿下谁还不一定。”说话时，自怀中掏出一支火铳来，对着梁上的白色灯笼就是一下，固定灯笼的绳子立刻断开，灯笼晃了晃直接掉了下来。

“宫中侍卫何在？”萧延紧跟着大吼一声，本来守在宫中各点的侍卫一眨眼的工夫全聚集在玉华宫门口，每人手中都举着与萧延手中一模一样的火铳，“给我看紧了，擅动者就如这只灯笼。”他指了指地上已经摔碎的灯笼。

“是！”众侍卫听令。

萧延这才转头看向孔全，笑道：“本王虽说有二十万教众，却并非正规军队，其威力自然要差一点，孔爵爷，不如借你的兵符一用，为我的先锋？”说着向孔全走近几步，其逼迫的架势再明显不过。

孔全居然向后退了几步，脸却僵硬着，萧延看着孔全过于僵





硬的表情，不由得一怔，伸手就朝孔全的脸上抓去。

孔全非但没有躲开，还被他抓了个正着，“哎呀”地叫了一声，捂住脸朝后退了好几步，而萧延的手中赫然多了一张人皮面具。

“糟了！”萧延低叫一声。

【三】

这次的红莲教显然比上次的乌合之众要强得多，显然是受过训练的，虽然仍是无法和那十万川蜀大军相比，但仗着人多，川蜀大军死伤无数。

胯下的坐骑因为长年跟着孔全征战，此时嗅到战火的气息打着响鼻，兴奋不已，孔全伸手拍着坐骑的头，安抚着。

“爵爷，我们是不是该动手了？”旁边的副将问道。

孔全点点头，道：“传令下去，不要让战事再往京城蔓延，黑衫军统一将战火逼出城外再动手。”无论如何，这场仗都不可在京城内开打，不然只会连累百姓，逼出城外，才可以放手反攻。

“是。”副将领命，传令下去。

“爵爷，要不要带队人到西淮王府，将少爷小姐救出来？”另一边的军官冲孔全道。

孔全摇头道：“萧延今日动手，必定会准备周全，他们未必就在西淮王府，去了也不一定有结果。”

正说着，派去宫中探听消息的人回来了。

“禀爵爷，皇宫已经被萧延包围，各侍卫手中都有一管从未见过的火器，着实厉害，我们的人都靠近不得，但可以确定皇上就在宫中。”

“爵爷？”旁边的人听到皇帝在宫中，下意识地看向孔全。

孔全手一抬，让他们不要说话，望着远处的硝烟，此时局面才叫进退两难，前有红莲教攻城，后有萧延逼宫，萧延若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要了皇帝的命，就算最后打退红莲教也没有什么意义，倘若红莲教占下京城，那么，就算皇帝不死，再也轮不到他做皇帝了。

“报！”又是有人来报。

“说。”孔全应道。

“宫中来消息，萧延以皇上性命相要挟，要川蜀大军及黑衫军全部罢手，已派人往川蜀大军及我军下令来了，属下是第一步来报的。”

果然如孔全所料，若真罢手，京城立时沦陷。

“左云，带人将去往川蜀大军下令的信使截下，不要让他赶去川蜀大营，左风，那火器只能射一次，再换火药，极其不便，你带两千精兵，五百弓箭手，往皇宫去，见机行事，确保皇上安全。”

“而且我夜观星相，今日不多时会下大雨，到时那些火器就不能用了。”孔全话音刚落，一个人的声音便适时地插进来。

孔全一怔，回过头去，却是一个儒衣青年，他不由得有些吃惊，这军营中四周都是黑衫军，他又是如何一点动静都不起地到了他身边来？

“爵爷不必吃惊，我手中有你家大公子的令牌，当然来去自如。”似乎猜到孔全在想什么，那青年道。

“你是熊莲？”似乎听自家老大说过此事。

“没错，我集结的红衣社社众已经在城外荷花畔聚集，等待爵爷指示。”他说得豪气，一副任凭差遣的架势。

“也好，不过眼下要先做另一件事。”孔全看了看自己腰间的先帝所赐的上方宝剑，此剑如君亲临，转身对众将士道：“整



顿兵马，随我去川蜀大营，我要接管整个大军。”

“是！”

川蜀大军十万余人，远比黑衫军现在的人数多出很多，但孔全说接管，却没人认为不可能，众士兵都跟随孔全多年，知道他向来言必行，行必果，此时只觉得豪气干云，孔全手一挥，便浩浩荡荡跟随而去。

就算熊莲这种看惯风浪的人，也被这种豪气感染，孔全，果然不是浪得虚名，他忽然间对这个人肃然起敬。

第十九章



【一】

孔灵又穿上戎装，未出家之前她也曾带着黑衫军上阵厮杀，也曾立过赫赫战功。

不过，她此时带领的却是早就混迹于萧国各处，一直由小玉管着的候乙国残余部队。

与孔全对敌是她想也未想过的，却又如同宿命一般，她将盔甲的带子又紧了紧，手滑过腰间的佩剑，那是孔全在她十六岁第一次跟他出征时送她的，现在却要用来对付孔全。

“姐姐，你还在犹豫吗？外面的士兵正等着你下令呢！”
小玉走进屋来道。

“孔有力在哪里？”孔灵答非所问道。

小玉无奈地叹了口气，此时大姐竟还想着他。

“和孔不二他们关在一起呢！”

孔灵点点头，道：“我带兵出去，你不可以为难他们，若我兵败战死，你就放了他们。”

“姐，你说什么丧气话？我们定能赢的。”

孔灵一笑：“希望吧！”说着将腕上的那只孔有力送给她



的玉镯取下，“替我还给他。”说着人出屋去，走到坐骑前，翻身上马，手一挥便带着一众兵马而去，其中的气势岂是一般女子可比。

小玉看着孔灵领着兵马绝尘而去，玉镯在手上抛了抛，口中喃喃道：“不为难他们？那什么时候为难？”说着狡黠一笑，转身往右边通向另一个院子的圆门而去。

“喏，还给你。”阴暗的房间里三个人都被绑着，小玉将镯子往床边一抛道。

孔有力睁开眼睛看到旁边的玉镯，定在上面没有动，半晌才捡起来：“你姐呢？为何她不自己来？”

小玉一笑，道：“她才不屑来见你，告诉你她已经带兵出去了，打的就是你们黑衫军。”

孔有力瞳孔一缩，玉镯几乎在他手中捏碎，看来她是铁了心的要与萧国作对了。

小玉没空看他的表情，她记恨的是孔不二，恨他那次竟然敢非礼她，堂堂一国公主怎是他这种人可以染指的？！她每次想到这儿都觉得将这个无赖碎尸万段才好，不过，她笑了笑，她想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可以让孔不二生不如死。

她走到陈薇面前，陈薇脸色苍白，半睁着眼靠在孔不二怀中，即使半睁眼却也媚眼如丝，孱弱的气息让人想揉进怀中疼爱。

小玉有点生气，怎么这女人这般憔悴了也还是这么美，看孔不二不放松地将她搂紧，她笑了笑，手一伸用力抬起陈薇的下巴道：“知道你相公那天是怎么欺负我的？我现在就让他加倍奉还。”说着一抽手，冲外面的几个守卫道，“你们都给我进来。”

孔不二本来不怎么想理会这小奶娃，现在听她这么一说脸色一变，将陈薇护在身后道：“你想怎样？”

小玉不理睬他，指着陈薇冲那几个守卫道：“她是你们的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几个守卫脸上露出淫笑来，陈薇颤了颤往孔不二身后缩了缩。

孔不二站起来看着小玉，向来是微笑的脸上露出一丝狠意：“我那次该杀了你的。”

小玉笑：“可惜没机会了，我本来要剁了你的手的，现在让你娘子顶也是一样的。”又冲那几个守卫道，“还愣着干吗？”

几个守卫慢慢地靠近陈薇，陈薇捂住嘴用力地咳，当一个守卫向陈薇伸出手时，还未碰到陈薇却忽然一声惨叫，抓着手滚在地上。

小玉一怔，看到方才给孔有力的玉镯此时滚在一边，她脸色一变看向孔有力，孔有力却仍是那种表情，只是手中的玉镯没了。

“你不是中了软骨散？”小玉瞪大眼睛看着孔有力。

孔有力并不理会她，手一伸，已拉断了手上的镣铐，那是玄铁打成的，竟然轻易地就被他拉断了，铁链上还留下了一道道指印。

“你？”小玉向后退了一步，盯着孔有力。

“老哥杀了她。”孔不二在旁边道。

孔有力果然站起来，小玉又退一步，脸上已有恐惧之色，口中道：“你刚服的软骨散，我不信你会没事。”

孔有力手臂活动了一下，道：“那就看我有没有事。”说着一掌朝小玉的头拍去。

小玉大惊，只觉得头上生风，额头被掌风扫得隐隐作痛。来不及多想人向后疾飞出去，她轻功了得，一跃之间已出了门外，看孔有力又攻过来，她吓得脸色惨白，急叫道：“来人！”



快来人！人都死哪儿去了？”她见识过孔有力的武功，自己万万不是他的对手，此时边叫着边往院外而去，几个守卫也不敢待着，跟着退了出去。

见小玉及几个侍卫逃出院去不见了踪影，孔有力这才靠在墙上喘气，道：“这软骨散着实厉害。”说着盘腿坐下来运气。

因为是刚下的软骨散，孔有力还未来得及运功散开，方才使力拉断了玄铁链，又勉强拍出一掌，此时眼前有些发黑。

孔不二自然是知道自家老哥体内的软骨散并未散去，方才说让孔有力杀了小玉，也不过是为了吓唬她，将她吓退，但他知道，她马上会带人再回来。

“老哥，你还要多久才可以散了软骨散？”若让小玉再回来，大家都没好果子吃。

孔有力连眼睛也没睁，显然是在专心调息。

看来只有靠自己了，孔不二回身看了看陈薇，见她连站的力气也没有，不由得一阵心焦，脑中想到，此时三人手无寸铁，就算有武器防身，除了老哥会武功，他和陈薇本就手无缚鸡之力，此时老哥自身难保，自己和陈薇又该如何自救？他自己倒是没什么，倘若那小玉再找人对陈薇出手，自己看来非拼命不可。

真他娘的，他骂了一声，觉得自己每到关键时刻就没用。

陈薇扶着床，孔不二的担忧她又何尝不知，她干脆又坐下，对孔不二道：“算了，不二，反正我活不了几天，他们要怎样便怎样吧，你们不用管我了。”

“放屁，什么叫要怎样便怎样？你是我的人，允不允还得我说了算。”孔不二烦躁地抓着头，正在此时，小玉果真去而复返，身后跟了一队人。

她见孔有力盘腿坐在那里，本来还小心翼翼，此时胆大

了几分，道：“原来软骨散还未全部散开，方才却逞什么英雄？”回身对身后的人道，“你们给我上，先将这个有武功的绑起来。”

几人走到孔有力跟前，孔有力毫不反抗，似乎打坐已入定，任凭双手被缚紧，小玉还不放心，上去就要点他的穴，孔有力却忽然睁开眼睛，手臂一震，缚住他的手的绳子顿时断开，小玉还未反应过来前，猛地被他伸手掐住喉咙，将她控制在自己的手臂之下，似乎料到孔有力会这么做，孔有力出手的同时，孔不二已拉着陈薇躲在孔有力身后，口中代孔有力道：

“所有人都退后，不然掐死她。”颇有狐假虎威的架势。

小玉恨得咬牙切齿，正待挣扎，孔有力手上用力，她顿时透不过气来，似乎真是要掐死她。

那队人随着孔有力的移动往后退，却渐渐地将三人包围。

孔不二皱着眉，凑近孔有力轻声道：“这样不是办法，老哥，他们围得太紧，我们又不会武功，你恐怕带不走我们两人，不如你先走，逃一个是一个，再说，”他停了停，脸上竟然笑了笑，看了眼小玉道，“再说你带了这个人质走，我跟我娘子反而安全了，没有她的指令其他人不敢对我们怎样。”

孔有力点点头，丝毫不犹豫，撇下孔不二与陈薇，带着小玉纵身一跃，跃上房顶，朝更远处跃去。

没有人敢拦他，一是毕竟怀中的小玉是公主身份，虽然孔有力中了软骨散，但仍不可小觑，眼看着孔有力退到院门口，竟无人敢拦。

“老哥，出去后先去城外荷花畔，再与老爹会合，此时危急，不可去找二姐了。”看着孔有力离去，孔不二想到老哥的脾气，不由得提醒了一句，孔有力点点头，跃上旁边的矮墙。

一千人哪里敢追，却将孔不二与陈薇团团围住，孔不二手一摊，道：“我束手就擒。”



外面战事如火如荼，孔不二及陈薇又被关了起来，陈薇的身体很虚弱，是被那干人推进屋去的，人跌在地上，却并不敢抬头，因为那群人中已有人在不怀好意地看着她，幸亏只是将她和孔不二关进屋，等门关上，她才舒了口气，人同时被孔不二扶了起来。

手腕上蹭破了皮，孔不二心疼地看了半天，最后用舌头舔了舔，问道：“疼不疼？”

陈薇手一缩，不让孔不二再触碰，低头道：“不疼。”

有可能她的血里也带着毒吧！孔不二这样舔她的伤口，如果也中了毒又该怎么办？

孔不二却硬将她的手臂扯过来，撕了布条替她将伤口包好，道：“你坚持一下，很快就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陈薇点点头，闭上眼睛靠在孔不二身上。

正在此时，外面的门又被人踢开，方才的几个守卫站在门口，背着光看不清脸，但明显让人感到不怀好意。

孔不二下意识地将陈薇挡在身后。

“将你的小娘子给我们，我们就不为难你。”其中一个笑着，对孔不二道。

孔不二皱起眉：“那是你们大公主的弟媳，我看你们敢。”

“什么弟媳？二公主既然说随我们处理，就是随便我们怎样。”那人走进屋，旁边的人也跟了进来，“我们只是照命令行事。”说着蹲下身，伸手朝陈薇的脸摸去。

陈薇张口就咬住他的手，那人吃痛，另一只手狠狠地要朝陈薇脸上打去，被孔不二撞开，那人跌坐在地上，自觉吃了亏，站起来便对着孔不二就是一脚，然后又朝陈薇扑去。

“想活命就不要碰她。”孔不二这回没有拦，只是在一旁

冷声道，“我娘子中的的是西淮王的剧毒，中毒者一月内全身腐烂而死，现在她全身都碰不得，我看你还是先关心你手上被咬的地方吧。”

那人一怔，回头看孔不二：“什么意思？”

孔不二伸手抓过陈薇的手，让她的手掌对着那人：“看看她掌心的红线，这便是中毒的症状，如果明天你的掌心也有红线，可要小心了。”

那人一把拍开陈薇的手：“你休要骗我。”

孔不二干脆站起身：“不信，你尽管继续。”又看看其他人，“你们也请便，要知道，我这几天可是连我家娘子的小嘴儿也不敢亲啰。”他最后半句似乎是在叹息，说话间，人干脆走出屋去，只留下陈薇和那几个守卫。

几个守卫面面相觑，虽然心里不甘，但他们都知道西淮王确实心狠手辣，下这么歹毒的毒也不无可能，而且她手上确实有红线，作不得假，心里胆怯，却再也不敢对陈薇动手。

但毕竟不甘，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走出门去，一把将孔不二摁倒，对着孔不二就是一顿猛打。

陈薇站起来想阻止，却见孔不二在混乱中冲她摆摆手，她知道自己好不容易脱险，不可再给孔不二惹麻烦，只能咬住唇，眼看着孔不二被打。

好一会儿，几个人总算散去，孔不二已经是满头满脸的血，齧着牙想爬起来，却动弹不得。

“不二？”陈薇爬过去扶他，心疼难抑，口中道，“我又给你添麻烦了，反正我是要死的人，不救我也罢。”

“屁话，”孔不二骂了一句，却牵动嘴角的伤，哼了哼才道，“你是我孔家人的，我明媒正娶的妻子，就算活不长了，也不能让别的男人污了清白。”

说着，看陈薇眼中水雾弥漫，又轻声道：“我自小给我老



爹打惯了，皮厚得很，这伤也算不得什么，再说我没能耐保护你，挨几下打还是挺得住的。”

他不说这句话还好，一说陈薇的眼泪便流了下来，伸手轻轻地擦去孔不二脸上的血，惨笑道：“我何德何能！”

正在叹息，却听见有脚步声响起，两个人同时一惊，难道那几个守卫去而复返？

陈薇抬头看过去，却是一个秀才打扮的中年男人，她是认得的，正是西淮王萧延的谋士宋昆，他身后跟着一队人，手中皆拿着火铳。

只见宋昆一脸笑意，冲着孔不二道：“没想到只一个上午不见，孔家二公子竟然被打成这样了，这要是在以前那可是大新闻。”

孔不二疼得眯起眼睛，坐在地上，道：“少废话，你来有什么事？”

宋昆道：“本来觉得将你们三人放在此处比较安全，不想竟然逃了一个，而且你们的爹一点也没有要救你们的意思，反而拿下了川蜀大军的帅权，将兵力一分为二，大部分人马阻击红莲教，小部分试图攻进皇宫，王爷觉得这老匹夫太不识相，所以差我来将你带进宫，只要他敢动手，我们就将你挂在城楼上凌迟，他停手，我们也停。”说着凑近孔不二轻声道，“凌迟这种事越早停手越好，不要体无完肤才罢手，那你就废了。”

孔不二脸上并没有惧色，只是有些烦躁地拍开他越来越近的脸，道：“早罢手也好，晚罢手也罢，你跟我说有什么用？你找孔全那老小子说去，妈的，割我的肉，难道我不知道会疼啊？还用你说。”

宋昆听孔不二这么说，阴恻恻地笑，忽然脸又一板，冲身后的属下道：“带走！”

【二】

皇宫中，皇帝与八王几人被逼到墙角，蹲坐在一起，即使此时，皇帝脸上也瞧不出任何惧色，只是冷冷地看着萧延。

孔不二因为受了伤，几乎是被拖进来的，然后随便一扔，就跌趴在地上。

他抚着胸口，边咳边坐起来，估计自己的肋骨方才被打断了，嘴里有血的味道，咯出来的全是血沫。

“不二。”陈薇看得心惊胆战，伸手轻轻地拍抚着他的背。

孔不二挥挥手：“没事。”人扶着陈薇站起来，满脸的血，却冲众人从容一笑。

“没想到你还笑得出来。”一旁的萧延冷笑着看着他，“我想你听我的师爷说过了，凌迟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到时你最好叫得惨烈些，好让你老爹快些停手。”

“我也没想到啊！”孔不二叹了口气，“你最后还是用这种下三烂的手段，多少让人瞧不起。”

“瞧不起也罢，只要有效。”萧延不以为意。

有效才怪，孔不二很想告诉他，若老爹会受要挟，早就不是现在的局面了，只是他不想对萧延最后的挣扎泼冷水，他还想说此时若把那小皇帝挂上城楼凌迟，远比他有效，但是估计萧延不信老爹会誓死效忠皇帝，他更愿意相信此时老爹兵权在手，只要有点脑子的人都会自己拿下皇权称帝，而不会顾忌皇帝的性命，所以在他眼中将他挂在城楼更有效。

可惜，老爹就是没脑子。

他轻轻地笑，不期然地看向那边的皇帝，皇帝也看着他，





眼中是莫名难辨的情绪。

“忠与不忠，一会儿就能见分晓，只是，就算我老爹替你保下江山，掏出心来给你，君王仍是不会全部信任他吧。”他抬高声音对着皇帝道，并没有用尊称。

皇帝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孔不二。

“今天我被凌迟，便是你害的，看在我这条命的分上，你能保我孔家人不死吗？”孔不二问他。

皇帝的目光沉了沉，想起之前的孔不二游手好闲，不学无术，但的确是他最喜欢的玩伴，此时满脸是血地问他，心里涌起一股异样的感慨来，他不是不信孔家，而是恐惧，若今天孔家忠心不二真的替他保住了江山，并不会让他更信任孔家，而是更惧怕，他的确容不得他们。

他可以保孔家人不死，但所有兵权包括本来在孔家手中的兵权必须全部交还给他，这样才能让他放心。

然而此时并不是谈条件的时候，所以他只是点头，道：“若孔家忠心，我嘉奖还来不及，又怎会想要孔家人的命？”

“好，有你这句话便好，各位大人可都听到了。”孔不二转头看看周围的众臣，“这样，就算我死也放心了。”

旁边的萧延冷冷一笑：“虎毒不食子，你就认定你老爹会不顾你的性命？我还真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试试，来人，将他拉出去挂在城楼上。”

几个侍卫走上来。

“不要！”旁边的陈薇扑上来拉住孔不二的手，握得死紧不肯松开，她明知道以她一人之力根本阻止不了，但又让她怎么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孔不二被拖出去挂在城楼上凌迟？

“你不要看便是了，放手，听话。”孔不二竟然还笑得出来，轻声地哄着陈薇。

陈薇只是拼命地摇头。

几个侍卫将陈薇拉开，陈薇徒劳地抓住孔不二的衣角，大哭起来。

她从不像这样大声哭喊，都是默默地掉泪，所以此番情景让孔不二心疼不已，咬牙切齿地转头对萧延道：“算我求你，将解药给她，让她活下去。”

“求？凭什么？”萧延冷冷地看着这对夫妻，陈薇的哭喊让他无端地恼火起来，“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会死，有她陪你一起不好吗？”

陈薇抓着孔不二衣角的手终于也被拉开，她忽然不挣扎，却看着萧延道：“你将我也一起挂在城楼上吧，他被割去一块肉，我也陪着一起，就算体无完肤也要一起。”

萧延依然冷冷地笑：“好一对情深义重的夫妻，想一起死，我偏不让你如愿。”他说着眉峰忽然拧紧，抓住陈薇的下巴道，“你就等着全身烂死。”

陈薇的身体止不住地发颤，即使无数次的，她仍是觉得眼前的人让她不寒而栗，她知道再怎么求都没有用，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孔不二被拉出去，也罢，若孔不二死了，自己也可以陪他去。

外面有骚动声，有人跌跌撞撞地冲进来跪在萧延面前：“王爷大事不好，外面忽然下起大雨，那些火铳都不能用了，黑衫军就快要攻进来了。”

萧延的脸色一变，咬了咬牙，对抓着孔不二的侍卫道：“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将他挂上城楼。”

“三爷被挂在城楼上，萧延下了旨，只要我们敢轻举妄动，就一块块地割下他的肉来。”副将在孔全旁边禀道。

“爵爷？”旁边众将一听此话都站起来。

孔全将手中的鞭子捏紧，却转头问另一边的人：“大将军



已经带兵往皇宫去了吗？”

“是，将军已经在皇宫外了，等爵爷的指令。”

孔全用手中的鞭子挠了挠自己的头，道：“让他不用等我的指令，他应该知道怎么做。”

听令的人愣了愣，看看旁边的众将士，不敢多说什么，只得接令。

皇城外。

孔有力身上的软骨散已经散去，此时正一身戎装，听传令的士兵报告。

“老爹让我自己决定？”孔有力看了一眼城楼上的自家兄弟，只要他下令攻进城，他的兄弟就没命了，而且是被一块块地割肉折磨而死。

他的眉毛紧紧地皱起来，再无情毕竟是自家兄弟，而之所以无情也是为了大局着想，老爹竟让他自己决断，老三说他是狐狸，果然是了。

孔有力慢慢地举起弓，仔细挑了支箭搭在弓上，对准城楼上的孔不二，将弓开满。

已经猜到他要做什么，众将士不由得大惊失色，抢步上前摠住箭，道：“老大，那可是三爷啊！是你的亲兄弟。”

孔有力的脸上看不出是什么表情，只有被烽火熏红的眼睛微微闪了闪，躲开部下们想要阻止的手，说道：“长痛不如短痛，我一箭要了他的命也让他少受些苦，众将听令，”他抬高声音，一字一字地说道，“此箭便是军令，此箭一出，全体进攻，一举攻下皇城。”

“是！”只迟疑了一下，众将答道。

附令声中，孔有力的手一松，那箭便离弦而出，破空而去，直向城楼上的孔不二。

整个皇城燃烧起来，黑衫军势如破竹。

萧延拉着皇帝与八王退入深宫，慌不择路间，猛抬头，却见眼前景物一片萧瑟，却又无比眼熟。

那是……

他看了许久才记起，便不由得大声地笑起来。

“竟是这里？我母后死在这里，这是想让我也饮恨于此吗？”他头发散乱，说话间自侍卫手中拿过刀，指着一旁的皇帝道，“为何孔家要对你如此死心塌地？为何就算牺牲骨肉性命，也要救你，我哪点比你差，就因为我母后的身份便要众叛亲离？皇位本就是我的，本该是我的。”

他说着刀架在了皇帝的脖子上：“也好，既然你的性命这般重要，拿你给我陪葬也是不错的。”

旁边的周游要冲出去救驾，却被好几个侍卫架开，他方才被封住了穴，此时还没完全冲开，根本不是几个侍卫的对手，一个侍卫对准周游的腰腹就是一刀，周游顿时栽倒在地。

场面混乱，而追兵已经追来，萧延无路可退，只得将皇帝挡在面前。

“敢上前一步就杀了他。”他只是在做困兽之斗。

追兵果然不敢妄动。

八王萧潜肥胖的身子躲在皇帝身后，比起皇帝，他的性命本不值一提。

他假装恐惧地跌在了地上，手却同时握住了旁边一具尸体手中的刀。

“为何要替人做嫁衣，你难道没有想过自己为王？”就是前几天，那个人在他耳边说过这句话。

他一向是木讷的，但他并不笨，皇帝借着他的封地偷偷地建立起自己的军队，就是因为看他木讷，好利用，而他确实很本分地照着皇帝的意思并且忠诚到现在，但他确实想过，为何





这十万军队不是属于他的，为何他不能当那个皇帝？

是因为他实力比不过别人，他的才智也比不过眼前这两个人，所以他一直甘于人下。

但现在的情况，难道不是一个好机会吗？

眼前两人若死，这皇位便只有他可以坐，就算他实力不够，就算他才智比不过人家，不过只要这两人死了，谁还会来与他争？

只要他做得小心一点，谁会看穿？他在心里得意地笑，同时故意大叫了一声，然后朝萧延砍过去。

萧延因为紧张，架在皇帝脖子上的刀已经陷入皮肉，有血流了出来，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大叫，他一惊，手下意识地一用力，那锋利的刀刃直接破开细嫩的皮肉，只听到“咔嚓”一声，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割断了，然后他看到皇帝翻着白眼，脖子上血流如注，而身后萧潜的刀已经砍了过来。

他本能地一让，手中的刀朝萧潜的腹部一送，是刺进骨里的冰冷声音，然后背上同是一痛，是一柄剑直飞过来插在他的背上，他有些难以置信，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看着同样一脸难以置信的萧潜，颓然地倒下。

萧潜还抓着那把刀，眼睛却是看着自己腹上插着的刀，他故意大叫一声是想让萧延失手杀了皇帝，他得逞了，以为萧延会分心而让自己占了先机，可是萧延躲开了，他的刀先一步的刺进了自己的腹部，他失算了。

那人分明说他可以当皇帝的，那个叫熊莲的男人说他可以帮他，可他现在要死了，那个人呢？他眼珠泛白，跌在了地上。

原来他注定要木讷一辈子，老实一辈子，如果有一天他想耍什么心机，结果便是死。

熊莲看着京城的战火淡去，这回皇帝真的送了性命。

“我与孔大人一拍两散的那一天，皇上派了李才在路上拦住我，对我说，与其用一纸诏书想还红衣道人清白，不如与皇上合作，把红衣社十几万的残余势力为皇上所用，我同意了，所以皇上才敢底气十足地露脸，与萧延针锋相对，而同样的，萧延因为抓了你的两个儿子，以为你会受他所挟，才敢造反。”他喝了口茶，轻描淡写地说，“当然一拍两散是假的，这样做，无非是想打破僵局，让萧延出手，将躲在暗处的皇上提到明处来，这样孔家才不会过于被动。”

孔全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看来云淡风轻，实则狡猾如狐的男子，他心里骂了一句，这两个小子还真会耍心机，京城之乱果然是拜两人所赐，只是他有一点不明白：“你若真想还红衣道人清白，皇帝金口玉言确实比一纸诏书管用，你真心帮了皇帝不是正好，为何仍是与我家老三同流合污？”

同流合污？听到这四个字，熊莲一笑，道：“这样的皇帝值得相信吗？忠心如孔家，都想灭去，我若真帮了他，他或许反手就会灭了我红衣社，我并不是爱钻牛角尖的人，不是非要还我师父清白不可，既然做不到，不如趁此机会替红衣社清理门户。”

“哦？”

“替萧延攻打京城的所谓红莲教都是被萧延笼络去的红衣社叛徒，平日里我确实拿他们没办法，所以不如借这次叛变让黑衫军与川蜀大军替我清理门户，他们损失惨重我也好接手。”

“真是精得跟鬼一样。”听他这样解释，孔全眼皮跳了跳。

熊莲哈哈一笑，他还没说，只不过在萧潜面前挑拨了一下，不知是不是天意，那场意外中，萧家三兄弟竟然同时丧



命，他当然不会神通广大到连这种意外也能算计到，但这样的结果确实让他很满意。

“皇后肚中怀的是太子。”这事他却可以肯定，“所谓忠诚不过是个枷锁，忠义之名更是累赘。”

孔全一怔，若有所思地看向熊莲。

“这样，对孔家和红衣社来说都可以松口气了，”若皇上未死，孔家夺川蜀大军兵权已是死罪，虽然可以功过相抵，但保不准皇上会借由此事做文章，而红衣社的下场一定会更惨，现在新皇帝还未出生，一切便都缓了下来，“而趁此机会我劝孔家还是淡出朝野，这才是上策。”

“江山总是要有人守的。”

“少一个孔家死不了，再说你已经老了，你家二小姐的事情也让孔大将军生了倦意，再打下去也不过是与逃回边关的心上人敌，难免力不从心。”

孔全再次看了眼眼前的年轻人，不只聪明，而且还很可怕，似乎京中的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中，这种神情让他想起孔不二十五岁时使计赢下京城最大的赌坊后的表情，还不屑地说：

“小爷我只不过使了些诈，没想到经常骗人的赌坊也被我骗。看来世事也不过如此。”自此京中没有一间赌坊敢放他进去。

“你将我家老三弄去哪儿了？”他不再纠缠于这个话题，而是转了话题问道。

“他伤得不轻，虽然孔大将军箭法高明，避开了心口处，但流了太多血，需要静养。”

孔全一笑：“你是怕我一口气灭了你的红衣社，故意拿他做人质？”

熊莲反问：“爵爷何尝受要挟过？爵爷看中的不过是我献给朝廷用来充盈国库，抚慰京城战火伤痛的那几百箱黄金，用他们买红衣社全身而退，也算值得。”

孔全并不否认地笑了笑，沉吟了一会儿才道：“亲生骨肉，不心疼是假的，我也是没办法，听说你医术了得，能救回小儿已经万分感激，望你能让他恢复如初，我也就放心了。”

熊莲躬了躬身：“我自当尽力。”

“另外，”孔全又道，“红衣社一日不散，我孔全便一日不放兵权，熊当家，正因为你太聪明，所以更应该比别人明白‘好自为之’这四个字。”

熊莲点点头，却不再多言，笑着离开了。





床上的人张开了嘴，一副无赖样。

床边的人无奈，自己先喝了口药然后凑到床上人的嘴边将口中的药喂给他。

床上的人似乎很享受，舌头趁机伸进对方的嘴里肆意亲昵，一双手也同时张开想去抱对方，不想只伸到一半忽然惨叫一声，双手连忙了缩回来。

“这该死的伤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好？”只听他骂了一声，赌气地将口中剩下的药汁全吐了，一副被宠坏的样子。

床边的人也不发火，只是耐心地拿出帕子替他擦干净，然后柔声道：“还疼吗？我替你揉揉。”说着柔软的手轻轻地摁在床上的伤口处，不敢用力只是诱哄般地揉了几下。

床上人这才消气抓住床边人的手道：“娘子，我不能抱你，你就抱抱我吧。”说着身子往床边人的怀里蹭。

床边人便只能伸手将他抱住，床上人便结结实实地在床边人的脖子上乱啃乱亲，两人卿卿我我地胡闹，都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而来人也毫不在意，只是倚在门上淡笑着看着。





直到实在看得无聊，才张口咳了一声，眼前两人才迅速分开。

床上人仍然意犹未尽，哑着声音道：“门外等着不好吗？偏要进来打扰，扫兴得很。”

来人也不生气，找了个地方坐下道：“第一，这是我的地方，我来去当然自由；第二，凭你在这情形想做什么也做不了，我看还是安心养病，只能想不能做伤了精气可不好。”

床上人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

来人也不理他，冲另一个人说道：“今天还没替夫人把脉，夫人将手伸给我吧。”

没错了，屋里两人正是伤重的孔不二与陈薇，而来人正是熊莲，那日孔不二中了一箭昏死过去是孔有力飞身上城楼将他救下，然后交给了熊莲。那日孔不二濒临死亡，熊莲下重药将他从鬼门关拉回来，此时已经无大碍，只等胸口的伤养好就可以下床了。

若说孔不二命大，陈薇身上的毒却是翻遍了整个西淮王府，最后自西淮王谋士宋昆的口中才得到解药的下落。

“再服几贴，身上的毒应该都可以去除。”把了会儿脉，熊莲松开手道。

“多谢熊公子了。”陈薇冲他嫣然一笑，熊莲只觉眼前似乎百花都开了，心里忍不住一动，但随即又平静下来，美人一笑，那样的快乐却不是因为他，他不由得转头又看向床上的人，这个死皮赖脸的家伙运气真的不是一般地好。

“劝过我爹了？”床上的孔不二问道。

“劝过了，但没用，他现在对我的红衣社还是戒心得很。”

“猜到了。”孔不二叹了口气，却也不说什么，只是道，“你没告诉他我在哪里吧？之后的日子我可是想带着我家娘子

到处逍遥，没空陪他玩。”

“自然是没说。”熊莲和气地笑，“不过我自你老爹处回来时正好看到你老爹受了皇后的懿旨。”

“什么玩意儿？”

“我已断定皇后腹中胎儿是个男孩，那便是未来的新君，皇后的懿旨是让你做新一任的宰相，辅佐新帝，你老爹已经领旨了。”

“什么？”孔不二一下子坐起来，却牵动伤口，一口气没喘上来，陈薇马上替他顺气，他半天才道了一句，“完了。”



花火工作室长篇出版征稿启事

花火工作室向所有文学爱好者诚征各类小说稿，待遇优厚，具体事宜如下：

一、《花火》青春文学类

1. 青春微凉系列

要求：以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成长经历为主，感情真实，情节曲折，有催泪功能，题材新颖。

关键字：催泪 曲折 青春校园

适合读者群：14~25岁

字数：10万~30万字

2. 青春暖爱系列

要求：感情温暖，情节轻松，最好结局是圆满的，就算是错过的结局，也要是值得原谅和温暖感恩的。文字细腻优美。

关键字：暖爱 轻松 细腻 团圆

适合读者群：14~25岁

字数：10万~18万字

二、《飞·魔幻》文学类

1. 古代言情系列

要求：架设在某个历史场景的故事，包括穿越，也包括民国题材。可以用比较新颖娱乐现代的手法来写人物的命运，情节有冲击力有可读性，节奏快而语言通俗。

关键字：复古 言情 曲折 穿越

适合读者群：16~25岁

字数：12万~40万字

2. 魔幻文学系列

要求：天马行空的想象，情节搞笑轻松，一波三折。给人意料之外的结局和尖叫连连的惊喜，背景现代古代均可。

关键字：魔幻 搞笑 出人意料 适合读者群：14~22岁

字数：8万~18万字

三、其他文学类

要求：题材新颖，字数不限。

注意事项：

1. 作品须为传统媒体原创首发，网络媒体可连载过部分；拒绝抄袭和剽窃。
2. 需提供作品简介和大纲（300~1000字）、作者简介、全文计划字数、目前字数、预计完稿时间等信息。
3. 标明所投栏目和字数。
4. 请附联系方式，如：QQ、MSN、电话、地址、E-mail。
5. 全文前3万~5万字，如适合出版会进一步联系作者要求看全文。
6. 稿费标准：一经采用，与作者协商签订出版合同，稿酬从优。
7. 来稿在半个月之内回复初审结果。
8. 作品请发至以下官方邮箱：
merrybook1@163.com
或登录官方网站 www.s-merry.com 长篇投稿板块